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六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B222
30
(28)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八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吳聘君年譜

清·楊希閔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審稿

十五家年譜叢書本

《吴聘君年譜》一卷，清楊希閔編撰。一九五八年揚州古籍書店重印清光緒中揚州書林陳履恒刊《十五家年譜叢書》本。

吴與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字子傳，别號康齋，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弱冠見《伊洛淵源録》，慨然有志於道，遂棄舉子業，盡讀四書五經、諸儒語録，沉潛義理，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貧，躬親耕稼，四方來學者，教誨不倦。地方官屢薦，備禮敦遣，俱不出。天順元年英宗遣行人賜璽書禮聘，始應徵至京。召見，授以官僚，力辭，留二月而返。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著有《康齋集》十二卷。《明史》卷二八二有傳。與弼之學介乎朱、陸之間，主於涵養性情，以克己安貧爲實地。門人多爲當世名儒，尤以陳獻章、胡居仁爲著。「陳獻章得其静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啓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之。」（《四庫全書・康齋集》提要）

本譜編者楊希閔（一八〇六—一八八二），字鐵傭，號臥雲，清建昌府新城（今江西黎川）人。道光十七年拔貢，無意仕途，專心攻經，崇奉程朱理學。咸豐中太平軍攻陷建昌，舉家遷福建。同治九年東渡臺灣，主講海東書院十一年，以宋儒性理之學、經學啓迪士子。一生埋頭書卷，於義理、考據、詞章均有造詣。著有《榕蔭日課》、《十五家年譜》、《客中隨記》等（據《撫州史志綱》）。

本譜根據《明史・吴與弼傳》、《行狀》及《康齋集》之文，考證排比，列述譜主一生經歷。《康齋集》中有《日録》一卷，乃吴與弼自記其平生修養心性之體驗心得，前人謂爲「一人之史」。本譜中多摘引其文，其有年月記録者則繫於譜内，無年月可考者則附於譜末，以見譜主學術思想之心要與特色。譜後還附有其他有關資料，對研究譜主之生平與思想多有助益。

吳聘君年譜序

慥慥於庸德庸言，遯世不見知而無悔者，古今罕見其人。吾於明儒中，則以吳聘君爲稱首。聘君之學，壹由程朱，以希孔孟。不談元遠，不事著述。雖有世道之憂，己德未明，新民之事若不暇及。其日錄孜孜進德，於諸儒語錄中別是一種考道論業之書。在先生雖止自勵，非以勵人，而百世下讀其書，想見其人，亦卽可以其勵，且感發興起，益人更深。張楊園所以歎爲振古豪傑也。集無年譜，茲就史傳、行狀、明儒學案等書，鉤考成編。日錄有年歲可稽者，按年錄入一二。其門人如胡敬齋、陳白沙皆已從祀，先生獨否。在先生立身行己，求無愧於程朱孔孟而已，他何知焉。然則從祀與否，議禮者之責，於

先生無加損也。光緒丁丑五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於臺陽海東書院。



吳聘君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明刻　道光間新刻

明史

明儒學案

理學宗傳

胡敬齋集

陳白沙集

呂涇野集

顧涇陽集

顧涇凡集

劉蕺山集

孫退谷益智錄
孫夏峰集
張楊園集
魏敏果集
張清恪集
江西通志

吳聘君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二月十二日、公生。公吳氏、名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撫州崇仁人。父溥、字德潤、號古厓、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母周氏、繼母鄭氏。生時、祖逸愚公夢祖墓產一藤、盤旋而上、故小名夢祥。資稟英異、八九歲已負氣岸。參史傳、行狀。

二十五年壬申、二歲。

二十六年癸酉、三歲。

二十七年甲戌、四歲。

二十八年乙亥、五歲。

二十九年丙子、六歲。

入小學。見與章士言書

三十年丁丑、七歲。

三十一年戊寅、八歲。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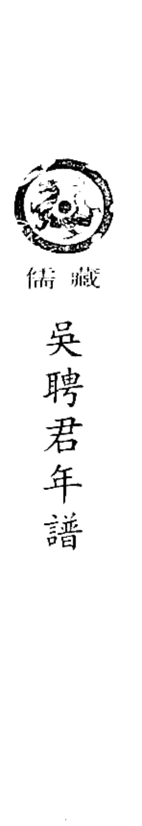
二年庚辰、十歲。

是年、隨伯父至京省父、父爲國子司業故也、即留居京。參行狀及本集

三年辛巳、十一歲。

四年壬午、十二歲。

是年、丁母周太夫人憂。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



母諸弟友愛極篤。行狀

閔案、行狀不載何年丁母憂、攷集中公作務東周氏譜序云、與弼十歲別母京師游。京師指金陵又十歲歸、母卒七寒暑、踣地號天墓側、欲絶不能云云。則知丁母憂當在此年。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十三歲。

二年甲申、十四歲。

三年乙酉、十五歲。

四年丙戌、十六歲。

學詩賦。見與章士言書

五年丁亥、十七歲。

六年戊子、十八歲。

學舉子業。見與章士詰書

七年己丑、十九歲。

是年當還里。見孫東周氏譜序

八年庚寅、二十歲。

是年、省親於金陵、從洗馬楊文定公溥學。見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猶夫人也、詎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收斂身心、沈潛義理、不下樓者二年。參宋元學案及與章士言書

九年辛卯、二十一歲。

是年、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幾覆、公正襟危坐。舟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父而後歸。居鄉動必以禮、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不識司成之子也。參行狀及宋元學案

十年壬辰、二十二歲。

十一年癸巳、二十三歲。

十二年甲午、二十四歲。

十三年乙未、二十五歲。

十四年丙申、二十六歲。

十五年丁酉、二十七歲。

十六年戊戌、二十八歲。

十七年己亥，二十九歲。

十八年庚子，三十歲。

十九年辛丑，三十一歲。

金溪胡九韶來從學。

閔案：集中公與胡九韶書始於辛丑，則知當在此數年。公有與嚴親書略云：十歲，方隨伯父至京，父子初見，皆不相識。居京時，大人嘗夜卧語男云：吾昔在外時，思爾不見，淚下多少矣。今爾在傍，宜努力進學，期於成人。嘗㤙男未知此言之切也。及年十八九，雖略知讀書，志氣太鋭，自謂古人不難到，每輕前人，忽慢行事。大人雖時時切責之，狂妄之心終不能改。年二十一回鄉，粗涉人事，然後知力行

之果不爲易。又天之所以拂亂其所爲者、恒極其至。兼疾病纏綿、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順乎親哉。去年六月來侍、冀得一面親顔、盡告十年所歷、思自奮於後日。而罪惡貫盈、親心未回、抱痛還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信如窮人無所歸也。原註：去歲古民不知以何事拒先生、先生負罪引慝、早暮號泣累日、終不絶。是年冬、先生復往省、古民感先生純孝、父子復如初。今年重欲來省、就迎老奶奶回、徘徊悵怏、欲進復却。男不孝之軀何足恤、惟益大人之憂耳。本欲爲悦親以來、反重親之憂、豈人子之心哉。於是再至湖口、既不敢下、又不敢回、遂至湖廣。自湖口至湖廣凡一月、今以禾熟、附舟回家、偶遇四川朋友、遂拜字奉報。六月初四日寓武昌舟中、男與弼百拜。

閲案、史傳、行狀於公家庭行事不甚詳、故錄公家書二首、以見大略。

二十年壬寅、三十二歲。

二十一年癸卯、三十三歲。

公有上嚴親書略曰、鄉村僻處、無師友之資、兼以多病、家務無可委、不得大進。而歲月不返、無由少望聖賢籓籬、時發浩歎。諸弟正好用功、萬望大人善養之、俾不才而才、不中而中、甚幸甚幸。所讀書宜以小學、四書爲急、次及諸經。其子史雜書未可輕讀。此大人常以訓男、今漸覺之、而用力晚矣。

二十二年甲辰、三十四歲。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三十五歲。

公有自記云、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欲下克之之功。十五六年、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小人之歸矣。五六月來、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終無大害。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也、情不可有所干。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

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脱，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册。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洪熙元年乙巳七月二十一日，與弼識於南軒。南軒枯帖云，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日録云，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虚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緑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大凡處順境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心所由起也。處逆

境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兹也。勉旃勉旃。

上饒婁克貞諒來從學、嘗在此數年。克貞聞公講學臨川、乃往從之。一日、公治地、召克貞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克貞素豪邁、由此折節、雖埽除之事必躬爲之、不責僮僕。公學規、來學者始見、餘則否。羅一峰未第時往訪、公不出、克貞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見。公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峰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公若不聞。克貞語人曰、君子小人不

容並立。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參明儒學案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三十六歲。

是年、丁父憂。公奔喪於金陵、及門胡九韶從。

閔案、行狀不載丁憂年歲、今攷詩集有戊申十月服闋之語、則知當在此年。

二年丁未、三十七歲。

居憂。

三年戊申、三十八歲。

居憂。十月服闋。

是年、公居小陂。　新會陳白沙獻章來從學。

閲案白沙集書玉枕詩話後云、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

康齋論學、故當在此時。

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公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公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參明儒學案

日錄云、夜讀中庸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曰、居易未必不得、窮達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達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得不篤信之也。

四年己酉、三十九歲。

日錄云、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校之心。徐

覺計校之心起、則爲學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可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人心須整理、使心下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乎、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　凡事須斷以義、計校利害便非。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　數日守屯困工夫、稍有次第。須使此心泰然、超乎貧



富之外方好。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精白一心，對越神明。

五年庚戌，四十歲。

日錄云：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六年辛亥，四十一歲。

日錄云：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則吾不知其方矣。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研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

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

七年壬子，四十二歲。

日録云，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

八年癸丑，四十三歲。

日録云，月下詠詩，獨步緑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九年甲寅，四十四歲。

日錄云、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游心於恬淡不撓之鄉。患難中好做功夫、然學力淺者、鮮不爲所困、嗟乎、梁棟之材、非禁風雨、耐氷雪、安能勝其重哉。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十年乙卯、四十五歲。

日錄云、處大事須深沈詳審。

英宗正統元年丙午、四十六歲。

日錄云、暫閱舊稿、二十八年前事、恍如一夢、豈勝感慨。

二年丁巳、四十七歲。

日錄云、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人之傳、何也、其說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

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

三年戊午，四十八歲。

四年己未，四十九歲。

五年庚申，五十歲。

是年，居種湖祖墓。行狀

六年辛酉，五十一歲。

是年，居種湖祖墓。行狀

七年壬戌，五十二歲。

是年，仍居小陂。行狀

八年癸亥、五十三歲。

九年甲子、五十四歲。

十年乙丑、五十五歲。

十一年丙寅、五十六歲。

是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公於朝、請授以文學髙職、復御史徐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皆不出。行狀

十二年丁卯、五十七歲。

十三年戊辰、五十八歲。

十四年己巳、五十九歲。

代宗景泰元年庚午、六十歲。

二年辛未、六十一歲。

三年壬申、六十二歲。

四年癸酉、六十三歲。

五年甲戌、六十四歲。

是年、餘干胡敬齋居仁來從學。

閲《案、敬齋集與于先生書云、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略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乃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德進身修、治平之道有諸己、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又云、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是敬齋從學實此年。

儒藏

六年乙亥，六十五歲。

日録云：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晚知書史真有益，却恨歲月來無多。

七年丙子，六十六歲。

是年，御史陳述又奏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不出。本集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丁丑，六十七歲。

日録云：康節詩：閒窗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亦不必如此說。朱子云：從容深寛養好。

是時，石亭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賢，上疏薦公學行之高，士類所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重以禄位，俾展

嘉猷。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賫禮幣徵赴闕。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參史傳及行狀

二年戊寅，六十八歲。

是年三月十六日，應聘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行狀　比至，上問李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以左春坊左諭德。公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高義，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虚聲，又不幸有犬馬疾，束帛造門，臣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上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

職、時眷遇更厚、公辭益力。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上曰欲觀秘書、免受職耳。命賢爲諭意。公留京二月、以疾篤請。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嚮學。上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公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參史傳 公既辭、上令內臣傳旨、勅行人王惟善曰、天氣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眷遇至矣、公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蓋有不得已焉耳。九月、遣門生車泰進謝表。十月十二日、抵家。參行狀

閔案、陳白沙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扶去。　又孫退谷益智錄云、康齋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處者悉被重譴、而公不及、人服其先見。　觀以上二條、石亨之敗、公洞若觀火、豈有爲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者。此或當日重其名、假借爲之、未可知也。　黄蔾洲明儒學案述師說曰、石亨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

而屑屑於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閱謂此說固有理、然不如顧涇凡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數語更直截。詳見卷末黃蘗洲條。此閱所以初亦疑假借爲之也。又案、若果眞有筆迹稱門下士、他日豈能無染累、則假借信矣。後人刻其集、仍入之、則晉儒而已矣。

三年己卯、六十九歲。

四年庚辰、七十歲。

五年辛巳、七十一歲。

是年、公過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行狀

六年壬午、七十二歲。

春、適閩、謁朱子考亭、以申平生慨慕之懷。行狀

七年癸未、七十三歲。

八年甲申、七十四歲。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七十五歲。

二年丙戌、七十六歲。

三年丁亥、七十七歲。

四年戊子、七十八歲。

日録云、夜卧閣、思朱子言、閒散不是眞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乃眞樂也。勉旃勉旃。

年老厭煩、非理也。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五年己丑、七十九歲。

是年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娶五峰陳氏子一、瑮。女三、適豐城胡全同、饒循、臨川饒協。行狀

公曰錄最切身心、章袞謂爲一人之史、良然。今於無年歲可定及前所遺者、彙錄其尤要者於此。

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

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擾攘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甯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

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而已。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輭。　朱子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嘗嘆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朱子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與。而今而後、吾

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溼。貧賤之分當然也。　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而已。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於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處事少寬裕氣象。　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

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

與胡九韶書云，凡人宜以聖賢光明正大之學爲根本，則外物之來，有以燭之，而吾心庶得以不失，此心一失，幾何不爲水之蕩，雲之飄揚，莫之據哉。又云，大丈夫毋爲習俗所溺也。

又與九韶書云，人生只如此碌碌，混衆度日，義理俱無所知，孤負降衷，何異群物。歲月如流，强壯能幾，可勝歎哉。

與友人書云，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

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爲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即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益、徒敝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

又與某書云、大要小學既熟、方好用功。四書五經、須令成誦、使其言如自己出、則味自別。古人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非虛言也。四書五經本文既熟、方可讀注、旁及子史、汎然雜看、終不濟事。

公始至京、大學士李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即謗公。及公歸、知府張瓚謁見

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訟公、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公諒非弟意、友愛如初。編修張元禎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直復肇其事於瑣綴錄。又言、公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訾公。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公門人後皆從祀、而公竟不果。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參史傳

公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取。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目

閔案、崇禎十四年秋、八月、禮部、翰林院、國子監等官會同詳議、宜以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鄭元錫、顧憲成等從祀。議上、帝令候旨行。見闕里文獻考卷十四祀典門。

强不息、日新又新。世利紛華、毁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歎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於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郤其束脩、雖飢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了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參行狀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啟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

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諳悉。理學宗傳

成化八年乙酉、葬本邑五十五都羅源岡。

集十二卷、文五卷、詩七卷。道光十五年、崇仁有新刻本。

嘉靖中、有司於崇仁北郭外迎恩橋側、即邸清觀舊址改建公專祠、賜名曰崇儒、載入祀典、立有祀生。

門人陳獻章祭先師康齋墓文曰、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於先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緼。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

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自況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啟勿忘勿助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牆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迹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南、摳趨日少、三十而後立者、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讀、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鑑斯文。尚饗。

又書玉枕山詩話後略云、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爾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訶太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直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晏嬰之孔子、了翁之伯淳也。

顧涇陽曰、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

劉蕺山曰、康齋之學、大要在於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澹。充所詣、庶幾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

又曰、群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

陳。此見於黃蔾洲述師說

孫夏峰曰、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爲石亨所薦。予曰、石亨薦聘君、非聘君有求於石亨也。只不因亨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黃蔾洲曰、世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不受職、因敕書聘以伊傅之禮、至而授諭德、失所望、故不受官。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職之法、而況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縛、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

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官論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璜（番禺人）因先生拒不見、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璜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人執牒拘之。門人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璜加侮慢、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必謗非弟意、相好如初。璜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

生所爲堅辭論德之命、意葢若將浼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趨、以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又曰、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明儒學案

張楊園曰、三百年小人誣謗君子者、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媢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其眞、事久論定、終不能揜也。

又曰、吳康齋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睟面盎背、斯振古豪傑也。見備忘錄

又曰、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贄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於稱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盍以論其世乎。同上

賢清恪伯行曰、閱康齋語錄、見其每言已之貧困、有云、由是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又云、貧困中、事事纏人、因歎康齋生平所學何事、貧困二字不離於口。其後竟至與弟爭田、宜乎張廷祥致書痛詆、不容其久竊虛名也。

閔案、淸恪此條、可謂鹵莽立言矣。與弟訟田事、其時明史

或未須行，不知本末，漫據無稽之言彙錄，已屬輕信。而又牽引貧困之言，以致弟訟。然則康齋其有爭財失義之行乎。玷汙古人，其過不細，何不取全集閱之。康齋說處貧之難，正見眞實不欺處。病世俗師道不立，弟子束修且有不受，其壁立如此，此尚可議乎。大凡開口向人說貧困者，則爲無志，不可也。若自己私記在日錄，時時自訟困貧，不能進德，此有何害。今日衆人所見之日錄，在當日則康齋自省之日錄也。呂仲木亦嘗以此病康齋，張楊園備忘錄爲洗滌，極明白。

又案，康齋日錄每說夢見孔子、朱子，大概結想之極，時或言之，然無義實，可以不記。在康齋或據實言夢，非以自夸，

溥之後世，則成笑柄矣。他日刻集者，此等處可略。　近代蔚州魏敏果公寒松堂集卷八有夢謁孔廟記云，夢先師賜飯一盂，又令二人導謁四賢祠云云。年譜於庚申歲是年六十四　又夜夢孔子爲司寇，余執弟子禮相從云云。他日答刁蒙吉書云，所問昔日神交數語，錄稿請正。所謂夜夢驗工夫，固學者事，難乎勉於康齋之謂也云云。敏果亦嘗有康齋之夢，不足異，不必諱矣。

福州吳玉田鐫字

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

明・彭　澤　編撰
清・張仲英　參訂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審稿

清道光三年刻本

《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略》一卷，明彭澤編，清張仲英參訂。清道光三年段殿公校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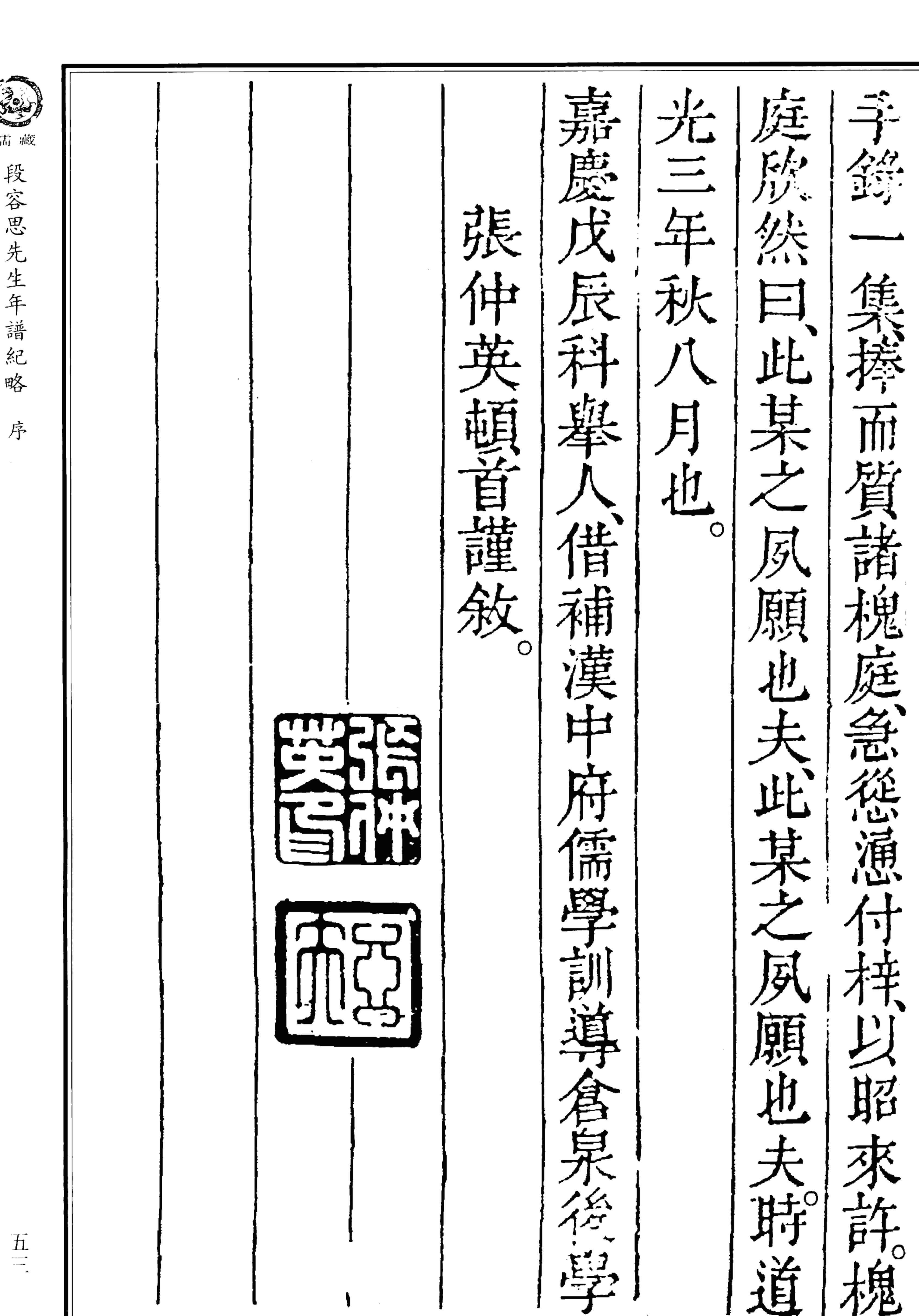
段堅（一四一九—一四八四），字可久，初號柏軒，後更號容思，學者稱容思先生。明蘭州（今屬甘肅）人。景泰五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官至南陽太守，所至有聲。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成化二十年卒，享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又嘗刻書勸學，創建志學書院，以推行濂洛教化。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

本譜爲堅門人彭澤所編。澤，長沙人，官至太子少保。譜中敘堅行蹟、學術頗爲詳明，引用詩文亦較多，可窺見堅之思想概貌。然是譜初僅有鈔本流傳，至清道光初年，成縣人漢中府儒學訓導張仲英復加參訂，又囑博士王德馨斟酌，並由段氏十四氏孫殿公（號槐庭）付梓。仲英序云：「自明迄今，轉相傳寫，不無帝虎陶陰，而殘缺失次，亦間有焉。余不揣固陋，悉加釐正，或相其文勢而補綴之、挪移之。槐庭以爲可，余猶覺未愜於心，稔知博士王惟一（名德馨）廣見洽聞，尤潛心理學諸書，爰以是編轉寄，囑其細爲參訂。而惟一果不負所託，不但字裏行間校讎盡善，且增補《明史》本傳、《關學編》本傳及像贊四則，而是譜遂成完璧矣。」據此，王德馨於是譜用力甚勤，功不可沒，而題下未曾標識，當亦小失。其後段殿公校錄一過，間加案語，付梓刊行，而譜末二條爲段一臣增補，皆有功於是譜者也。

段容思先生年譜序

余自髫齡即知蘭州有理學段容思先生者、蓋前輩常言之、因得耳食之也。閲數士①年、時耿耿於心、以不得一見其著述爲恨。道光辛巳、司訓漢中、適教授槐庭先生與余共事、詢及世系、乃其第三世祖也。因急即其著述、槐庭愴然曰、先世所貽如柏軒語錄、容思文集、當年俱未鋟板、祇以鈔本流傳。歷年既久、散軼殆盡、艮可慨已。繼而出其年譜一編授余曰、吾所加意珍藏者、惟有此耳。余受而讀之、見其自幼至老、入

則正誼明道，出則忠君愛民，而一種直方之概，非得天地之正氣與濂洛關閩之眞傳者不能也，而渴懷爲之稍慰矣。但自明迄今，轉相傳寫，不無帝虎陶陰，而殘缺失次，亦間有焉。余不揣固陋，悉加釐正，或相其文勢而補綴之，挪移之。槐庭以爲可，余猶覺未愜於心，稔知博士王惟一名德馨。廣見洽聞，尤潛心理學諸書，爰以是編轉寄，囑其細爲參訂。而惟一果不負所託，不但字裏行間校讐盡善，且增補明史本傳、關學編本傳及像贊四則，而是譜遂成完璧矣。余爲之



手鋟一集，捧而質諸槐庭，急慫恿付梓，以昭來許。槐庭欣然曰，此某之夙願也夫，此某之夙願也夫。時道光三年秋八月也。

嘉慶戊辰科舉人，借補漢中府儒學訓導，倉泉後學

張仲英頓首謹敘。

校記

①數士年：「士」字據文意，當爲「十」之訛。

儒藏

明史本傳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早歲受書、即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聲。成化初賜勅旌異、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稀

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絶。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訣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



儒藏

關學編本傳

先生名堅，字可久，初號柏軒，後更號容思，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先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爲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蘗居愼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遊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

夫多遺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己巳英廟北狩、應上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遊、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艮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岩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爲

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濶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渢渢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詠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上，乃訪

周廷芳於泰州、訪張立夫於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於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尠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領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辯諸書、侯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逆巫尼，不使假左道

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爲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先生爲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於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言治、與民休息。在南陽九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

講業，相羊嘯詠以自樂。然於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内治，崇禮教，凜然爲鄉邦典型。與人尤篤於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殁也，爲具棺斂以襄事，併誌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殁，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累有建白，如請修龍逄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

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溯孔孟、而其功一本於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於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遊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鄰、福山張同知嶸、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

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聃，吾道

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

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

來，至孟子沒，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托之言語文

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自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

菴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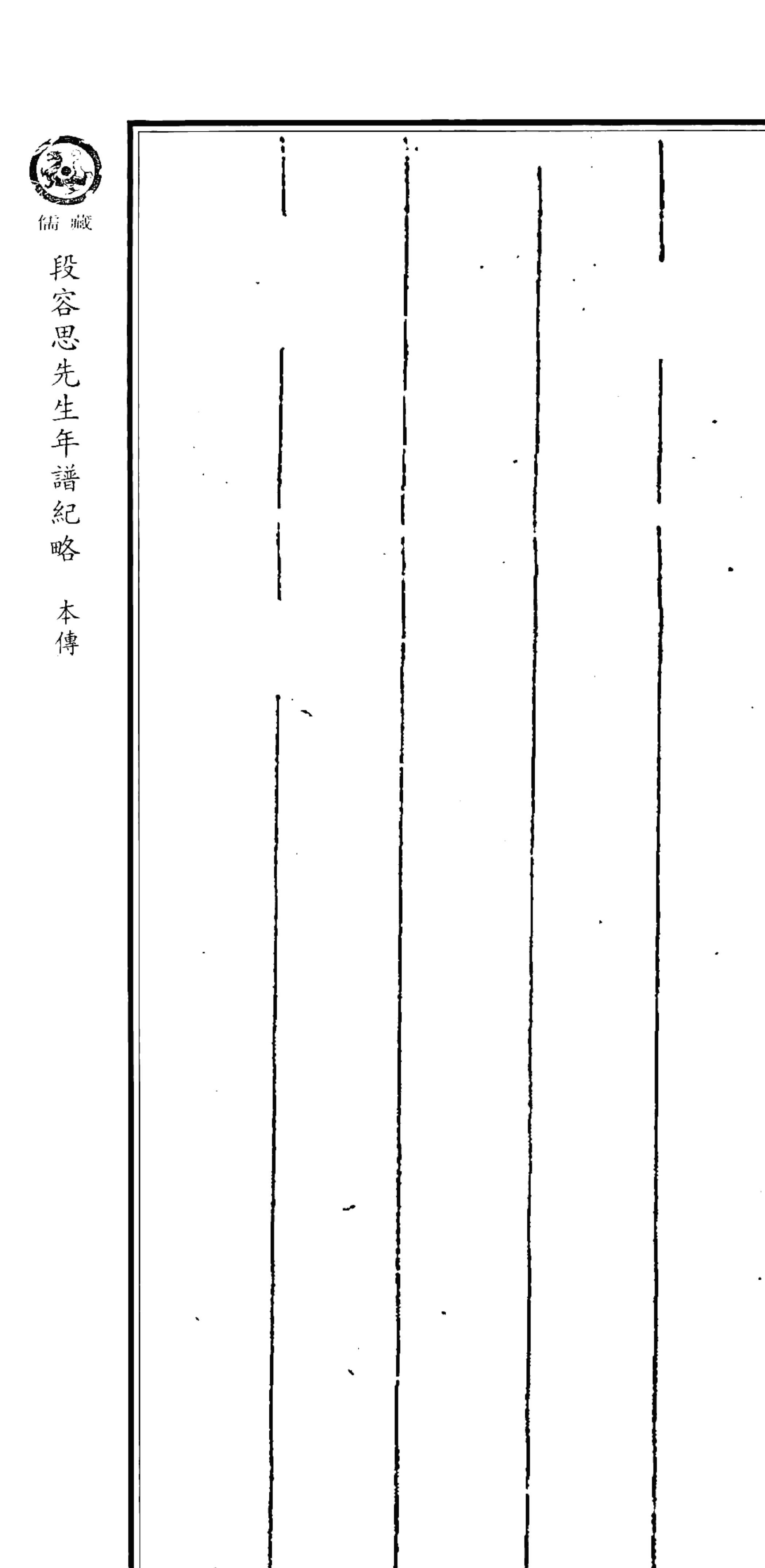
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

之學繼其絶。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

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

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

原任右副都御史、尋陞工部尚書長安馮從吾仲好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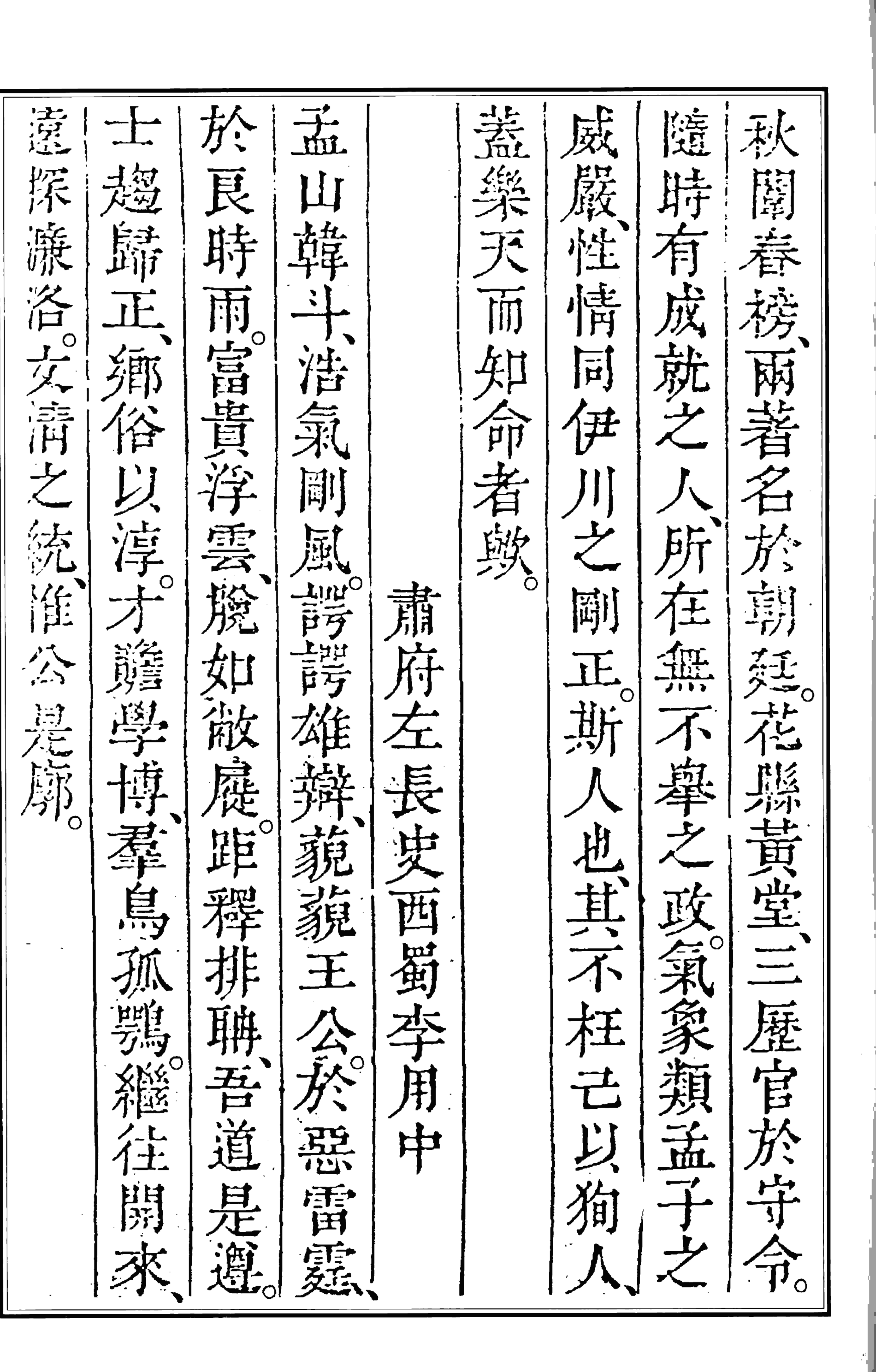


像贊

古君子之心、烈丈夫之貌。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總乎王道。以廉恥忠信爲四海九州之宗、以禮樂文章爲一邦兩郡之教。守官以正而狥俗者謂其偏、事上不諂而好諛者名以傲。益自信而不疑、漸遠大之可到。噫、若人也、其蓋老境清明而不愧柏軒之號者也。

河南左布政司上虞陸淵之

儼如其容、饉如其性、介如其守、卓如其行。探義理於羣書、篤功夫於一敬。力求克乎己私、志乃希乎賢聖。



秋闈春榜，兩著名於朝廷。花縣黃堂，三歷官於守令。隨時有成就之人，所在無不舉之政。氣象類孟子之威嚴，性情同伊川之剛正。斯人也，其不枉己以狥人，蓋樂天而知命者歟。

肅府左長史西蜀李用中

孟山韓斗，浩氣剛風。諤諤雄辯，藐藐王公。於惡雷霆，於良時雨。富貴浮雲，脱如敝屣。距釋排聃，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才贍學博，羣鳥孤鶚。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

四川按察司金城陳祥

海嶽風清、乾坤正氣。有德有言、於政於事。力任斯道、尤善知人。泰山巖巖、君子可親。

太子少保長沙門人彭澤

段容思先生年譜紀畧

長沙門人彭澤編輯　成縣後學張仲英亞卿參訂

十四世孫段殿公心齋校錄

先文毅公年譜、乃前明少保彭公所輯也。迄今三百餘年、僅存鈔本。殿公加意購求、謹收藏者數十載、今幸遇諸友校叅、勉付剞劂。緬　祖德之猶新、慨仔肩之極重、爲之後者、益當仰　前修、勵正學、俾　先澤不没於天壤、豈惟宗族之幸、亦桑梓之光也。謹繕錄原譜如左。

成祖永樂十七年己亥夏六月辛未二十一日甲午

丙寅時，先生降生。

先生山西太原府陽曲縣至孝都東黄水村人。祖鳴鶴，始爲錦衣衛力士，侍肅王邸，移封於蘭，遂家焉。考敏，封文林郎。妣張孺人，生子二，長曰椿，先生其次也。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先生六歲。鳴鶴翁教於家塾。

按翁祭先塋文曰：歲在甲辰，植柏於庭，高節歲寒，以况子孫。後值癸丑，立先生於前，丁寧告曰：汝母

早亡、汝未有成。惟爾之生、予夢有徵、命爾尋師、從受一經。汝視此柏、猶見爾祖、汝其克勵、罔辭勞苦。先生乃自號曰柏軒。又按先生答友小東云、先祖手植二柏於庭、謂柏能挺秀於大雪嚴冬之時而色不渝、亦猶君子抱真、不以貧賤憂戚而有渝也。其誨我子孫深矣。僕忝列儒紳、恒戰兢惕厲、恐蹈韓子終爲小人之歸、以孤先祖之遺訓。以故顔其讀書處曰柏軒、蓋一覩王父之訓凜乎若神明在上而不敢有所肆、亦惟以君子之道自處、而不敢

有負爲人之名也。嗚呼、先生剛烈之操、高潔之行、老而彌固、殆權輿於此云。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八歲。

時先生方作字於家塾、有緇流數輩造其門乞鐵鑄佛寺鐘。先生斥曰、鑄寺鐘非民生切用、不如鑄鏵耕田有用。識者聞言、知其識見不凡。

宣德四年己酉、先生十一歲。　夏六月、丁妣張孺人憂。　孺人家永昌、歸寧以疾歿。按哭母詩、阿母當年疾革時、令嘀摩頂教癡兒。泉臺有路終當去、囊

窶無錢莫受私。立志須爲男子事，讀書要把古人

師。至今三復遺言在，江水東流不盡悲。觀此則母

有德而子必賢，可槩見矣。

宣德七年壬子，先生十四歲。始入郡庠。

是年治易經，遂能了其大義，立志以聖賢自期，力

學不倦。而天資高邁，閱書史日以寸計，凡天文地

理、諸子百家，無不究覽。且作文吐氣，一本於正。蓋

自幼過人遠矣。

宣德十年乙卯，先生十七歲。春二月，祖鳴鶴翁卒。

儒藏

翁宿儒、嘗籲天割股以愈親疾。洪武初居蘭、以儒行授子孫。於先生篤加鍾愛、教詔尤嚴。及入邑庠、翁旦夕課其業。至是卒、遺命治喪從文公禮、無嫌違俗。蘭之士人自是化之、始知用文公禮。

英宗正統三年戊午、二十歲。　以母喪歸自永昌。

先生念母喪未歸、言及輒流涕。或以爲遠、勸其倣俗輕襯易歸者、先生斥之。至是躬詣扶柩、千里歸葬於蘭。後每值已初度之日、重爲悲慟、而服食俱用素。

僑藏

正統六年辛酉、二十三歲。始受學於平水周先生之門。因讀通鑑、感岳武穆之死、作詩弔之、遂質於周先生。先生出褒忠錄使觀、於是遍和錄中宋元以來名賢諸詩、而自序其首。周先生山西平陽人、以解元爲肅王府教授、學優志篤、以能文鳴於時。後周先生歿、庭中坐講地、先生每至必避之、教其子孫甚篤。

正統九年甲子、二十六歲。以易經中鄉薦。

是時鄉士夫及宦於蘭者、多遣子弟從學。先生教

然以師道自重、隨其材器而教導之。富者忘其有、貴者忘其勢、乃得遊其門受其業、否則不屑教也。其成就殆指不勝屈。　鄉民惑於釋教者、斂財聚衆爲華嚴會、且有舍其子女披剃爲僧尼者。先生白當道正之、懲其首、以其財爲貧難補納稅租。又鄉有操騎、故事責殷實之家孳牧、冬則給軍、春則仍爲牧養。及羸病倒死、俾牧養者補買、藺人多被其害。先生爲言於都憲王公、乃得以處免。　鄉有孀婦爲鄉鄙所誘、且迫、將嫁之、先生使人諭婦

以義，而示鄉人以法，遂完節以終身。城有接引寺，爲尼者多良家子女，不無傷風敗教事。先生力白於巡按，毁寺逐尼，以正其俗。蘭人婚娶，昔多論財，獨先生毅然以擇配爲正，鄉邦至今效之。

正統十年乙丑，二十七歲。應禮部試下第。

正統十一年丙寅，二十八歲。孺人李氏卒。

正統十三年戊辰，三十歲。應禮部試下第。

正統十四年己巳，三十一歲。應詔詣京師，遂南遊。時下詔求直言，先生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下國家

之大，猶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欲其安，必先保其元氣；天下國家欲其安，亦必先養其元氣。一身之元氣壯則心腹泰而四體安，國家之元氣壯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故善養身者，不患風邪之外入，惟患元氣之內損；善治天下國家者，不患外侮之交作，惟患內侮之在己。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在己無所侮，人豈得而侮之哉。夫賢者，朝廷之元氣也；奸邪者，天地之戾氣也。人君日近賢人，則聞見日廣，德業日充，馴至民物阜，風俗醇，而諸

神示效矣。與小人居、必蠱以逸欲導以奢淫、行見災沴作、旱蝗生、而妖孽畢至矣。是以用君子而不升國家於昌明者、未之有也。用小人而不降國家於暗昧者、亦未之有也。太上皇帝車駕北狩、陛下親承大統、祖宗社稷神靈付托之重在於此、天命人心去留向背之機亦在於此。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皇上一心之敬、必合天民而一者也。邇來羣情之所甚好者、陛下先已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已去之。好惡與天

下同，天下之人心安矣。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以爲一身之主，於親賢遠姦而必以明，信賞行罰而必以斷，敦崇正學，講求治道，死忠於王事者加其褒贈，章疏之有益者伸其所志，以至選任大臣，振舉綱維，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擇任守令，距抑佛老，罷女謁，肅宮禁，出放宮女，不貴玩好，與夫一切号奪皆出於朝廷，而不可使移於臣下。唯陛下留意，幸甚。書上，不報。先生素慕江南山水佳勝，遂遊齊魯淮楚，至吳越閩，以適其趣。

景泰元年庚午、三十二歲。 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 始自南歸。

是行也、凡所至必訪求正學多聞之士而納交之。若閣子與、白貢輔、其最著也。先生歸時、買書數篋、珍藏甚固、人以爲奇貨。有盜同行以伺者連日、先生知之、憩於道旁樹下、使僕乞水村中、命彼篋中孳書、便閱之。盜次日解去。其應事防患之明類如此。

景泰二年辛未、三十三歲。 繼娶孺人咬氏。

孺人博通經史、執禮不違、善詩賦。先生治公事於外、孺人教諸子於内。凡祭祀賓客之事、各適其宜、有古賢媛風。後先生一年卒。

景泰三年壬申、三十四歲。　之永昌省其舅氏家。舅氏兄弟俱老髦、家頗饒裕、止孤孫曰九皐、零丁無依、素有異姓子欺侮。先生爲理於官、驅其異姓者、以田業歸九皐。恐年少被害、躬領教育、以至成立、爲國子生。斯行也、尊尊親親、曲盡渭陽之情。

景泰四年癸酉、三十五歲。　冬、應禮部試。

倩藏

時方伯石公致政歸、先生敬事之。適是年以行餞公舉酒相囑曰、子不憂君不能中進士、亦不憂君不能做官。但今之為官者、多黑昧了心、白瞪了眼、只去貪財害民、吾固能保君窮之介、不易於達之守也。先生曰唯、再拜謝別。後每言於人、謂居官恐負吾鄉先生石公。其不忘善如此。

景泰五年甲戌、三十六歲。 春、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於兵部。 時鄉先生黃內翰為考官、每稱同學有一佳士宜在前列、終不道其姓名。及揭曉、果中第

六名。內翰諸公每稱先生學識、且服黃內翰之知人且公也。

秋七月、出纂山西志。　其採摭惟關風教、合民彝者、未嘗以私少枉是非之實。時定襄伯郭公之夫人因採郭公之實行、以白金綵緞爲贈。先生曰、夫君有是實行、故錄之、非私也。固卻不受。汾州童生董齡來見、請益門下、先生納之、嘉其聰穎、薦於當路、遣入郡學、特加優養。後登進士第、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先生適守郡、齡至南陽、跪拜執弟子禮如

故先生持師禮安受、亦如故時、論兩高之。

過陽曲、祀先塋。　請修夏直臣關龍逢、殷太師比干祠墓。　按封事、臣分行至汾州孝義縣、有商賢臣比干臺墓、存故址、無祠宇。臣惟商之末年、政日衰替、比干乃能直言極諫、以死匡君。所陳者宗社大計、所持者忠孝大節。當時既不能用、而又加以極刑。其剖腹取心、雖被害於一時、而殺身成仁、實無愧於萬世。今其臺僅存、而無祠宇以彰之、非所以獎忠貞而起方來也。臣又惟昔赴京會試、道經

河南靈寶縣西十里路旁有龍逢墓、汲縣東十里有比干墓、止有斷碑、載其姓氏、餘皆荆榛瓦礫而已。因念皇上即位之初、表忠義之劉球、下求言之明詔、爲臣子者知有所激勸感發矣。今差臣纂修志書、彼一善一能有祠廟者、在所收錄。如山西太原縣昭濟顯靈聖母祠、不過禦災捍患於一方、尚奉勅修建。況龍逢、比干、忠義肝腸、昭回天地、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不小。今祠宇俱無、誠爲闕典。伏望皇上嘉其忠讜、先令附近州縣量爲修復祠墓。衍

乞頒行天下，凡有忠義可爲取法者，一體修治，有關風教不淺也。

請旌表孝行節義。　按封事，竊惟差臣纂修志書，所以載一方之事，起人之觀感奮發也。若使其事不關於激勸，是臣不能仰承德音，有裨昭代之制作，似爲尋常矣。況一山一水小有名目者，在所不遺，而一德一行有關風教，忍遺而不錄哉。昔歐陽修修五代史，特許一時斷臂之婦人，而深惡累朝失德之馮道，亦以示夫勸懲也。近年以來，節義之

氣委靡、不振。己巳之役、沿邊將帥或棄城而遁、節沐恩寵者亦苟且因循、其間齷齪難以悉陳、視彼較此、不無得失。臣所以拳拳於節孝之表者、蓋欲示天下之公、俾人知天理人心之所在、上達朝廷差遣之意也。臣近詢訪孝行貞節者數人、俱已收入志書、以示一方之激勸。今復錄其孝行超卓、貞節過人者奏請、伏望皇上旌表其門、庶使人知所勸勉、而不忠不節者、亦警懼懷慚而自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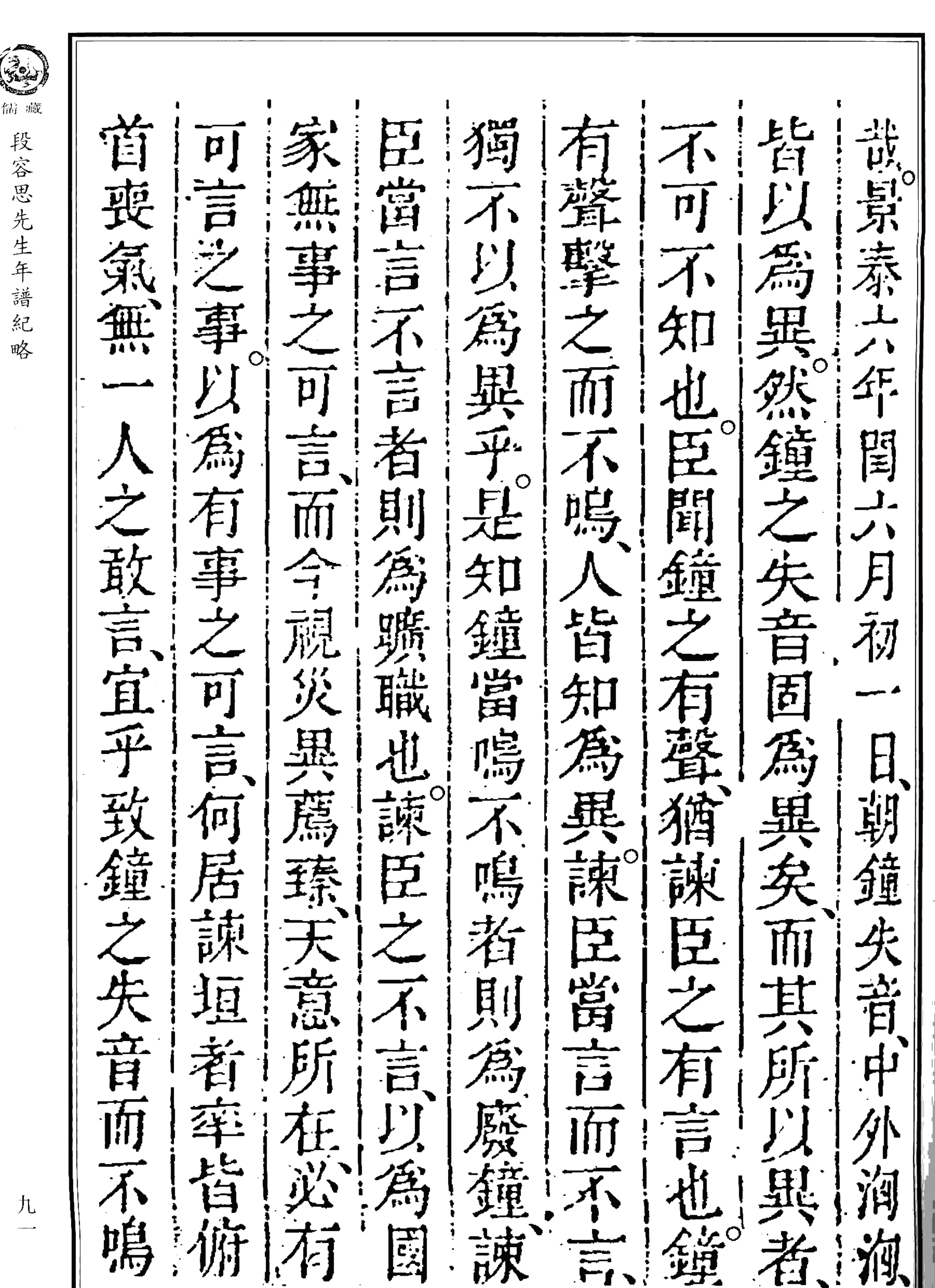
景泰六年乙亥、三十七歲。　春、復命、再請旌表節孝、


儲藏

修龍逢、比干祠墓。　按封事、臣竊見龍逢、比干俱無祠宇、節婦陳氏、孝子王全等俱未旌表。臣於彼時將備細情由節次具奏、至今未見移文整理。臣思旌表忠義孝行者、所以激勸天下爲臣子者之忠節也。彼人有忠節孝行、非朝廷有以彰顯之、則天下之人又何以感發興起、知此之可爲而彼之可戒哉。昔太祖高皇帝當干戈擾攘之初、他務未遑、首表余闕夫婦之死節、既爲之立廟、尤加以祀典、此所以扶綱常、立人極、建萬世不拔之基業、是

豈可視爲泛常哉。況事關激勸、宜出朝廷。近年以來、禮義廉恥之道喪、而因循苟且之事多、直言敢諫之氣沮、而阿諛苟容之風盛。此時猶不行激勸之典、正恐人心愈下而愈溺也。

請開言路。　以六月一日朝鐘失音故也。其畧曰、臣聞敬天之變當以誠而不可以僞、責己之道當以實而不可以文。敬天不以誠而以僞、是徒應故事、而天之變日甚。責己不以實而以文、是徒爲美觀、而天之心益厭。蓋天責己、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景泰六年閏六月初一日、朝鐘失音、中外洶洶、皆以爲異。然鐘之失音固爲異矣、而其所以異者、不可不知也。臣聞鐘之有聲、猶諫臣之有言也。鐘有聲擊之而不鳴、人皆知爲異。諫臣當言而不言、獨不以爲異乎。是知鐘當鳴不鳴者則爲廢鐘、諫臣當言不言者則爲曠職也。諫臣之不言、以爲國家無事之可言、而今覩災異薦臻、天意所在、必有可言之事。以爲有事之可言、何居諫垣者率皆俯首喪氣、無一人之敢言、宜乎致鐘之失音而不鳴

也。鐘不鳴思有以易其鐘、諫臣之不敢言、可不思所以長其氣乎。欲長諫臣之氣、陛下宜法祖宗。太祖時學士董倫上疏諫時政、其間有曰、一言出而不敢違天者、奉天也。一行事而不敢違天者、奉天也。陛下殿曰奉天、門曰奉天、何某事不奉天、而某事又不奉天乎。高皇帝覽其言之眞、不惟獎諭笑納、又俾各王誦習。此太祖長諫臣之氣也。太宗、宣宗時、凡時政闕失及左右大臣有不法、許言官風聞彈劾、爲大臣者率皆引咎責躬、而朝廷之威靈

甚肅。是二聖長諫臣之氣也。迨正統間、劉球以諫死、而諫臣之口塞矣。十數年來、天變屢見、馴至上皇北狩、無一人敢言者、此必權奸折諫臣之氣過故也。陛下即位之初、有鑒此失、於是屢下詔求直言、而言路大開。邇者天變民災、日甚一日、又致朝鐘失音如此、而諫臣皆不敢發一言、謂曾有消沮其氣者耶、抑居諫垣者皆庸懦奸猾之流耶、何其食焉而不盡其職乎。伏望皇上思有以長其氣、厲其節、凡可言之事而責其必言、庶天意可回、而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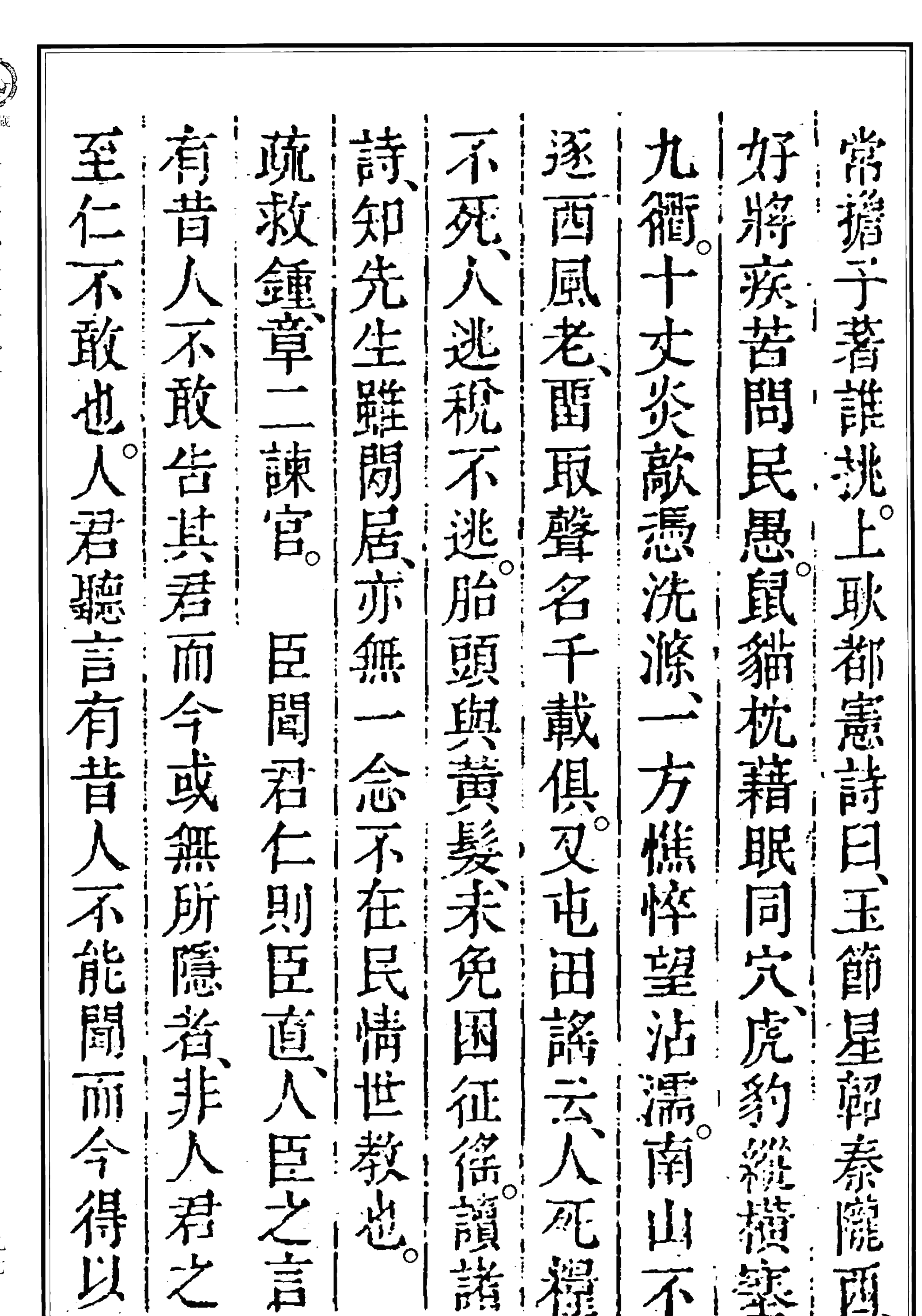
不爲災、異不爲異矣。冬、請疾歸、以祖母殁幾二年未葬也。作乙亥書議。古人有言曰、君臣上下各安其分、無墮其職、乃安其身。近日頑鈍無恥之流、竊朝廷官禄、苟縻歲月、以爲身家之計、搖尾掉首、昏夜乞哀、而驕人於白日、其志揚揚、自爲得計、國家事務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略不介懷、其不忠不義、雖擢髮不足數也。尤且造爲不經之談、斥詆正士。凡大臣有言則必曰好名、小臣有言則必曰干進、諫臣有言則必曰不識時。夫譏人干進、

儒藏

是畏人位高於己，而干進之心殆甚也。識人好名，而不自知其罪惡貫盈，不啻蟣蠓，朝夕死生，遂爾乾沒，不聞爲君子之疾也。識人不識時，殊不知彼進不爲國，退不遠引，必欲舉朝皆效彼之順附如妾婦而後已。自爲計則得之，其如天下何？果必如其言，正恐空人之國而喪亂之無日也。一介書生，蒙朝廷待之誠而養之厚，惓惓懇忠，期以答吾君之賜，無由見隙，慮有犯古人墮職滅身之戒也，因書此以自省焉。

景泰七年丙子、三十八歲。始畢葬事。

卜地城南五泉之白塔坪爲先塋、遷其祖考以下葬焉。遂讀書於五泉小園、依崖作洞、以爲誦讀棲息之所。有得卽形於詩、以寫其趣。有詩曰、淸時名士許歸田、林下優游樂暮年。主長鶯花春富貴、英雄迴首卽神仙。又曰、風淸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宛然浴沂風雩氣象、而音調亦甚高曠。讀史詩曰、羣兒河北樹降幖、百載鎔陶士氣銷。不有顏家兄弟起、綱



常揞于著誹挑上。耿都憲詩曰、玉節星軺泰隴西、好將疾苦問民愚。鼠貓枕藉眠同穴、虎豹縱橫塞九衢。十丈炎歊憑洗滌、一方憔悴望沾濡。南山不逐西風老、畱取聲名千載俱。又屯田謠云、人死糧不死、人逃税不逃。胎頭與黃髮、未免困征徭。讀諸詩、知先生雖閒居、亦無一念不在民情世教也。

疏救鍾、章二諫官。　臣聞君仁則臣直、人臣之言有昔人不敢告其君而今或無所隱者、非人君之至仁不敢也。人君聽言有昔人不能聞而今得以

與闘者、亦非人臣之勿欺不能也。故有受言納諫之君、斯有犯顔敢諫之臣。傳有之曰、君者盂也、臣者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誠非人君好諫之切、安得臣下之直言無隱哉。陛下自郎位以來、宏天地之仁、獎忠直之氣、開敢言之路。念劉球之忠憤莫伸、死非其所、褒嘉之典既及其朽腐之餘、尤録用其子孫。五年於斯、凡一詔之頒、一勅之下、内外政治之得失、天人災祥之徵應、既許文武羣臣直言無隱、抑且許諸人直言無隱。雖虞舜設進

善之旌、立誹謗之木、漢文除妖言之令、唐太宗容受直言、不能多讓矣。陛下求言之切如此、朝廷言路大開如此、時政有缺、大臣不言則大臣爲竊位、小臣不言則小臣爲偷安、居言路者不言則居言路者爲曠官。是言之者、庶幾上副朝廷求言之心也。監察御史鍾通、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實封陳言、有旨收二人於獄。臣恩皇上卽位到今、未嘗深責言者、故人人皆得盡心言之。况章綸朝臣、鍾通言路之職哉。今加責於二人者、臣料二人所言必

有過當之處。朝廷責之者、乃欲教詔之、許其自新、而無傷害之意也。遠近不知皇上之本心、訛言傳說、皆謂二人罪將不測。設二人罪果不測、則皇上不表忠義之劉球、不下求言之詔勅矣。竊料陛下萬不出此。第時值盛暑、臣恐二人在禁日久、暑毒爍人、偶不幸失調護、或至死亡於獄、天下不能知悉、反以傳說訛言近實。曩日求言之心、徒爲具文、得毋示人以不信乎。彼二人死、既得諫死之美名、而死爲不足惜、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殺諫臣之名



爲可惜。五年之間、求言納諫之盛心廢於一旦、更爲可惜也。後雖有敢言之人、亦將畏死而以言爲諱矣。況當此之時、災沴薦臻、盜賊竊發、天下未可謂無事。昔漢有汲黯、淮南爲之寢謀。唐有温造、悍將爲之墮膽。二鮑可以斂貴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皆直言有功於人國者。好邪之始、以奏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彈劾積成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發風采。委靡之餘、雖豪傑不能以自振。此一事雖若緩小、所繫實大。臣伏願皇

上宏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原章綸、鍾逼之本心、宥其愚戇、許其自新、赦其罪、復其官、庶皇上之仁愈昭著於天下、而天下之人有所欲言者、自不畏罪而盡言矣。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三十九歲。　夏六月、白按臺、刱義塚於皋蘭山麓。　蘭人貧乏無葬地者、多火化其屍、委骨於山穴大河之間、及僧房道院者甚多、更有執迷陰陽術士之説、終焉暴露不葬者。先生白於巡按御史鄒公、擇城南皋蘭山麓土地高爽

瘠薄者十頃，封爲義塚，以葬，仍禁投棄水火及暴露者。其地之租稅則易以河灘肥饒潤澤之地，每七十畝當百畝，而自爲之記。冬十月，哭御史鄒公。巡按鄒公諱永昌，先生同年進士，剛正清直，有風憲體，以疾卒於甘肅路，先生祭之以文，又哭之以詩曰：病軀持節向凉州，訃信傳來使我憂。三策敢言天下事，一緘會請佞臣頭。皇天有意扶公道，金殿終當侍冕旒。國事鍾情原未已，滿懷孤憤一天秋。其命意蓋爲天下國家

惜才也。

天順二年戊寅、四十歲。赴京之吏部。

過楊伯起墓、有詩曰、往時因識故人深、薦草曾書入禁林。却笑懷金來暮夜、故人不識故人心。過比干墓詩曰、宣尼古篆蘚苔封、王子孤墳草莽中。仁過不仁仁自得、死猶未死死誰同。腸刳血漬九回碧、刃入心關一點紅。時有野禽來樹上、哀鳴還似泣精忠。

天順三年己卯、四十一歲。夏六月、授山東登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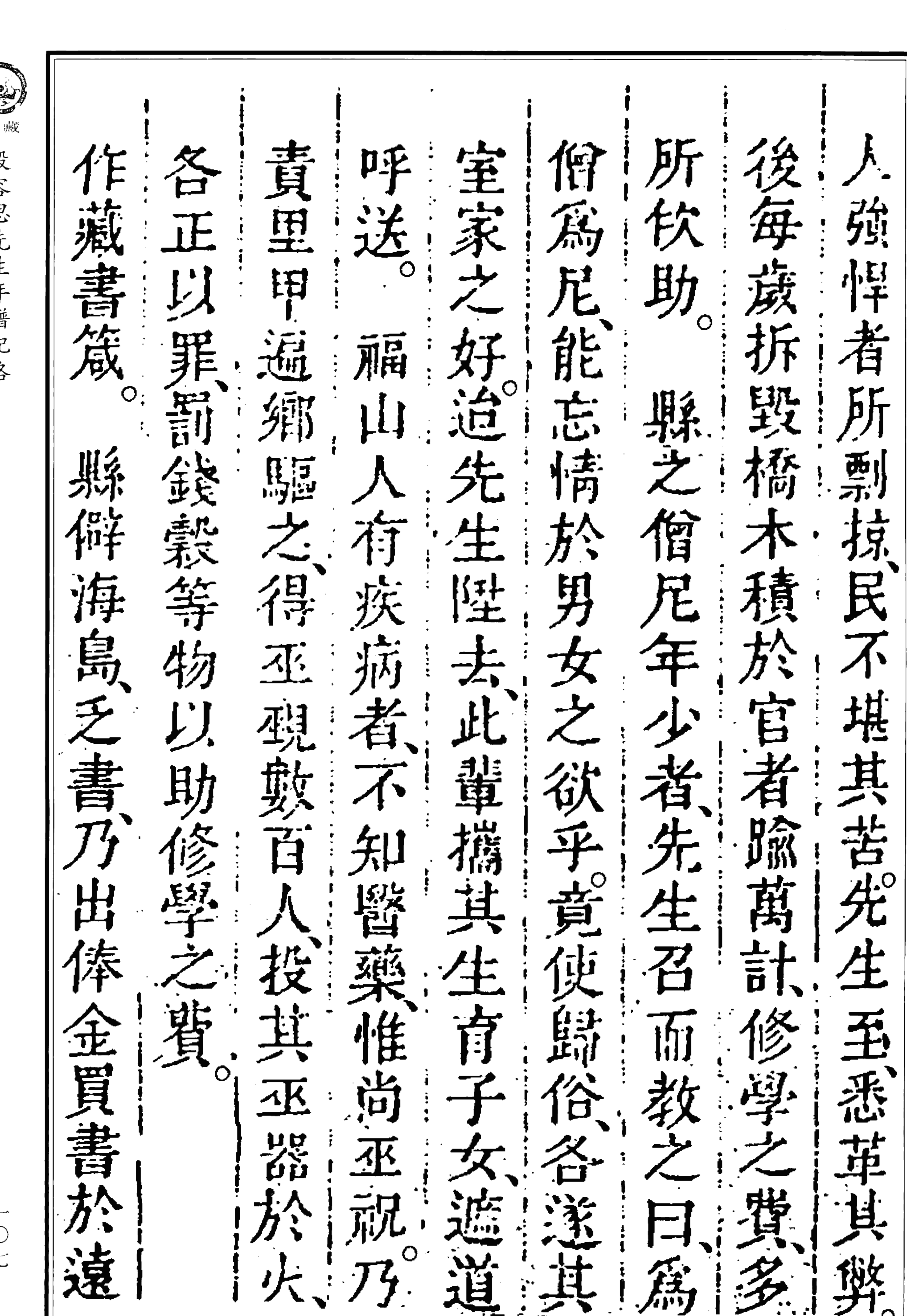


福山縣知縣。福地僻海島、民貧俗陋、故爲難化。先生至則禮讓興而風俗日變。

禁浮葬火化者。福俗親喪、多浮厝草野、遇時亢旱、人每以爲旱魃、即擊毀之。又有火化者、慘不忍言。先生悉嚴禁、責期以葬、盡歸於禮。再境內有旱蝗、先生禱於城隍神、密以木綿葉裹三蝗吞之、明日、境內蝗悉去、無一留者。

建社學於縣之東。先生以爲民之無道、上失其教然也、既申明教化於邑塾、又建社學於縣東、選

民之秀者以充教養。其始，竟以教法久弛，咸避而不應。後除其傜役，獎之以禮，爭先來者五百餘人。乃刊文公小學，親爲正其句讀，日使服習之。著教民俗言。先生慮訓以經書，卒難通曉，更以俗言爲詩一帙，名曰教民俗言，使之易曉其明倫厚俗之道備矣。造就成人者先後相望，至今福山風化爲之丕變。禁暴横及僧尼巫覡。縣有河，横渡者凡若干處，冬則架木爲梁以濟涉，悉出民力。至春拆毁，爲筆



人強悍者所剽掠、民不堪其苦。先生至、悉革其弊。後每歲拆毀橋木積於官者踰萬計、修學之費、多所佽助。　縣之僧尼年少者、先生召而教之曰、爲僧爲尼、能忘情於男女之欲乎。竟使歸俗、各遂其室家之好。迨先生陞去、此輩攜其生育子女、遮道呼送。　福山人有疾病者、不知醫藥、惟尚巫祝。乃責里甲遍鄉驅之、得巫覡數百人、投其巫器於火、各正以罪、罰錢穀等物以助修學之費。作藏書篋。　縣僻海島、乏書、乃出俸金買書於遠

方命讀之，以勸惰爲賞罰，賞以書。有藏書箴曰：愛爾諸兒，教爾讀書。因爾無書，爲爾千里市書。爾諸兒宜惟勤惟謹，體若考心，熟之於肺腑，篤信力行，必遠期爲經世大儒。爾用力其中，事或有不偶者，亦當珍而藏之，爲爾子孫之遺。慎勿求善價而沽諸人。不可欺心，不可違。爾如違若考之心，是爾反本敗德，貪利忘義，天地鬼神實鑒臨之。

天順四年庚辰，四十二歲。入覲京師。

天順五年辛巳，四十三歲。夏五月，上水災封事。

其太云、如臣上欺朝廷、掠美市恩、貪財玩法、以無作有、日後體訪事發、甘受萬罪無辭。可謂言簡意切。

冬十一月、上地震封事。 其畧曰、臣竊思地乃至靜之物、本不宜動而動、變莫甚焉。原其所自、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立春、陽氣將欲發洩舒暢、而爲陰氣所抑、故有是變。以類而推、是必有善良爲陰惡所抑鬱、其志有不得伸者。或生民利病、有欲言而懼罪、及畏避陰小謀害而不敢發者。此變易之

大朝廷不可不察也。

天順六年壬午、四十四歲。　冬十月、重修邑庠。

閻禹錫記之曰、洪惟我國家立學校徧天下、頒性理書、昭示正學、置提調官、時加董勸、垂百年於兹矣。然而風俗未盡丕變、人材未盡大興、何也。蓋師失其傳、士失其學、而守令失其職也、豈上之初意哉。金城段公可久以進士授知福山、始至謁先聖先賢、視其棟宇皆壞陋弗支、而禮殿尤甚、因訪其學校之政、則亦廢墜不修、數十年矣。於是仰而嘆

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而此邑與魯接壤、乃風化之源、禮教之所從出也、容可因循廢弛乎。退而日夜心計、乃割俸入集材石、積至一二年、然後大家富人聞風嚮義、樂出所有以助之。雖平日豪猾侵漁之徒、亦皆革心喜幸而趨事。上司嘉之、又以青齊舊碧琉璃屋脊與之、故宋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不憚寒暑。鳩工於天順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成功於天順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大殿凋七間、高四丈、斗栱蟻連、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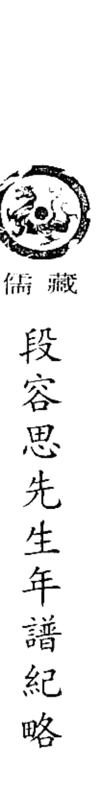
背層出門楣皆刻以菱花、外加護扇。夫子巍然端坐、睟像顯嚴。四配十哲、應圖合禮。兩廡若干楹、從祀諸賢、皆親書其贊。安靈惟肖、威儀有容、幨幔帷新、籩豆簠嘉。陳器之几、甃石以成。列戟有門、櫺星有象。皆金碧輝煌、照耀瞻仰。下及庖廚湢沐之所、無不煥然一新。廟後創明倫堂五間、兩齋倍之。於是擇吉日、合羣吏、率諸生而釋奠焉。既乃升堂、進諸生而誨之曰、若知夫子之道與天地相並乎、若知夫子之祀與天地相極乎。夫堯舜不作、道在洙


儲藏

泗。齊與魯地相隣也、今與古性無異也。爲士者由夫子之說而力行之、始之以誠意正心、繼之以格物致知、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國平天下。諸生務期於大成、而毋以小成自域、方不愧讀聖人之書而遊聖人之門矣。諸生勉之哉。是役也、財出不科、民不告勞、其規模悉倣都宮之制、故其步置之整齊、人工之精緻、爲一方偉觀。余故樂而爲之記。

詳請綏征、賞軍等項於上官。其文曰、竊以福山

今年時歲頗豐，民腹無飽食。海風粟烈，民體無全衣，凍膗成瘡，皸裂含血。見之誠爲可憐，役之有所不忍。豐歲尚如此，歲凶可知矣。原其所自，福山本小邑，二十九里，三千六百戸。近海地實斥鹵瘠薄，秋夏二稅一萬八千有奇，大約較稅數幾三之一。鹽鈔一萬六千餘，定此三千六百戸人，死絶充軍逃亡居十之三，肥饒地土歸之於豪横者又十之二三。人如是之少，徭役如是之繁。徭役既繁，於征科，而日不暇之，剥不能也，以故箠楚時加，瘡瘢日



瘝痌心醜貌、其得罪於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陽城多矣。且今又有預備明年夏糧、賞軍衣襖布疋之檄、小民一時措辦、豈能完全。以兒女假券豪家者有矣、豈但曰賣新絲、糶新穀而已哉。康節云、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民之痌瘝、不忍言之。職念艱苦之在民甚、於痾癢之在己。昔在京時、與同年輩講論、深知勢孚愛民之心、亟欲經濟天下大事、以行其志於當時。故敢以是干請、雖得不恭之罪、不辭也。古人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敝邑

之衣襪布疋、承檄俱一一追徵緊密者完足、印鈐呈府。其間恐有不稱旨者、希寬恕一二、以爲民幸也。

天順七年癸未、四十五歲。入覲京師、疏請從祀元儒劉靜修先生。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四十七歲。冬十月、陞萊州府知府、以大學士李文達公薦也。先生任福山、六載之間、民俗丕變、休徵迭出。或間遇天時亢旱、水災蟲蝗、必齋明潔誠、反躬自責以禱之、以至吞蝗自



儒藏

從、無不應者。嘗有詩云、禱旱當求致旱因、不須取水與迎神。成湯昔日桑林野、自作犧牲自責身。縣之醫藥、病者俟死而已。先生於廳事後築藥室一所、集四方藥品、考諸醫方、用療斯民之疾、活人無算。鄰封有疾者、亦來求治。至是超陞萊州府、其去縣也、福之民不忍舍去、遮道涕泣、如失父母。福士張嶽者、年當娶而未有室、先生重其學行、爲具禮擇文妻之。後登成化庚子賢書。其貧而喪不能舉、婚不能成、先生爲治之者尤多。按福士李[illegible]書、先

生始以名進士知福山。是邑雖小，僻居海隅，雜以戎戍，頗云難理。先生下車，選民家子弟資性異常者幾五百人，刊文公小學，命之習誦。又作教民俗言，令朝夕歌詠，必欲變其風俗。初時人皆謂其迂緩，猝不能行，先生獨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云：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懈。二年間，民果漸知禮義，恥於談訟。邑有豪橫子素嗜獄，一旦舉誣詞，欲玷先生。是年其家蠶死苗枯，畧無禦歲者，人皆謂天相先生，

以戒淫人。其子赴縣請罪、先生坦然宥之、不少較、而民愈知先生之心、誠父母之心也。及先生還萊郡、福民爭負先生書篋送之。又先生在福政暇、攜五六子弟或邑庠司教者、遊奇泉諸處、濤詠賦詩、盤桓以釋官況。迨今福民之過其地者、敬指之曰、此當年段公所遊之地也。感激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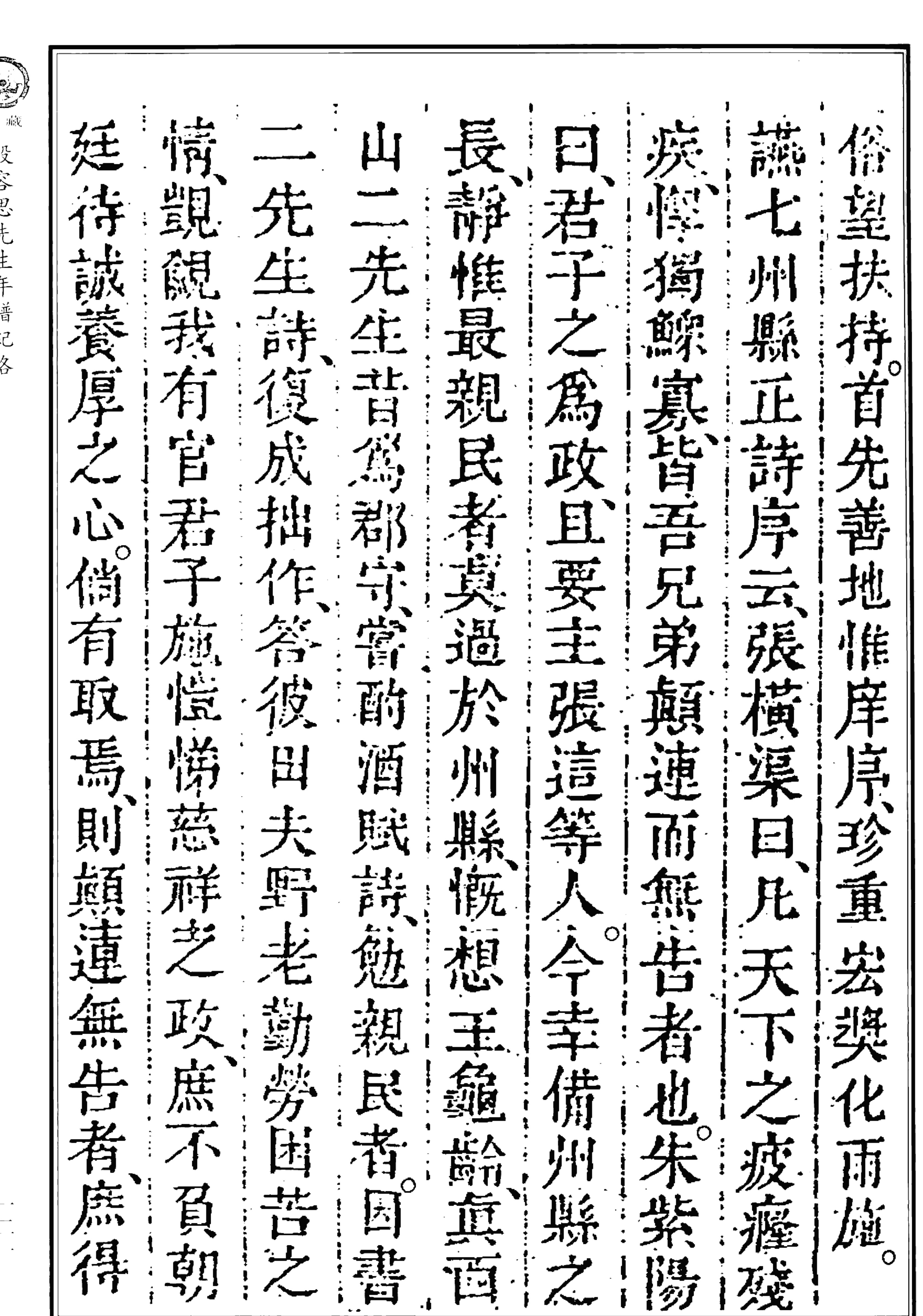
讌州縣正及學官於府治。　讌學官詩序云、學校首善之地、禮義之所自生也。今幸叨牧民之長、愧不能爲朝廷教養斯民、遂其生復其性也、偶成口

號三章、錄似掌教諸公、但道心曲耳、詩云乎哉。

罇酒斯文此日過、一團心事諒非他。長才有用勞培植、美玉無瑕賴琢磨。事業定期垂信史、文章準擬掇巍科。聲名彼此光前後、總是先生樂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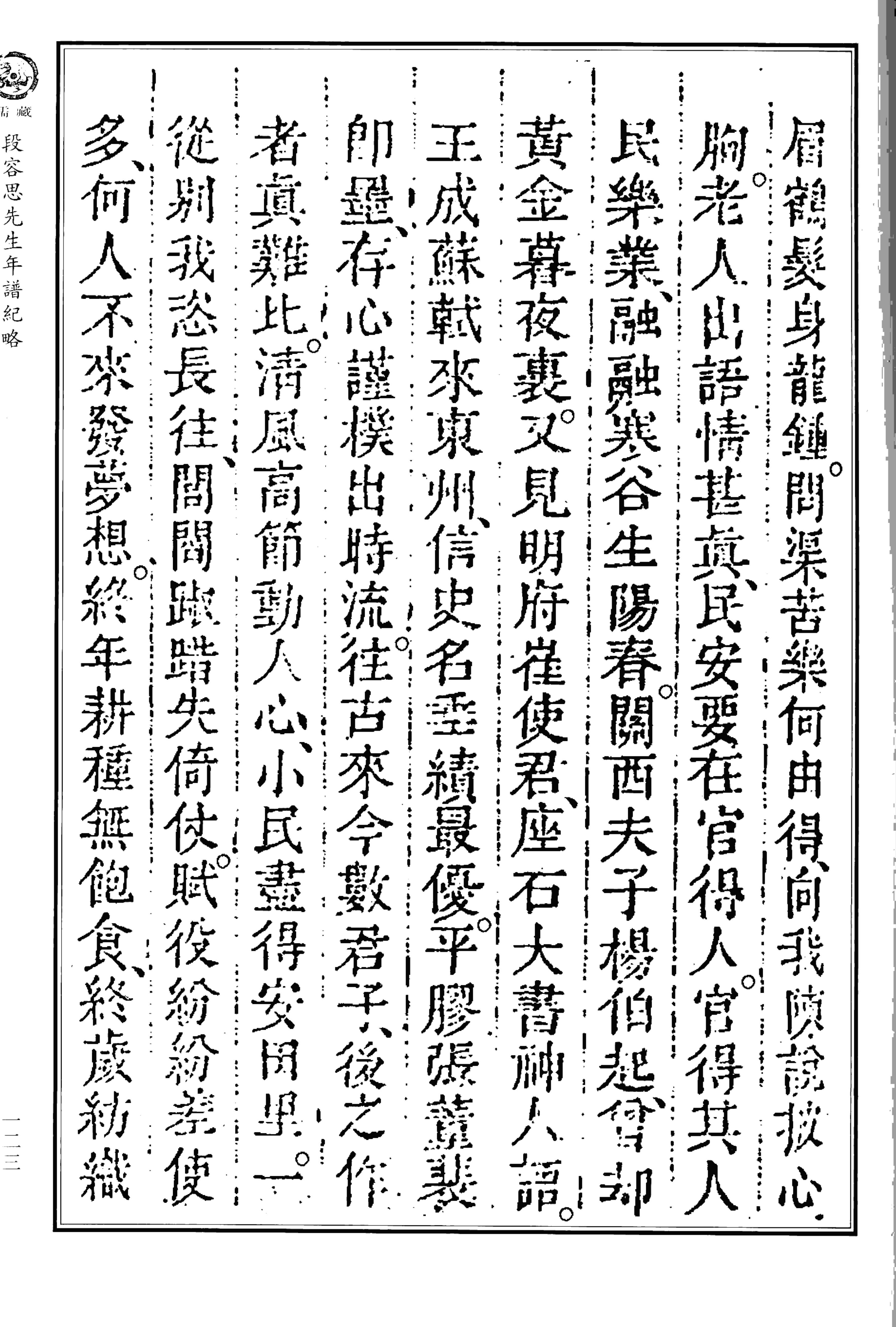
此日黄堂一舉觴、斯文佳會豈尋常。磨礲璞玉成瑚璉、培植楩柟出棟梁。白日當親三友益、青春莫遺寸陰荒。蘇湖教授胡安定、師道于今有耿光。

此日黄堂酒一卮、只論心曲不論詩。因思往昔荒唐日、却悔於今老大時。七縣英才煩教育、一方風



俗望扶持首先善地惟庠序珍重宏獎化雨儒。識七州縣正詩序云、張橫渠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朱紫陽曰、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等人。今幸備州縣之長、靜惟最親民者莫過於州縣、慨想王龜齡、真西山二先生昔爲郡守、嘗酌酒賦詩、勉親民者。因書二先生詩、復成拙作、答彼田夫野老勤勞困苦之情、覬覦我有官君子施愷悌慈祥之政、庶不負朝廷待誠養厚之心。倘有取焉、則顛連無告者、庶得

有主張、或可以安其生歟。但語近鄙俚、不能逃士林之誚、然於閭閻疾苦、庶得彷彿一二云。　王龜齡詩、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當存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眞西山詩、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禄、須知痛養切吾身。此邦素號唐風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野老道旁行。曈曈日出東方曉、春風喚起催耕鳥。鳥聲和暖景清新、欲窮民俗探幽杳。二三野老道旁逢、龎



眉鶴髮身龍鍾。問渠苦樂何由得，向我陳說披心胸。老人出語情甚真，民安要在官得人。官得其人民樂業，融融熙谷生陽春。關西夫子楊伯起，曾却黃金暮夜裏。又見明府崔使君，座石大書神人語。王成蘇軾來東州，信史名垂績最優。平膠張蕭裴郎璐，存心謹樸出時流。往古來今數君子，後之作者真難比。清風高節動人心，小民盡得安田里。一從別我悠長往，閭閻蹤跡失倚仗。賦役紛紛差使多，何人不來發夢想。終年耕種無飽食，終歲紡織

無煖衣。田舍賣却及骨肉、豈徒糶穀與賣絲。不分殘疾與疲癃、那問饑寒及困窮。甕牖荊樞塵滿甑、征徭彼此一般同。堪嘆十羊有九牧、羣梟爭啖一鼠肉。域中日日管絃聲、綺筵不論逃亡屋。久矣此方民力竭、力竭尚然猶未歇。湛湛蒼天恐未知、地慮覆盆遮日月。里胥徹夜足不停、村村巷巷犬吠聲。十家九家貧到骨、可憐誰識此民情。此情說著益悽楚、聲哽喉咽淚飛雨。桑榆日暮垂老年、只恐流離去鄉土。徘徊語罷頻蹙額、縱使鐵人聞不得。

錄來一一告同官、我輩焉可辭其責。官府巍巍甲第高、俸祿乃是民膏脂。從容無事生安享、寸心何忍肆貪饕。藏金積玉誇宦族、一家歡笑千家哭。明有國法幽鬼神、報應昭然誠太速。堂堂杯酒致殷勤、今日憂民如救焚。肥瘠不關秦視越、更將何以答吾君。瘡痍切身思痛癢、此感彼應捷影響。愛民民愛一於誠、勿謂蚩蚩可欺罔。在在逃亡要撫摩、呻吟期欲變謳歌。好惡須從民所願、勉旃慎勿事貪苛。

再請從祀劉靜修先生。　臣竊見元有大儒曰劉因者，保定府容城縣人也。資稟高明，造就特異，根柢不由於師傳，自然默契乎道體。才周萬物，學際天人，言厲色温，氣和神定。泰山巖巖，不足以爲高；秋風烈烈，不足以爲嚴。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正道。其尚論先儒之造詣，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彙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著述見於靜修文集，又有四書集要、容城等集，皆根極底藴，發明淵微，遠而周公、孔子、孟氏之相傳，

近而關閩、濂洛、考亭諸儒之未發，凡羣聖之所以教人，後學之所以爲學，本末始終無或遺，精微小大之該備，使人欲之私不得亂其天理之正，異端之論不得申其欺世誣民之心，求道有其門而言治有其要。故先儒歐陽元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高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

世而獨往也明矣。殆得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耶。我朝儒臣宋濂贊曰、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潤石貞。先生之學、寤寐六經。岐陽之鳳、會郊之麟。和氣襲人、藴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爲執鞭。觀二人推服敬仰如此、則其扶持世教之功、當非常人比。正統初年、嘗登進宋儒眞德秀、蔡沉、元儒吳澄、許衡、從祀廟庭。又除宋司馬光、邵雍、程灝①、朱熹家徭役。惟此劉因學行等

於諸賢從祀尚未得舉、誠盛世之闕典。臣於天順七年二月內已具本奏請、至今未奉俞允。況褒崇儒先實教化風俗之所重、如蒙准奏、乞斷自聖心、勅翰林及該部大臣計議追贈、與許衡、吳澄諸賢一體從祀、實千載之盛舉也。

擇郡縣子弟八百人、教於郡治之書院。刊小學書於郡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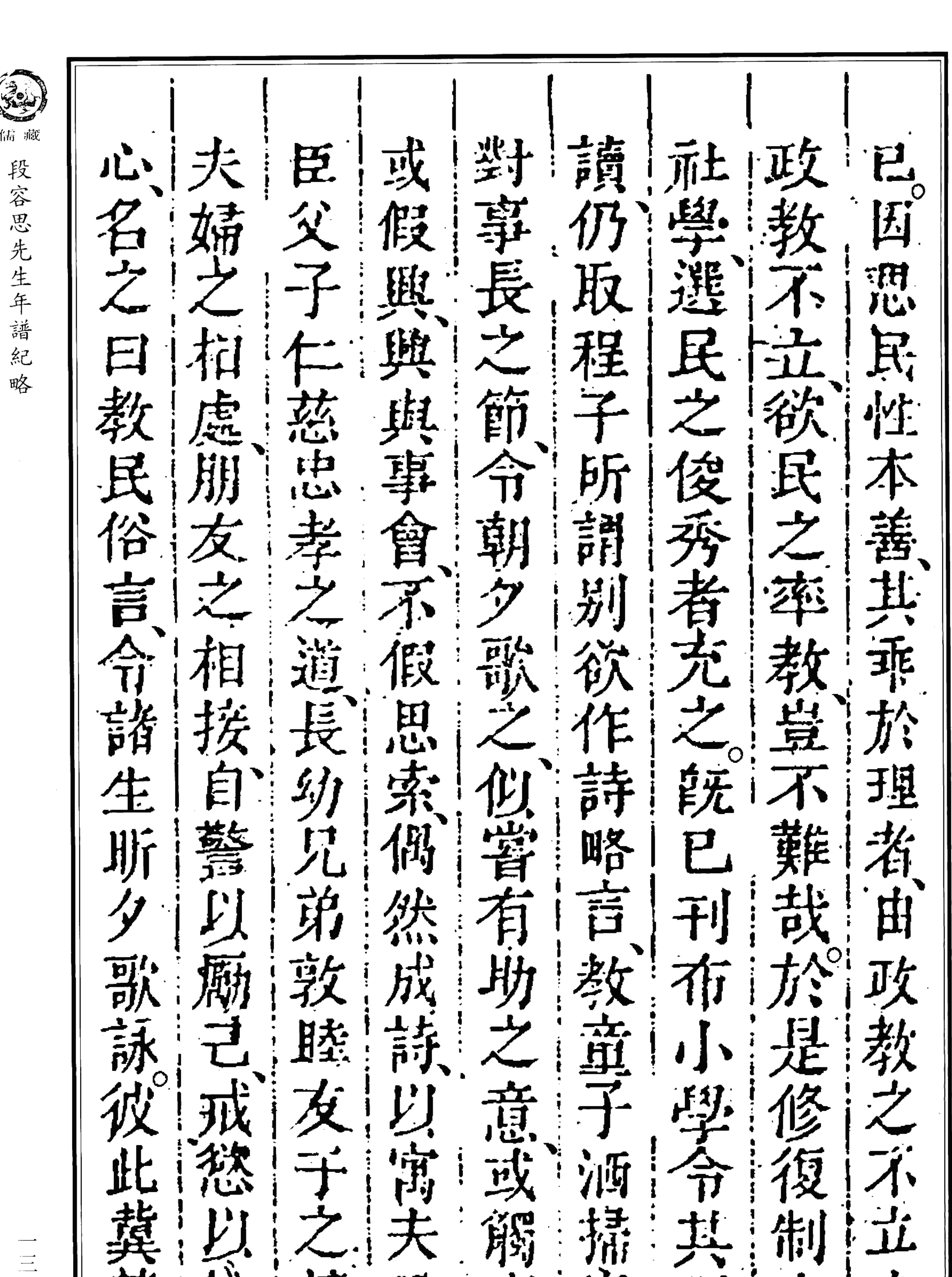
成化二年丙戌、四十八歲。夏六月、重修郡學。

成化三年丁亥、四十九歲。夏五月、勅封考敏文林

郎、福山縣知縣。妣張氏贈孺人、妣周氏封孺人。

秋八月、復刊教民俗言。　自序云、天之生人有此形即有此心、有此心即有此理。擴充此心之理而不物於物者、爲聖爲賢。物於物而不能明於此心之理者、斯所以爲常人也。苟非在上之人有以提撕教養之、則蚩蚩然昧於所之、人欲肆而天理微、終焉莫知其遷矣。天順己卯、予始知福山縣事。地僻海島、俗尚樸陋、民於父子兄弟長幼夫婦之間當然之理、有所未盡。時或訴訟、以理遣之、而猶不

倩藏



已。因思民性本善，其乖於理者，由政教之不立也。政教不立，欲民之率教，豈不難哉。於是修復制定社學，選民之俊秀者充之。既已刊布小學，令其習讀，仍取程子所謂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嘗有助之意。或觸事或假興，興與事會，不假思索，偶然成詩，以寓夫君臣父子仁慈忠孝之道，長幼兄弟敦睦友于之情，夫婦之相處，朋友之相接，自警以勵己，戒慾以檢心，名之曰教民俗言，令諸生昕夕歌詠，彼此冀其

相生相養於太平無事之日、涵濡揖讓於禮樂文明之世。已而委巷村落、信口傳習、走卒兒童亦能成誦。積日既久、貯之巾笥。今萊與福境甚邇、民俗所尚相若也。社學之建、復十倍、而生徒之廣又十倍之、多於福也。欲一一謄錄、殆不勝煩、故用鋟木、列其次第、始以己意、繼以古作、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今以及古也。終之以文公大學或問第一章、第五章及心說者、蓋欲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


倩藏

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有在於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有負爲人之名、徒有此形而不能擴充此理也。諸生勉之、而今而後、東萊之眞儒、名臣、孝子、義士必相繼以起、風俗美而人性復其初、禮讓興而當然之道盡、庶幾社學有益於時、而生徒有益於用、則人亦不敢厚誣天下之賢矣。是爲序。

秋八月、丁繼母周孺人憂。 時祭上丁、將觀樂於大成殿、聞訃音至、卽解官去。卬悲號於私所、不旬

日行李蕭蕭、衰經以歸。治喪如其祖沒時、事畢郎葬、無所避忌也。其費傾囊、終制衰經未嘗去身。凡拜掃必親負土數籠、然後命子弟負之。周氏子二、曰楷、曰枋、先生撫而教之、不啻同母。

成化四年戊子、五十歲。夏六月、始建宗祠於城東里第。爲堂三間、嚴以門扃、式依家禮、祭用仲月、而先孟月卜日、月朔必薦、朝夕必拜。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立秋祭禰、忌日亦各有祭。初、閩人建祠者少、㮣先循古禮自先生始。後任南陽、出俸金

置祭器。器各有銘曰、王制云大夫祭器不假、曲禮云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段氏子孫、尚廑念哉。
成化五年己丑、五十一歲。訪隱士周廷芳於秦州之小泉。廷芳年幾四十、聞人講大學首章、脅然感動、遂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既見先生、相與講論性理、先生稱其助我。後每得廷芳書、質論精明、見道眞切、先生稱亟之、謂其人如金玉德音。又曰、吾廷芳造詣廣大高明矣。有贈詩曰、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

源源鼓動洛川波。風埃此　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餘音絃絕後、闢閩濂洛待君尋。至是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

訪張立夫於鳳翔。　立夫讀書多、守志定、力行勇、先生故與之交。後柬立夫云、觀來柬示斷然行之

之語、足見立夫進道之勇。老先生之録不出撤信二字、又見讀書之要。以如是之資識、加以持敬工夫、於道也直易易矣。岐周之鳳、復作盛世、殆將有望。後又遺以詩、絃絶音徵日已深、空將寶匣貯瑤琴。妖淫拍拍新聲起、平淡寥寥古韻沉。萬徑千蹊洙泗害、六經四子聖賢心。儒宗心學眞堪學、何必奔馳此外尋。

夏六月、丁誥贈文林郎太翁公憂。 太翁質直無僞、剛介沉靜。先生陞萊州時、翁寄書云、我兒居官

謹慎，與祖宗增輝，我又何慮。兒今幸遷郡守，又遺我冠帶，鄰里爲榮。兒可奉公守法，足見孝心也。惟願兒愛民如作縣時，守俸如做秀才日。家有田園，生計頗足，切勿爲我介意而累若操。但恨汝少弟失教，不肯讀書學禮，可以書責之。觀此言，眞不愧爲賢父矣。

成化七年辛卯，五十三歲。作旄頭唫。

唫曰：往時戊子見妖星，辛卯冬來彗又生。勃勃影橫千尺遠，稜稜光射十分明。東西南北皆行歷，上

下中臺盡掃經。最是九重憂念切、閭閻先問小民情。

冬十一月、子晟生。晟字德東、後爲歲貢生、未仕。

成化八年壬辰、五十四歲。春、聽選於吏部。秋七月、改授河南南陽府知府。時亢旱、先生未到任、入葉縣境、即撰文禱於社稷等神、雨遂霑足。先生凡禱於神、必誠必敬、不禱淫祀、亦不設齋醮、惟書己罪於所事之神、而每禱輒應。人多先生之誠、且重其素行合於神明也。南陽新遭劉石之亂、民甚

凋敝、先生極力撫之、民乃樂生、逃移者多復其業。冬十月、創志學書院於郡城之西。自記曰、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西百步許。其地十有六畝餘、内殿廡及棲息之處七十楹有奇、垣周若干堵、不知始於何時、而僧尼數百居之。壬辰秋、堅奉命來守是土。以爲教化者守之急務、政暇、呼耆老而告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彼爲僧尼者能絶夫情慾乎。其往復規喻、俾年少者皆有夫有婦、誰曰不可。否則吾將持之以法。旬日之間、果於吾言無所撓、

而室廬皆空矣。於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刊小學、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近五百人、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五人、以專訓誨。於臨衢之坊榜曰書院、中曰大成殿、肖至聖先師像、四配十哲東西列。歲兩釋奠、司教者主其事。旁曰企德、憲副陳公選所題。第歷代以來賢人、君子之宦於斯者、歲以羊二豕二祭之、於以覬後生小子有所觀感興起也。又覔旁曰志學。嗚呼、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

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蓋欲諸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也。倘志非此、則必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容爲事、而志非所志矣。學非此、則必以廣見聞、工文詞、矜智能、慕虛寂爲事、而學非所學矣。故欲學尹顏、非敬不可也。因又發其讀書所在、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一心主宰、曰萬事根本、曰常惺惺法、欲諸生心乎敬、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以爲大學之基址、進德修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幾顏學

可學伊志可志、不爲流俗之所染、勢利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不難也。齋之近東雜植花木草樹、生意藹然、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蓄碧蓮、曰獨愛。蓋取元公庭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及予獨愛蓮之說、欲學者之有所識取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題曰清風高節、學者遊息於此、凜乎歲寒之操、窮冬大雪而不渝也。諸生果能有得於此、庶幾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名爲不負、聖賢可學而至、堅於是院之作、不爲徒然矣。因書以

儒藏

志之。先生之創是院也，規制宏廠，條理精密，親書白鹿洞書院條教及文公增損呂氏鄉約於壁間，其教之學之者皆有成法，賞之罰之者皆有定體。暇則親造，勞其教者而課其學者，旋有芷之數本生於清風高節之竹林內。

成化九年癸巳，五十五歲。冬十月，創建節義祠。

先生題其門曰：「義重太山，貞柏歲寒，顏魯公勁節凌霄漢，貝金火烈，色尤高宜陽縣知縣趙英記曰：「太守段公治南陽之明年，以爲教養者父母斯民之

職、苟養而無教、富而不知禮義、則民生雖遂、民性不復、於爲政也何補。乃擇城西隙地、南北長以引計、凡若干畝、東西濶以丈計、凡若干步、垣圍於外、門蔽於前、中爲禮祠、塑以文王之母、孟母及公父文伯之母、皆善教子者。其兩壁繪古今烈女節婦凡若干、以當時志行之實、各備書於下。是舉也、始於成化九年夏六月、至是年冬十月落成、榜曰節義祠。歲時設牲醴祀之、蓋欲使觀聽者有所興起也。甲午秋八月、河南藩臬試士、英與公俱與試

事、遂以祠記屬英。公吾鄉之先達、抱負不凡、爲世通儒。其學上接濂洛關閩、出膺世用、宜其所至郡邑以教化爲先。夫太極之理賦於人、其爲性也本善、但氣拘於前、物蔽於後、而性之本然晦矣。矧天下之難化者婦女、自非聖賢之母氣粹稟純、如良金美玉、鮮能守正一時、敦化千古、若太姙而下諸有志節者之表表也。然則我公之建祠崇祀、塑像繪形、以昭示人之耳目、其感發爲無窮矣。今而後、邑之閨闈婦盡婦道、母盡母道、禮義之天俱自我

公啟之。間不幸而遇夫亡事變、必能厲志秉節、嬿美於古之人也、其關於風化豈小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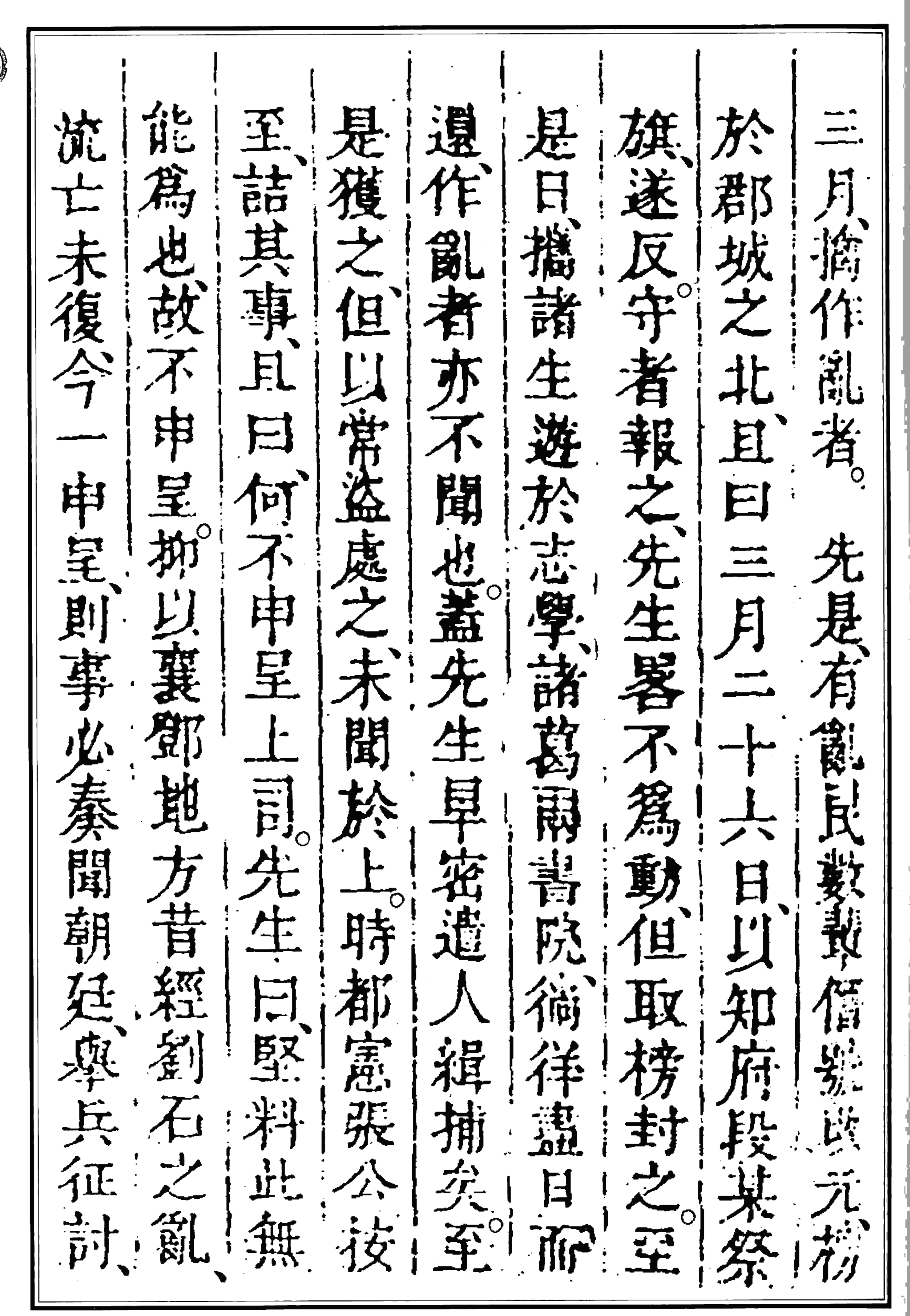
奏旌表節婦至再、許之。先生治重教化、民恥舊俗。況節義祠之建、先生尤為注意、數年之間、貞女節婦彬彬輩出、如郭妙材方聘未嫁而夫亡、舉人李曉妻王氏夫亡、恐父母舅姑奪其志、皆自盡。先生為之奏請旌表至再、命下、為文祭之、題其綵旌曰、旌揚女伴全貞女、激勵人間失節人。

成化十年甲午、五十六歲。　重建諸葛書院於臥龍

岡。

以新野縣乾明寺殿爲南陽儒學禮殿，移舊禮殿爲諸葛先生祠，以南陽開元寺三間爲祠之前門，又以新野縣安樂寺木石瓦甓爲祠之兩廡，共十楹。祠後爲亭，顏曰草廬。從南陽千佛閣於廬之北，遷陳公所建舊祠於廬之南。其下兩翼，又爲十楹，擇府縣學生有志於學者肄業於此，且爲文祭之。

春二月，子炅生。　炅字德光，宏治乙丑登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卒後從祀鄉賢祠。



三月、擒作亂者。先是、有亂民數輩僭號改元榜於郡城之北、且曰三月二十六日、以知府段某祭旗、遂反。守者報之、先生略不爲動、但取榜封之。至是日、攜諸生遊於志學、諸葛兩書院、徜徉盡日而還、作亂者亦不聞也。蓋先生早密遣人緝捕矣。至是獲之、但以常盜處之、未聞於上。時都憲張公按至、詰其事、且曰、何不申呈上司。先生曰、堅料此無能爲也、故不申呈耳。以襄鄧地方昔經劉石之亂、流亡未復、今一申呈、則事必奏聞朝廷、舉兵征討、

彼之反、謀既不能已、而地方又受害矣。縱使必反、聖人謂國君死社稷、堅死亦所當然也。張公默然。復問曰、君詩謂不有顏家兄弟在、綱常擔于著誰挑。此時誰能挑之。對曰、莆田彭韶可。張曰、此非君不足當也。

夏六月、刊二程全書。序云、天地未開闢、有天地必開闢之理。天地既開闢、有必生聖賢之理。聖賢既生、有必建極立言之理。何哉、生生之理自不得而止也。生生之理既不得止、其開之闢之、豈得而

止乎。伏羲神農黃帝生卦畫律呂、神化宜民之道亦從而生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典謨訓誥、周官周禮之書亦從而作也。孔顏曾思孟繼詩書禮樂春秋、學庸論孟亦從而繼也。周程朱張數君子續太極、易通、正蒙、西銘、四書六經傳註亦從而續也。其所以生作繼續者、蓋生生之理自不得而止也。先正薛文清公曰、無孔子無六經、無二程無四書。因知有天地即當有聖人、有聖人即當立言以垂訓。天地之開闢、乃天理之不容已。天地之生聖

人、亦天理之不容已也。聖賢之生、雖窮達不同、而建極立言、又豈天理之得已哉。天地乃不言之聖賢、聖賢乃有言之天地、聖賢之功大矣。帝王之書幸得覩於煨燼之餘、而有宋數君子、獨朱子大全行於世、而周程張之作、迹間有傳者、全集則未之見也。成化八年夏五月、予服闋至京、監察御史閻公子與出其家藏二程全書、緘以付襲、謂予曰、是書李文達公昔居禁密所纂、予任南郡時、又旁搜博訪、幾十年始得其全。文達既命以名、又爲之序、

今將十年尚未行世。子其爲我壽梨可乎。於是以書及後序授之。未幾子守南陽、蒞政之初、商確於同寅諸公。皆曰伊洛全書、人不得覩久矣、誠盛世之闕典也。彼糜費金貲者汗牛充棟、可謂勞矣、於民彝世教何益哉。今使人人傳誦程氏書、天下後世豈不幸歟。廼始事於是年冬十月、畢工於十年夏六月。躬三對讀、剗去錯訛、咸謂宜序於後以識歲月。子因書天地之開闢、萬物之有生、必得古之數聖人裁成輔相、以成其變化。數聖人之繼天立

極，必得孔顔曾思孟發明其所以參贊之理。孔顔曾思孟之心，又必得濂洛關閩數君子，而後知之真而有以發明，使天下後世得以共知共聞，尊而行之也。安知天下後世不有求二先生之心，得任斯文世道之重，而繼往開來者乎。吁，程朱之書，今幸獲覩其全，而周張之書，必有樂道之君子，用心搜輯，以惠夫天下後世之嗜學者。

成化十一年乙未，五十七歲。春，入覲京師。

是年，有一卒在逃者，銜先生之刑也，乃犯駕誣奏

先生以不法數事。先生方陪祀、略不介意。入郊壇

徐行間、一中官問曰、公何官也。答曰、南陽知府段

堅。中官曰、汝何不懼人之奏而從容如此。答曰、內

省不疚、自有公道、夫何懼之有。中官異之、乃邀先

生飲、先生辭以疾、既而懇勸、先生曰、聖上齋戒、爲

臣子者乃肆飲縱、聖上不知、天地鬼神可欺乎。中

官益致敬於先生、而爲之營救者多方。既法司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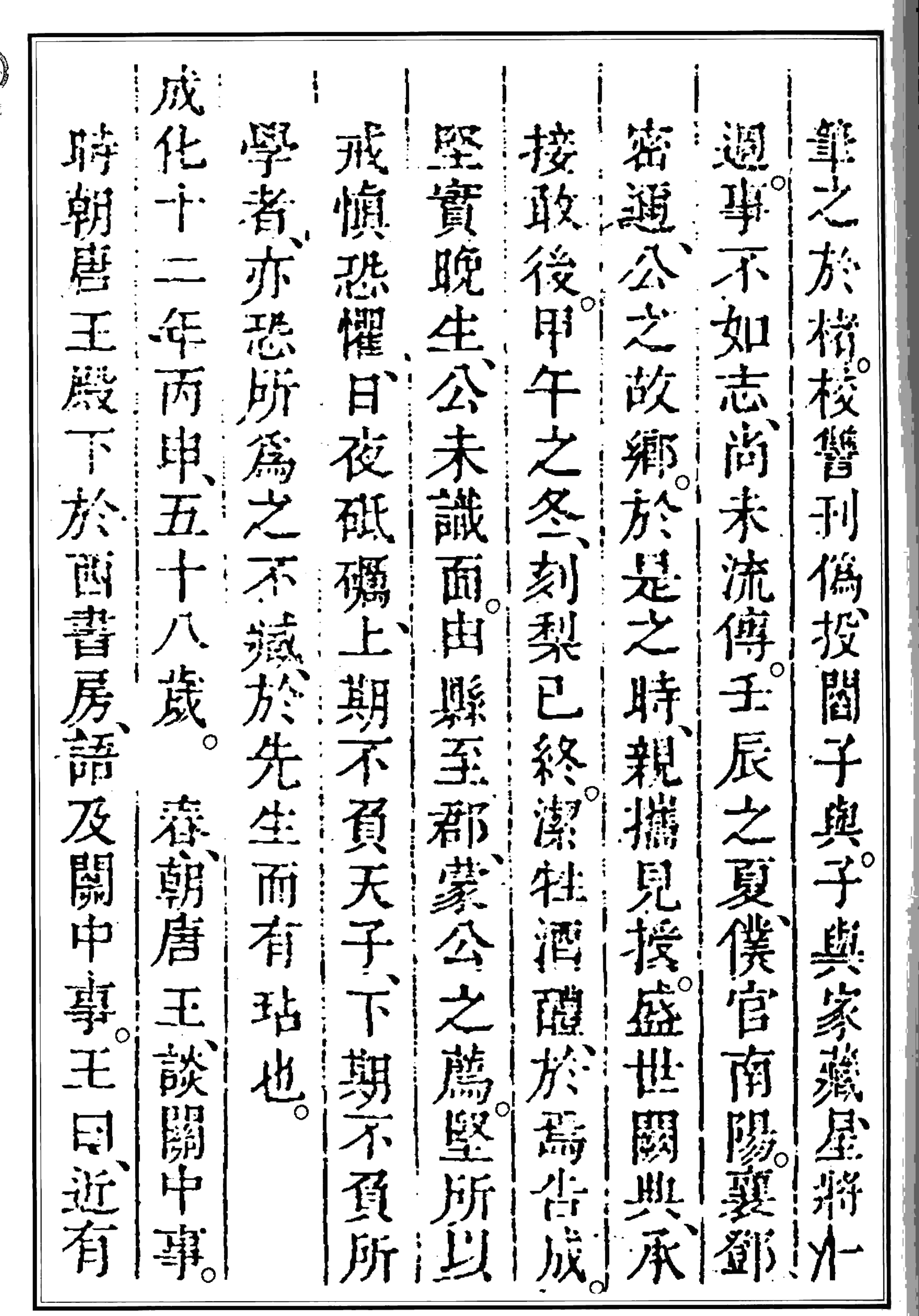
之、果皆誣妄、誣奏者發口外充軍、而先生復任。或

謂宜謝此中官、先生曰、彼亦爲國、又何謝爲。且結

交近侍、國有常憲。

秋九月、考績於吏部。兩請老、不許。

遣祭太保李文達公於鄧州。其文曰、嗚呼、世遠人亡、經殘道晦。千有餘年、人私學異。至於有宋、兩程勃興。表章四書、大明六經。曰義曰利、孰重孰輕。曰理曰欲、絲析毫分。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光明前古、惠澤後世。二程去今、四百餘年。書集散失、不覩其全。公在禁密、博訪旁搜。壓潰衣襟、未嘗少休。加以歲月、始克完備。既定以名、又親爲序。總爲十帙、



筆之於楮。校讐刊僞授閻子與子。與家藏屋將朴

適事。不如志、尚未流傳。壬辰之夏、僕官南陽。鄧

密邇、公之故鄉。於是之時、親攜見授。盛世關與、承

接取後。甲午之冬、刻梨已終。潔牲酒醴、於焉告成。

堅實晚生、公未識面。由縣至郡、蒙公之薦。堅所以

戒慎恐懼、日夜砥礪。上期不負天子、下期不負所

學者、亦恐所爲之不臧、於先生而有玷也。

成化十二年丙申、五十八歲。　春、朝唐王、談關中事。

時朝唐王殿下於西書房、語及關中事。王曰、近有

客來、云阿房未央惟基址而已。先生對曰、殿下此言誠可爲後世法。時王亦欲增修宮殿、先生復作詩上之曰、客來向我說關中、秦漢於今事不同。基址盡埋深草裏、阿房宮與未央宮。唐王增修之意遂止。

治文廟祭器、以銅爲之。

成化十三年丁酉、五十九歲。春二月、刊崇正辯。

大學士邱濬序其畧云、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豈至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

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爲出家、則眞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爲出世、則眞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人耶。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閉其氣之所由續。噫、確然隤然之閒、而無蠢然者嬗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爲天地哉。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使吾人從其

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眨天地，中誤世主，下惑生人。世無古今，地無中外，人無智愚，莫不恬然安之，以爲當然，利而慕之，覬其所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宫室日廣，徒侣日衆，論説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將與天地相終始，其爲世道人心之害，豈僅如孟子所闢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傳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深切。然皆舉其大

綱、振其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者、彼猶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胡致堂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爲卷三、爲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援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了然於心目之間、使爲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沉溺深錮、口或肆然以辯、而

其心亦將帖然服矣。予早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文讀之，欣快者累日，而未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俞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陽府，乃以授之，欣然正其訛誤，用壽諸梓，使天下後世知其爲私爲邪，爲非爲妄，而世道人心賴以不墜矣。

請老於都憲原公，不許。其書曰：嘗聞司馬子長云士伸於知己而絀於不知己。謝疊山云，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

下之義士。先生行天下仁義之事者，生取法於先生之所行仁義也。向者僕官福山，值考滿至司，人有訟僕受人白金三百兩，議論沸騰。先生與曾方伯面諭僕曰：「爾可暫還福山。」僕曰：「還太原蘭縣則可，還福山則不可舉足一步。則所曲在我矣。」二先生首肯之，遂暴白此心之事於衆人。幸全中年之節，二先生之賜也。後家有大故，生不得侍顔範幾一周星。僕齋居獨處時，每仰天誓心曰：「丈夫處世，以身家許國，以公道天理報知己。昔少而今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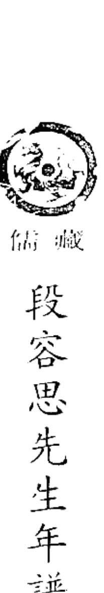
而老、夷險須一致，始終須一節。成化八年秋，來官南陽，方單旅新過之後，諸王府第繼作，倉廩庫藏蕩然空竭。窮鄉僻野，重困於敲骨擊髓之艱，寡婦孤兒不勝夫啼天哭地之苦。此時蓋造營作並興，又恐顛連無告之人，剝削於豪橫之手。因自思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乃移文當道曰，彼彈丸黑子之地，治之固非所難，第白首許國之心，亦恐因時掣肘，于是不顧羣言，於奸人惡少有犯，抵其罪追贓。凡百建作，多取於平昔官府無可奈何、吏胥不

致至門者。以故無稽之言、不根之論、匿名文字、不下百千、似是之談、豈止十倍。或因朝覲、買人犯鸞奏陳、或因親識而激怒當道、或用心腹假爲犯人於府中密察、或用數十人於府前行事。惡之恨之、如抉如杵、如粃、鋤治揚簸、不去不止也。五六年於斯、如蹈虎尾、如履春冰、岌岌然其危懼去。歲七八月、知先生節臨太山北斗之神、無日不懸懸、僕自謂積歲填膺之忠憤、庶可伸矣。不意曾子殺人之言、三至不止、先生始疑之、中察之、終於釋然。俾僕之心

事，又暴白於天地鬼神，以幸晚節之全，又先生仁義之賜也。先生今昔以天理、以公道知僕，厚僕，而保全中末之節如此，諒非草木鳥獸，沒世之下，敢忘是天理公道之心哉。古語云：受人恩而不悖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僕既不敢置身於卑汚苟賤之地，負仁人義士之所知，又豈敢忘所知厚德，不忠不孝，而負爲人之名哉。或曰：爾於他人則膝行蒲伏，奔走承令之不暇。今先生知汝之深，待汝之厚如此，汝守南陽，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致地方多

事，而不從事効力左右，顧乃推奸避猾，病於家三月之久，非詐即傲也。僕應曰，邵子有言，只被世間多用詐，遂令天下盡生疑。如子之言，誠有可疑，但事衆人務在包荒，事正人當以正理，事先生而不以正，可乎。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張子曰，傲凶德也，君子所不爲。足恭，小人之態也，聖人所深恥。語曰，其事上也敬。驕非敬也，諂亦非正也。我先生任世教綱常之責者，豈敢以淺淺事之乎。僕驕不敢，諂亦不敢也。或又曰，如子之言似是矣，何

以致人多訟。子必於不睹不聞、暗室隱微之處不能上師先聖、下及羣賢、自欺其心多矣。僕又曰、僕不能窮理格物、過失之多、雖更僕不能悉、但視所診何如人耳。有德有言之君子、僕得罪不可也。窮鄉僻野之小人、僕得罪不可也。貪殘豪横之奸人、僕不得罪尤不可也。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況明公道終難泯、暗昧私情到了知乎。彼果顯然指陳列數僕之不法、僕於收支領用錙銖尺寸、皆有籍可查、有人可問、僕心幽庶可對於天地鬼神矣。



彼若於矇昧而中傷之，天道好還，皇天后土必扶持公道，終必有報也。僕內省不疚，無愧於心足矣，敢喋喋於先生者，特先生知之深，愛之厚，所謂仲於知己而絀於不知己也。謝疊山曰：緣贄行藏，堪點檢，白頭去就要分明。況僕前年於吏部告請二次，欲歸田里，不許。我先生於六十歲老書生，肯憐而不責，又念晉山汾水之同，於軺車旋京之日，與吏部直道僕可去之狀，曰南陽段某兩目昏花，不能僉判，頭眩齒落，心志瞶亂，肩臂不能屈伸，以此

得歸田里，是先生保全僕始終之節，而省爲人所排擠，又蒙先生之所賜，所謂生死骨肉者，恩何既耶。○先生其憐而察之。○時原公按臨襄鄧，始猶惑於浮議，後得其政教之詳，甚重之。○

成化十四年戊戌，六十歲。○入覲京師。○

時有屬縣尹不職者，爲當道姻屬，先生直書其考，幾七十餘字，然二司皆以爲好官，先生獨不許也。○冢宰尹公某、都憲王公越猶豫久之，先生曰，如某言是則宜去此官，如某言非則宜去某，以爲嫉賢

者戒。冢宰、乃奮筆除之。時人有厚於先生者曰、彼尹聯姻權貴、宜少廻避。且言、何不畏之。先生曰、是非之公、不可以勢而枉、固然也。況天理在上、何畏之有。後此尹誣稱先生之非、以奏、竟寢不報。開封府一州守初到官、未諳事體、然廉慎可觀。二司欲去之、先生爲辯於冢宰、遂留之。其人謁館謝、先生卻之曰、爲國薦賢、何謝之有。其人愧感而去。

奏乞致仕、不許。　疏曰、竊臣年已六十、眼花頭眩、簽書維艱、不堪任事。成化十四年、吏部彙官揀選、

臣自揣衰朽愚戇，必然退黜，不意仍留臣回任管事。臣竊思忝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臣實係年老，不能上體朝廷愛養元元之心，而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顛連無告之人，未能一一遂其生；鄉閭里黨，凡民之俊秀，未能一一復其性。是食焉而怠其事矣。倘天譴臨之，何以逃遁？況郡劇才疎，治理無狀，若不自陳，是臣先自欺，而又欺朝廷矣。如蒙准奏，乞放歸田里，別任賢能，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不允。

儒藏

成化十六年庚子、六十二歲。夏四月、子暘生。

秋九月、剏建豫山書院。河南布政使陸淵之守敘州時記云、距南陽郡城北十里許、有山曰豫山、背陰面陽、襟帶襄楚、山之半林木深美、有伏流焉、瀉而爲方池者三。其麓有三太守祠、祀漢召公信臣、杜公詩、晉杜公預。祠外有田三百五十畝、前此實僧寺也。今守蘭州段先生謂表勵先賢爲風教之大、而淫寺不可不伐也、將有事焉。僧一夕遯去、乃更三公像於其中、俎豆之。又伐大王廟徙星三

間於其西爲齋所五間於其東以潔牲。又爲書院市巨材，構廣堂五間，高亢軒豁，平視千里。前三間，左右各五間，命儒生數輩習靜於此。又從新野安樂寺鑄樓於山之巔，池中種蓮，庭下雜植花卉。先生於官暇與名賢巨卿或一遊焉。仰止高山，坐挹曠野，動植滿前，生意可掬。進諸生於堂下，議論道德，斟酌文詞，而胸次灑落，有周濂溪光風霽月氣象，不知人世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歲壬辰，淵之以祠部奉使過南陽，始與先生識，握手歡如平生，得

觀其所刊二程全書、文公小學、胡致堂崇正辯、知其爲政有古人風、心竊重仰。庚子、又以敘州職事入覲、出南陽、得遊臥龍岡、謁其所創武侯祠及諸院。明年覲還、借楊城西書院。書院之東有節義祠、皆故尼寺也。院集屬州縣佳子弟餘六百人、擇諸生之秀者爲之師。其教自小學始、書聲琅琅、晝夜不輟。膏火之費、以田之入給之。蓋以兩寺之尼盡妻士民之無室者、而空其廬也。茲遊、乃獨後焉。噫、先生之心亦勤矣、誠知所本矣。三書院淵之皆遊覽、

其形勢風物之勝，亦有品地，此爲最，城西攻之歟。龍岡又次之。然孔明、伯仲、伊呂，萬世典型，二書院所未有也。爾諸英俊，學於此者，果能夙興夜寐，不自棄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將見心術端，學術正，日造於廣大高明，而有猷有爲有守，則書院所祀之諸賢，達無難，後先媲美矣。其所成就，豈不偉哉！此先生興教之本心，而亦南陽山川之望也。敬書以竢。

成化十七年辛丑，六十三歲。秋七月，自南陽致政

歸。

斯歸也。或勸其考滿。先生曰、明主之恩、萬一未報、固當磬策老朽以圖報稱。第覺力衰、不堪吏事矣。先生之去郡也、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僚采治屬思其訓誨及相處之厚。郡民皆扶老攜幼送之、莫不垂涕。唐王送以詩、有九載每資忠讜論、一樽難盡離別情之句。而士民有識者、亦多以詩文餞、其善政善教、蓋贊不容口云。 先生在南陽、威洽愛周、令行禁止、奸猾屏跡、善良遂生、吏胥不能肆其奸、

仲尼亟覲不得行其術。雖王公之貴,不能擅得民之寸土。教化大行,人知禮義,其造就人才之意尤至。凡厮役吏胥有可教者,亦皆拔而置之左右,教誨如子弟。先生之友楊君善仕湖廣,以疾卒於官,其妻扶櫬過南陽。先生憐其貧,既賻送之,又以詩達沿途之居官者曰:一家六口仕荆襄,半載夫亡子亦亡。路上若逢同道者,孤兒寡婦遠還鄉。見此詩者,胥爲之盡心護送。後家居,門人王鴻儒寄書云: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

有王道而不知有霸道、知有關雎麟趾之風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俗者、皆先生之功也。生於先生當以肇修人紀之功歸之。生在幼時、蠢不曉事、使非先生一引手而援之、將不知其伊於胡底矣、豈特枉過一生已哉。按鴻儒初爲府佐書、先生見之嘆曰、風清神澈、非塵埃中物也。留署中、親課其業。入郡學、提學陳選閲其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尋發解、成進士、歷官祭酒、尚書。其他若張景純、熊紀、韋由科目出身者、蔚蔚彬彬、皆躬蹈義

理之學、爲不負先生之教云。

秋九月、子晨生。

成化十八年壬寅、六十四歲。　秋九月、葬故友唐廷器。

廷器、方伯石公壻也、先生自少與之契、剛介恬退、有古人風、先生甚器重之。後領鄉薦、令山西浮山縣、尹以不善逢迎爲當道所嫉、罷歸耕畝自給、困極屢空、未嘗干人。至是以疾卒、貧不能葬、先生爲營其葬事、作詩哭之、而并誌其墓。

成化十九年癸卯、六十五歲。構東園南村於城南。
先生徜徉唫咏、手錄成帙。自序云、靖節陶公清風
高節、百世師也。少慕其人、讀其詩至移居第一及
飲酒第八、深與意會。於是買地一區於南山之麓、
土屋數弓、僅蔽風雨、俛仰於中、顏曰南村、曰東園、
取詩之首句昔欲居南村、青松在東園之意也。東
園實有其處、南村特寄名耳。近於城南蘭山稍西、
距東園里許、市地一二畝、移南村在彼、策杖往來、
水光山色之間、頗有眞趣、且酬昔志、遂自爲賡唱、

凡四十首、題曰東園南村唫稿。　詩附八首。南村卜地遺餘問、水綠山青杖履閒。風月亭臺誰得占、鷺花富貴我先扳。追陪益友聞高論、景仰前賢讀訂頑。理欲介然明白後寸心似覺與天寬。　南村近卜遠塵寰屋下溪流屋上山。身外利名雲淡漠、眼前世事鷺安閒。清風明月詩排遣、益友良朋自往還。衰朽自慚無用者、五更夢不到朝班。　南村攜杖過東園、碧蘚蒼苔屐齒痕。春暖鳥聲喧藥圃、景幽人、說似桃源。徜徉剩有煙霞富、瀟灑了無塵

俗煩。老我太平時世裏、君親未報一分恩。歸來卜宅在東園時景清新不盡言。草樹雨餘山有色、池塘風靜水無痕。花香野岸供唫興、鳥弄歌聲近酒罇。桃泛溪流塵俗迴、何須別訪武陵源。功業無成世路難、歸慚霜雪白盈冠。雲霞去住相牽引、塵俗紛紜不暫干。有酒有詩延客話、無榮無辱喜身安。蘭山雨後清如洗、獨立支頤自在看。年老疎慵合掛冠、掛冠事事得心安。詩書禮樂教兒習、禴祀烝嘗在我彈。雙鬢已添新樣白、寸心不改舊

時丹。綱常事大如天地、有志爲人敢自寬。　山靜雲閒我亦閒、我閒移住白雲間。陰消陽長易堪味、古往今來事可攀。守死張巡眞節義、偷生焉道太癡頑。程朱所學非常學、學此方知眼界寬。　行難始信止尤難、行若難時可掛冠。酒有淳漓惟獨酌、事無巨細不相干。義高是處言堪發、理順於人心自安。三十六宮機復姤、山間林下靜中看。　先生家居恪謹祀事、事兄椿甫盡弟道、至爲之執鞭控馬。宗族之女未嫁者、皆爲擇婿。其鄉曲後生至者、

語子以孝、語臣以忠。雖相談終日、無一閒言。處往實歸、無不敬服。出入必冠冕、或步履、或乘小車、徐行以適故舊、相欵曲焉。家規酌訂鄭氏行之。凡新物及甘旨、未奉先、未供親、不敢輒入口。閨門有理、中饋皆賢、無敢反目者。人非至親、雖五尺之童不得入中門。臧獲棲息、各有定所、不得至內寢。再醮之女、雖同族亦不容往來。嘗曰、吾死後、即閨闈豈能保其節義、但活一日須要正一日綱常也。先生雖居家、聞朝廷一政令之失、必憂形於色、若病者

然。

春二月、子昊生。按先生殁時、遺子七、晟、昊、昴、昜、晨、晏、昊。今譜載五人、而遺昴、晏、豈過繼耶、抑遺而未載耶。殷公謹識。

成化二十年甲辰、六十六歲。春三月、先生卒。

先是癸卯冬、先生夢中得詩云、行過花深處、驚起子規鳥。聲聲向人啼、不如歸去好。先生曰、吾已歸矣。而得是兆、想不久人世也。是年正旦、先生循平生楪蓍以卜一歲之吉凶、得蒙之旅。至二月、忽寢疾、夢中念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覺、問其甥

鄉貢生蕭憲曰、此何卦爻。答曰、離之四也。至三月二日、命憲揲蓍得兌卦。先生覽畢、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辭者再、遂卒。卒之日、肅王甚傷悼之。凡仕於蘭及蘭之親舊、莫不奔哭寢門、有至嘔血者。李公用中誌其墓、門人輩私謚曰文毅先生。

秋八月、南陽人士奉先生木主於書院之名賢祠。訃音至南陽、郡人作木主奉於企德堂祀、以少牢、父老無不泣下。 先生始以柏軒爲號、後以南陽所得、復號海嶽清風。晚年顔其所居曰容思齋、陸

淵之題曰、南陽段先生以容思名其齋、謂寻宜有言問之、曰義取九容九思也。噫、君子哉、先生之用心也。九容以治其外、九思以治其内。内外交治、修身之事畢矣。寻則願先生書九容於座右、九思於座左、常目在之、則任重道遠之守、廣大高明之致、益以精純而聖賢之域優入矣。學者因稱曰容思先生。後正德中、山東劉公過蘭、語人曰、容思先生殁、寻嘗至其家、見其居室奉先之地甚嚴也。見其器物、籩豆爵斝甚備也。觀其典册、六經子史充棟

也。問其市廛，未有也。問及田畝，不及頃也。其子弟蕭然，如貯索也。嗚呼，以如此之眞儒而卒不致於崇顯，孔子之所謂命也。

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　秋七月，南陽人士建專祠於府治。時先生殁三十四年矣，郡人追慕愈深，具呈先生善政於巡按毛公，議建專祠於府治之左，設像以祀。門人工部尚書柴昇作記，戶部尚書王鴻儒書丹。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冬十月，巡按朱公建名

臣坊於里第。朱公諱徵、南陽府唐縣人。巡歷至蘭、瞻拜遺像於舊廬、移檄議動贖銀百兩、豎坊於東郭通衢。時先生殁六十年矣。又二十年嘉靖壬戌、巡按耿公定向訪知先生履歷、移檄議動贖銀二十兩重修。後二條曾孫段一臣增補。

殿公聞諸族老云、容思文集及柏軒語録俱存於家、有學憲某公按試蘭州、借去、分散各學、鈔録鈔畢、以零篇付某教官、從此失傳。此亦我族人不善討取之過也。追懷往事、彌增悚惕、倘海



内君子有藏此二書者、或刻、或鈔、郵寄敝廬、則
殿公感且不朽、行將重謀付梓矣。

段容思先生年譜後序

灤中教授公槐庭先生爲蘭州段容思先生後、先生嘗持一册、託僚友張讓伯先生曰、先文毅公年譜流傳三百餘載、祇繫鈔本、其間譌謬脱落、必得篤學者詳爲參校而後可以授梓也。讓伯先生受而閲之、悉加訂正、且爲之節其浮漫、歸於莊雅、稍變彭少保之體例、而文仍如其舊。校畢、語馨曰、此書爲理學眞傳、君其再加校正。馨讀而竊歎、謂鄉先達以如是之學而居官清介、立品卓越、其文詞俱從至性中流出、故

一話一言、無不沁人心脾。讀其書、論其世、忠孝之心可以油然生矣。而尤可异者、排斥二氏、不臧昌黎。昌黎僅見於文辭、先生則已人其人、化其居、使先聖之道燦著於僧寺道觀之間、從游者動數百人千餘人。合一郡而計之、其見化於先生、蓋蔚蔚然遠近林立矣、豈徒取科目、躋膴仕、膺一世之顯宦而已哉。陳白沙先生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也爲人、謂其能明體達用也。如容思先生者、可謂不負斯言矣。獨憾謷以庸愚下士、于學渺無所得、而亦獲附名末簡、其覥顏

又當何如乎。槐庭先生年高德邵，學問深而謙冲彌摯，宜其不愧爲理學後進之云。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繼志述事，孝之大者也。先生於先世將墜之緒，能振興於數百年之間，則容思公藉此不朽，而先生繼述之功，詎不偉歟。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秋九月，南鄭後學王德聲頓首謹撰。



跋

殷公　敬閱族譜、我家世自鳴鶴公起至殷公凡十四世、其中登進士榜者四人、三世容思公諱堅、四世河濱公諱昊、六世東川公諱纘、七世后川公諱補。登賢書者十一人、五世鳳梧公諱在、六世某公諱綏、八世蘭陽公諱欽、蘭曲公諱鍠、蘭芬公諱鎹、蘭某公諱鏘、九世某公諱應甲。從祀鄉賢者三人、容思公、東川公、后川公。祀忠烈祠者一人。七世宇辛公。其他選貢、歲貢以及博士弟子員凡數十人。然皆在故明之世、迨我
朝定鼎以後、科名寂寞。殷公　乾乾窮年、僅列副榜、而柏軒公之道德文章、竟邈乎其不可追矣。俯仰今昔、

不能無望於後之克紹先業者。

道光四年秋七月、漢中府儒學教授、乾隆丙午科副貢生、第十四世孫段殿公謹識、時年七十有四。

十五世孫段志忠恩挍刊

洋縣蘇玉麟天石氏受謹

校記

①程灝：當作「程顥」，宋河南二程之一也。



陳白沙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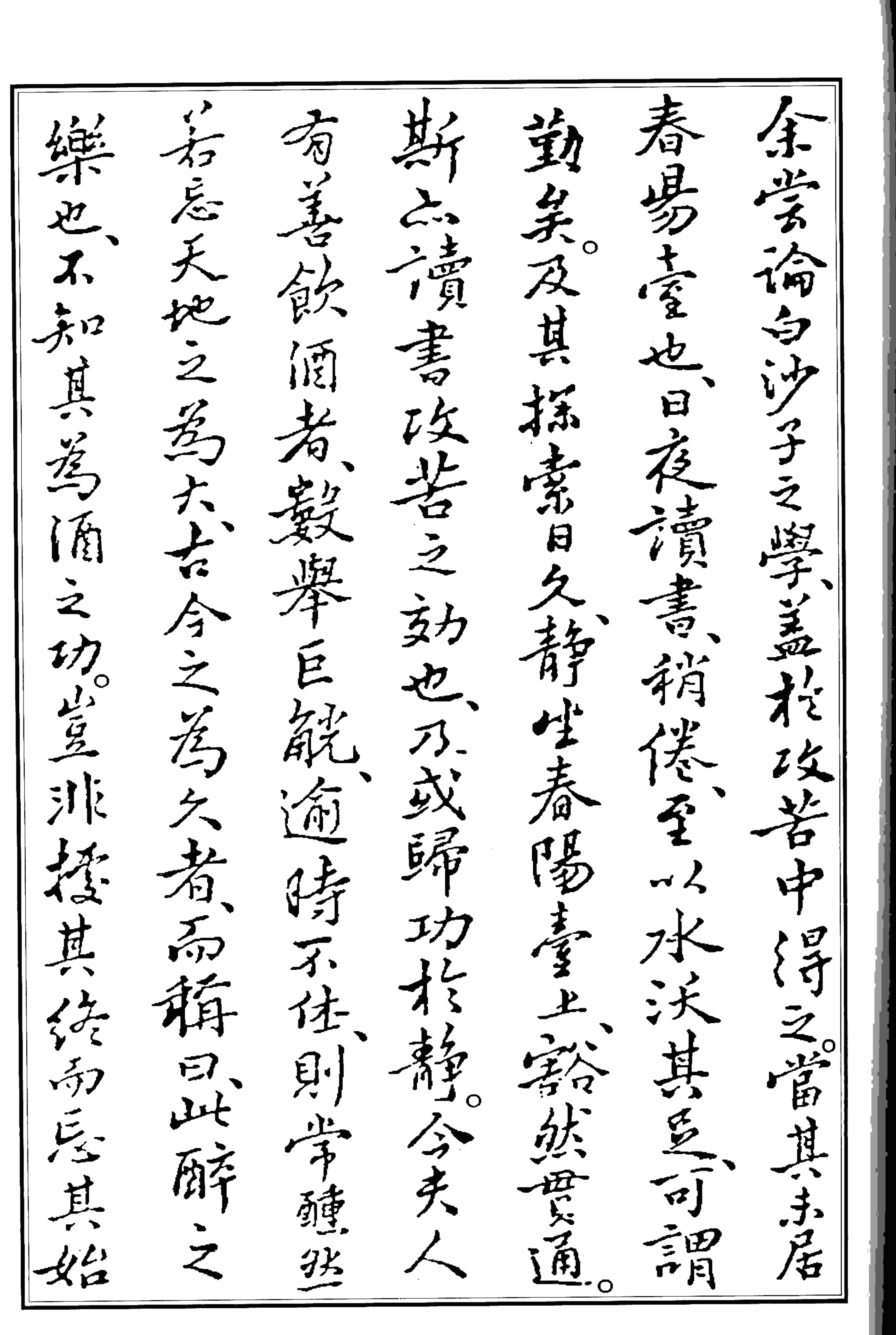
清・阮榕齡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咸豐元年刊本

《陳白沙先生年譜》二卷，卷首一卷，附《白沙叢考》、《白沙門人考》各一卷，清阮榕齡編撰。清咸豐元年新會阮氏夢菊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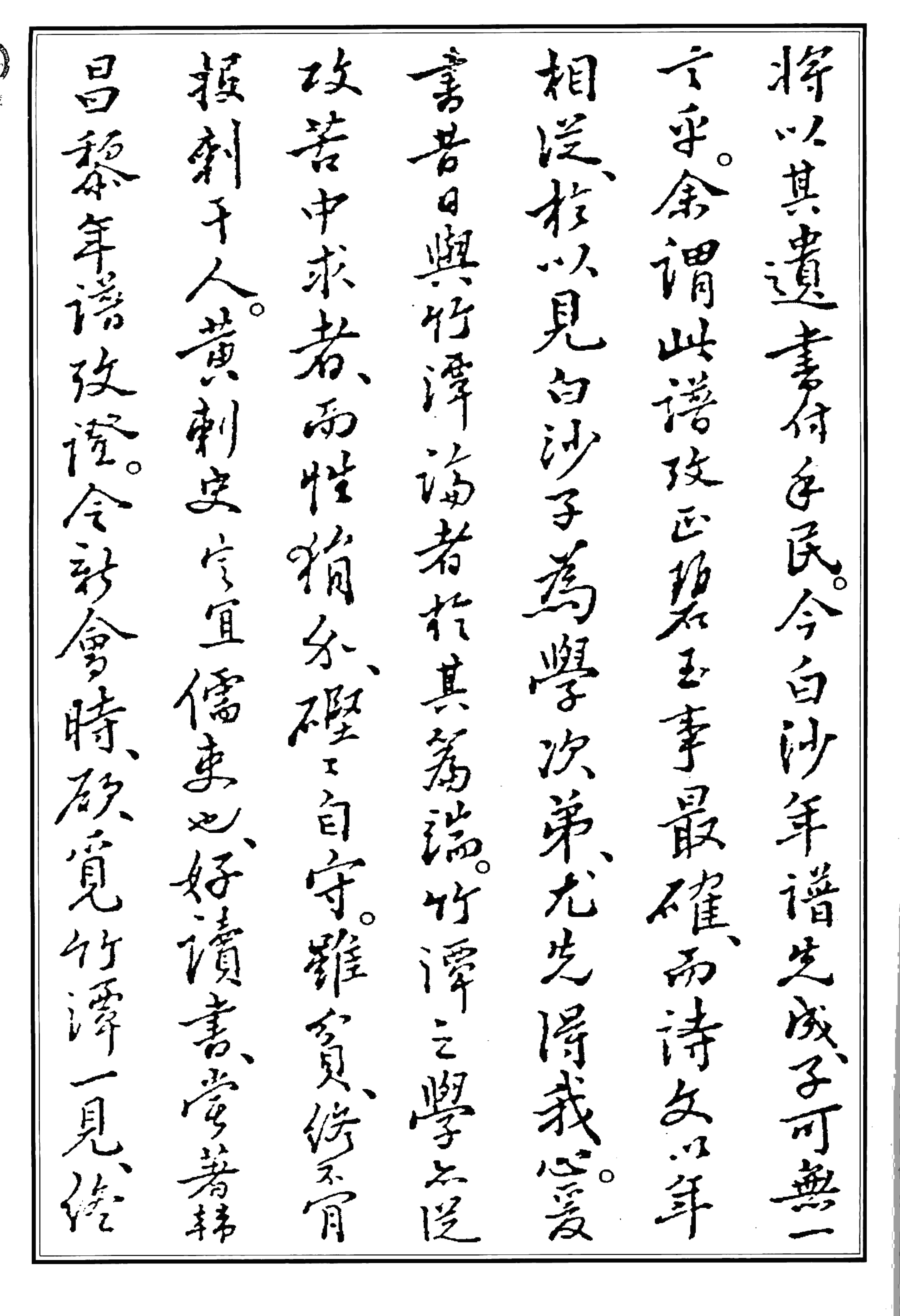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字公甫，號石齋，明新會（今屬廣東江門市）人，居白沙，後人因稱白沙先生。明英宗正統十二年舉人，兩赴禮部會試不中，乃從江西學者吴與弼講學，居半載歸。成化中以薦入京，復乞終養，授翰林檢討以歸，自是累薦不起。設教十餘年，弟子衆多。其學以静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静中養出端倪。開創白沙學派，又稱江門學派。著有《白沙集》、《白沙詩教解》。弘治十三年卒，享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謚文恭。《明史》卷二八三《儒林傳》有傳。

獻章年譜凡三種：明萬曆年間刊《白沙先生文編》附有《白沙先生年譜》、《遺事》一卷，爲王弘撰編撰，概述生平，較簡略。清陳遇夫撰《白沙陳子年譜》一卷，正譜記述簡略，而附録資料頗多，見清康熙五十三年刊《白沙陳子語録》卷三。本譜爲道光中新會人阮榕齡所編，其徵引典籍達一百五十種，用力之勤，可以概見，遠優於前譜。譜前首列序、例、徵引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提要》、《明史》本傳、行狀、寫真像、白沙村圖、世次，然後爲正譜二卷。《白沙叢考》則分爲生卒、德容、學行、本集考誤等二十餘目。《白沙門人考》則考述門人一百七十人，可謂富矣。編者治學謹嚴，頗具史才，凡徵引詩文，必取年月確知者，節取一二語以爲證，既可取信於人，且有文簡事富之效。又採摭既富，記載叢出，必有不可盡信者，編者必加案語以辨證之。或事涉隱諱，記載不明，以至人物之名諱、籍貫、仕宦皆不能詳者，則必詳注以便讀者。又所引資料，皆注明出處，頗便讀者覆檢。此譜堪稱年譜類之力作，洵爲研治明代學術者不可或缺之書。



余嘗論白沙子之學、蓋於攻苦中得之。當其未居春陽臺也、日夜讀書、稍倦、至以水沃其足、可謂勤矣。及其探索日久、靜坐春陽臺上、豁然貫通。斯亦讀書攻苦之効也、乃或歸功於靜。今夫人有善飲酒者、數舉巨觥、逾時不住、則常醺然若忘天地之爲大、古今之爲久者、而稱曰、此醉之樂也、不知其爲酒之功。豈非援其終而忘其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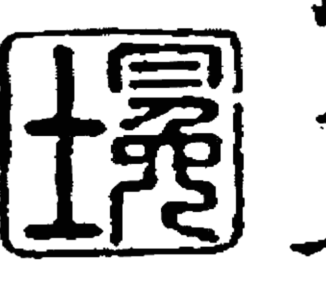
歟。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若是已矣。今讀其集，分年求之，用功之次第尚可見。惜當時編輯未及此，遂令後人罕有能窺見其學者。己亥歲，余與阮君竹潭同纂新會縣志，纂及之。竹潭題余言，乃出所著白沙年譜相示，且以副本留余所，曰：幸暇時爲我訂之。余數年未有以報。去年冬，其弟紫蒲訪余於御波廣廬，曰：竹潭死矣，


將以其遺書付手民。今白沙年譜先成，子可無一言乎。余謂此譜攷正碧玉事最確，而詩文以年相從，於以見白沙子爲學次第，尤先得我心處。書昔日與竹潭論者於其篇端。竹潭之學亦從攻苦中求者，而性猶介，硜硜自守。雖貧，終不肯投刺干人。黃刺史定宜，儒吏也，好讀書，嘗著韓昌黎年譜攷證。令新會時，欣覓竹潭一見，終

不可致。其詩文幽曲峭析，如其爲人。

咸豐二年夏五月，勉士弟羅釗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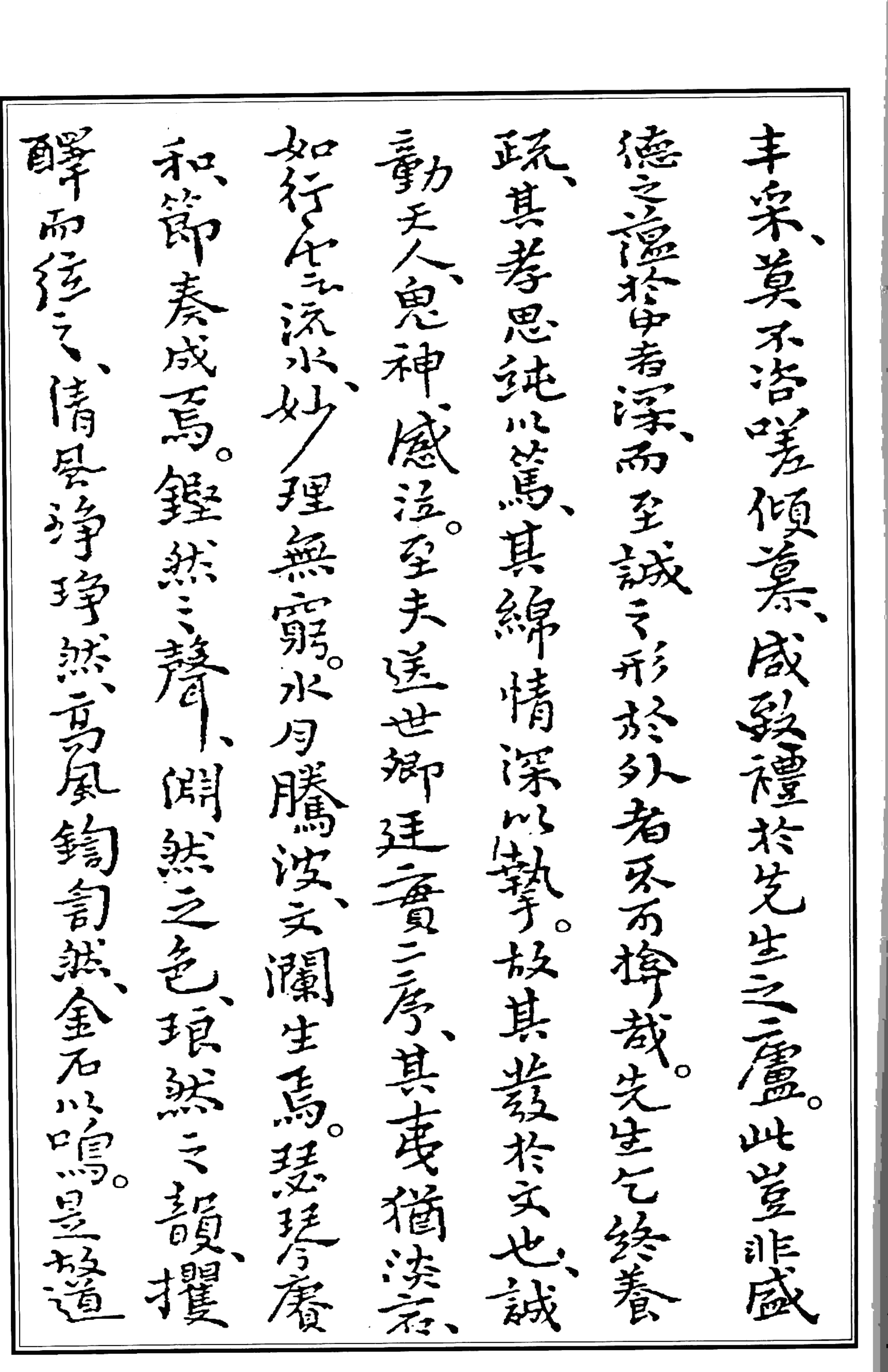




自序

扶輿崢嶸清淑之氣、蚴蟉凝蓄、歷千百年、鍾靈而為賢聖、磊落而為偉人、是豈偶然哉。故其顯晦存亡、世運之幸不幸係焉。坡公云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噫、是孰使之然哉。榕嘗溯前明中葉薛胡王蔡与白沙諸先生、皆於孔門各有所獨得、後學門戶之爭、徒分畛域。又嘗怪前世好詆毀先賢者、如蕭企昭輩、如狂夫酗客、

毒詈尋仇。君子觀其意氣囂浮、固已覘其中藏所養、將使後之人孰從而信之。嗚呼、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後來子未能窺樊循序、又安能測其窔奧之所藏哉。是叩槃以籥狀、悠悠毀譽、奚怪彼嘵嘵為。白沙先生嘗明中葉、履道南海。既計偕京師、名輩揄揚、賢徒摳杖、令譽承流、遂傾動天下。其南還也、一時公卿賢士與夫畊甿樵牧、仰挹德容、覿聆言論



丰采、莫不咨嗟傾慕、咸致禮於先生之廬。此豈非盛德之蘊於中者深、而至誠之形於外者不可揜哉。先生乞終養疏、其孝思純以篤、其綿情深以摯。故其發於文也、誠動天人鬼神感泣。至夫送世卿廷實之序、其衷猶淡焉、如行雲流水、妙理無窮。水月騰波、文瀾生焉。琵琶賡和、節奏成焉。鏗然之聲、僩然之色、琅然之韻、攫醳而徑之、情居淨琤然、高風鍧訇然、金石以鳴。豈其道

以實之文以載之、其洞徹觀妙、非深契乎聖道神化鳶飛魚躍之趣、時行物生之理者、莫能與於斯。宋文憲曰、浩浩乎至大至剛、而君藉之以生者、非氣耶。氣必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甘泉子曰、一十二萬年霽月、四百三十峰晴雲。讀先生之文者、盍於是乎求之。然唐夫哲人往矣、銀湖嶸水、綠護黃雲、騰水殘山、荒涼冷落、迄于今二百四十餘年矣。鄉



里孫愚誦先生遺編，如聆警欬，如聞酣歌，依稀英靈與其鷰雨漁侶笑語翱翔，神游於江門水月、東風花柳之間。予小子雖幸同鄉里，弗克躬逢其盛，緬爲此唏，邈焉以企。今敬次年譜，以入叢書，幸獲粗成，平昔向往之志，庶幾云酬，抑又幸也。爲之臨風翹慕，東望玉樓，咫尺天際，睠焉歉歉者久之。

道光廿三年閏七月，邑後學竹潭阮榕齡書。







編定白沙年譜

眞像
白沙村圖
世次
年譜卷一
年譜卷二

編定白沙年譜

例引

一、自來年譜，必兼時事，蓋寓知人論世之意。先生平素所晉接者，多當世名儒寒士及賢公卿，其詩文或及時事時人，故附注其間，以備參觀。

一、譜中所引他書及本集，先他書，次本集文，又次詩。然皆取其年月往來與先生行止相當者，節取一二語，非敢擅爲割截，不過取爲引證歲月云爾。

一、凡引白沙集，但曰本集，不贅白沙二字，所以別于他書

也。稱白沙先生、亦但曰先生。

一、譜中詩文與某贈某或官或字、本不畫一、今依白沙集原目、俾易考校。究則謹節數字。

一、各史志載某官某年任、甲乙殊年者甚多、如明史朱英傳云、成化十年巡撫甘肅、明年冬總督兩廣。通鑑輯覽作十一年十月、阮通志職官作十二年。蓋自始移文至聞詔後、又在道途三五月、乃至廣東。故凡各傳志年殊甲乙者、皆以此也。

一、本集諸詩、本非編年、是以不知其年者十之八七。然其

中亦多是編年者，以其未嘗標明，是以不敢斷決是某年也。如辛丑元旦試筆，隔十二首卽中秋示江右二生，俱七律。蓋二生之來本在成化十七年。又其他各體、春秋亦多有次序者十之八七，此可驗其隨年隨錄矣。然亦有年代舛錯者，如彈子磯以下二十三首，七絶皆赴召時詩，乃編次宏治元年以後，又旌表至詩亦列入宏治十二三年。以此類推，是爲後來續入明矣。

一、先生凡四入京師，皆有詩文可考。今集中有壬午京城除夕一首，壬午爲天順六年，是時先生正在春陽臺，考書

恩德亭碑曰、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此吾與父兄所共見也。云云。可證非壬午在京師除夕矣。若云是成化十八年在京師作、午字乃寅字之誤、則是年除夕方過江西、將至南京、亦有本集可按。按詩内有燕城覺歲除之語、決非南京。蓋先生偶書古詩、不知者誤以爲先生詩、遂羼入之耳。

一、張詡所作先生行狀最詳、但惜其體例頗自矛盾。凡文字中每姓下加某字者、略有四例。一是自稱、二是避人諱與己家諱、三是原未詳其名、四是嫌揚人之短。今先生行狀中如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知縣某頗貪、此以

其字概之以避嫌可也、若云提舉某作懷沙亭、御史某
倣林逋故事致月米、尚書彭某卒、若此類者、宜揚人之
善、明書其名於官銜字號之下、令讀者知其何人。夫彭
尚書即彭公韶、上文已明書其名、至下文又自亂前例。
又云聞羅某張某之訃、夫羅某即一峯、下文又云弔羅
一峯。如使有兩羅兩張、焉知弔者爲甲乎爲乙乎。今考
各書、皆補注其名、俾易考校。且於先生高會等字、忽名
忽號、皆未畫一、故晰其舛者於此。

一、按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何蒲澗九疇刻白沙集序云、近

年板寖磨滅、嘗見墨跡有未載於原集者、疇竭其綿力、搜得未刻者序四首、記二首、題跋二首、書百又五十八首、各體詩五十五首、合刻而更鐫之。云云。榕按、何公補舊集之缺多至如此、其用心可謂勤矣。迨乾隆三十六年庚寅、陳家碧玉樓本乃從何家本抄刻、然間有倒置者、有誤刪原文并小注及年月者、又并何公原序刪之、似於何公往昔搜補之勤、付之湮沒、溯厥本原、情理未協。今榕于陳家刪何本者、悉爲補入。謹列其源委於此、俾後之人不忘權輿之功。

一、譜中所引、悉本所見原書。初稿原分卷數、今以譜內小注甚多、故悉刪去、僅注明於[illegible]考大字之上。若爲他書所引者、則曰某書引某書、一從阮通志之例、庶免剿竊販稗之誚。昔宋衞正叔湜禮記後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敢希前哲、蓋恐沒前人苦心故也。噫、此誠後世人著書之員軌也。

一、先生遺事佚聞見於前明集部說部者甚多、榕　下里寒士、戢影圭厓、限於地、窘於資、無由購借、故所引證者僅此。檮昧寡儔、譌漏綦多、倘希　博雅君子再補正之。

儒藏

一、陳交甫夫遇所亥先生年譜、寥寥僅十翻、除湖山雅興賦、和楊詩外、僅千餘字。其中書先生之歲者僅六年、乞終養疏僅載十六字、而湖山賦又全載、皆輕重失宜。此實隨意暫書、未成年譜也。今榕是譜、蓋竊續其未竟之緒云爾。

白沙年譜門人考白沙藝考

徵引書目

欽定大清一統志

欽定明史

欽定綱目三編

欽定淵鑒類函

欽定書畫譜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新會志 康熙二十九年賈維英

白沙子全集 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疇本

白沙子全集 乾隆三十五年碧玉樓本

白沙語錄 楊起元

人譜 劉宗周

白沙年譜門人 陳遇夫

陸稼書年譜 葉光酉

雒閩源流錄 張夏

新會志 乾隆五年 王植

明儒學案 黃宗羲

明史稾 王鴻緒

新會草志 道光元年

先進遺風 耿定向

東都事略 王偁

新會志 道光二十年 林星章

楚寶 周聖楷原本 鄧顯鶴增輯

歷代帝王年表續編 阮福

廣東通志 雍正九年 郝玉麟

萬姓統譜 淩迪知

江南通志 趙宏恩

廣東通志 道光二年 阮元

文竿彙氏 傅作興

蘇州府志

廣州人物傳 黃佐

世烈錄 陶鳳儀

浙江通志 嵇曾筠

廣州府志張嗣衍　　廣東新語今種
江西志白璜　　南海志魏綰
廣東文獻羅學鵬　　湖北通志吴熊光
南海志潘尚楫　　粵東名儒言行録鄧淳
湖南通志馬慧裕　　番禺志檀萃
氏姓譜蕭智　　福州府志徐景熹
順德志胡定　　稗史彙編王圻
延平府志劉繼善　　香山志祝淮
明貢舉考黄崇簡　　廣西通志吉慶

東莞志　周天成

題名碑錄　李周望

石阡府志　羅文

新寧志　王暠

圖繪寶鑑續編　韓昻

增廣輿記　陸伯陽　蔡九霞

肇慶府志　屠英

畫史會要　朱謀垔

分省人物考　過庭訓

高要志　夏修恕

書畫史　劉璋

廣州鄉賢傳　潘楳元

開平志　王文驤

天水冰山錄　周石林

雁山文集　吳應逵

鶴山志　吳應逵

粵東金石略　翁方綱

性理會通　鍾人傑

嘉應州志 王之正

續廣事類賦 王鳳喈

畫史彙編 彭藴璨

白藤胡氏家乘

龍山鄉志 温汝能

金臺紀聞 陸深

鶴山易氏家譜

荷塘容氏族譜

西樵遊覽記 劉子秀 按此記阮通志誤作薛觀齊撰。

書畫緣 沈長

佛山志 李待問初編陳炎宗續吴榮光重修。

震澤長語 王鏊

豫章漫鈔 陸深

沖鶴潘氏族譜

嶺海名勝記 郭棐初輯陳蘭芝續

松牕寤言 崔銑

雙槐歲鈔 黄瑜

潮連潘氏族譜

潮連宋氏族譜

化州志　楊芬

抱樸簡記　俱姜甫

新昌鄧氏族譜

遺愁集　張貴勝

丹鉛總錄　楊慎

淩溪張氏族譜

隴蜀餘聞　王士正

風月堂雜識

蓉塘紀聞

天河譚氏族譜

曲阜志　潘相

南窗閒筆

潭墪鍾氏族譜

續太平廣記　許自昌

鳳洲筆記　王世貞

小岡梁氏家乘

藝苑巵言 王世貞

麻園周氏世譜

池北偶談 王士正

賓退錄 趙善政

南野集 陳士鵠

秫坡集 黎貞

楚庭稗珠 檀萃

鴻桷堂集 胡方

鬱洲集 梁儲

皇華紀聞 王士正

野獲編 沈德符

朱子全集

五山志林 羅天尺

半舫齋偶輯 夏之蓉

月鹿堂集 張師繹

瓊臺會編 邱濬

嶺海賸 林暉

賞雨茅屋詩集 曾燠

辛丑銷夏錄吳榮光　王一詩集唐壁

柳南詩草莫雲漢　各處碑刻

甘泉集湛若水　謝山存稿陳吾德

廣東文選今種　洹詞崔銑

司勳集羅虞臣　列朝詩集錢謙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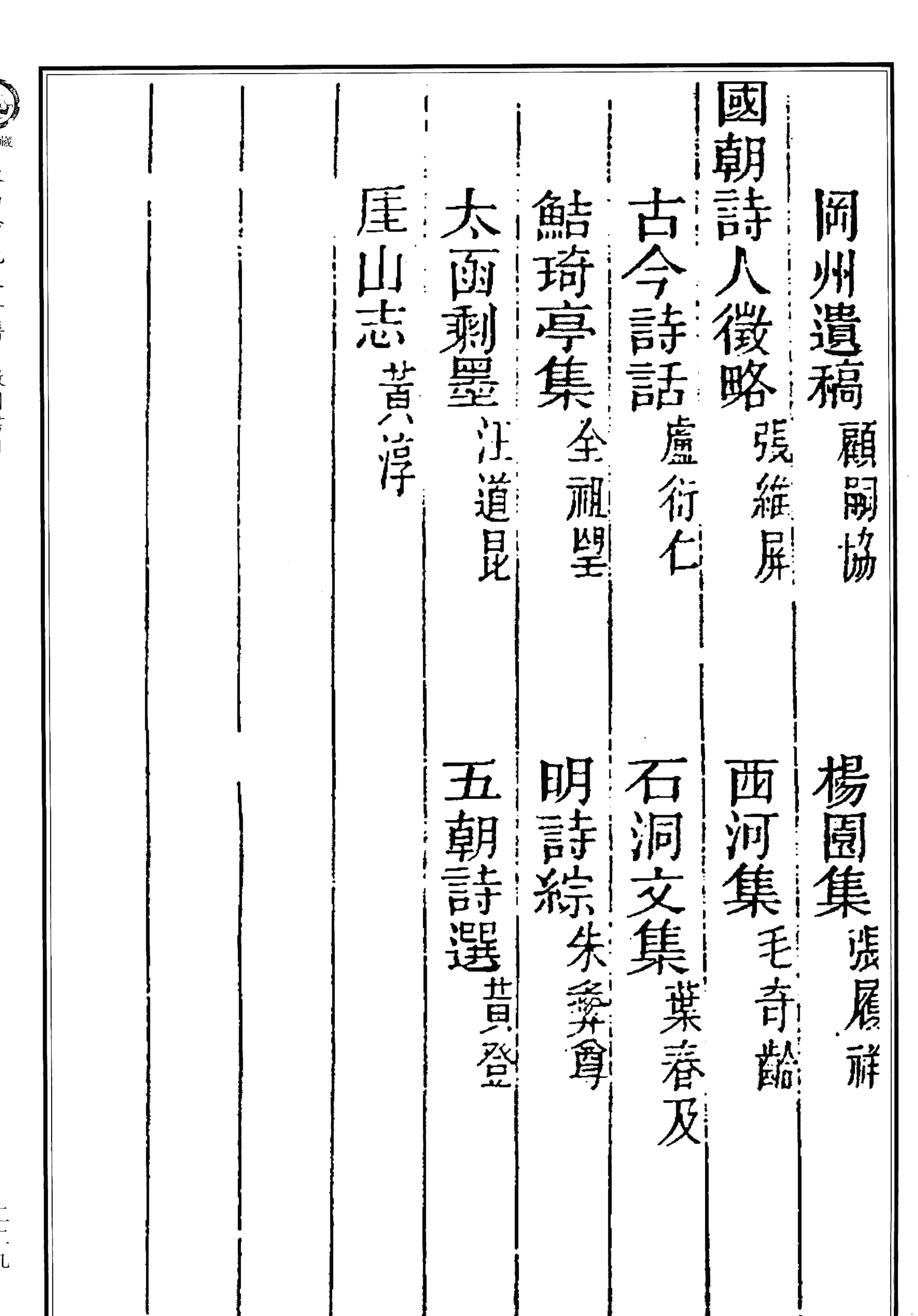
陽明全書俞璘編　明詩別裁沈德潛

廣東詩粹梁善長　泰泉集黃佐

西清詩話蔡絛　粵東詩海溫汝能

渭厓集霍韜　麓堂詩話李東陽

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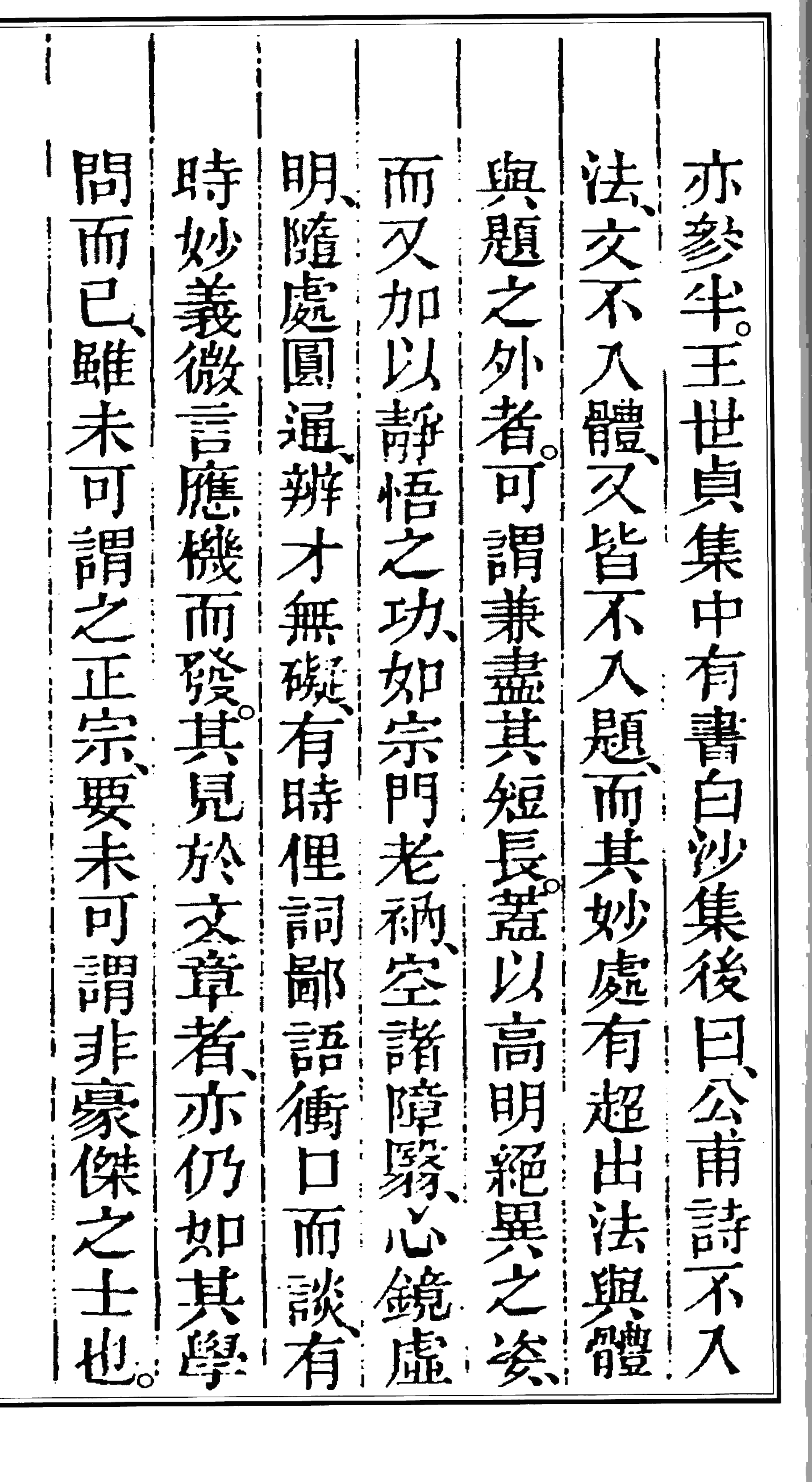


岡州遺稿 顧嗣協
楊園集 張履祥
國朝詩人徵略 張維屏
西河集 毛奇齡
古今詩話 盧衍仁
石洞文集 葉春及
鮚琦亭集 全祖望
明詩綜 朱彝尊
太函剩墨 汪道昆
五朝詩選 黃登
匡山志 黃淳

欽定明史藝文志集類。　白沙子八卷、文集二十二卷、遺編六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七十　白沙集九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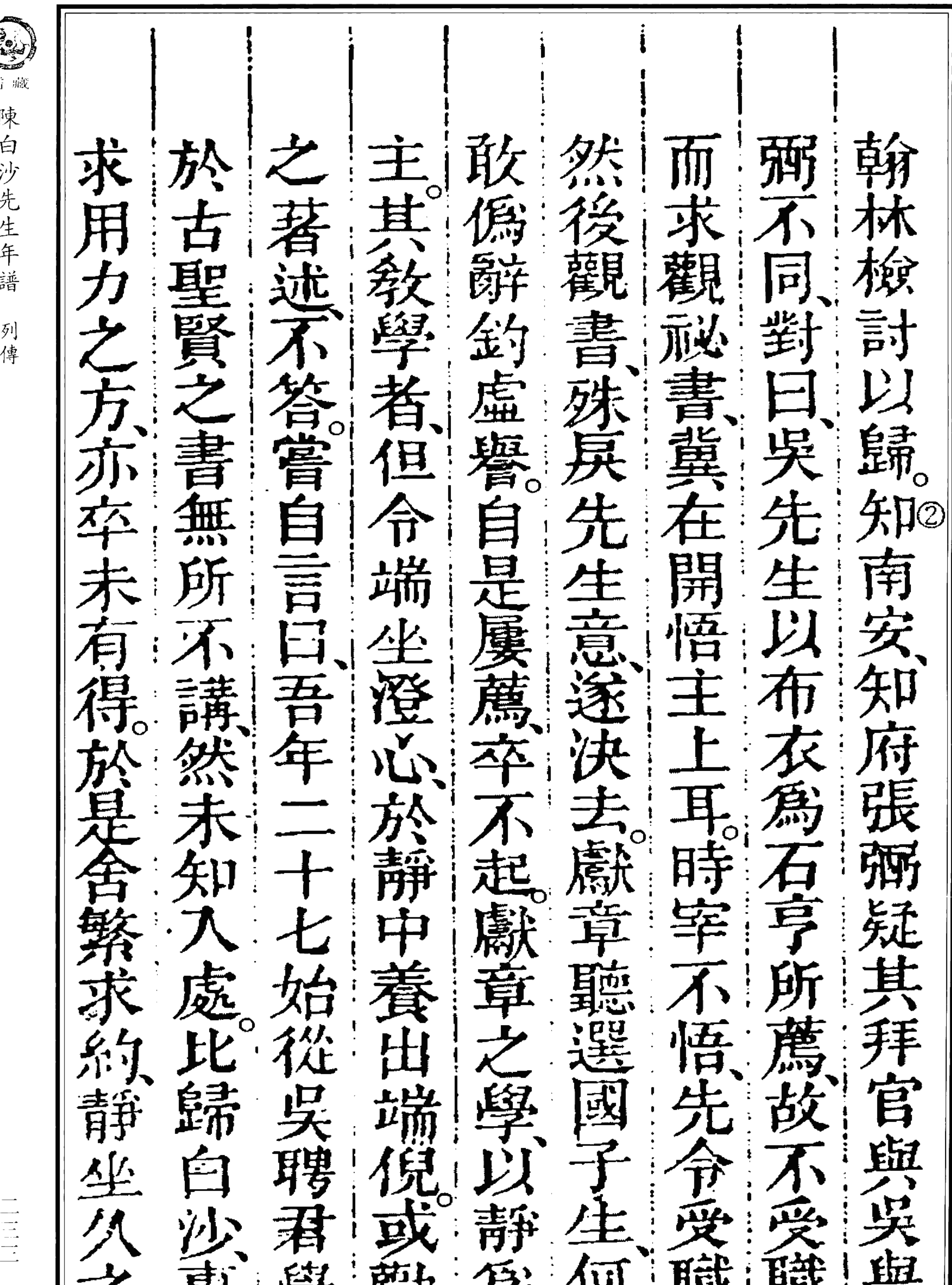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謚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志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毁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會、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爾率意、或麤野不可嚮邇。至於毁譽



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功、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鏡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欽定明史儒林列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春陽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之京師、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



翰林檢討以歸。知[2]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

然後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比之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臉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謚文恭。

按：右真像作左。

按：今碧玉樓本白沙集卷首亦云明史儒林列傳起語，係陳子。其文三倍於此，與此傳迥殊，疑舊明史底未定稾本也。然史例當係名，不當係子，或後人妄改也。

白沙先生行狀

从碧玉樓本　　後學阮榕齡補注

榕按、碧玉本原從何家本錄出、今以此行狀校勘碧玉本、删去何本凡六七段。其有斷不可删者、如左臉有七黑子、又前夕一段是已。今從何本補入。又按、狀中本同一人、或書某字、或書其名、前後矛盾、已辨詳例引。今補注其名於某字之下。其何年何官未詳、年譜者、注之、惟當諱者不注。疑者缺之。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太邱。先世仕宋、自南雄遷新會。按此十字何本無。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爲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卒、卒之一月

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氏，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之。祖居都會邨，至先生始徙居白沙邨。白沙邨在廣東新會縣二十里。按當作東十里。後天下人重先生之道，不敢斥其名字，僉曰白沙先生。以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邨。先是，有望氣者言，黄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黄雲紫水者，新會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粤爲鄒魯，符昔賢所説。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嘗戴方山巾，逍遥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自幼警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

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有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自謂石翁。少讀宋亾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歎曰、嗟夫、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明年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俱下第。聞江右吳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也。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

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諭知順德縣、雅重先生、遺書勸按、書下當有勸字。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㫤、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既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司。先生日捧案

牘、與羣吏雜立廳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依、對曰、其分當然也。議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意。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鄺其文聞之禮部尙書某從吏、云其所爲也。先是、先生寓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講論無虛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試官、主書經房、

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侮屈、曰可惜先生不中。時節有人夢曰、經綸不屬陳先生矣。羣公往慰、先生大笑。莊㫤進曰、他人戚戚太低、先生大笑太高、二者過不及。先生頷之。其居神樂觀也、北方龐跡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生神樂觀、怃然氣沮、口噤各不能發一語、反致羞而退。因語人曰、果異人、不可狎也。今右布政使周某孟中時同遊太學、所藏古人墨蹟、夔踰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其數取、先生笑曰、試

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其遂有所警發。南歸、杜門卻掃、潛心大業、道價嚮天下、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供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亹亹不少厭。翌日、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爲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書略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切

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實。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病，不果赴，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

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從本集補。多曲全之士。顧乞養病終養。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不辭。學士李某東陽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眞。蓋實錄也。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寓之後、因修述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張元正見之不平、爲削去。歸經南安、知府張某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

得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暨歸、歲有薦辟、先生皆援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五色慶雲遶其第、經日始散。宏治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尚書王某、（恕）侍郎劉某、（大夏）學士張某、（元正）祭酒謝某（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敕吏部查勘、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前

數日，蚤具朝服朝冠，令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曰：「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天官。及旦詢之，無有也。先配張氏，生子二人：曰景雲，歲貢生，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景暘，充邑庠生，先先生卒。女二人，壻黃彥民、指揮倪麟，後改譚某。按皇甫湜作韓文公墓志，言初壻李漢，繼壻樊宗懿。范文正公子婦亦再嫁。夫堯舜之子不肖，神聖猶不能化之，況婦女輩耶。孫男三人：曰田、曰

暨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靖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沒後一月、提學僉事宋某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祠。都御史鄧某廷瓚疏乞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③□疏乞不拘常例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峰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幾千人。左布政使周某孟中贈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於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嗚呼、生榮死哀、吾於先生見之矣。先生少負

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迨晚年涵養深，至不可測。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毋憂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某鼎。按，分省人物攷作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兄弟泣争，義感行路。太夫人卒，從伯兄之請。太夫人歿，以六十八年從本集補。之孤子居九十一年從本集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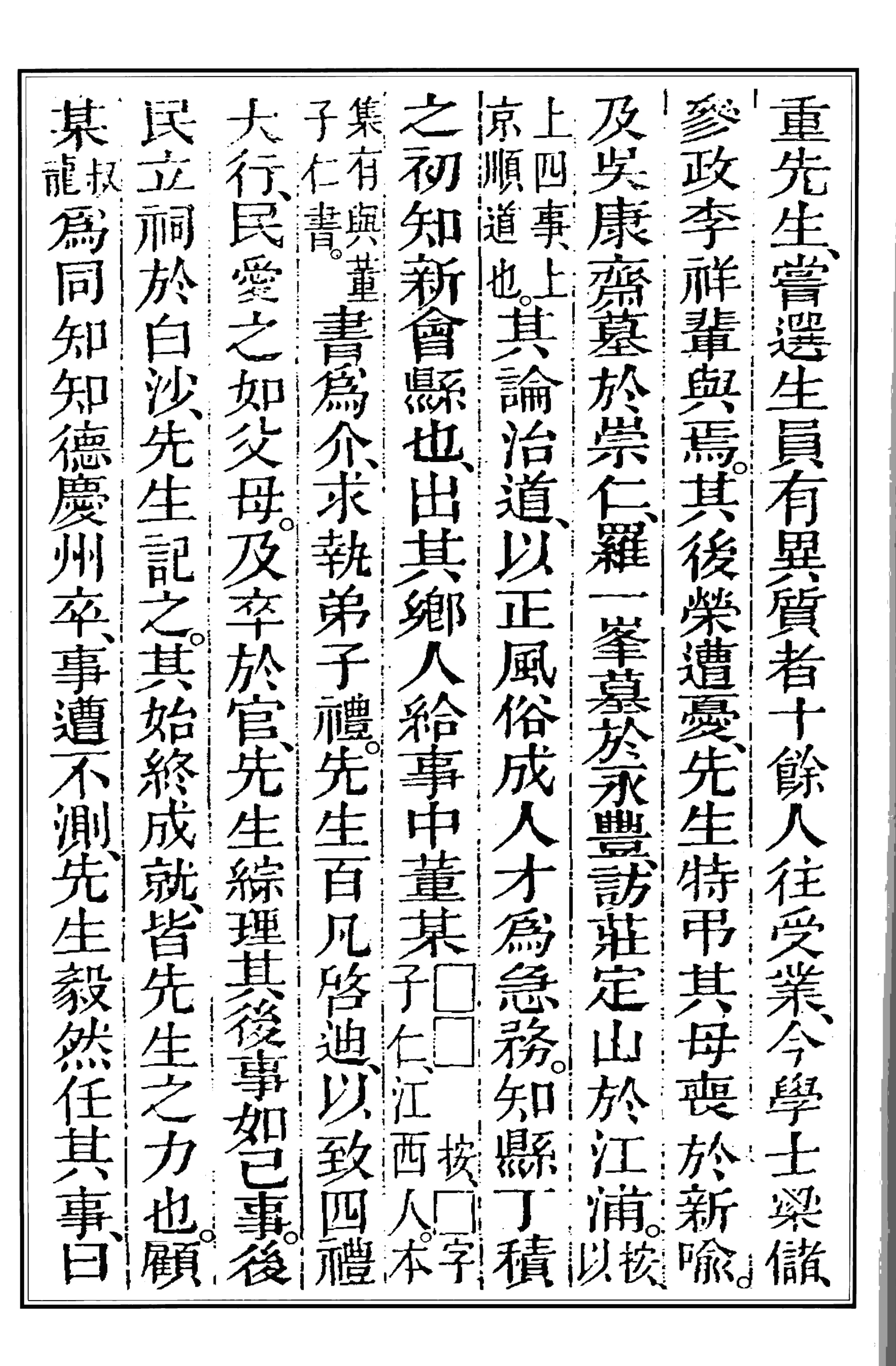
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耋康强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常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後喪太夫人服闋、絶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通判顧某叔龍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閒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贅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迹處山林、其憂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宗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

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爲人豁達大度、不見小利。未第時、鄰人有侵其屋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失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巡撫湖廣都御史謝某綬。按湖南通志、謝綬、樂安人、宏治中巡撫、正荊藩之不法者。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者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

者。其子以告、先生卽以畀之。林長者、以書名天下、嘗專意作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某仲璧。按阮通志、林仲璧莆田人、成化朝惠州同知。又按本集王徐墓志銘云、惠州别駕林君仲璧乞銘於予。至、閲之、變甚、亦卽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瑩。按新會王志、趙瑩、宏治二年任知縣、以贓去。頗著貪聲、懼先生過嘗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鋌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官、先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汪某榆慕先生甚、在海北、特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先生壽。其卒於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賻。參政伍某、希淵。按阮通志、伍希淵、安福人、宏治二年任參政。僉事戴某中鼒、以次各

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使李白洲（士實）倣富鄭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卻不受、封券至三四往返。御史熊達（按原本誤作鴻達之達。）倣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爲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都御史鄧某（廷瓚）倣林逋故事、檄有司月支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先生卻之以詩曰、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某（輔。詳宏治七年年譜存疑。）出

使外夷以其師某□④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卻之。大夫人兄弟之子某廣幼無依、先生教育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之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友人莊昶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某英柩歸桂陽、爲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某韶、御史袁某道、經歷張某黻輩之沒也、亦然。其聞羅某倫、袁某、張某之訃也、皆設位哭、爲之緦服三月。參政胡榮爲提學僉事時、雅



董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參政李祥輩與焉。其後榮遭憂、先生特弔其母喪於新喻。及吳康齋墓於崇仁、羅一峯墓於永豐、訪莊定山於江浦。按、以上四事、上京順道也。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才爲急務。知縣丁積之初知新會縣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某□□按、□字子仁、江西人。本集有與董子仁書。書爲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於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己事。後民立祠於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某叔龍爲同知知德慶州卒、事遭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

儒藏

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至，乃已。李承箕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白沙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榜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其欲來天下之善如此。學士王某□⑤聞而歎之，盛稱先生，見黃公釣臺記。門人林某□□按此非林光也。始有志於學，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某吉，以某不歸，乃不果。迎先哲宋丞相崔菊坡像，爲文祭於家，隅坐瞻仰，若子弟之於師者。廣州志陳獻章傳，奉先師孔子於碧玉樓，有行必告。程順節婦鍾氏禧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嘉其節，表之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君

子謂先生、使其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匡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先生、與副使陶某、魯右布政劉某、大夏僉事徐某禮。阮通志、徐禮、餘姚人、宏治九年任僉事。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於大忠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廟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某謙宅、有異人來見、語祕不傳。臨歿、夢與濂溪兩崖答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北歸時、泊舟

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先生德氣睟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貢欽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捧硯研墨。既別肖先生小像懸於別室、出告反面、有大事必白。羅某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以去乎。某即日解官去。壬寅、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也、英豫約東隨參官、竢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中貴某□⑥謁先生廬、至江滸、卻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某弼傚曹參師蓋公禮以

儒藏

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某銳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嶽、都御史沈某暉。湖南通志、沈暉、孝宗朝湖南巡撫。創屋、士人等劃田以待。左布政周某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山鄉熱甚、思生菜、値山氓植者艮少、前此貴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氓尋來獻之。京師、走家童市靴於肆、工人問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動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厲奮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某英時爲參議、造門求

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窮盡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臺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故其答某張元正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

儒藏

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閒。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施其功。故其示門人張某詡、即詡自謂。詩曰、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閒、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雨脚著地此何關、白雲與

爾同去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廿八字本集缺。蓋其學初本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合乎見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已進乎顏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地位、而駸駸乎孔子毋意必固我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故恆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

之偏也、故又恆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見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見聞、執以爲倆、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故其詩曰、千年無鮑叔、一瀨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恃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必有知言者、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哉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

在人而不在言語也、遂絕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倘遂投閑計、只對靑山不著書。按、此詩先生赴召留別諸友七律、明儒學案以爲李世卿作、非也。莫笑老傭無著述、眞儒不是鄭康成。按、此和子長七律。有勸之著述者、對曰、伏羲數畫耳、況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繩尺、故自有大過人者。其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古人所未到者矣。蓋得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更別

傳。後來操翰者、一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揮翰如其詩、能作古今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束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好事者踵爲之。故其詩曰、茅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窩。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爲家寶。康齋之壻某□⑦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小坡、每一幅易白金數星。按、康齋壻胡全、見成化十六年年譜。胡壻來白沙、本集缺載、或康齋不僅一壻也。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時從人僅攜一二幅、恨不能多也。先生敎人、

隨其資品高下、學力淺深而高下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强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故天下被其化者甚衆。南畿會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聖前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耶。某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卽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沒、具書促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

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示以詩曰、往古來今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如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今畫幅寬。又曰、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横天。不忩吾道在、萬萬歲相連。因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顧無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修何爲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負託之重乎。先生沒後、門人聚議以

湛雨爲行狀、李承箕爲墓誌銘、梁儲爲傳、而墓表則屬之某也。湛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按、今甘泉集無白沙行狀。某竊懼久而湮晦無傳、暇日因重補葺、以爲天下後世君子告、且備巽日史氏采錄焉。

宏治十四年歲在辛酉閏七月甲申、門人承直郎、戶部主事張詡謹狀。

陳文恭公像

像贊

於維先生、炳靈南粵。浮邱之峯、桂海之碣。靜中端倪、作聖眞訣。獨契本心、超然融徹。靈鳥神龍、不可縶紲。終老江門、完璧無缺。方漢徐孺、擬宋康節。丹青睟圖、冰壺秋月。庶士傾風、萬流仰哲。矧伊鄉彥、不虔對越。宜其動靜與俱、行邁攜挈也。西蜀右布政使後學豫章李遷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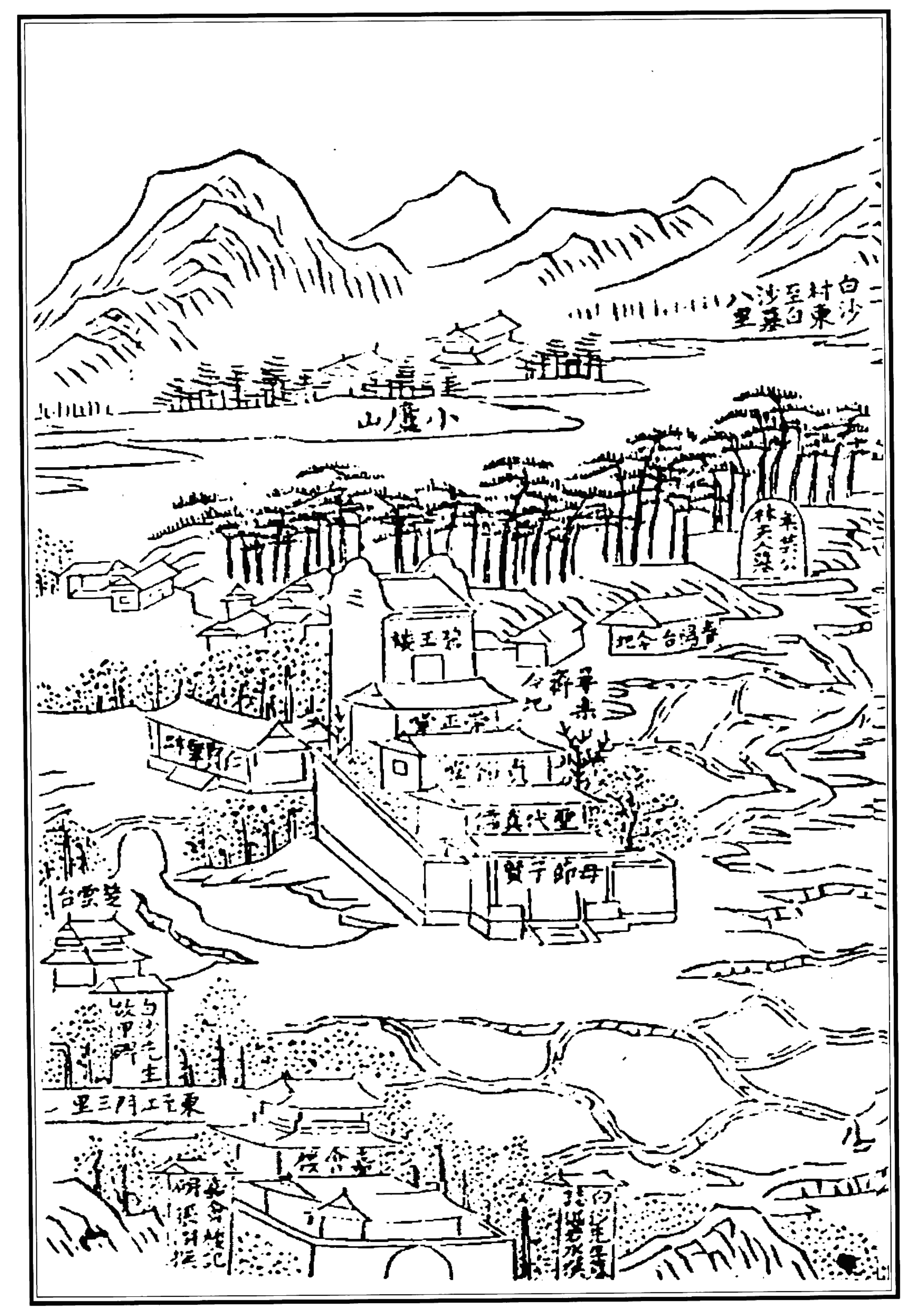
道光十年十月十二日、榕至白沙謁先生祠。先生裔孫廩生邦瞻千仰出先生眞像、大小凡三幀。風度凝遠、如冰瑩秋月。張子行狀云如神仙中人、猶莫罄形容也。甘泉云、一十二萬年雪月、四百三十峯晴雲、庶幾乎。先生左臏有七黑子、兩眉界有彎紋、鬚連不斷。上有羅殿撰洪先題墨、所謂長空大海、流風猶足繫乎綱維者

也。今何家本所繪乃全彿類。


白沙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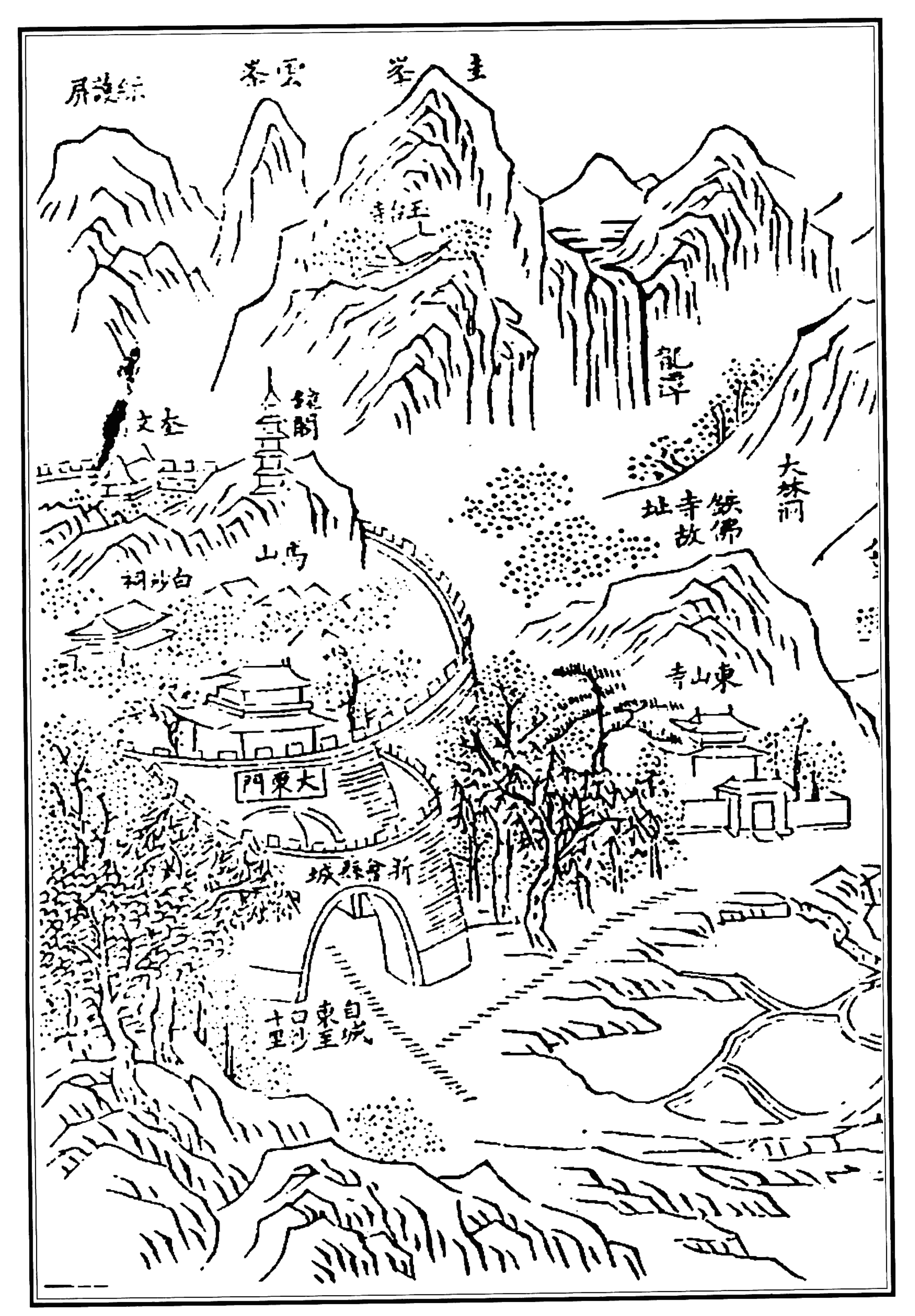


白沙村圖


小廬山
碧玉樓
崇正堂
母節子賢
楚雲台



倩藏



白沙祠
東山寺
大東門
新會城
自城東至白沙十里

世次

先世自南雄徙新會。

先生世澤詩云、世澤由來遠、何年播廣東。吾廬依外海、分派自南雄。又云、骨肉危相保、干戈晚益窮。存亾一絲髮、端爲謝蒼穹。

高祖　有道——曾祖　濤——祖　朝昌——父　琮

有道：字世興、號判鄉、娶湯氏。

濤：字澄本、號東源、娶葉氏。

朝昌：字永盛、號渭川、娶呂氏。自外海遷都會、又自都會遷白沙。

琮：字懷瑾、號樂芸、娶林氏。

琮

獻文

字公載，號古愚，祀忠孝祠。

景星

景鐘　早卒。

景侯　按古愚公家譜，公尚有子，今居邑城，是其裔。

獻章

字公甫，號石齋，晚號石翁。娶張氏，生二子、二女。繼娶羅氏，無出。

景雲

字仲采，號睡鄉，歲貢，娶梁氏。

景暘

字仲平，號奉時，邑庠，娶范氏。按行狀云：先生孫畹、田，多疑景暘子。

畹

字時用，號楚卿，又號蘭臺，歲貢，娶易氏。

田

字子明，號本卿，娶譚氏。

按、本集附錄嘉靖十一年五月湛甘泉粵秀山白沙書院記云、陳氏孫新會儒學生畬改廣府學、而幇其廪以守之。又霍渭厓集有贈白沙孫陳畬詩曰、東風饇木犀、鶴鳴阿田右。按先生繼室羅氏、既無出、生卒亦莫考。先生與番禺李德孚書曰、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異日資送來白沙。凡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致則太侈、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按此書當作於成化六七年。又與鄭文吉書、章之內兄羅經、木母灣人、金成之義王翁也。內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遺二妾、女一居孀、一在其室。今欲取來白沙、倘遇船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

校記

①宏治：當作「弘治」，明孝宗年號，清人避諱而改。以下不再出校。

②知：當作「至」，見《明史》卷二八三《陳獻章傳》。

③④⑤⑥⑦：據四庫本《陳白沙集》附錄此行狀，此處並無缺字。

編次陳白沙先生年譜卷一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宣宗宣德三年戊申冬十月二十一日、白沙先生生於新會都會邨。

祖處士渭川公年五十三、　祖母呂氏年五十四。

父處士樂芸公年二十七、　母林氏年二十四。

兄名獻文字公載、號古愚、年五歲。俱尚存。

是年九月　日、樂芸公卒。年二十七。

公諱琮、字懷瑾、號樂芸。讀書一目數行。善詩十載長吟、語多奇麗。張詡撰白沙先生行狀、陳琮生有異質、髫齡能文、喜歌吟。尤究心理學、身體力行、毅然

以明道淑人爲已任。先輩多以遠大期之。質羸善病。廣州鄉賢傳。崇正十六年，巡撫御史四川鄉寅東等題請崇祀郡邑鄉賢。白沙本集附録。

時事　月，新會右都御史曾能生。邱文莊集曾公神道碑。

宣德四年己酉，先生年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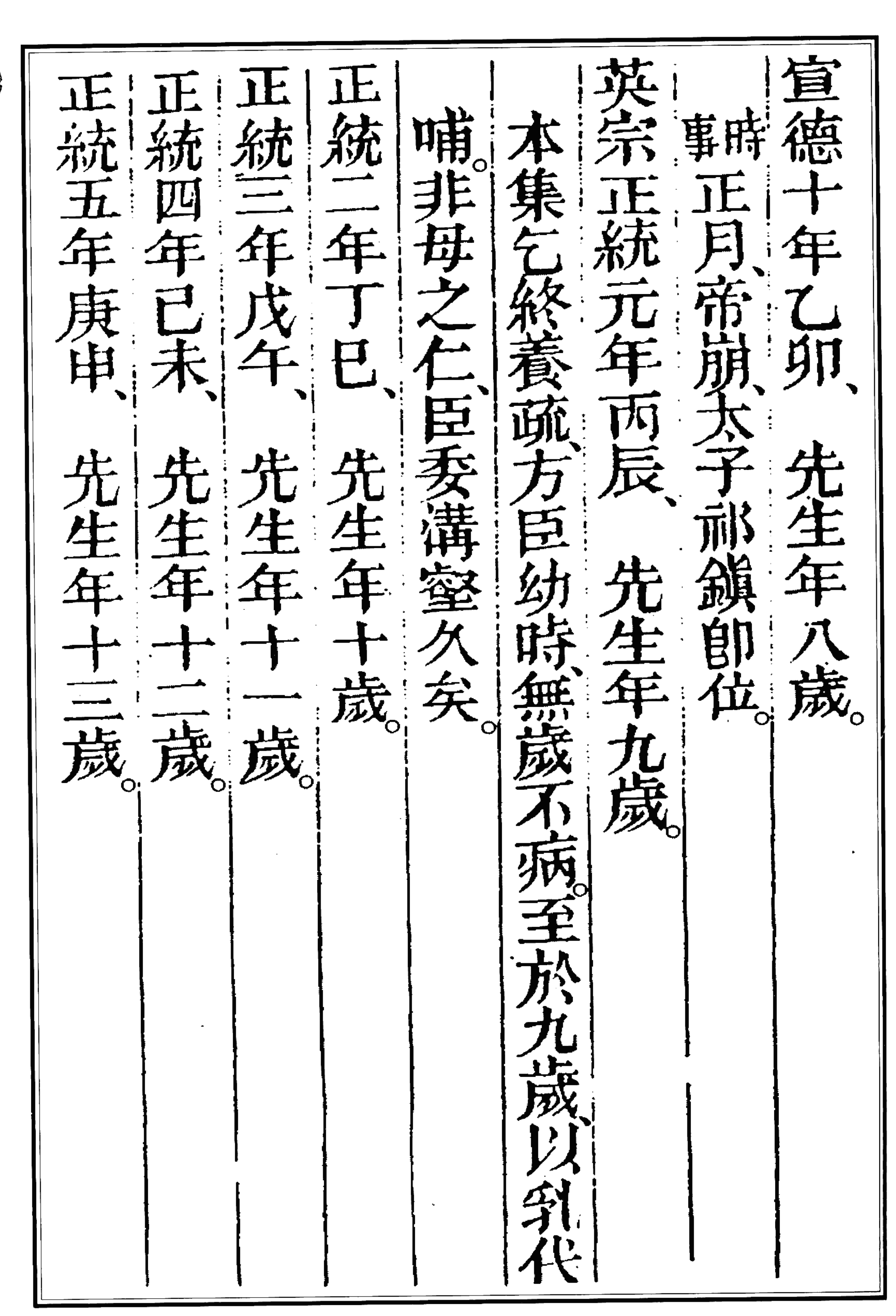
宣德五年庚戌，先生年三歲。

宣德六年辛亥，先生年四歲。

宣德七年壬子，先生年五歲。

宣德八年癸丑，先生年六歲。

宣德九年甲寅，先生年七歲。



宣德十年乙卯、先生年八歲。

時事：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年九歲。

本集乞終養疏、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

正統二年丁巳、先生年十歲。

正統三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

正統四年己未、先生年十二歲。

正統五年庚申、先生年十三歲。

正統六年辛酉、先生年十四歲。

正統七年壬戌、先生年十五歲。

正統八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

正統九年甲子、先生年十七歲。母年四十。

正統十年乙丑、先生年十八歲。

正統十一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

時五月二十六日、祖母呂氏卒。年七十二、白沙家譜、事母性端重、不妄言笑。

正統十二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

弱冠、充邑庠生。其師某見其文曰、陳生非常人也。行狀。

九月、中鄉試第九。

正統十三年戊辰、 先生年二十一歲。

入京赴春闈。 四月、中副榜進士、告入國子監讀書。正統十三年、總裁侍郎高穀、侍講甘寕。明貢舉攷略。

正統十四年己巳、 先生年二十二歲。

時事 八月十六日、帝北狩。 九月、帝弟郕王卽位。

時事 十二月初五日祖父渭川公卒。年七十四。 家譜、公生洪武九年八月初二日、卒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年七十四。而先生世賴堂銘云、我祖渭川、七十八年、漢陰抱甕。是多四年矣、疑八字乃四字之誤。

景帝景泰元年庚午、　先生年二十三歲。

時事　八月、英宗歸京師、入居南宮。

景泰二年辛未、　先生年二十四歲。

時事　七月、門人梁儲生。

本集乞終養疏、景泰二年、會試下第。

景泰三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五歲。

時事　二月十九日、長子景雲生。

景泰四年癸酉、　先生年二十六歲。

景泰五年甲戌、　先生年二十七歲。　母年五十。

時事以陶魯爲新會縣丞。

八月、陳生中戊辰乙榜進士、篤漆雕之信、復淹吾館。每誦鯉庭之永隔、感孟機之多違、聞者動心焉。家僮之返、予爲大書孝思題其白沙之堂。又曰、伯氏朝夕爲我申其說於定省之餘、亦足稍慰倚閭之況云。吳康齋與弼題孝思堂記。

陳白沙自廣東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何從到孟子門下。明儒學案吳康齋條。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其後賀黃門於白沙亦然。

廣東新語。予少時聞白沙先生學於吳康齋先生，吳先生無講說，使先生劚地植蔬編籬。吳先生或作字，先生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竟無所得於吳先生也。楊起元白沙語錄序。按以上三條與行狀迥異，當以張狀爲有據。楊云無講說，尤與先生自述語顯然相背。

本集與趙提學書：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書蓮塘册後：予與婁克貞同事吳徵君，予以景泰甲戌游小陂，與克貞先後至。按一統志、陳獻章從吳與弼游在正統間，誤。

書玉枕詩話後：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人物，而

近遺康齋、何也。予年二十七、遊小陂、聞其論學、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按、吳與弼字子傳、世稱康齋先生、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慨然向慕。天順元年徵赴闕。又云、其門人最著者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婁諒字克貞、上饒人。少有志絕學、聞吳與弼在臨川、往從之。一日與弼治地、召諒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身親之。王守仁少時亦嘗受業於諒。俱明史儒林傳。

景泰六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

先生之學、激勵奮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不至城市。崇英時爲參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

諠窮古今典籍，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載籍。遂築臺，名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閫者數年。行狀。按：朱英，字時傑，桂陽人。景泰初，爲廣東右參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皆稱便。天順十年，巡撫甘肅。冬，總督兩廣。明史本傳。　本集與趙提學書：僕從吴聘君學，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也。所謂此心此理未有脗合也。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然後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惟吾所欲，如馬之銜

勒。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此乎。　龍岡書院記、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未遠、取向所汨沒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坐小廬山十餘年、足不踰於閾。　與劍水黃琥交、嘗宿其家。按本集肇府城隍廟記云、予曩從吳聘君遊、往來劍水、嘗宿其家。詳宏治九年。　從學吳聘君、後習靜春陽臺十載。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先生墓碑。

景泰七年丙子、　先生年二十九歲。

先生初築春陽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②明儒學案白沙條。　坐春陽臺，家人穴壁饋飧。維閩源流錄。

景泰八年丁丑，　先生年三十歲。
時事　正月，英宗復位，改元天順。二月，景帝崩。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　先生年三十一歲。
時事　五月，徵處士吳與弼爲左諭德。

天順三年己卯，　先生年三十二歲。

天順四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

天順五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

天順六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

時事 本集輔城記、是年、廣西寇大至新會城下、刦椋居民。縣丞陶魯方捍盜他邑、聞報馳歸、慟哭、率父兄子弟討賊、築輔城以禦之。書思德亭碑後、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此、吾與父兄所共見也。按、陶魯字自強、成子、鬱林人、以父蔭爲新會丞。天順中遷知縣、累官至湖廣布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兩廣倚之如長城。欽定大清一統志。

天順七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

時事新會縣丞陶魯陞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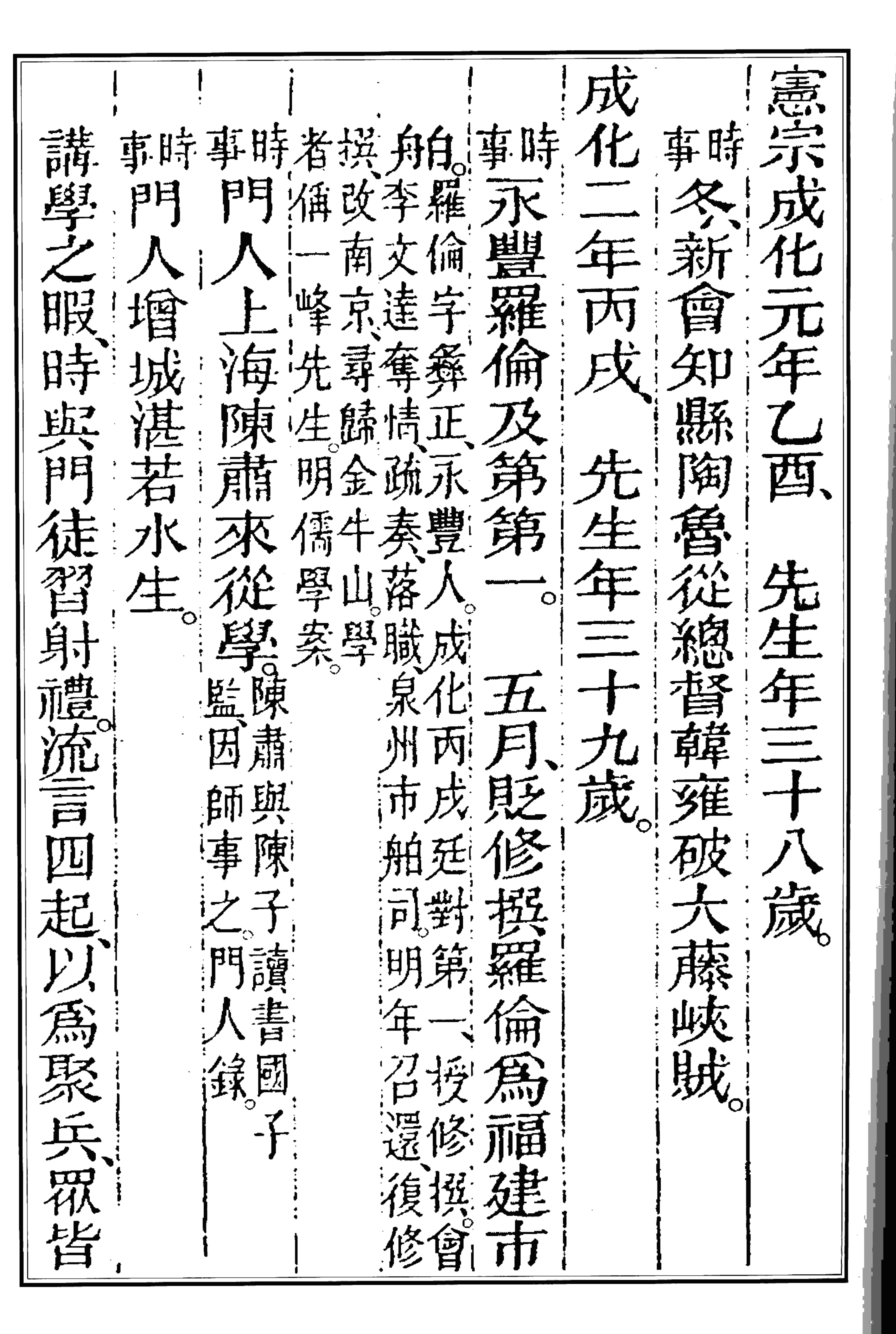
時事原配張氏卒。按、成化八年、繼娶羅氏。請期啓云、始者家山。疑張氏卒於是年。曠十年而莫遇。又先室墓志云、卒葬孔年。詳成化廿三年。

天順八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母年六十。

時事正月、帝崩、太子見深卽位。

時事六月十六日、禮部侍郎薛瑄卒。年七十六。按、先生十九年。明儒學案次文清於白沙之後、非也。諡文清、長於白沙三

本集詩　初秋夜五律二首。自我不出戶、歲星今十週。按、以上十年皆在春陽臺。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八歲。

時事　冬、新會知縣陶魯從總督韓雍破大藤峽賊。

成化二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

時事　永豐羅倫及第第一。五月、貶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丙戌廷對第一、授修撰。會李文達奪情、疏奏、落職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歸金牛山。學者稱一峰先生。明儒學案。

時事　門人上海陳肅來從學。陳肅與陳子讀書國子監、因師事之。門人錄。

時事　門人增城湛若水生。

講學之暇、時與門徒習射禮。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

爲先生危、先生處之超然。時學士錢溥諭知順德縣、雅重先生、勸亟起、母詒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㫤、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捧硯研墨。行狀。邢讓字遜之、成化二年遷國子祭酒。明史本傳。莊先生諱㫤、字孔暘、號木齋、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與之交者皆一時名儒、如陳白沙先生、羅一峰、其尤也。湛若水定山先生墓志。

周蕙門人薛敬之、渭南人、從蕙游、雞鳴候門啓、輒灑掃設席、跪而講敎。憲宗初以歲貢入國學、與同舍

陳獻章竝有盛名。明史儒林傳。　本集湖山雅趣賦、丙戌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嶺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西湖。又云、客有張瓌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　乞終養疏、國子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　先生日捧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下、朝往夕返不少息、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往、竟不納。行狀。　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力辭。本集引明史儒林傳。

本集詩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五古。全錄。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

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經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賢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沈吟獨徬皇。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爾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成化三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

時事　是年春、先生南歸。章懋贈詩、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為質、巖棲四十春、遺編自探索。謝文祥贈詩、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按、二詩見本集附錄。謝文祥、耒陽人。天性峭直、與羅倫、莊



景善。授御史，數上封事，直氣動臺端。大清一統志。
謝文祥謫南陵縣丞，劉大夏、陳獻章俱壯其節，贈之詩。
氏姓譜。

時事
□月，召羅倫還，復爲修撰，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明史本傳。

時事
十二月，杖謫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景。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授修撰。與同官黄仲昭、莊景諫上元燈火，杖闕下。後講學楓木庵，學者稱曰楓木先生。

成化四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

時事
是年，先生復入京師。

本集詩
九月送吴廷介歸開化七絶。序：戊子秋，開化吴廷介縣博校

文於我省，念太夫人初度之辰在十月十八日，撤棘之後，趨歸爲壽，詩以送之。

成化五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

時事　門人東莞林光會試下第。

時事　八月，下刑部郎中彭韶於獄。

時事　十月十七日，吳與弼先生卒，年七十九。明儒學案。

時事　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先是先生寓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既而某科道被劾，疑出先生，故惡之深，且曰，彼戴秀

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官、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羣公往慰之、先生大笑。莊㫤曰、他人戚戚太低、先生大笑太高。其居神樂觀也、北土麤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生、口噤不發一語。行狀。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二。萬姓統譜。

成化己丑、今布政周孟中時同遊太學。行狀。

本集乞終養疏、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按、先生凡三上春官。鳳洲筆記七上春官誤。

跋張聲遠康齋眞蹟、成化己丑三月、行李出

京、是日次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鍈、一見驚絶、聞閱之竟日不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按、析木即今京畿屬大興縣。鍈詳門人攷。

五月二十一日、至南京、見羅倫。二十四日、羅倫有送白沙先生詩序。本集告羅一峰墓文、成化己丑夏、予遇先生於南畿、盍簪之懽、怨形爾汝。既三宿而後去。羅文毅公倫指切時事、忤旨落職。未幾、商文毅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先進遺風。

跋康齋眞蹟。己丑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師、尙無恙也。按、清江縣屬江西臨江府。

秋、歸自京師。南歸、杜門卻掃、潛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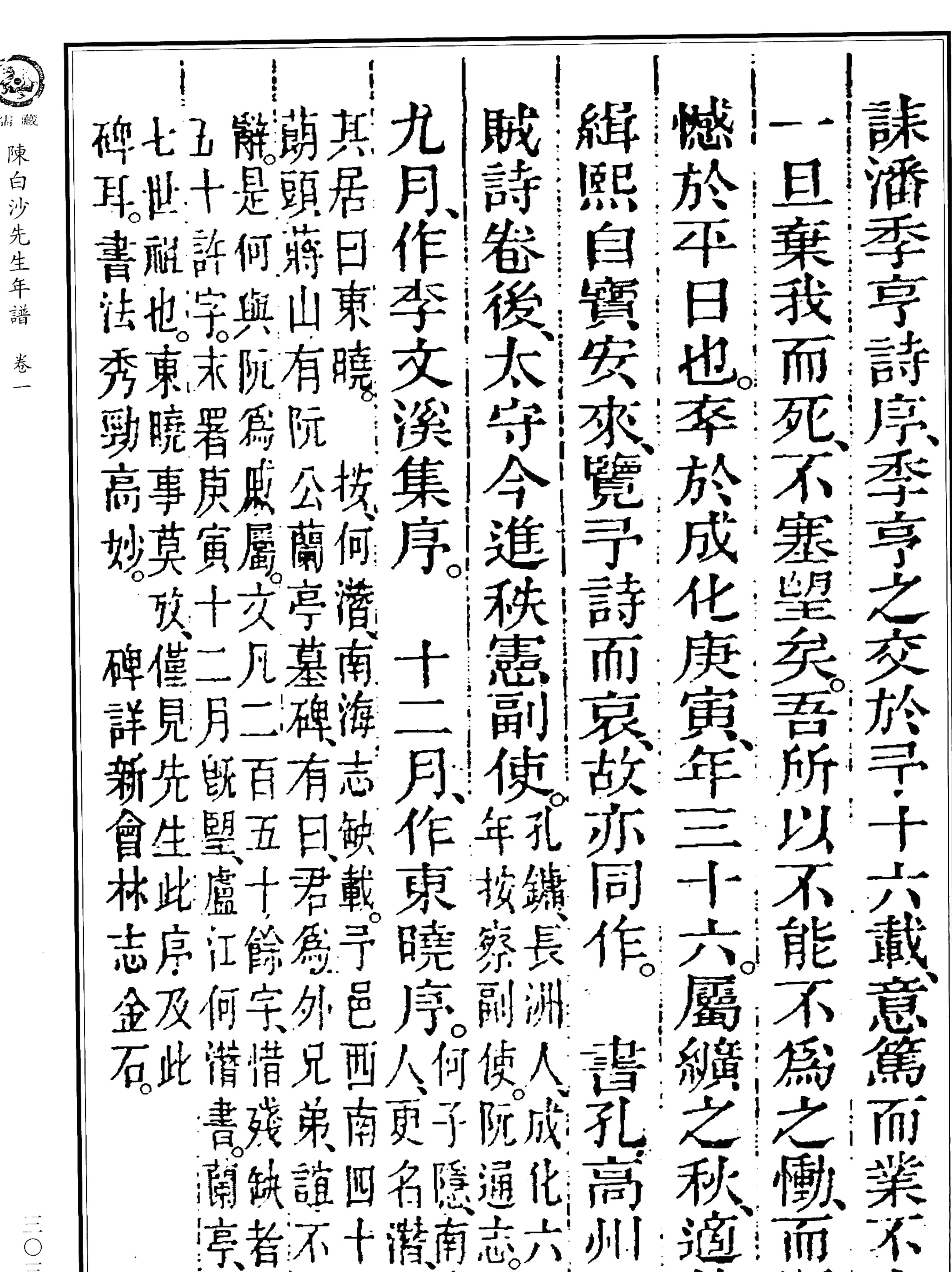
先生之廬。行狀。復趙提學書、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門、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與張憲副廷學書、僕自己丑得病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齒髮都耗、精力寖衰、而老母體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畢。與陳剩夫書、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

成化六年庚寅、先生年四十三歲。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

正、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陳獻章臺諫。忤旨、切責。明史本傳。本集夢記、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按、夢記凡二條、第一條云庚寅秋、第二條加一又字、別起一行、云三月。若同是庚寅、則當以三月爲上條、秋爲下條。今春秋倒置、豈既庚寅秋作而後追錄前三月之夢耶、抑同是夢記而三月一條非是年所作耶。尋樂齋記、五年、伍光宇始構亭於南山之巖。明年、復於吾第之左結草屋三間。

夢記、庚寅秋、距予自京師歸適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臥夢與應魁殿元克恭同行。秋、



誄滃季亨詩序、季亨之交於予十六載、意篤而業不光、一旦棄我而死、不塞望矣。吾所以不能不爲之慟、而深憾於平日也。卒於成化庚寅、年三十六。屬纊之秋、適林緝熙自寶安來、覽予詩而哀、故亦同作。　謹孔高州平賊詩卷後、太守今進秩憲副使。孔鏞、長洲人、成化六年按察副使。阮通志。

九月、作李文溪集序。　十二月、作東曉序。何子隱、南海人、更名潛、扁其居曰東曉。　按、何潛、南海志缺載。予邑西南四十里葫頭蔣山有阮公蘭亭墓碑、有曰、君爲外兄弟、誼不可辭。是何與阮爲戚屬。文凡二百五十、餘字、惜殘缺者已五十許字。末署庚寅十二月旣望、廬江何潛書。蘭亭、榕七世祖也。東曉事莫攷、僅見先生此序及此碑耳。書法秀勁高妙。　碑詳新會林志金石。

秋，門人張鋏書來，求跋康齋先生真蹟。　與祝主簿書，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閤下以至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祝鐸，浙江宣平人。新會林志。

本集詩　伍光宇卜築白沙爲讀書之所七絶二首。吳郡弔莊節婦墓五律二首。

成化七年辛卯，　先生年四十四歲。

時事　十月十八日，伍雲卒。

二月，代兄作聘啓。按，啓內云尊親家鄭處士，嶷即鄭文吉也。　本集送李山人詩序，成化辛卯春，永豐李立武過白沙訪予　與胡

僉憲提學書、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承諭欲來新會、予久臥衡茅、未欲進拜、則有其說。布衣鄙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憂、恐不自重、以爲門下辱。胡榮、新喻人、成化七年任按察司僉事、提學。阮通志。　與庠中諸友書、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又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敘舊。又云、請③君方急於秋試。　與伍光宇書、賤軀百病交攻、近過胡按察、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驗。但應接事煩、工夫不精。今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老母、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卽奉還也。　九月、作綠圍伍氏族譜序、辛卯首夏、

光宇疾大作。九月、亨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絢、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慳一言、且使聞之、病亦尋起。　伍光宇君於白沙築臺曰尋樂、自庚寅冬至明年首夏、凡四月日、在尋樂卒、年四十七。　作尋樂齋記。按、記云、明年而光宇死。是齋建於伍生前、而記作於伍死後。　送張方伯詩跋。張瑄、江浦人、成化四年任布政使。阮通志。　十二月、代兄作請期啓。凡二篇。

成化八年壬辰、　先生年四十五歲。

時事　九月三十日、餘姚王守仁生。

時事　娶繼室羅氏。

正月二日、作奠伍光宇文、命子景雲往南山代之。　本集代兄與李宗書、文啓、猥蒙不鄙、賜弟某遂室家之願、實吾子之惠。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憂焉。　與僉憲胡提學書、野人有婦、亦以代井臼之勞而已。明日昧爽、以此婦見祠畢事、即趨行臺拜謝。　二月、豐城友人某以吳康齋先生訃至。　按、康

齋先生實卒於成化五年冬、至是始聞訃也。　襍詩序、予辛卯九月以來、絕不作詩。今年四月、予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於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不可爲懷。積旬、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鵑、示皷奴、詰李翁、送西賓等詩。晦日序之、用示兒子。　六月戊寅、作告伍光宇文。　□月、爲外兄何經作處素記。　十二月、作番禺何廷矩母周氏墓志銘。

本集詩　壬辰九日圭峰作七律。

成化九年癸巳、　先生年四十六歲。



成化十年甲午、先生年四十七歲。母年七十。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生顧常多病、常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終、故自太夫人七十以後、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行狀。

時三月罷兩廣總督韓雍。據帝王年表。明史本傳作九年。明事

時秋、漳州布衣陳眞晟卒。按明史儒林傳、眞晟卒於成化十年、明儒學案亦云十年、事年六十四。

時九月、門人南海陳庸、番禺張詡、順德梁儲、樂昌鄧球事同領鄉薦。

本集與吳惠州繹思書、僕生嶺左四十有七年。吳繹思、莆田人。

成化中守惠州、涖政果斷、增修諸邑學宮、衆務咸舉。通志。與韓知縣書、執事前在敝邑、日月不多、未究所蘊。去之順德、雖云異治、固尙在此邦之内。韓昇、浙江秀水人、成化八年任、凡一年。新會林志。按、順德志職官缺昇名、或署事也。

本集詩　代簡答羅一峰殿元五古。臺城一揮袂、忽忽星迴五。

十二月、題馬默齋壁七古。

成化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

時事　以曹偉知新會縣。曹偉、湖廣京山人、監生。成化十一年任。新會林志。

時事　十月、以朱英總督兩廣。通鑑輯覽。

蕭子鵬聞康齋講道、往師之。康齋沒、以陳白沙得康齋

之傳、卒業於門。別歸、贈詩云、玉峽蕭郎海上來、海邊雲氣擁樓臺。峽中亦有樓臺擁、始信蕭郎海上回。萬姓統譜。蕭子鵬字宜沖、新淦人。 按、九曜石有成化乙未秋新淦蕭子鵬六言草書。粵東金石錄。 本集與羅一峰書、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峰敍茲諸作、實有意思。 作容處士墓志銘。 與陳秉常書、秉常不春試、永豐之使不在吳璉、秉常幸圖之。一見羅殿元、亦不枉了。 與胡提學書、奉別忽已踰年、昨生員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庵、邱蘇州書、知先生安佳。某近以人事過

煩。自汗時發，閉齋偃臥，絶去應酬。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小兒自羊城回，乃知先生自梧州還闔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閒死矣。舊歲莆田舉人林體英來訪白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按南海志金石略，成化八年十一月，胡榮書濂溪書院記曰：天順癸未，予提學來廣云云。先生與胡公此書，今以明史陳眞晟傳攷之，故入是年。豈成化十一年胡公尚在廣東耶。與張東白內翰書：比者婁克貞致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可歎。張元禎④字廷祥，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萬姓統譜。



儲藏

補詩　夏、贈陳秉常、容彥昭、易德元使永豐謁羅一峰。

夜發白沙口、席影江門月。洋洋一峰倫、望望何時接。男兒亦何事、料理經世業。千載曲江祠、中間可停楫。按、詩見鶴山縣志、本集缺載。

成化十二年丙申、　先生年四十九歲。

時事　□月、門人番禺何潛來從學。

時事　以朱英總督兩廣。阮通志職官表。

時事　六月十二日、長子景雲婦梁氏卒。年二十一。

本集復趙提學第一書、奉到董給事書、其中備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為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

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游之日也。又云：都憲公按：謂朱公英。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按：阮通志，趙瑤，晉江人，成化十二年任提學僉事。本傳云：敎有根本，士習丕變。致之作恩平學記。本集有陪趙提學厓山詩，又厓山志有趙瑤詩。

本集詩：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變化，五古。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

成化十三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

時厓山大忠祠成。按：新會王志編年，成化十五年，建大忠祠於厓山。又攷羅倫大忠祠記，後云，事



成化十三年丁酉五月己酉，新會知縣曹偉立石。按：祠創於五年，立石於十三年也。按：白沙陳獻章倡議立大忠祠，始成，母林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謁於門。又白沙求大忠祠碑於石工，其人宿祠下，夢神指之曰：「跌在是。」往求之，果得跌，若夙成者。因作詩紀之。厓山志。

時事 九月，門人新會周京領鄉薦。

時事 建貞節坊。儒士陳琮妻林氏，獻章母也。年二十四孀居，貞節孚内外。姑呂氏性端重，不妄言笑，家人奉若神明。林事之二十餘年，未嘗一見怒色。成化十三年，詔旌其門。阮通志。

本集書思德亭碑後：成化八年夏，陶公由吾邑長進秩僉憲，六年考滿如京，諸父兄攜思德碑，請文以贈。按：世烈録：成化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六日，敕陶魯爲按察副使，蓋敕在十二年十二月，進京在十三年也。送

羅養明還江右序。永豐羅養明、丁酉春承一峰先生命來白沙。一峰賢者也、而養明其愛弟、與語連日夜忘倦。律詩二首以贈。　與張憲副廷學書。京師一別、逮今六年。張詰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丁酉陞廣東按察副使。阮通志。

本集詩　登陶魯壯哉亭五律。自注、宏治元年閏正月。閲丁酉舊稾、以遺守祠者。　三贈文都七律。小住江門、五十年。　承張方伯報旌表家慈書至五律。　示建貞節亭役者七絶。　病中寫懷寄李九淵五古。五十始云衰、三四謝春冬。

成化十四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

時事　四月、門人順德梁儲會試第一、南海李祥同榜。

時事　九月二十四日、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明儒學案。

成化十五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

時事　□月、以丁積知新會縣。丁積字彥誠、號三江漁樵、江西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至卽師事陳獻章。明史循吏傳。

時事　四月二十日、處士東莞林彥愈卒。年六十五。門人林光之父。

陳白沙書勇敢祠記。按察副使陶魯撰記。成化十五年己亥十月望日、知縣丁積、指揮倪麟立石、太學生邑人陳獻章書丹。粵東金石略。　本集復趙提學書、一峰死、僕哭

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峰者。 冬，作吳川縣城記。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始完。父老遣生員李凌雲走白沙，謁文記之。時江梅始花，予與二三友登碧玉樓，望厓山慈元廟新成，與大忠祠相映，顧謂凌雲曰：是公按，謂陶公魯。與今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所作也。

十二月，作林彥愈墓志銘。

本集詩 和梅侍御見寄五古。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 輓竹齋七絕。屋裏沾裳羅一峰，門前又報竹齋翁。 羅一峰輓詞七律三首。 贈馬龍如湖南奠羅一峰先生五古。去歲秋在季，文星墮西江。又送子出門

去目極秋天長。

補詩　登厓山觀奇石。

長年碑讀洗殘潮口口還口野火燒。來往不知亾國恨、只看口石口口口。白沙陳獻章成化己亥年口月口日。按石刻在厓山三忠祠、本集缺。

白沙年譜卷一終

姻弟方庭植石琴參訂

胞弟阮悲齡紫蕭校字

儒藏

校記

①崇正：即「崇禎」，清人避雍正胤禛諱改「禎」爲「正」。

②廢：當作「發」，見《陳白沙集》卷九。

③請：當作「諸」，見右引書卷三。

④張元正：《萬姓統譜》卷四〇作「張元禎」，此亦是清人避諱改字。

編次陳白沙先生年譜卷二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成化十六年庚子、　先生年五十三歲。

時事　四月、縣民謀亂、知縣丁積、指揮倪麟擒誅之。新會王志。

時事　七月二十二日、孫畹生。景雲子。

本集爲陶公曾作電白儒學記、以成化己亥三月始事、越明年八月釋菜、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書。

本集詩　庚子元旦五律。　題應憲副眞率卷七絕。春風

岡首黄巖會、醉插花枝少一人。應欽、浙江黄巖人、成化十六年任按察司副使、凡一年。阮通志。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七古。

成化十七年辛丑、　先生年五十四歲。

時事①春、門人番禺張詡來從學。

丁丑彥誠來尹古岡三年、爲樓於治之北、始於成化辛丑三月、踰兩月落成、石齋先生名曰游心樓、賦五韻、予過白沙、丁尹來拜、求爲記。林光游心樓記。　書敬義碑。新會又有白沙書敬義二字碑、字逕一尺五寸。成化辛丑夏五月、知縣丁積命工立石。粵東金石略。　本集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丁侯景仰一峰羅先生於既沒、乃以

容貫充祭使、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𦢊先生於江浦。按、一之與范用能同往。　復江右藩憲諸公書、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諸公希世偉人也、復名書院希世偉事。僕生於海濱今五十四年矣、未始聞於天下有如是之事。於乎盛哉。　贈李劉二生還江右詩序、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恥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參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己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敎事、乃具書幣、遣李士達、

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李生、劉生俱東白門人也、留且彌月。予既返諸公幣、爲詩以別之。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賦詩以贈。陳煒號耻菴、閩縣人。在江西、平反疑獄、具有實蹟。欽定四庫書提要。　陳琦字粹之、按察江西、禔躬刻苦、行部以乾糒自隨、所至飲水而已。廣輿記。　祁順、字致和、東莞人。使朝鮮、金使之奉、一切塵卻。互詳門人攷。張元正、見成化十一年。　閔珪、烏程人、成化十六年任按察使。　袁道字德純、吉水人、成化年任巡按御史。

復彭方伯書、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執事手書。繼又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爲重、亟賜

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煇煌。太守執事宣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執事之舉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全無抱負、好事相傳、類多失實。矧今自汗又作、俛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伏惟察僕之志而弗强焉、幸甚。彭韶字鳳儀、莆田人。成化十四年官廣東左布政、後薦陳獻章於朝。十八年、調貴州布政、父老涕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總督朱英贈詩云、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卧轍鳥聲酸。終刑部尚書、謚惠安。參阮通志。

與朱都憲第一書、□月②十八日、遣使降臨、欲勸僕出仕

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擬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病六七年來、每遇疾作、徧身自汗、或連數月不止、而母氏年益高、是以未能出門耳。又云、辰下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按此書本集倒置第二。）會總督朱公英於梧州。

與朱都憲第二書、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僕之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說、且合同自決之。僕若負芒、避席而不敢言、慙也。退而思之、又大慙也。明日、具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

儁藏

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踧踖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説乎。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勖。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敢舍孟而學韓也。

本集詩　辛丑元旦七律。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又、除卻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鴻鈞。　游心樓爲丁縣尹作七律。　重贈張詡七律。　次韻陳冷菴僉憲見寄七絶三首。五十四年居海濱、偸將水月洗

信藏

心塵。

中秋夜示江右李劉二生七律。木犀開時、江右李士達、劉希孟已去、容貫、范規江浦未還、有獨賞之歎七絕。別意七絕。九月先子忌日七絕。五十四年天顛定、諸孫羅列拜成行。曉過金洲七律。行人拍手笑天公、十月江湖未朔風。望鼎湖山七絕。小湘峽食嘉魚。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引滿阿儂生日酒、微吟空記屬牛年。小湘峽在高要縣西二十里。肇慶府志。悅城五律。舟航乘夜發、雲日入冬晴。

自三洲還至祿步郵。夜過三洲巖讀濂溪題名示諸生。三洲巖聞虎。以上俱七絕。寄題三洲巖五古。和尚石五律。按肇慶府志流寓陳獻章字白沙、嘗遊康州、愛其形勝、多有題詠。志稱字白沙、誤。德慶州

在唐宋時為康州。蒼梧寄陳庸時館潯州七絕。題林良為朱都憲寫春曉圖七絕。林良字以善、南海人、為藩司奏差畫翎毛、有巧思、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顧指摘、金欲撻之、良自陳其能、試使臨寫鷹鷲、以為神。自此騰譽。南海縣志。經坡亭七絕。坡亭在縣東北五十五里。鶴山縣志。問厚郭胡父子起居於其鄉人蘇某。序云、胡君名金、先師康齋先生女夫也、其子曰寀壽、景泰甲戌、予游小坡、與君父子同處先生之門、時寀壽方七歲、工於筆硯、今二十又七年矣、居鄰厚郭一雛飛、桂樹於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按、此序碧玉樓本缺、今從何氏本補入。附錄雙鳳石七絕二首。自注、族子冕以詩來索題。按、此詩非作於過肇慶時、故附錄之。

成化十八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

時事春、大旱。知縣丁積於圭峰絶頂禱雨三次、雨足乃止。本集丁知縣行狀。

時事以陳選爲廣東右布政司。詳後二十二年。

時事餘姚王守仁如京師。成化十八年、先生十一歲、祖竹軒攜先生如京師。明年、就塾師於邸中。陽明年譜。

時事是年秋、應薦入京。

白沙書游心樓記。記是林光緝熙撰、而先生書之、成化十八年壬寅二月也。粤東金石略。　壬寅、廣東左布政彭韶上疏略曰、國家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

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行狀。

白沙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於朝、此實好賢之篤也。然使白沙起而任事、得毋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安知不有閔仲叔之恨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强之出也。不識吾兄以爲何如。何喬新與彭部書。喬新南城人、仕終刑部尚

書。性剛介、筮仕郎署、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謚文肅。廣輿記。　按明史、明詩綜、題名碑錄、俱作江西廣昌人。　彭從吾首薦、朱郴陽再薦、不揆小子默致力於其間。林俊祭白沙祠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歷事四朝、抗疏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明史本傳。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於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該本末之事、未嘗偏

主獨勝。以是而學既成矣，人不知，吾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膺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傳說、武侯、伊川、曾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民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而亦不忍歸曲於上下以求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

賢之薦所司勸駕。先生徐白其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其必有以處之矣。部黍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偏③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眞絕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④術周才亦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勸就道、東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

移貝在茲。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擾鄉、有旨謫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鳶飛魚躍在我。知此者謂之善、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雙槐歲鈔。

白沙爲彭韶、朱英薦於朝、當時以隨牒待之、而縣至於取腳色、故有詩曰、蕭蕭白髮映春漪、腳色年年自不知。滿眼江山難具報、只

將年月載公移。就程時別英英以出入甬道禮之。門人李輔詩云、會向江門弄釣絲、海風吹浪潑蓑衣。忽驚天子黃麻詔、打破先生白鷺磯。蓋譏之也。至都、宰相待之殊薄。白沙悔之、因讀林和靖詩云、廟堂不坐周公旦、何處山林有鹿麋。遂歸。楚庭瑋珠。按當時朱總督英、彭布政既共薦之、且是時丁公爲知縣、方以師禮奉先生、而先生避之、安敢有縣取腳色之事。默齋偶未考白沙集及各史志、故妄爲是言耳。至於讀和靖詩、不知何據而以爲在赴召時在京作也。李輔詩亦未可附會爲譏師不恭也。

壬寅、別朱都御史於蒼梧也、英豫約束隨參官、俟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曰、自古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

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行狀。

成化壬寅九月、陳獻章公甫應召赴京、道過南安。太守張汝弼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以受。陳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褒弗亟辦、容與數日耳。張不能强。新會林志雜錄引玉枕詩話。

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仿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耶。兄弟泣爭、義感行路。行狀。徐積字仲車、少孤、事母孝、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東都事略卓行傳。

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行狀。

白沙初應聘、至廣州、由城南至藩臺觀

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廣東新語。　訪何子有於羊城。味月亭記，予被徵過郡，通名於子有之廬。　再會總督朱公英於梧州。遍考本集，先生凡兩次見朱總督於蒼梧，一在成化十七冬者，以小湘峽生朝諸詩爲據，一在十八年秋者，以行狀王寅別朱都御史，及蒼梧歸煩暑爲災，及大水，水悶諸詩爲據也。　本集禱雨祭五方神文。　禱雨告各神文。　禱雨文。以上三首，俱代丁知縣作。

書潘季亨墓志銘。成化十八年夏五月，同邑陳獻章公甫撰並書。據墓志石刻。　作朱夫人墓志。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按夫人即朱公英配。　與朱都憲

第三書、去年秋自汗纔息、因得謁執事於蒼梧。此歸遂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必欲驅此羸軀、行於風波萬一不虞、雖悔何益。與張廷實第一書、蒼梧歸、人事益冗、煩暑爲災、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既。書玉枕山詩話後、成化壬寅九月二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横浦驛、讀東海先生玉枕詩話、秉燭書此蘇君卷中。十月、過永豐、有告羅一峯墓文。十一月、過永豐、有祭先師康齋墓文。十二月、作恩平儒學記成。

化十八年壬寅冬十二月、古岡陳獻章公甫爲縣令莆田翁儼撰。粵東金石畧。作新遷電白儒學記。按記云、已亥三月始成、明年八月舍菜。又云、韓君來守是邦、乃具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題。下注云、成化壬寅十二月作。考壬寅赴召、當十二月時已在江門、將至南京。蓋具幣來請在庚子間、而電白恩平二學記皆作於途間也。

本集詩　立春日呈丁縣尹七律。浮生五十五回逢。　元夕七律。　禱雨呈丁知縣七律。　丁侯約遊圭峯齋次以病不果七律。　聞方伯彭公上薦剡二首五律。　舟經西樵七律。徘望蒼梧在何處、東籬今負菊花叢。　至陳晃家五律。　金洲石五律。　金洲別陳晃七絕。木棉花下進舟遲。　古椰寄周京五

律。入水魚龍喜、懷山草木愁。古榔道中有懷七絕。水悶七律。本集欽。過端硯坑七古。大水浮舟至七星巖頂題其上七絕。別蒼梧廍間呈謝大參段都閫七古。蒼梧城中三日雨、曉坐肩輿辭兩府。謝瑀字叔和、閩清人。官廣東布政、以廉能著。阮通志。出肇慶懷馬元眞七絕。細雨秋江看木棉、羚羊峽尾七星前。留別諸友四首七律。自注、時赴召命。示兒六首七絕。吾觀日夜傷離別、爭得肝腸冷落時。五十年來如夢覺、臨歧更出示兒詩。石門次林緝熙韻二首七律。與君傾蓋定前言、來往青山十五年。老我自知難用世、勞君相送過貪泉。孤舟昔繫飛來寺、白首重來十四秋。按先生有世卿寄示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舊律詩、復用前韻答之。其詩用秋、牛、休、由韻、與次緝熙第二首同韻。蓋赴召時緝熙送先生北行

取道石門後別緝熙詩也。濛裏驛呈送行諸友。相隨征路二旬餘，笑指前山別老夫。按，濛裏驛在英德。南雄讀羅一峯書院記。度嶺。千尋松下看流水、十八年中度嶺人。橫浦橋。隔河騎馬是何人、下馬問訊張東海。濂溪臺七絕。

金鼇閣七絕。次韻張東海七律。南安贈龍溪李知縣七律。玉枕山前逢使君。夜書南安店壁六言絕。千里紅塵倦客、幾年白髮衰翁。玉枕山和南安太守張汝弼。一枕秋橫碧玉新、金鼇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白沙應召道出南安、太守張汝弼頗以白沙出山為非、欲尼其行。白沙不可。白沙製玉臺巾詩與汝弼、頗相譏諷。白沙作玉枕山詩、汝弼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著、雞鳴催人紫宸班。白沙跋之曰、東海石齋大家不睡、笑殺陳圖南也。列朝詩集。

按、先生苦

心屢辭薦書之故，已讀詳於與朱彭二公之書。其後朱公復懇先生終不起，告先生曰：「某已具疏，末云臣已促某就道矣。萬一先生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遂起。乃東海以出山爲非，且欲尼其行，烏有東海覿面石交，猶不諒當日不得已情勢如此。且行李已至南安，遲遲誑君之語，東海何不聞焉。此等迂闊妄撰，乃錢牧齋僞言也。

題雲嶺。路傍指點一峯墳，一老西巖坐白雲。盡是唐人詩境界，千林紅葉訪徵君。

題劉主事挽册。里中新有一峯墳。

贈劉進夫還永豐兼寄羅養明、楊榮夫、羅清極、湖西諸友二首七絕。淦州銀燭照離情，畫舫行人一月程。按，此詩當在新淦作，蓋過永豐即新淦也。清極，一峯子。

過康齋墓七律。

與豐城知縣王本儉七絕。劍水相從梅始花。按，劍水在豐城縣。

宿迴龍寺。酒醒迴龍欲二更，迢迢秋漏徹江城。何須不理東湖棹，徐孺亭前月自明。按，迴龍寺在南昌

府城、東湖在府東南。按、又有迴龍寺夜坐五律、乃昔年入京詩、非壬寅作。詳見本集書玉枕詩話後。

成化十九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

時事　按察副使陶魯入京。按世烈錄、張弼送憲副公入京詩云、此去金臺試回首、平胡自有霍嫖姚。自注、蓋寫借寇之心耳。陳白沙在京、爲我同較量。

時事　九月、門人新會黃佐領鄉薦。

十九年正月、白沙先生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揚州。湛若水莊定山墓志。

往年白沙過予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予言爲謬、亦不以予言爲是、而謂予曰、此吾緝熙林光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明儒學案引莊定山要語。

正月□日，會婁諒於白馬菴。婁諒字克讓，上饒人，督西畿陝西學政，躬行實踐，士類風動。時汪直擅威福，諒絕不與通。廣輿記。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銳具人船往護，極禮意之隆。行狀。平江侯瑄曾孫銳，成化初自兩廣移鎮淮陽，十四年，章數十上。明史陳瑄傳。三月三十日，到京。先生初聘到京時，公卿大夫日造其門數百，咸謂聖人復出。嶺南名勝白沙釣臺記注。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云，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

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明儒學案、夏尚樸浴沂亭記。）

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獨坐、卽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明儒學案引涇野語錄。）

林司寇俊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楊園集近古錄。）

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瓊山邱公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雙槐歲鈔。）

本集瑞鵲卷序、成化十九年、予薦徵入京、過江浦、訪孔暘莊先生。先生送予揚州、偕行至六合縣、經

宿而去。當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互詳宏治三年。　書蓮塘書屋册後、成化十九年正月、予訪友莊定山於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菴、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與予同事吳聘君、予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往還。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勝會也。侍御示予蓮塘圖云。三月二十三日、與鍾百福書、近來濟寧會潘𦤎鶴先生、益知吳錦衣之爲人矣。百福在江湖多交好人、李承恩

旦夕當見前在平江、辱知待之厚、皆百福所賜。舍姪未至、姑少俟灣上、數日後方入城。去就既定、五六月間或再與百福會淮上、又幸也。寓張家灣鄉末陳某再拜。廣東

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能書。淮安平江伯陳公銳辟居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召游西湖、寄之詩。鍾和日、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游。已辦蜀州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一年。蓉塘紀聞。　按、先生讀世卿藎卿挽五羊鍾狂客卷末云、萬里平江能送我、十年燈火夢淮陽。自注、平江伯陳公嘗致狂客於幕下。　鍾禧字百福、順德龍江鄉人、與李承箕友善。及卒、承箕挽焉。白沙亦倚而和之。順德縣志。　又按廣東詩海、張詡有送鍾狂客應薦北行七古一首、七律二首、參阮通志及順德志、俱缺應薦事。　潘琴字舜韶、景寧人、邃經博史。天順丁丑進士、歷興化知府。乞休、作招鶴詩

寓意。家居攻學，齒德隱然爲東南望。卒年九十。浙江通志引⑤招蒼彙紀。按先生有與潘舜絃書，本集末附潘琴別先生詩。

送李世卿序，宏治元年，世卿訪予於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按都憲名田，世卿叔父。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予既書克讓蓮塘圖後，蔣世欽繼以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

謝恩疏，八月二十六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

乞終養疏，臣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吏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至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聖旨考試了量擬職事。

臣時方在牀褥、未能就試、即令姪陳景星赴通政司、轉行本部、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赴部聽試、立步艱難、因續具狀、再延旬日。耳鳴痰壅、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睹、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

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

至深且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鶩虚名、飾虚讓、趑趄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試、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憂母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

爲有司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者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

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待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九月初四日，奉旨，陳獻章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先生時在牀褥，不能行動，乃遣姪景星具謝恩

疏於鴻臚寺、遂南歸。謝恩疏。　授翰林檢討、先生表謝不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眞。行狀。　按、先生懷故友張兼素云、萬里長安看我病、夜闌兩馬出攜鐙。如今只有西涯在、猶草江邊露滿塋。是時兼素亦在京、李某即西涯李東陽。　公鷹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令公就試吏部。應詔錄引徵吾錄。　按、李賢南陽人。　成化十九年、廣東舉人陳獻章被薦、授翰林檢討而聽其歸、典禮大減矣。明史選舉志。　舉人陳獻章、布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

母乃授檢討。自是屢薦不起。循擬通鑑綱目。按此檄貫尹某報昔年造子從學先生力辭夙怨也。事詳行狀。九日、與張兼素同飲慶壽寺。見本集菊節後五律自注。與鍾百福書、今日行李著舟、以某百戶未至不得發、專此馳問來否。河流將凍、歸心如火、此使還即發舟矣。十九夜、鄰縣舟中秉燭簡上。與鍾百福書、長路相思、如共堂席。林緝熙、張廷實近過淮、想共抵掌一笑。前有拙稿并雙履、留於總戎所。清規爲榮、賤疾未平、勉從紙筆。按番禺縣志張詡傳、癸卯赴春官、明年成進士。故知此書南歸過淮陽、更寄陳總戎後所寄也。癸卯、白沙先生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湛若水撰莊定山墓志。

龍江關在南京城。明史地理志。　曾公墓志、予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曾公眞化爲嬰孺。先是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

本集詩　和婁侍御七絕。　白馬菴聯句二首五律。　贈江通判。明朝別駕過金壇、暫到茅山亦不難。　過漷縣風大作取舟中酒飲之七絕。　補詩　出潞河。來往西風析木津、歸舟明月又隨身。君看烏帽白頭客、合是東西南北人。浮世升沈雖有定、鴻鈞賦予不爲貧。卻憐病骨長如舊、叨負清朝翰苑臣。上疏辭非罪、綸音更敢違。平生只願仕、今日暫須歸。溪艇蹤紗帽、巖花落綵衣。細論朝野事、九五正龍飛。　聖主隆大孝、微臣表下情。深慙不報德、有詔許歸寧。野日明霜戟、河風動羽旌。此時心一寸、飛入九重城。　至直

沽。玉臺居士領朝衣，乞得寧親海上歸。到眼碧波還漾漾，迎潮白馬故飛飛。何嘗宇宙無通塞，到耳江山省是非。今夜直沽須一斗，北來多負鯽魚肥。按，直沽在北京天津府，時先生由運糧船南歸。

直沽逢周京。病者宜休壯者行，老夫長揖謝周生。停船沽酒日初下，燒燭賦詩潮欲平。豈有文章供世用，不晉門戶得身輕。華山有語君須記，造物由來也忌名。

乞恩南歸先寄諸鄉友，侯我於曹溪者。諸君來訪曹溪洞，臘月扁舟我亦還。白帽影連江上水，清猿聲斷峽中山。公能少爲煙霞住，我豈不如鷗鷺閒。枕中收得淮南記，更與南山長老看。按阮通志，曹溪在韶州府南六十里。

南歸先寄馬默齋并諸鄉舊二首七律。

寄懷故里十首。按，此十二首見本集，故不錄。

漉酒巾。取彼頭上巾，漉酒無乃卑。但求當日醉，不管後生疑。哀情萬里隔，志士千古期。無人知此意，只有東林師。

舟中次麥岐韻。麻衣穿破不沾塵，海

上支離一野人。本爲聖朝無棄物，偶逢儒席得稱珍。紅蒹綠浪橫孤艇，白雨黃牛廢一春。卻媿南山鬚長老，閉關深坐一蒲薪。癸卯十月二十六日，獻章書於桃源舟中。按，桃源屬懷安府。此卷白沙先生墨蹟，紙高九寸，長九尺九寸，有石齋白文麼印，卷後有翁方綱、蔡之定、黎民表諸題跋。南海吳榮光辛丑銷夏錄卷五。

成化二十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母年八十。

時事 三月十二日，餘干布衣胡居仁卒。年五十一。明儒學案。

時事 四月，門人番禺張詡舉進士，東莞林光乙榜。

時事 六月，召朱英爲右都御史。明史七卿表。

時事 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都督經歷張黼於獄，尋釋之，並謫官。

本集永慕堂記、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清理軍伍於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於堂。　七月、與張廷實第二書、丁縣王回、得手書、知抵家甫一月。某夙疾在躬、舊臈來寒熱交攻、腹中作瀉。過金陵、會諳定山否。平湖典教、想已履任。老病夠繫、能一過白沙否。渴望渴望。

按、林光中乙榜、授平湖教諭。　與廷實書、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哉。

本集詩　春中四絶。龍溪不賞去年花、今歲春光喜在家。　按春中詩、本集原與夢長髯詩相接、故附入。　夢長髯道士以一囊貯羅浮遺予二首七絶。

夢長鬚道士示范規三首。夢崔清獻坐牀上，李忠簡在牀下，予參其間二首。朱侍御將還京，過白沙言別。朝天驄馬乘春去，高步彤墀珮陸離。侍御再過白沙，出示同寅周先生送行詩，因附其韻。以上七首俱七律。家兄往東向村收早稻，登舟後雷雨大作，章侍⑥貞節堂，至夜分以爲憂。是年甲辰，家兄年六十一矣，未嘗有如意之求。聞緝熙授平湖掌敎二首。按詩原二首，今本集存一首。聞廷實謝病歸，寄之。俱七律。正是黑頭堪入仕，初登黄甲最知名。癸卯，制府檄有司速赴春官，明年登進士，郎乞歸。番禺縣志張詡傳。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

時事 張兼素救林俊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州。乙巳正月元旦星變、王公恕爲吏部尚書、言俊黻忠直、上悟、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雙槐歲鈔。 按明史王恕傳、成化二十年、改南京兵部尚書。時林俊下獄、恕言俊不當罪、是救俊乃在兵部時。歲鈔吏字誤。至爲吏部尚書、乃在孝宗即位以後矣。

時事 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明史七卿表。 朱英總督兩廣、不以家累自隨、惟一老蒼頭而已。比卒、廣人莫不哀悼。陳獻章爲之服緦。郝通志。

時事 八月初七日、甘肅巡撫曾能卒。年五十八。邱文莊集曾公神道碑。

陳白沙次洛日亭韻詩、在蘇書碑陰、草書。成化乙巳夏

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後有湛文簡跋。粵東金石略。 閏四月、爲陳方伯作道學傳序、養其在我者、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月、作丁氏族譜序、邑長丁彥誠宰縣、於茲六年矣。 九日答丁縣長書、公遇節補會、亦可笑也。惠來鷄酒與馬默齋喫了、必有佳作奉呈。今日爲誠菴先生制服、畧無好況。公他日補會、亦爲公補詩也。

本集詩 寄張兼素七律。歸家遠泝長江水、信息初通五嶺雲。此日山林聊共病、幾時風月許平分。按、兼素諱師宗、州尋卒於家。風月堂雜識。 浴日亭次東坡韻。

扶胥口書事借洛日亭韻。早春約我扶胥口、今日進舟黃木灣。又、明朝去覓南川子、與話平生水石間。徧欖山書屋。別欖山。羅浮山色眼中來、老子心情不易裁。俱七律。按、欖山在東莞城東三十里、林南川光居此。館廷實進士於白沙社兼呈丁明府。歲次今年正屬蛇。廷實偕丁明府游圭峯雨中奉寄。次韻鄉人送酒。廷實歸贈瑞香花次韻。俱七律。林緝熙縣博張進士廷實何孝子子完先後見訪、既而緝熙往平湖、廷實歸五羊、子完返博羅四絕。江門昨夜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又、長鬚還我一囊山。輓總督朱公二首七律。十年持節嶺西東、奏疏金門月幾封。按、公實卒於京師、此詩追言之也。八月、題畫王大

姥像壽家慈八十一七律。　次韻張廷實謝病後約游羅浮見寄二首七律。卻憶平湖林縣博、仙山從我竟何由。　次韻張東所見寄七絕。　九月九日寄丁明府五律。如何丁明府、不肯共重陽。　菊節後五日丁明府攜酒來飲白沙補會詩三首五律。　對菊五首七絕。盧阜長官歸未得、看花還共去年人。原注、丁縣長告子謝病、不果行。精魄當年楚水濱、天涯問訊忽沾巾。西風吹醒蒲團夢、獨對黃花憶故人。原注、朱都憲誠菴先生。　晨起將出尋梅四首七律。田父許留今日醉、梅花不記去年詩。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先生年五十九歲。

時事　二月十七日、古愚公獻文卒。年六十三。家譜、公事親孝謹。

時事　二月二十六日，新會知縣丁積卒。年四十一。按與廷實書，丁長官前月二十六日卒，寡婦孤兒甚可憫也。三月二十一日書。是知公卒於二月。

時事　九月，門人新會黃在領鄉薦。

時事　□□初七日，次孫机生。次子景暘婦范氏出。孫机壙志云，以易筮之，占渙奔其机，悔亡。因以名之。

時事　以袁道爲廣東巡按御史。袁道字德純，成化壬辰進士。爲太平令，民立祠祀之。改宜興，擢御史，巡按廣東，臧吏望風去。吉水志。袁道卒於龍川，白沙陳獻章作詩哭之，稱爲眞御史。阮通志。

時事　九月，逮廣東布政陳選，卒於道。按，中官韋眷誣選，比貪墨，詔逮選及番禺令高瑤。選至南昌卒。詳　御撰綱目。

吳郡里弔莊烈婦墓、邑人陳獻章二詩、寄都丁積一詩後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乙亥、守墓人古岡容貫識、皆白沙行書。粵東金石略。按、此碑現存邑城西門外雷霆山莊烈婦墓前。 本集詠月亭序、成化丙午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乞一言以歸。予口占一絕。 祭丁知縣文。 七月、代容珪作丁知縣行狀。按本集丙戌作、戌乃午字之誤。 與廷實書、近得林子逢書、頗得平湖履任消息。緝熙此出、固不得已、終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直圖歸計耳。秉常想已就道。承寄手疏賻帛、謹已

拜領。周文都如省、託渠訪雲谷老隱、覓以疾尚果。　與廷實書簡一通、奉方伯陳先生帛一端、簡一通、寄高要煩便達之、勿示人爲感。　與陳方伯書、聞行李將入京、尚獲躬送、豈勝媿戀。賢人屈伸在道、公所存、憂樂安能奪之。惟萬萬自重。吾廣方伯陳克菴、淡泊無異韋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聽訟不事刑杖、民化其德、皆不忍欺。雙槐歲鈔。　與廷實書、章因起倒傷、諸疾乘之、自汗耳鳴。得七月五日斷制、平湖去就、亦未敢牵爾。別紙報袁德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使人動念。袁侍御會一會否。此公能納善言、最不易得。　與廷實

書，子長病小愈，曾見之否。數旬來手足不仁，每中夜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後病乃可平。寶安道白日殺人，民澤還增江，襲志明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行，奈何。送丁一桂詩作就，付來登卷。九月十三日。按，民澤從學詳宏治七年。此云民澤者，疑初見江門未從學也。或此書作於宏治八年，送丁詩另是一條，或採入集者誤合爲一也。作曾封公墓志銘。十二月初八日，作祭誠菴先生文。遣子景雲往代之，自稱門人陳某云。與寶安諸友書，章齒髮日變於舊，亾兄屬纊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目俱腫。又云，子逢剔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

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川之歸無日矣。景暘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干仰於人、一也。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希得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眾人也。按、南川林光之號。

與林郡博書、亾兒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窆。積痛成疾。王考闆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能早晚一過白沙否耶。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景雲如桂陽未返、張僉

憲日夕至學。景暘惟科試是急，諸姪營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與廷實書，緝熙還家滿三月，無一耗問。茶園商云，縣博治行李入京，早晚舟至江門遂別，果爾否耶。向者五羊得廷實報，大喜，連賦數詩。緝熙尚有稅駕，則拙作反爲之累。

本集詩 讀張進士輗丁明府七律。六年官守斃諸雛，七月孤兒護一棺。

四月二十七日五鼓失腳仆地，衰年久病，氣弱無力之驗也，爲詩自悼二首五律。 次韻秋興感事錄寄東所四首五律。 次秋興韻寄東所兼呈雲谷五律。 得林

子逢書感平湖事賦此次前韻二首五律。讀緝熙近詩時緝熙與文衡閒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五古。悼林玹七律。聞道平湖歸瀨近，相逢空有淚沾巾。贈丁一桂五律。有廟旌遺愛無金歸故鄉。南風催返棹西望欲沾裳。按本集丁知縣行狀長子名芳生於公卒後五月。一桂或是芳字。僉憲莆陽李公自海南征黎過白沙七絕。按郡通志莆田人任僉事者二人李元鎮成化二十二年任李德美宏治五年任俱進士。按二十三年與廷實云袁景休昨見李僉憲云。當是元鎮也。誠菴朱公歸葬郴陽適憲長陶公遣生員陳諫偕景雲往祭其墓並以公意作詩贈之二首七律。憲副翁公以占城國王自海南來貢，過白沙、

索和李黃門諸公韻七律。忽聞海上夷王過，又把新聞續舊談。成化二十年，諭占城來詣廣東受封。明史占城國傳。翁晏，侯官人，成化二十二年任按察副使。阮通志。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先生年六十歲。

時事 三月，門人浙江張鋏、姜麟舉進士。

時事 七月十六日，孫机殤。志孫机壙：春夏間疫作，里兒十五亾於疹。婦攜机如外氏，得疾歸。風雨暴至，數日不止，瘵弗及，遂絕。

時事 給事中林廷玉奉命來新會，賜葬右都御史魯能。吏科給事中閩人林梓夫廷玉，父芝之司訓導信宜，母沒，詔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魯能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母墓哭祭之，欲負骨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載還之句，乃圖山

形而去。雙槐歲鈔。　按、先生明云、尋母墓久而弗得、何得云負骨歸、白沙止之。且既得母骨、必當負歸、君與親一也、若云止之、殊不近情理、蓋誤會先生詩意也。　又按新會林志金石有祭會能碑、云成化二十三年皇帝

命有司爲營葬域、所云有司即林廷玉也。

時事**八月、帝崩。**憲宗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會攜酒去、坐教明月管梅花。行狀。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孝宗嗣位、文祥即上封事、論威寧丞。工部主事莆田林沂請召文祥、湯鼐、劉夏崇文言、且召陳獻章、謝鐸等、卒爲吉直所沮。明史李文祥傳。

廣陵張幹臣貞生口世祖徵、成化時仕經歷、嘗救林見素得罪、與白沙交善。予從學士處見白沙送別手蹟云、

草閣春風忽雨人、坐臨江水看江雲。尋常肺腑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又離羣。布帆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張氏以理學直諒爲家學、其淵源有自矣。湘北偶談。按、此詩本集作緝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韻寫懷弟二首也。兼素、張黻字。

與廷實書、袁侍御暴卒於龍川、其蹟可駭。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按、名元鎮。云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哭而爲之緦踰月乃已。德純先生竟止於此、挽詩並兼素輓不可不作。四月二十七日、夜起索衣、遭跌傷面。近著大頭蝦說、云云。按、明史林俊傳、張黻吉水人、歷

知涪州、宿州、宏治中、俊蒙顯擢、而徵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考雙槐歲鈔、張公當卒於成化二十年。今按先生之詩、當卒於二十三年以前。蓋張卒在二十年而先生以路遠未及知、如康齋先生耳。明史云宏治中徵老不用、誤也。祭袁侍御文、兼素之訃、繼此亦聞。海內知己、存者幾人。秋、作朱惟慶墓志銘。按、惟慶太保英之弟。與廷實書、朱守節、誠菴猶子、近來白沙。又某不幸喪小孫机、哭之連日。比聞長樂盜起、羅浮之游不知又在何時。舍姪送守節行、過五羊、想當一會。近來敝邑夜寇甚於前日、有殺盡一家十餘口者矣。意欲遷省城、求一地奉老母、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以此爲言。按李士實字白洲、新建人、成化二十三年

任按察副使。阮通志。與廷實書、林進士尋母、久而弗得、爲作二絕。先室張氏墓志、岡脈旁起推車嶺、正南面積水池、作己丙向者、吾室張氏藏也。張氏卒、葬孔家山二十五年、爲今成化之末年十二月甲申、其子景雲、景暘始易棺衾、奉遷於此。翰林國史檢討陳獻章志。按此碑本集缺載、今補入。

本集詩 候緝熙七律。 次韻張廷實舟中寫興七律。

白沙先生六十年。寄張兼素七律。 緝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韻寫懷七律。 代簡答黃大理仲昭。尺簡豈堪頻問訊、南京還說舊因緣。餘生可試屠龍技、畢嫁纔消潛犬錢。 代簡答林蒙菴用前韻。入非爲己終無得、我

與先生倶有緣。六十戀辭兵部歲，尋常亦父酒家錢。林雍，官兵部郎中。福建通志。袁侍御訃至二首七絕。袁侍御挽詩二首七律。晉朱甘節七律。按，甘節，惟慶子。中秋與朱甘節白沙賞月兼寄其從子玭七律。讀林進士信宜祭母墓文二首七絕。非關旅殯無尋處，不與皇華共載還。題林進士繼母陳氏挽卷七絕。樂歲呈楊尹七絕。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楊如，福建松溪人，成化二十三年任。新會志。題健齋費子充殿元號七絕。費宏，字子充，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大學士，謚文憲。明詩綜。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

時事　四月、門人嘉魚李承箕來從學。　築楚雲臺。李承箕裒糧自嘉魚來從學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榜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行狀。

時事　以林泮知廣州府。凡十年。按郝通志名宦、以泮爲宏治元年進士、誤。考福州府志、泮成化壬辰進士、自南京大理寺正遷廣州知府。

時事　以吳廷舉知順德縣。

姜洪廣德人拜御史。孝宗即位、言王恕、王竑才德高茂、張元正、陳獻章、章懋學有淵源。　曹璘襄陽人孝宗嗣位、疏請王恕爲內閣、擢陳獻章等於左右。俱明史稿。　宏治改元、閣臣薦起陝西參議。檄未至、母死、疏辭、陳四事、謂

聖學當求、眞儒陳獻章大可用。毛西河集賀欽傳。　十月、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又一矣。前中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先生喜形於色。今孟冬二十有一日、先生初度、拜跪成禮而退。李世卿壽先生六十一詩序。　本集與廷實書、世卿來白沙、過秋方還嘉魚、能一來會否耶。　復世卿書、圭峯山靈相候已久、與諸鄉老龍興寺相對、孰與置於圭峯爲快也。　處士陳君墓志銘、子游匡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朝夕侍我側。　與朱甘節書、去秋別去、不知何日至桂陽。世

卿首夏來訪，尙留白沙，與之語，甘節眞知人哉。俊圭詳門人考，鄧球字俊圭。

擬冬春會白沙，貫札可付來也。作李處士墓志銘。按處士名皐，字元春，世卿父。

與陶方伯書，頃聞夫人之葬已後時，諸兒姪偶宂於人事，不得隨執紼之後，媿罪媿罪。承命修本邑志成，將刻板，乞一經目定之。按世烈錄，楊淑人墓表，宏治元年戊申十月十九日，葬於番禺南蛇坑。

與廷實書，惠來薑酒，可賀世俗好檢點人，不仕無義，違親非孝，行矣，勿貽尊翁戚戚也。

與廷實書，好子不育，傷如之何。近得林待用書，朝廷用薦者起取潘時用，報如此。世卿近往南山，未還

白沙。承欲一會，此念自好。比日同李憲副往李郵看山中暑，腹滿連日不能食，以菉豆粥解之，乃得通。宏治元年，用薦擢雲南副使。明史林俊傳。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宏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滚滚不竭，求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悛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

或問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淩邁高遠則有之、至按有之之下、當有至字、或鈔刻者譌漏。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閱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

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倡，予和之，或予倡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譽毀。至是，世卿以大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厓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採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與廷實書，

曩辱佳章並賀儀，媿感。世卿行時，諸友追餞，不及奉簡。

冬，作處士陳君墓志銘。詳門人考陳東淵。

本集詩 元旦試筆七律。六載虛叨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閭閻擊壤今宏治，簡冊編年又戊申。 閏正月書登陶曾壯哉亭以遺守祠者五律。

次韻李子長抵江門。 送子長還五羊。此日江山初見子，向來風月更因誰。春波浩蕩舟難繫，曉樹啼鶯枕欲敲。 寄廷實用前韻。 約諸友遊圭峯，文都報子病，不果行。 與廷實遊圭峯，別後奉寄，且申厓山之約二首。 寄文都曝日臺。 次韻顧通守。顧叔龍，莆田人，宏治元年任廣州通判，凡三年。阮通志。 留世卿飲用前韻。 次

世卿雨中韻。與世卿閒談兼呈李憲副九首。月下懷世卿，時在南山。寄世卿玉臺四首。記旱用前韻。一之夜歸楚雲臺，失足墜溝，諸生拽出之，子聞大笑，與世卿各賦詩唁之。以上俱七律。借一之、世卿詣楚雲臺七絶。楚雲臺呈世卿。江郡晚望寄世卿圭峯。寄吳明府。同世卿游玉臺五律。游圭峯同世卿。九日，李鴻兄弟攜酒從子登小廬峯，寄世卿圭峯。書所見寄世卿圭峯。廷實屢約游厓山不遂，世卿在數千里，不期而同，次舊韻寄廷實。代陳汝岳謝世卿撰、玩琴

軒記七律。　得鄧俊圭書。　與世卿同游厓山七古。

生日答吳獻臣五律。後甲惟元祀、浮生又五寒。　六十一自壽二首七律。孤子今來六十一、慈親已過八旬三。　世卿赴順德吳明府之召、五日不返、詩以促之二首七律。　臨安太守鍾宣美將赴任、過白沙言別、出莊定山詩次韻二首七律。按、宣美原姓陳、名晟。詳薮攷。　送薑酒七絕。　贈世卿六首五古。　送世卿還嘉魚五首五古。　和世卿留別韻二首七律。　圖新書舍懷世卿、時別半月。月上齋埋白、疎梅共主賓。　次韻寄廷實五律。

題南浦送別圖爲蔣方伯。按郝通志、蔣雲漢四川巴縣人、進士、宏治元年任布

政左參政。答石阡太守祁致程七絶。世卿寄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詩，復韻答之七律。得世卿南安書七律。心知别去干同折，詩長從來一揩工。

宏治二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

時事　貶鄒智爲石城吏目。

時事　遷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

時事　九月，門人順德梁景行、梁貞奎、新會譚以賢、博羅何宇新同領鄉薦。

本集次姜仁夫留别九首七絶序，宏治己酉春，姜仁夫

進士使貴州還過白沙。八日、次韻爲別。明日、仁夫至潮連寨、隷冏、得三絶和之。仁夫蘭谿人、從學章先生德懋、吾二十年舊好。故詩兩及之。　與順德吴明府書、頃辱書、適姜仁夫在坐、不卽裁答。去歲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念昔蒼梧之會、幾於失君。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廷實、二字補。　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

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甚有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虚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機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

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萬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與廷實書。承示楊柳曲。情饒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近來做鄉東西盜劫連夜。白

石譚蘭雪一家遭害、馬默齋輩剝牀可畏。眼中惟倪舜祥可委捕盜。又云、仁夫會間、多爲申覆。按、倪舜祥名蘇、先生第二女夫。

與李西涯學士書、相別六七年、不通音問。於京師自周文都南歸後、先生之音問遂絶。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臈月然後歸、早晚入京、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張進士行、附此。

與戴憲副書、恭聞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不知微痾之在體。小廬岡書屋近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是亦執事之賜也。戴中、新淦人、宏治二年任按察副使。阮通志。

周氏族譜序、少參公宏治己酉始至白沙。周宏、德清人、宏治元

年任右參政。阮逝志。與廷實書、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攜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以給之。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　與廷實書、助金已領。西山之遺、盂水難消、況若是重耶。黃涪翁謂旋渦中佛不能救落水羅漢、今廷實行萬里、費皆已出、非旋渦中佛歟。感恨感恨。別後奉懷不置、小詩見意。經西華飛來、必有佳作、幸垂示。

本集詩　贈張進士入京八首七絕。序、別後膝痛甚於前日、本無詩情、獨念吾與廷實不可無一言以別、爲八絕句、命童子容憑錄於序文之下。　按、此序本集缺、從何氏本補入。五羊

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難寫別離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津頭日暮思夫君、別意那堪更遣聞。芳樹鳥啼山雨過、柴門空閉一溪雲。玉臺居士玉臺眠、碧海三山病枕前。君欲有爲休問我、白頭世事已茫然。

次韻鄒汝愚陽江道中見寄七律。何宇新赴南京、求白沙告別、云此行且復見定山、時秋已盡矣、以詩送之二首七絶。得廷實書。用韻寄潘時用。用韻寄姜仁夫。用韻寄緝熙平湖。用韻效寒山。四郊多竊盜、村裏夜支更。

寄饒平邛明府。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回。風吹不盡寒蓑月、影過松梢十丈來。

邛天祿、莆田人、宏治二年進士、令饒平、廉能著於時。尋丁外艱。郝通志。

宏治三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

時事　以秦紘總督兩廣。阮通志職官表。

時事　四月、門人吳川林廷獻舉進士。

時事　以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明史。

本集二月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兩山謝郡歸、今年六十有一矣。兩山之子詡也、從子游、限於官守、不得奉卮酒爲壽。宏治庚戌二月初吉、白沙陳某書。張璜出知撫州、又知漳州、沒祀漳州名宦、本省鄉賢。番禺志。

題瑞鵲卷七絕序、成化十九年、予入京、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後八年、周君以御史按吾廣、過寒舍、舉莊先生昔賦瑞鵲詩、俾予和之。周南、緇雲

人，宏治初巡按廣東。明史本傳。　夏，作襄陽府先聖廟記。庚戌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玉臺山中。　與廷實書，兩山先生舊臈使人饋白沙，索書生日詩壽，以附子長轉達，不知兩山之疾已革，蓋屬纊前一二日也。廷實以何日聞訃。甫旬南歸，溽暑在途，哀毒何如。　秋，作程鄉社學記。注：自宏治庚戌秋，爲永豐劉彬作。　按：彬號肅菴，永豐人，進士，爲程鄉分巡，恤民隱，端士習。在任九年，省約如寒素時。嘉應志。　劉彬初與羅倫同師友，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一意聖賢。彬曰：一峯故人，今墓木拱矣，吾敢負一峯乎。白沙先生曰：別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峯也。分省人物攷。　十一月朔，作祭容彥禮文。遣子景雲往代之。

本集詩　有懷世卿四首五古。　贈曹侍御璘七律。
周侍御文化將訪白沙，阻風連日，詩以迓之三首七絶。
程鄉學生鍾宏求社學記贈之七律。　贈鄒處士還
合州二首七絶。按處士智之父，詳諸友攷。此詩當在智未卒之前。　贈余進士
行簡別七律。余敬字行簡，書廈村人，新會王志。今開平縣人。阮通志。　次韻子長
至白沙。　邀馬元眞。　再和示子長。　與子長談詩，忽
聞有談方伯劉先生德政者。　候元眞不至用前韻。
宏治四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四歲。
事五月二十七日教諭婁諒卒。年七十。明儒學案。

時事　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時事　十月，石城吏目鄒智卒於順德。年二十六。鄒汝愚謫石城，道吾廣，有司酉館坡山。其同年吳獻臣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邮建亭居之，扁曰謫仙。辛亥卒。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雙槐歲鈔。

時事　逮兩廣總督秦紘赴詔獄。張吉字克修，歷肇慶同知。時陳獻章講學，吉與議論相孚。辛亥，都御史秦紘爲柳總兵所誣，逮詔獄，吉上疏代辨，得白，人服其勇。轉梧州知府。郝通志。

時事　十一月，以邱濬爲文淵閣大學士。

本集四月復陶廉憲求平後山碑書：使至，辱手書，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

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者、可謂盛矣。若僕者素無文采、强顏爲之、徒爲有識所哂。謹復。　又書、與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暫停搜捕之師、宜愼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執事固有之。　與葛侍御書、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以平後山碑委僕爲之。葛萱、高郵人、宏治間任巡按御史。阮通志。　與劉方伯書、餘寇未殄、先生得毋爲百姓戚戚耶。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匪石徵藥石記已託鄒汝

懇具稿，早晚錄上。　慈元廟記、宏治辛亥十月，令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厓門，弔慈元廟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　十二月，作望雲圖詩序。按，王公名未詳。序云，公山西人，奉命來南海幾年，頃乘廣海之舟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茲乎公之爲貴也。

本集詩　弔鄒汝愚四首七律。孤兒四月罹亂，夫子風流儼若存。　候方伯劉先生四首七絕。按，此題有三首，在卷九。一首在卷十，蓋同一題而誤分者。

陪劉先生往厓山舟中作七律。　東山至厓，議立慈元廟，因感昔夢成詩呈東山七律。　張克修別駕梧州守

來別白沙二首五絶。贈君欲何言、笑把梅花折。古城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明儒學案。　按肇慶府志職官張吉爲同知在成化末年、而宦績傳引獻徵錄云、吉餘干人、孝廟初轉肇慶同知。考本集與張太守克修書、有制中不他及之語、是宏治八九年間張尚守梧州。自同知遷守梧州、傳不明言何年、故附疑於此。

宏治五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

時事　以閔珪爲兩廣總督。凡三年。

時事　九月、門人順德黃澤領鄉薦第一、番禺陳護、陳昊元、新會黃元、增城湛若水、潮陽趙日新同榜。

本集賀陶廉憲陞任書、秋暑既退、陳都閫過白沙、言當

道薦執事，想朝廷命下，班次必崇。章寄名於石，英德石形奇者能致數片，志願足矣。與廷實書，李子長懷集之行，未免内顧之憂，能照之否。

本集詩　聞黄澤發解七絶。送子長往懷集取道謁張梧州二首五絶。

宏治六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

時事　四月，門人順德黄澤舉進士，新會李翰乙榜第一。

時事　七月，刑部尚書彭韶罷。明史七卿表。

時事　張秋河決，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之。

儒藏

本集、三月、作羅倫傳。　癸丑端午書漫筆後。據石刻本。　七月、作程鄉儒學記。　夕陽齋詩序、少參任君蒞吾省、間過白沙。任轂、橫州人、宏治六年任右參議。郝通志。　九月、作增城劉氏祠堂記。

本集詩　聞東山領都憲之命寄之七絕。　永豐劉景惠持亡友羅一峯事狀來白沙道其翁程鄉宰肅菴願友之意、贈以是詩。　予欲爲一峯傳、而患無所本、其子粱撰狀、託肅菴子景惠至白沙、予將爲傳、用前韻。　贈潘上舍漢用前韻。俱七律　次韻顧別駕寄彭司寇一首

七律。序，別駕顧勉菴聞彭從吾先生致仕還黃，賦詩賀之。謂僕受知於先生，不可無言，因和之。按，別駕名叔龍，詳諸友考。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二首五絶。　贈閔督還陞秋官二首五絶。　贈羅梁還程鄉五首七絶。一客三句住玉臺，梅花正傍釣臺開。　蓬島烟霞圖贈羅定宣七絶。自注，一峯子。　禱詩　遇雨詩序，易菊主偕其姪壻楊和、從子庸信循白沙、遇雨。偶憶莊定山與予於白馬菴夜雨聯句云，公來天閣雨，天共主人情。菊主感歎，再三誦之，予因舊韻以復。襟裾猶耐冷，紅紫半拋晴。我不辭爲主，公無厭絜羹。旋吟詩遣興，直以酒陶情。何可廢行樂，春秋七十叟。老腳莫須出，東君不放晴。青山倚鳩杖，白飯下魚羹。耕鑿無餘論，烟霞杳去情。偶持一觴酒，留客話深更。

衡門來好客。久病快新晴。子美雲安酒、東坡骨董羹。江山成永嘯、今古莫留情。勸飲多狂句、陶箋寫卒更。人一心殊覺久、白日此陰晴。義激中流柱、名哀眾口羹。取爲一身計、癡擁萬年情。坐久籠山雨、寒雲濕未更。宏治癸丑春正月二十日、石翁書於白沙貞節堂。　按、此詩並序本集不載、茲從張厓山丈總章會見眞蹟、鈔以示榕者。

宏治七年甲寅、先生年六十七歲。　母年九十。

時事

二月、門人增城湛若水來從學。甲寅二月、往學於江門。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遂焚原給會試部檄、獨居一室。洪垣湛甘泉墓志銘。　記吾初游江門時、在楚雲臺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便有意思。後以問先師、曰、恐生病。乃知先師不欲人靜坐也。甘泉語錄。　甘泉初至白沙、齋三日而後求教。舉於鄉、即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旨、乃出。廣東新語。　湛若水見白沙、景行爲紹介。順德志梁景行傳。　按、洪垣甘泉墓志云、甘泉以宏治甲寅來學、是下距先生卒時僅七年耳。又甘泉集云、二十

七擧於鄉，其業猶夫人也。自聞學於君子，舍擧業而涵養者十有三年，是自言涵養者十三年，非從白沙十三年也。計自宏治六年舍擧業至十八年會試，適符十三年涵養之數矣。又按從學之年方二十九歲，而沈椒園廷芳粵秀示諸生詩云：九十甘泉翁亦在弟子行。此尤失考也。

時事　七月，莊昶奉旨行取，九月入京。湛若水莊定山墓志銘。

時事　嘉會樓成。　冬，慈元廟成。祠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后飾立於大忠祠上，請曰：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慈元廟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行狀。

宏治甲寅六月，巡按廣東御史熊公成章謀創樓爲盍簪之地，檄通判顧文來卜地，數月告成。張詡嘉會樓記。　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部、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

程俱宜召用、不報。明史彭韶傳。　按明史五行志宏治七年、是歲兩京並地震。

本集與顧別駕止建嘉會樓書、今日之事、欲爲名教樹無窮風聲、而姑託始於僕以爲之名。百餘年間、嶺海之內、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僕何人濫竽斯會、不勝媿悚之至。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寸土尺木、不無勞費。顧執事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不但舒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以貽玷諸賢、尤見相愛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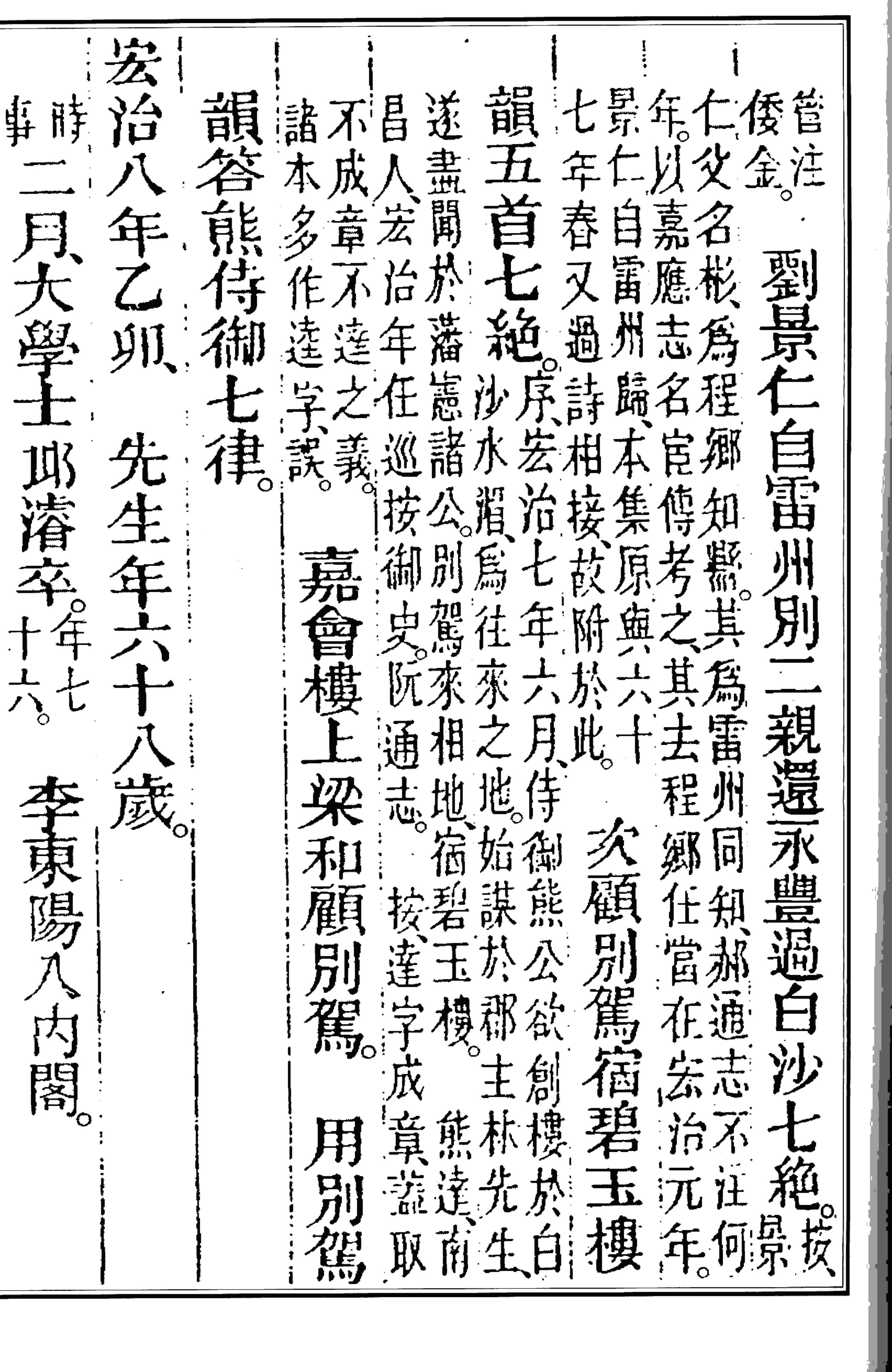
六月、作肇慶府城隍廟記。爲郡守黃琥作、並書石。

九月、與左行人廷弼書、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

口、東望羅浮、飄然自適、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按題名碑、左輔、江西進賢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廷弼與輔名相應、疑即是人。十月、跋清獻崔公劍閣詩、夢拜公、坐我於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仰視公顏可親、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嗚呼、古今幽明一理、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與蒙知縣書。蒙惠、蒼梧人、宏治十年知新興縣、巡行阡陌、以勸農爲急、暇則訓勉諸生、士民懷之。郝通志。按郝通志職官作宏治十年、考肇慶府志、鍾鯨任新興六年調去、故府志宦績與職官表作七年、十字誤也。

本集詩　左行人寄倭金酒琖醉答七絕。六十七同春又過、茅柴不



管注倭金。

劉景仁自雷州別二親還永豐過白沙七絶。按、景仁父名彬、爲程鄉知縣。其爲雷州同知、郝通志不注何年。以嘉應志名宦傳考之、其去程鄉任當在宏治元年。景仁自雷州歸、本集原與六十七年春又過詩相接、故附於此。

次顧別駕宿碧玉樓韻五首七絶。序、宏治七年六月、侍御熊公欲創樓於白沙水湄、爲往來之地。始謀於郡主林先生、遂盡聞於藩憲諸公。別駕來相地、宿碧玉樓。熊達、南昌人、宏治年任巡按御史。阮通志。按、達字成章、取不成章不達之義。諸本多作逵字、誤。

嘉會樓上梁和顧別駕。用別駕韻答熊侍御七律。

宏治八年乙卯、　先生年六十八歲。

時事　二月、大學士邱濬卒。年七十六。　李東陽入內閣。

時事　二月十六日、先生母林太夫人卒。年九十一。與賀克恭書、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

時事　三月、莊昶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八月到任。十二月病中風。湛若水撰莊定山墓志銘。

時事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年六十六。

時事　陶曾奉敕往安南、過江門。

時事　九月、門人番禺林高領鄉薦第一。新會陳紹袞同榜。

本集、作奠邱閣老文。　答周廉憲疏、謹以四月八日、奉柩藏於屋後小廬山。　與李孔修書、子長乳瘡、當一場

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先妣三月而葬，禮也。與廷實書，亡妣小壙山兆在碧玉樓後，遣人買藤縣木，建墳前小屋爲祭所，立墓田，令人守之。與沈都憲書，今年春中，老母棄背。承示晦翁南軒詩，令作跋，尚貸以日月，庶幾除服未死之年，附姓名於二先生之後，幸孰大矣。與湛民澤書，嚮者坐次，溽暑不可處，近遷碧玉樓西，正南開牕戶，又爲東南風攪，不得睡。附錢五十，煩爲買小竹簾，横二尺。答黎明府書，鄰封野人茲以先妣塋未封，親屈明府，舟從白沙。黎燦，新喻人，舉人，宏治三年任香山縣，凡十年。郡通志。答

蘇僉憲書，以姚見背，力疾襄事，忽於七月盡日中風，左手足不仁，寸步不能自致。秋云莫矣，媿如之何。與姜仁夫書，近得緝熙書報，仁夫出理淮上。今年老母傾背，毁瘠與死無異。與羅冕書，得五月十九日手書，云云。與陶廉憲書，邇者先妣塋封始畢，閣下有事西陲，辰下將過江門，莫遂謁見之私，渴心東馳。與林時表書，時表代而父奉太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比發去兖州訃否。適得尊翁濟寧四月望日書，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與陳秉常

書、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衰養軀、眞情苦語、足紉拳拳。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事、問我、以是告。見劉都憲、告慈元廟成、因以先母訃告。與太守張克修書。凡三首。時官梧州。與賀克恭書、今年老母傾背、與死爲鄰。比得惠書、又得賢郎北京書、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與賀諮書、得生書讀未畢、亟召大子來讀、何生之言似乃翁也。昔在長安日過乃翁、坐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坐則置生膝前、摩生頂、與乃翁語、恨生不生南海、又恨夙病支離、不能一見容止。里生陳紹褒行、託告區區。賀士諮、白

沙稱之日、老眼讖鳳雛。廣輿記。與金方伯書、比聞有巡撫江西之命、已令犬子候行。金澤、宏治七年任布政。阮通志。與黃舉人書、克仁久在制中、老病不堪走弔。自杪秋感冒、痿痺半年、未嘗一近筆硯。希顏兄近會亦不數、音耗閴然。按新會王志、黃元宏治五年舉人、克仁與元名字相應。希顏名佐、成化十九年舉人。疑即克仁之族人、故並及之。與湛民澤書、久居於危、嘗兩遭不測、幾陷虎口。不得已爲謁銓之行、非出處本意也。按、即習射事。詳成化二年。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往往寄聲、以不能離此邦爲懼。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如今日、所恨子孫世家於越、老朽亦欲爲後人立

此基緒。目今要建祠修墓、正恐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安知其終不汩沒於塵土耶。

本集詩 病中寫懷二首七律。八年春、部書復至、顧別駕以兩司之命來勸駕、用舊寫懷韻答之二首七律。

彭司寇挽詞三首。得終殘喘留將母、直擬孤城死報君。

弘治九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

時以鄧廷瓚總督兩廣。事

時順德知縣吳廷舉去任、遷成都同知、民數百艘送之、事多泣下者。

時事。八月，郎中莊昶致仕。丙辰八月二十日告歸定山，故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湛若水莊定山墓志銘。

本集與金都憲書：做居與嘉會樓相邇，當道東西行部，往來過此，某得以扶病見之，誠嘉會也。金澤字玉潤，鄞縣人，陞廣東布政，百廢俱興，無何，韻寇陸梁，命澤爲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氏姓譜。

與鄺知縣兄弟書：丁明府遺愛在邑，邑人欲爲廟以報之。今卜地白沙里社前，與嘉會樓相望。按各縣府志，無鄺姓爲廣州知縣者。考書中語意，當是本邑人。肇慶府志：鄺文，天順三年新會舉人，知肓春縣。鄺姓今隸開平。

與陶方伯書：此間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李世卿久在館中，恐要知，不多

及。　與林郡博書、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竹齋府君之墓。是月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於小廬山、與先妣同處。來喻知孔不知毛、此翁明年滿七十、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世卿自嘉魚來、與民澤游羅浮、殆一月矣。按甘泉集、初游羅浮記、丙辰春、與世卿游羅浮。老朽亦欲遠去、爲終老計。此間民日爲盜、地方多虞。白洲爲卜地於省城、今委餘齡於喧囂、恐不能成其美。歲首嘉會樓成、白洲遣人走定山求記。　與張太守克修書、數月無蒼梧之耗、不意夫人化去。廟記轉達顧勉菴、世卿囑筆

申懇。又遡者修建祠宇臺亭、已各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漫筆示世卿、民澤、昨夕樓上聞雨聲、睡不著、因檢會鄉里平時還往八十以七八年及七十者才一二。與湛民澤書、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五月五日。與廷實書、頃者李別駕長源云、定山三月内已告養病、六月歸定山。五月六日、碧玉樓書。又書、世卿日望來會、渠過洪都、已得東白復起消息、非虛傳也。五月七日、巡按丁内外何艱乞

報何時起程。　答陳宗湯書、六月十日書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告我耳。邱侍御還閩、過白沙、留語竟日。一時交游東顛西躓、民澤可期遠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　與鄧督府書、某不見執事五十年矣、引領蒼梧、褒病無由自致。在制無由造謝。　與李白洲書、北門園池、待明年服闋、采藥羅浮、訪醫南岳、歸拜賜未晚也。顧别駕送契來、若委人承管則未也。　與莫知縣書、封川近地、老病不出。在制中、久稽裁答。茲顧别駕使來、具悉宦況。諺云、過後思君子。方

在新會時、百姓未以明府之去留爲欣戚。去之封川、懷之不置。安知今日封川之民不如昔日之新會乎。莫抃、廣西宣化人、宏治九年任封川知縣。阮通志。莫抃、宏治六年任新會。新會王志。按郝阮二志、俱云成化年任、誤。

與黃太守書、曏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參政、病夫聞之喜連日。

與湛民澤書、吳明府事未白、尚可少留。

與吳明府書、粱生至、辱書、具被誣事已釋、甚慰。除順德知縣。上官屬修中貴人生祠、廷擧不可。中官怒、執下獄、按之不得間、懟而止。爲縣十年、好薛瑄、胡居仁學、尊事陳獻章。明史吳廷擧傳。

與左知縣書、世卿將還武昌、吳別駕人回、具審明府與顧勉菴候送之勤。左濟、寧德人、擧人、宏治八年知高要縣、廉明惠愛、遷惠州

通判，士民攀臥，至不得行。宦囊泊如也，高要循良以濬稱最。肇慶府志。陳獻章爲詩贈之。阮通志。　與

曹知縣書，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日侍貞節堂，言昔者士木具舉，堂成而執事解官，堂存而老母下世，俯仰今昔，情如之何。世卿還嘉魚，奉候不多及。互詳成化十三年。　與

順德楊明府書，東白平生故人也，明府出其門，不待傾蓋而知其人矣，制中不多及。楊顯，進賢人，舉人，宏治九年知順德縣。順德志。

與邓侍御書，宋先生旦夕臨敝邑，將必見之，公以井潔之才治之，廣右幸甚，比與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道路其有藉哉。宋端儀，莆田人，宏治九年任僉事。阮通志。　與莊定山書，辱

賻贈爲感。承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今專託范生往視。太虛近往來石洞否。范名規，詳門人考。 復陶方伯改題臺石書。 答祁方伯書，以姚不幸傾背，在乙卯二月十六日，懼弗克襄事，百凡拘忌，一切掃去。塋封麤訖，重勞慰及。執事望重，始以一鄉言之，如是者幾人，非但閭里之光而已。祁順，宏治八年福建布政，尋轉江西布政。阮通志。 與王樂用僉憲書。

本集詩 次世卿韻再至白沙七絕。 茂卿評事惠扇次韻七絕。按，茂卿，世卿兄，進士，承芳也。 次韻劉少參嘉會樓二首七律。按，郝通志，劉信，南溪人，宏治九年進士，任參議，嘗即其人。 答鄧督府七律。自注，

督府檄有司月支米石、人夫、辭之。

次韻李憲副留別七律。待黃太守見訪時當考績入京七律。黃琥字瑩之、豐城人、宏治元年、任肇慶府知府。己酉、引疾解職、民走當道乞留不得、擢參政。肇慶府志。次韻吳明府二首七律。題黃公釣臺五律。李承箕築釣臺於黃公山下。世卿將歸二首。延緣過袁夏、蒲意泛瀟湘。還山非早計、擧棹是秋涼。贈世卿三首五律。寄鄧俊主。韶州西去是衡山、楚客舟從嶺左還。欲語祝融天上事、思君迢遞見君難。自注、予與世卿約游羅浮衡山、云候世卿歸途過樂昌、更與俊主期定、今不果矣。壽月溪翁爲順德主簿張如玘七律。張如玘、武寧人、宏治八年任主簿。順德志。得廷實報定山歸隱、憶東白仲照五首七絕。贈劉別駕肅菴解官歸永豐

三首七絶。九日嘉會樓登高四首。楚雲臺觀民澤所栽菊。寄民澤、時民澤還五羊未返。野菊吟寄子長再次。寄小園岡書屋和民澤。以上俱五律。答陽江柯明府。柯昌、莆巖人。宏治九年任陽江縣、操履清約、決獄明允、表章張太傅祠、陳獻章作詩賀之。阮通志引浙江通志。

宏治十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

時二月、丁林太夫人服闋。喪太夫人、服闋絶不衣綿纊、日向者爲親娛耳。行狀。

本集作遠句丁知縣廟疏。春作丁知縣廟記、侯卒之十有二年、邑人立廟於白沙祀之。跋沈氏所藏考亭

眞蹟。按與沈都憲書云、庶幾除服未死之年、附姓名於二先生之後。詳宏治八年。　五月書忍字贊。按、今石刻云、宏治丁巳夏五月石翁書。　與廷實書、林郡博何日歸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吳瑞卿攜雲窩圖至白沙、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民澤近無一耗、廷實過白沙一話爲慰。　又書、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報帖即寄緝熙。五月十八日、書於碧玉樓雨中。　與林郡博書、萬里之行、無可爲贈。某七十病翁、理不久生、安知今日之言非永訣耶。定山問我、亦以是告之。林光丁內艱、起補嚴州教授。阮通志。　與李孔修書、衡山之行無日矣、今未發

者、候俊圭至白沙耳。　與鄧僉憲書、賢郎過白沙、兼致西涯閣老之意。鄧卿、瀘州人、宏治十年任按察僉事。阮通志。　與黃大參書、始者履任、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不謂脫銜如是速也。病臥山樓、未審何日就道。詳上九年黃太守。　十月二十一日、祭先妣林夫人文。　冬、作韶州風采樓記。宏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作風采樓。按本集注、作己巳、誤、當作丁巳。又按粵東金石畧、十二月作。　復林大參書、勉齋別駕、平生故人、倏爾傾逝。按、林大參未詳。此書當在宏治十年以後。考宏治九年、先生與莫知縣扦書、尚有顧別駕使來之語故耳。　十一月與廷實書、仁夫別去、悤悤一月、念之不置。久當奈何。特

遣景元往問行李，兼送仁夫之行。

本集詩 答張梧州書中議世卿、定山、熊御史薦剡所及四首七絶。買舟南嶽去尋醫，七十今年病不支。 張廷舉送薑酒至七絶。七十彊爲人所尊，直從西隸到東墩。

宏治十一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

時事 八月十四日，三廣公陶魯卒。年六十五。

時事 九月，門人新會梁大厦領鄉薦。

海北汪廷貞慕白沙甚，作懷沙亭以想像之。考。分省人物通志、江檢、全州舉人。阮通志沿郡通志，俱作江海北。按，郡誌提舉，不注何年。考本集與何本及人物考，作汪洋之汪。

戊午，遘疾彌留，弗興。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墓碑。　三月，作重修梧州府學記。　與湛民澤書：去秋感疾，今尚未平。延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鋭耳。予長病且愈，日高音耗亦無。黄中按：中疑即門人考之黄忠。納婦館中，惟一之與服周叙諸孫耳。海北汪提學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民澤在鄉安否。戊午二月初二，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與汪提學書：人自南海回，稱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所已辦杖履隨我。今疾勢尚未可動。　慰王侍御疏：日月不居，

春復夏矣、不審自罹荼毒、氣力何如。某久病、無由奔慰。戊午夏月日朔。王哲、吳江人、宏治十年出按廣東。時劇賊陳光等刼新會東莞、哲旬日平之。以丁外艱歸、民泣追送之。分省人物考。

復孫清戎書、大抵年逾七十、痾疾在躬、百凡不可牽勉。

奠汪海北文、江門秋月、盧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不酣。

與廷實書、汪海北在東海徵糧、三日卒。廷介誠可人、但會別怱怱、不能盡所言矣。按、廷介蓋即汪榆、但人物考作廷貞、此稍異耳。提舉汪某慕先生特甚、數以白金為先生壽。其卒於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為賻。行狀。

與劉東山書、先生還東山、山靈輒喜。章近有衡山之約。

題端陽李太守甘

霖重應卷。李騰芳，長沙人，舉人，宏治十年任肇慶知府。肇慶府志。　閏十一月二十七日，祭陶方伯文。按世烈錄。

本集詩　蔣韶州書至代東答之五古。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暨。

蔣韶州世欽挽詩二首七絶。按郴通志，蔣世欽，上饒人，宏治十一年任韶州知府，凡一年，卒於署中。

次韻送海北使阮刊七絶。春日溪邊送阮郎，落花半互詳成化十九年。

謝伯琦得孫送薑酒至七絶。七十一年雲水中，半江老落流水香。

邸報劉亞卿以今年十月得請還東山七律隱舊知儂。

喜聞劉亞卿得還東山七絶。　贈楊中七絶。欲報封君無一事。自注，順德縣楊明府子。詳上九年。

宏治十二年己未、　先生年七十二歲。

時事　南海倫文敍會試殿試皆第一。庸門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敍最著。南海志陳庸傳。按、庸詳門人考。

時事　四月、火篩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爲靖虜將軍。

時事　門人順德趙善鳴來從學。

時事　九月二十九日、郎中莊昶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諡文節。

重修太傅張公祠碑、宏治己未白沙陳公獻章貽陽江令柯君昌書、始建祠於縣西門隅。泰泉集張太傅祠碑。　本集夏

書慈元廟記。宏治己未夏、予病小愈、未堪筆硯、以有督

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　與廷實書、久病未脫體、蒙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昨承督府見寄高作、病中次韻一首。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之時。東山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以爲疑、故末聯及之。　與任明府書、昨蒙枉顧、覺英邁之氣出於人上、異時當爲賢宰、有聞於天下。新寧之民、抑何幸歟。以新作之邑、遇新除之吏、亦可賀也。任鎮、福建甌寧人、監生、宏治十二年任新寧縣。新寧縣、宏治十一年置。俱阮通志。　秋與易贊書、頃歲東白徵入京師、比歸、遺予書曰、在山遠志、出山小草。

儒藏

此言出處不可不愼也。東白官翰林，未四十致仕，天下慕其早退，以比宋之錢若水可也。等而上之，識者尚未知處東白於何處。信乎，君子立世，始終一致，不離乎道，足以追配古今無媿，誠難也。余嘗以觀古今人，凡有愛必先自愛其身，然後可以推己及物。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否則未見其能愛也。雖然，君子立身之大節，出處進退之大防，亦不可不聞也。君愛菊，以菊主卷索題，余念君之志不在利，聊相爲言之。宏治己未秋，陳獻章。按此書本集缺載，从鶴山志補。

左布政周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

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行狀。周孟中、廬陵人、宏治十二年任布政。郝通志。

本集詩　漫筆五律。行年七十二、七十一年非。　力疾書慈元廟碑七古。北牕一卷羲皇前，青鎖碧玉眠三年。久病江湖落日前，嗚呼此意誰與言。　憶平江詩七絕。京昔過淮南平江總戎禮遇甚至。都閫王公厥配陳氏於總戎戚也。一日過白沙道舊。平江今爲天下兵馬元帥、相去萬里、無由幸會、然於公之舊德、未嘗忘也。因賦託候逹之。詩云、不見平江十七秋。　秋坐碧玉樓三首五律。造次中秋過、荷蕢九日來。

宏治十三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三歲。

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幅易絹數

匹。時從人僅擕一二幅、恨不能多也。行狀。公謂陶公魯。卒越三年、予總制兩粤、巡歷至新會、與白沙陳子謁公祠、弔望厓山、為之揮淚。陳子為書於碑。劉大夏三廣公祠記。

二月初十日、先生卒、年七十三。

宏治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尚書王某、按名恕。侍郎劉某、按名健。祭酒謝某按名鐸。等八人同薦。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早具朝服朝冠、令子弟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作詩曰、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滄溟月、

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夢與濂溪兩處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以詩。臨歿具書促某（按、即張詡自謂。）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付某矣。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子其勉之。歿之日、頂出白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馬駢闐之聲、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配張氏、生二子。曰景雲、歲貢。曰景暘、邑庠、先先生卒。女二、壻黃彥民、指揮倪麟。孫三、曰田、曰畹、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按、本集贈

陸醫士左明府遣來五律云、分付一杯茗、剛勞幾日程。疑宏治九年之高要知縣左濬。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作詩遣之。歿後一月、僉事宋某按名端儀。移文當道、請祀鄉賢。御史鄧某按名廷瓚。疏乞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按名未詳。疏乞不拘常例、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一日、葬圭峯之麓、遠近會葬者幾千人。行狀。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官至僉都御史。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宏治間擢禮部侍郎、管祭酒事、俱明史。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孝宗時官至吏部尚書。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官至大學士、俱大清一統志。庚申、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一年、正德辛巳、肩子景

儒藏

雲謀及門人梁生景行、湛生若水輩、乃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皁帽峯下。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先生墓志。

三月初八日、門人湛若水奠先生文、嗚呼、孰謂不可傳之妙、不可傳之蘊、今已不可得而復傳、而傳之者復幾何人。堂堂元氣逝、將與大化而常存。一十二萬年雪月、四百三十二峯晴雲、是猶庶幾乎先生之眞、萬古長存。節錄湛甘泉集。

白沙終先生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爲之齊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甘泉集附錄羅洪先撰甘泉先生墓表。

李世卿三至白沙、始居一月、繼也一歲、又繼則二歲矣。廣東新語。

世卿往見白沙者四。明儒學案。椋九世伯祖雪島與族祖伯載嘗從白沙先生之門。伯載公嘗修族譜、世卿為序後署宏治庚申八月初五日。按此則世卿三至白沙、信矣。雪島翁從游、詳潭溪家譜及李竹所鸞阮氏祭田記。嘻、得此序與記、適符三至之證、亦奇緣也。按、番禺縣志有李鸞傳。

萬歷二年甲戌、詔建白沙家祠、特賜額聯並祭文、肖像祠中。賜額曰崇正堂、聯曰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紹程朱第一支。復命翰林院撰文以祭曰、恭惟先生五嶺秀靈、潛心理學。宗濂洛之主靜、弄月吟風。接洙泗之心源、鳶飛魚躍。孝友出處、昭在當時。懿範嘉言、垂於後世。洵一代醇修、足為儒林矜式者也。朝廷重道、致祭於祠。靈明不昧、

庶其來歆。

萬歷十三年乙酉、詔以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先是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孔廟。隆慶初、言者又欲並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祀之、卒莫定。至是、臺臣詹仕講與王學會復以爲言、下館閣議。儒臣李廷機曰、學之祀孔子何也、謂其道爲萬世師也。孔廟之有從祀何也、謂其羽翼孔子之道也。諸生誦法孔子者衆矣、然或獨得稱羽翼者何也、謂其徹乎道也。國朝理學浸淫追宋而上之、漢唐弗論也。則愚以爲三人者、

與有力焉。國初固多才，然而挺然任聖道者寡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聖道爲己任，片言細行，必準古遺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争自濯磨，以承聖範，豈謂盡出河津哉，要之默自河津啓之也。然而士知惇質行已矣，於心猶未有解也。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静而反觀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以爲至樂具是矣，其於世之榮名若遺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反求諸心，豈謂盡出新會哉，要之默自新會啓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眞也，則猶隱然與應感二之

也。自會稽王公於百難萬變中豁然有悟於學之妙機，以爲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於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爲標，使人不離日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握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勳，則亦由學之約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驍然有中乎道之竅郤。豈謂盡出會稽哉。要之默自會稽啓之也。愚故以爲此三人者，皆所謂羽翼孔子之道者也。今河津既儼然列於孔廟矣，則進新會、會稽而三之，夫豈曰不宜。世之撓其祀者故多端，諸卑卑

謾說勿論也。高者則謂專求性命之精、使人忽躬行而廢多識、此亦未深究夫先生之學者。夫兩先生以爲心鏡之不明、安取躬行之中否而修之、是故而求諸心也、正所以爲制行之權也。學而求諸心、則殫見洽聞、皆所以啓聖天之聰。遺其心而惟聞見之求、雖盡天下之物而識之、無當耳。今考新會之論曰、識見要超卓、踐履要篤實。會稽則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彼卻何嘗忽躬行也。新會之論曰、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會稽則曰、以蓄其德爲心、則多識前言往行、孰非蓄德之

事。又卻何嘗廢多識也。而猥以此爲兩先生病、兩先生有所不受矣。比者擯斥諸言理學臣、毀其講壇、士人噤口結舌。今幸廟堂默以理學布諸政、抑既下令弛其禁矣、然而人心猶未釋然信也。誠以此時附兩先生廡序中、儻可以立儒幟而起士風乎。愚以爲從祀兩先生則人心當、從祀兩先生於今日則時又當。云云。鄒德溥曰、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謂噏齊道真、涵泳聖涯、一代學士先生之㝡然者也。文成用世、悟道於竅閟體驗之餘。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則曰

儒藏

致良知，一則曰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似創而非也，自是孟軻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歷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礱練習，而後有以見夫宇宙之內，千變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明，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以爲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檢點，極力收束，强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纔忘纔助，俱不是吾心自然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爲教也。蓋二先生

學、皆出於聖賢而非出於胸臆、皆得之踐履而非得之講談。嘗試稽之年譜、參之輿評、則其立身行己、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並有惑志於文成。見其春陽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夫自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爲禪、將所謂未發之中者、非耶。愚以爲二先生之學、並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各有補於世教。祀文成以勸夫縉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爲學、不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

之亦爲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於黌宮者尚若干人，我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僅僅一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而議者紛紛，續又奉命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廷議歸一。部議又請獨祀布衣胡居仁。少師大學士申時行乃具疏上言，皇上重道崇儒，德意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部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爲未盡也。彼詆訾王守仁、陳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儒，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辯。其謂各自立門户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

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静沿於宋儒周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聖眞，豈其自捌一門戸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於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戸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謂功耶。蓋孔子嘗删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於道、有以身心發明者、比於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辯、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隙、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

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於見聞、斯於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並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於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於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制曰可。於是令天下學校皆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位在薛瑄之下。本集附錄。

詔准從祀

文廟謝表、臣陳觀光竊念臣祖陳獻章本以諸生、遭逢盛世、初由鄉薦、繼膺聘書。蒙登朝而授官、特賜歸以養母。甘侍菽水二十餘秋、飽歷冰霜一十九載。論建樹未報乎先朝優錄之恩、語體驗惟得諸往籍陳編之外。曰致虛立本、學獨得其精微。曰自然爲宗、教非别創門戶。顧微言雖立、而同時共業者、尚攻其非。況大義久湮、而見影疑形者孰信其是。伏惟皇上秉獨斷之聰明、折衆言之淆亂。俯俞言官之請、嘉納輔臣之章。謂有用之眞儒不狃拘曲、而自得之實學罔專見聞。君相協衷、莊誦王

言之大章。縫快覩、慶逢盛典之成。羽翼孔孟者、由是從實踐而不專著述之爲功。尊信程朱者、由是悟妙契而益知勦襲之爲陋。一洗沈錮之習、頓開理學之途。詎臣等二三孫子之榮光、實天下億萬儒衿之瞻仰也。本集附録。



姻弟方庭植石琴參訂

胞弟阮韭齡紫蒲校字

白沙年譜卷二終

校記

①丁丑：據文意及下文，當作「丁尹」，指新會知縣丁積。

②□月：《陳白沙集》卷二作「今月」。

③偏：當作「徧」，見《彭惠安集》卷二。

④術：右引書作「行」，當是。

⑤招：當作「括」，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

⑥「侍」下脱「坐」字，見《陳白沙集》卷七。

⑦「傷」下脱「煩」字，見右引書卷二。

⑧「周」下當脱「敦」字，見《續文獻通考》卷四八。

白沙叢考

目次

白沙叢考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生卒

廣東新語、卷一斗牛與中星明則其地儒道大興。中星在正南、又吾粵所宜候者。洪武、永樂間、五星兩聚斗牛、占者謂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後成化丙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而甘泉以是歲生。

明史天文志、洪武十八年二月乙巳、五星並見。二十四年十一月、歲星合於斗。二十五年正月、熒惑、歲星合於牛。永樂元年五月甲辰、五星俱見東方。

榕按、天道元遠、或可知、或不可知、人事或驗、或不驗、或占者有精與不精、姑附存其說於此。

張廷實撰白沙先生行狀、宏治庚申二月十日、先生頂出白氣貫天、竟日乃息。

【附録】洪垣撰甘泉墓志、嘉靖庚申四月二十二日戌時、有星如斗、其光燭天、其聲如雷、舉城皆驚。殞於文院、卽終於寢。

德容按、先生之德量教化、略見於行狀及門人康虞、士沛、梁孝廉大廈之言、茲於各見諸書者、隨所見補入。

門人録、姜麟旣見先生、出謂人曰、吾閲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至京師、有問之者、則稱活孟子云。□□□□□章

楓山懋 嘗曰、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第一流。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本集附錄諸友贈白沙詩、華亭郁雲云、乾坤一偉人。姑蘇沈鍾云、培塿之中見泰山。建安周源云、人物明時第一人。

附錄 洪垣 甘泉墓志、會陽明講學於金臺、陽明嘆曰、吾求友三十年、未見此人。按先生左頰有七黑子、甘泉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右六、此皆師弟之相同者。

金臺紀聞卷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暘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挐舟送之。有淮陽按、賓退錄作維揚。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盡

衽席褻昵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病。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按此條與粤東名臣錄引儼山外集及趙善政賓退錄皆同。金臺紀聞、儼山外集皆陸深所著、紀聞源本尤有根據、故特錄之。陸深、宏治十八年進士。趙善政、萬歷十六年爲廣東按察、賓退錄蓋稗販於陸者。又按、此可與大程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事、分先儒雅量等差。

附錄　本集、與賀黃門書。接人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是成就處。又、贈劉蕭二生詩。若無天地量、爭得聖胚胎。

學行

本集、與羅應魁書。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菴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何如、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藥也。按、先生和龜山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可與此書互相發明。

項喬遷之白沙集序。觀先生全集、先生心術之光大具見矣。然

有疑其近禪者。喬　嘗與三洲李先生論之、三洲曰、禪儒之辨、惟達天德者能知之、否則徒竊言也。阮通志、項喬、永嘉人、嘉靖三十年任左參政。

白沙語錄下卷　莊定山謂汪文光曰、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焉、靜而無欲、深知所謂僭之道、子能不憚萬里而往問焉、當必有説。又　沈度送馬立夫游嶺南曰、陳氏倡學而游從數千指、聲光殷殷、戛摩霄漢、天豈虚生此人耶。今士氣凋喪、浮華是習、名是實非、言從行戾、意者天其復彝倫之序、假此人以興孔孟之道、否而泰、邪而正、其數亦

當斯時乎。

松窗寤言、卷賀醫閭欽篤信淵雅、確乎不移、亦嘗幼安之流。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按、本集與賀黃門書凡十首、有古人爲學次第云云、無勸讀佛書之語。且考全集、亦無勸人讀佛書之文。崔文敏此言、蓋風聞之正嘉間忌謗者之口云。

半舫齋偶輯、卷四宋景濂、陳白沙、錢牧齋古文全引禪說、幾於儒墨不分。按、先生之學、人疑其涉於禪者、固有之矣。今白沙集具在、曷嘗全引禪說耶。若夫仙佛僧道、金丹蒲團、先生常借用之、此是詩文家比興寓言、如遊過佛不能救落水羅漢、老夫衣鉢云云、此類尚多、若附會

爲禪、則古今詞人無人不學仙人禪矣。本集荅陳秉常論儒佛異同詩、青天白日照無垠、我影分明傍我身。自古眞儒皆闢佛、而今怪鬼亦依人。蟻蜂自識君臣義、豺虎猶聞父子親。賢輩直須窮到底、乾坤回首欲傷神。按此詩意、其傷心痛絶於禪也至矣。崔公、夏君蓋未稽全集耳。

明史稾、儒林傳序。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始、至王守仁而別立宗旨、顯與朱氏枘鑿。宗獻章者江門之學、孤行獨詣、教未宏而弊亦少。按、江門諸徒誠不及姚江之盛、至姚江末流、多不遵師門繩矩、故爲世訾謷。謹按欽定四庫提要下學堂劄記云、蕭企昭至詈陽明爲賊、何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

欽定四庫提要、卷九十四讀書偶記。雷鋐字貫一。是編以朱子爲宗、然能不爭門戶。如云古人心最平、孟子謂夷惠隘與不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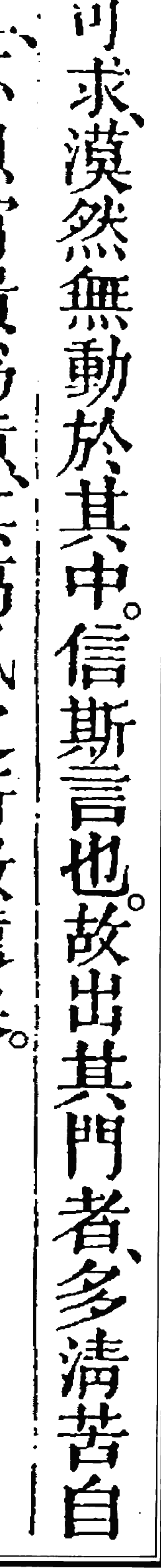
君子不由、而又謂其百世之師是也。後世如子靜、陽明、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謂其非孔孟程朱之正派也。然其砥節礪行、以之鍼砭卑鄙、夫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特平、較諸講學家爲篤實。

文竽彙氏、卷八 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眞卿。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眞金百鍊之剛。擔當斯道、惟孔暘、眞卿。按、沈潜高明、各隨所稟、惟各有所獨得、然過猶不及、故曰剛克柔克。因病下藥、不可偏勝。此評猶是一偏之論。

明儒學案、卷二 胡敬齋先生居仁。其言靜中之端倪、尤爲學者津梁。

斯言也，即白沙所謂静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其意之所欲，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卷五　白沙學案。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説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問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



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淸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卷八呂涇野語錄。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城市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盡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妖麗之物、遂心動、一旦廢三十年工夫。可見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卷十二王龍谿霓川別語。問白沙與師門按陽明、龍谿之師。下同。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流傳、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

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撥，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與顏沖宇書。我朝禮樂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

卷二十　王塘南瑞華剩語。陽明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之學，養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所從入之辨。

卷二十二　泉長胡廬山直寄唐仁卿書。夫陽明不語及白沙，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爲之說，又代爲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爲白沙立

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磨鍊身心、由壯逮老、用多少功力、實有諸己、然後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咸有得、而後出之。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按、當作春陽臺。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云哉。按、羅念菴洪先與吳疎山書曰、白沙致虛之說、乃千古獨見。又按、唐伯元字仁卿、潮州澄海人。詳明史儒林傳。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荊川順之荅呂沃州。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活看。蓋

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爲靜、則眞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按沃州名光洵、甘泉門人。甘泉集有玩爻軒記、爲沃州作也。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伯元荅郭夢菊大參。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媿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按、郭棐有夢菊集、詳後議祀。

卷五十八　端文顧涇陽憲成小學齋劄記。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見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

擬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闕，乃平地生波。白沙嘗言去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駭語也。卷五十八忠憲高攀龍論辛復元。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按，復元名全，此因論復元而幷及康齋白沙也。以上俱明儒學案。

付泉文集，卷二十二語錄。陶魯由新會丞討賊，馴撫兩廣，聲稱隆重，或質以所能，先生曰，白沙先生稱其治民如治兵，因應

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卒以取勝。按，此語見白沙本集書思德亭碑。此猶非其至者，其至者乃得之白沙先生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一語而佩服之。按，見本集輔城記。遂爲人所敬慕如此。蓋事功可以才辨而得，人必有所本也。

廣府志儒林：郭元宇宗確，新會人，得蔡虛齋易學之傳。嘗曰：學貴守分，白沙先生嚴干謁之戒，此第一義也。從遊甚衆，家無恆產，澹如也。

震澤長語卷：近世有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始於吳

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

雒閩源流錄、卷

白沙雖尙靜悟、而極守規矩、厲廉隅、以躬行心得爲務、從未敢輕肆一言、詆賢侮聖。其爲敎、能使一時學者儆屣功名富貴、以自致於君親之間、可狂可狷、必不屑爲鄉愿。淸風高節、何可及也。按、此錄乃邑荷塘李廣文有芳錄以寄榕者、故忘誌卷數。

性理會通、卷三十鼇南游記。

王或問、白沙敎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卽善端之端、倪卽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

非靜養則不可見。宇定泰而天光發、此端即所謂有欛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無所歸。

詩人徵署、集青門　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始也。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竝游孔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學聖人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



已奚爭爲。

受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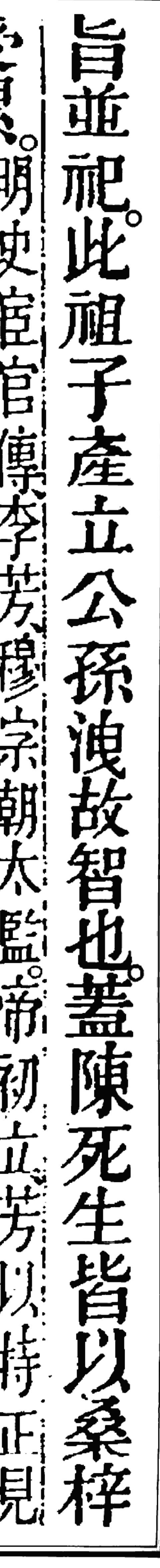
廣東新語、卷九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題碑碣、必書翰林院簡①。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就職、非爲高也、以終養也。

誣語

甘泉文集、卷七謗師條。書昔先師石翁聞康齋公之弟謗康齋、面斥曰、吾二人數千里聞先生高風來從學、爾在家庭之內、乃如此。以手揮之曰、爾再不必説。何等英氣。同行何潛

在傍默默，後竟以放浪縱酒而廢。按，此當即先生從學臨川時事。又白沙本集何濬有二，一南海人，一新會人，未知孰是。又，吾在庶吉士時，按，當在正德元年。聞梁厚齋公按，厚齋，梁文康公儲初號。道鄉人謗石齋之言，云云。吾怒之，述陳遠峯畫士京師時有鄉人謗石翁者，將其人打踢落樓，公默然。按，陳遠峯當即新會陳瑞。此事與粵大記所載小異，詳門人考。

野獲編，卷十四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謗大璫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奧主，議遂止。陳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產粵中，私其里中先達，特下俞



旨並祀。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明史宦官傳、李芳、穆宗朝太監。帝初立、芳以持正見信任。是時諸閹滕祥者、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怒、杖八十、下獄、充南京淨軍。明儒學案、卷五白沙條。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師、潛作十詩頌太監梁芳、芳言於上、乃得受職。明史宦官梁芳傳、芳憲宗朝內侍、貪黷諛佞、勸帝廢太子。會泰山震、帝懼、乃止。孝宗立、下獄廢死。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邱文莊採入憲廟實錄、謂可謂遺穢青史。薛方山應旂憲章錄則謂採入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爲言。按、詳見白沙本

集與張東白書。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書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爲有之事闖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於定山、再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

按、張廷實先生行狀、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名。及至京、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後、因修述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見之不平、爲削去。今考學士某、卽張東白也。先生與東白平素最稱石交、見於詩文者故多可稽。先生卒之前一年、東白寄先生書、尙有在山遠志之語。語見年譜。觀學案此辨、益有明證。若潛須太監此等事、稍知廉恥者弗爲、況先生乎。

池北偶談、卷十騶兩溪文盛南埜雜談云、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卽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

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

逸事

皇華紀聞、卷三 三水陸之游白沙之門、先生一日晨起、謂陸曰、子有喜色。對曰、某家報至、昨舉一子。先生欣然援筆、命名曰陽和、字藹然。復命三名、曰陽開、陽升、陽泰、以次字之。後之果連舉四子。蓋白沙精河洛數學、故前知耳。

泰泉集、卷五十四 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予出白沙墨蹟、卽嘆訝久之。因曰、吾初入學、夢一老人告曰、他日出處與獻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詔。蓋白沙亦以薦爲檢討、

適相類也。

續太平廣記、卷六陳德勝按白沙本集作德雍。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齋雅重之。淵鑒類函、卷一百九十六吾學編吳與弼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相質、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謁、適龍潭雨中蓑笠犂田。延至其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按龍潭以下十三字、從續太平廣記補。

本集與陳德雍書。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德雍老矣、

頗能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按龍潭曰、康齋非愛我者。此言似龍潭不求知於人、悔為白沙所物色。今按白沙本集、有與陳德雍書。又七絕詩序云、得陳德雍書、年九十餘矣、猶有願學之志。據此、則非愛我之言、與願學之書似相矛盾。或廣記誤也。

人譜、卷上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舟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為誰、荅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按焦竑玉堂叢話云、陳公甫自京師還、與族弟同至廣東陽江、遇盜云云、卽同此事而記有小異耳。考自京歸新會不由陽江、蓋陽江非縣名、乃地名相同耳。

嶺海賸、卷全白沙先生傳。先是、彭韶數致書邀往、不肯通半刺。韶

高其行、稱爲活孟子。一日屏騶輿從一小僕、駕扁舟至江門訪焉。會與二三友人小酌、因請韶就席。韶隨通姓名、作而揖曰、原來藩臺老大人。命家童添一菜俎、共飲竟日。按、此傳序陳公煒修白鹿書院、謂來聘先生在授檢討之後、非也。且傳僅六百餘言、於先生行事太畧、而鄺日園評曰、載白沙事詳悉無遺、僅得此傳、嘻陋矣。彭布政來白沙、本集與行狀不載。林君此傳或有所本、錄之以俟考。

廣東新語、卷九 白沙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按、翁山寄王蕭衣詩自注、白沙巾象玉臺山爲之。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又

嘗披蔴蓑垂釣云、風吹不盡寒蓑月、影過松梢十丈來。其風流蕭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按先生詩云插花帽簷、乃寄與寓言、又如黃花簪破小烏巾、呂盡千瓢舞破蓑之類、與前人之菊花須插滿頭歸、皆寄興常例、而遽按以為實事、是以詞害意、失詩家妙趣矣。

詩

麓堂詩話、卷全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厓山大忠祠云、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撲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按本集作義重君臣皆死節、勝於初稿多矣。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和者皆不

伷藏

及餘詩亦有風致，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按此詩史筆也，通體起結俱臻絕頂。先生爲都憲朱公作認眞子詩序曰：詩之工，詩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媚人耳目，非詩之教也。按此言似主持太過，蓋爲後人徒以詩獵較浮譽者下針砭耳。夫三百篇曷嘗不工，讀者勿以詞害意。

鳳洲筆記、卷十一　公甫襟度瀟灑，神情充豫，發爲詩歌，毋論工拙，頗似風雲閒瘦語。如禪家呵罵擊杖，非達摩正法。

明詩綜、卷二十　王元美云：公甫詩，湛若水取爲詩教，妄加箋釋，眞目中無珠者。固知陳氏之忠臣，必將鳴鼓湛生之罪矣。

明儒學案、卷四頁東巖集。甘泉注白沙詩，曲爲回互，若商度

隱語、多非白沙之意。

明詩綜、靜志居詩話。成化閒、白沙詩與定山齊、稱陳莊體。然白沙雖宗擊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故所作猶未墮惡道、非定山比也。其云百鍊不如莊定山、蓋謙詞爾。

古今詩話、卷下香泉偶贅。詩以春容大雅淡遠入化爲工、雄奇其次也。陳白沙詩瀟灑自得、有似康節先生。晨起尋梅云、朝煙細雨按、本集作橫野。犢鳴陂、倚集作杖山齋睡起時。漁集作父許留今日醉、梅花不欠去年詩。衡寒索笑來何處、帶病尋

香出每遲。彷彿西湖夢中見、水邊籬落忽橫枝。隴蜀餘聞、卷一 予嘗喜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阮通志、順德列女。指揮僉事程富妻鍾氏、成化間適富、未期而富卒。鍾年十七、葬夫服闋、舅姑憐其無子、欲令改嫁。鍾哭、誓死、孀居四十餘年、有司題旌。陳獻章弔以詩曰、風俗當年壞一絲、直到於今腐爛時。欲論千古綱常事、除是渠家節婦知。自注、鍾狂容女。 又阮志按語云、黄志此即順德程富妻、而白沙云佚其夫名、或別一人、故仍著於此。 榕按、白沙未嘗自云佚其夫名、阮志又以白沙之咏程節婦、疑以爲新會人、列入新會列女、皆誤也。榕意貞魂

不安，故別白於此。張子撰先生行狀云：程節婦鍾氏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嘉其節，表以詩，復歲遺以綾布。狂　咨詳成化十九年年譜。

廣東新語，卷十二：白沙先生詩，往往漏洩道機，所謂吾無隱爾。蓋知道者見道不見物，不知道者見物不見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於物，物外無道。龐弼唐云：白沙先生詩，心精於是洩矣。然江門景春來便多，除卻東風花鳥，若無可答者，何耶。蓋涵之天衷，觸之天和，鳴之天籟，油油然與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吾粵人以詩爲詩，自曲江始，以道爲詩，自白沙始。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

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此白沙詩之教也。

楚庭稗珠擇錄、卷二黄淳謂白沙至都不見邛文莊、爲文莊所沮、而引西山驛晚望、按、本集原作西南驛。西南驛即今三水縣西南埠、改作西山、非也。酴醿將開值雨二詩、明白沙之不尤人。晚望云、晚來細雨濕詩囊、獨上郵亭望大荒。南望海旁諸郡淺、西來天上一江長。漁歌落日還孤艇、樹隔啼鶯背短牆。料理憑高非一事、尊前誰與共平章。值雨云、相看無語只沈吟、蓓蕾枝頭已簇金。山雨不來昏晝景、東君容有妬春心。較量花品終何益、茫昧天機亦自深。明日陰晴還未定、一尊何急對花

斟。味其語，未必果爲文莊作也。惟南歸時途中寄諸鄉友詩云，荔子不將梨鬭美，沙螺休與蝌爭衡，則不能無芥蔕耳。按何急、何字未妥，且與上何字重，蓋可字之誤。又按黄公謂此二詩爲文莊作，實附會也。

列朝詩集。丙集第四陳檢討。林俊稱其涵養完粹，脱落清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寄興於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余觀先生爲人志節激昂，抱負奇偉，慨然有堯舜君民之志，而限於資地，困於謠諑，輪囷結轄，發爲歌詩，抑塞磊落之志，旁見側出於筆墨之間。

附竹潭錄續考　白沙先生贈人詩云，誰將兒女淚，干情，春雨來

時草又生。夢亦是眞眞亦夢、石泉槐火對清明。按阮公廣東通志雜錄引柳亭詩話云、有士人不得志、託夢於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年成進士、得石城令、宿縣界、見四山燈火燐然、顧問寺僧、以清明祭墓對、其字額乃懷果也。因成詩曰、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又生。夢亦是眞眞亦夢、石城懷果對清明。榕按此詩僅易數字、詞意皆同、豈靈神改白沙詩以示士人、而傳者遂訛爲士人詩耶。

賈公雒英新會志於黄雲山下引白沙先生游上游黄雲山詩，而刪上游兩字。又詩原曰繫艇，顧謂新會之黄雲山下不可繫艇，遂改爲繫馬。榕考白沙集，此詩之上有游黄雲山示民澤，又有黄雲左右歸詩。又送民澤詩，黄雲山人風韻奇。自注，黄雲乃民澤所居之洞也。蓋增城上游庄有黄雲山，民澤讀書於此，賈志乃誤以爲新會之黄雲山，而又妄爲刪改，蓋以未嘗細考之故。又先生送李世卿序，有登大厓山之語，若以爲新會之厓山，豈不謬甚。夫一鄉一邑之間，地名

人名雷同者多矣，況鄰壤乎。

先生正月二日雨雹（自注：是日雨水節。又云：後二日雨霰。）正月五日雨霰，詩曰：北風捲長雲，晨光坐來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繆悠。（此不知何年，當按以長歷推之。）

詩，先集爲霰，霰是霰在雪之先。說文：稷雪也。埤雅：閩俗謂之米雪。所謂稷雪者，義蓋如此。道光十二年十月，榕泝湘江，游桂林，所見之魚眼雪與米雪無異。吾廣州雨雪自來罕見，後於十五年臘月二十二日寅卯

間，雨雪約時許，老少皆以爲大奇。邑城有老人李聖厚者，年九十七。亦以爲生平所未覩。榕故有粵雪考，蓋吾粵人不識雪，每呼冰爲雪，遂今古相沿，作郡邑志者每以水之凝冰者爲大雪，皆誤也。夫李之與梅，檜之與梨，猶可云相似。乃若冰與雪，迥然有上下動靜之別，判然易辨，顧混而一之，何也。以先生此詩，可爲吾廣雨雪之證，故志之。

先生詩如打乖正坐不堯夫，次汝愚韻。可能筋斗打虛空，早飲。如此等句，幾與太極圖見大先生帽子高同爲風

雅笑端然。此亦讀者未善於持擇耳。其佳者固多在五古、其餘各體亦多佳搆、不能一一標錄。其一二佳者、畧附入門人考、此外絶句僅錄其尤者於此、是亦舉隅之義也。

感事　人間骨肉薄秋雲、一事朝來不忍聞。何處青山封宿草、欲將衰淚洒孤墳。　平生交態如兄弟、此日悲歌聞路人。欲寄秋風兩行字、九原無雁獨憐君。

落花　落花半落流水香、鳴鳩互鳴春日長。美人別我在江浦、欲來不來空斷腸。此當是懷莊定山、江浦人。

秋日　山河一望仲秋前、楓葉初黃水半川。路上行人不

歸去北風吹爾過殘年。木犀未發盎蓮空、小女來方剪綵工。不信衰榮是天道、覓花無處怨西風。招訟者歸

越王城裏塵隨馬、刺史衙前吏喝人。此日王孫不歸去、舊游芳草可憐春。古耶道中有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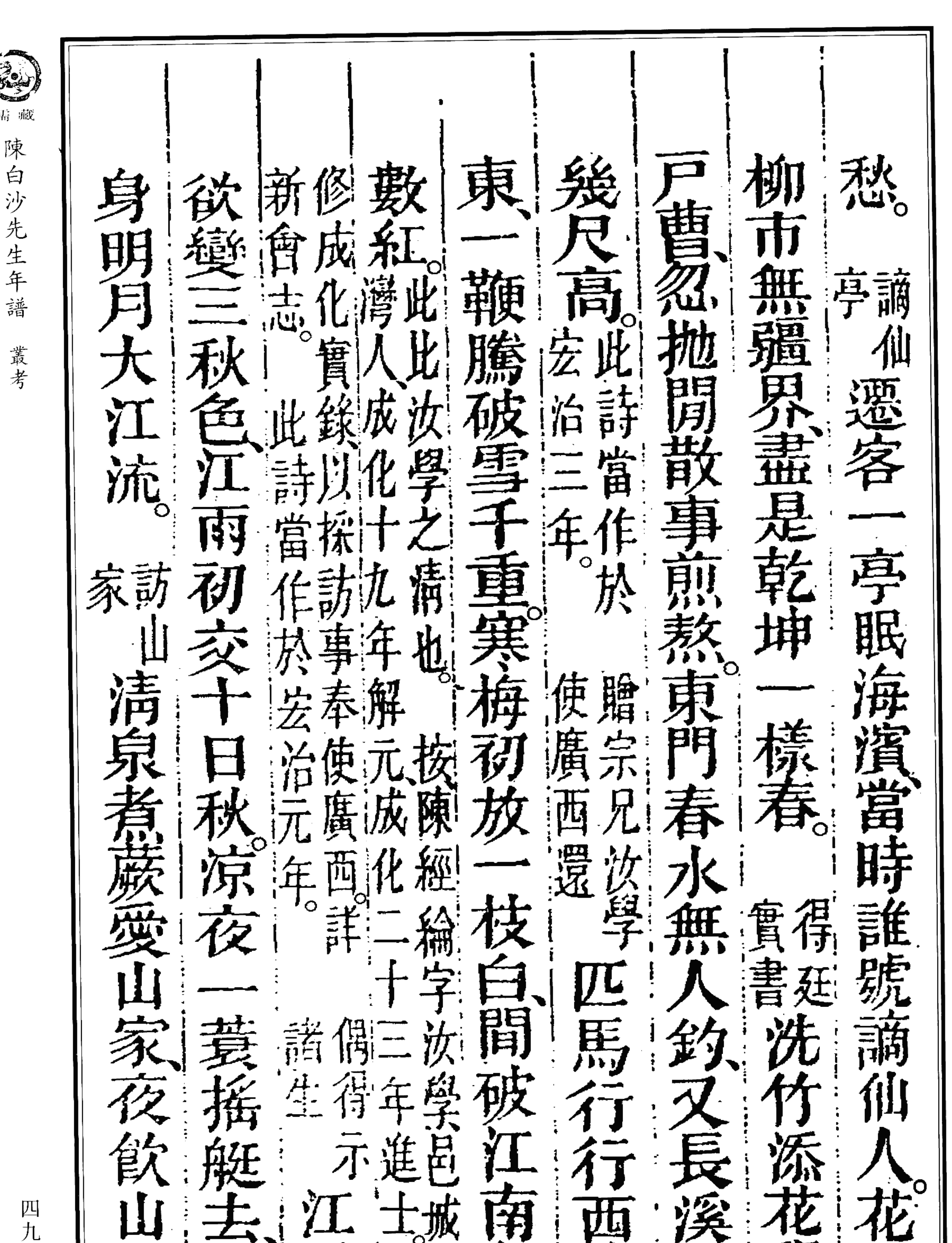
翠烟浮隴麥初齊、社樹青青獨鳥啼。何處相思不相見、木棉花下水門西。春寒

清明天氣如初臘、雨腳雲頭枉是春。階下荼蘼開自晚、不隨紅紫怨東君。梅花

老樹眠江水嚙之、茫茫水月侵花枝。暗香捲入滄溟去、不是漁翁那得知。

沙籠寒月樹籠烟、香徹龍溪水底天。斜隔竹林窺

未得、更尋西路上漁船。南枝照水忽先開、漁父灣頭有釣臺。釣罷歸來溪路暝、暗香幾度倩風媒。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開處酒家眠。青山一片無人買、誰與先生辦酒錢。先生詩多及梅花、元遺山詩所謂乾坤清氣得來難也。金竹胡氏詩注亦云、白沙詠梅凡六十三首。題袁氏如歸卷 鳥在蒼岑魚在淵、水深林密保生全。秋風莫怨茅茨破、白首眠看榻頂天。得蕭文明寄自作草書至 束茅十丈掃羅浮、高榜飛雲海若愁。何處約君同洗硯、月殘霜冷鐵橋秋。 邸事 照眼春光爛不收、江亭一雨欲成秋。道人不是閒鷗蝶、肯爲陰晴一日



愁。謫仙亭　遷客一亭眠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得廷實書　洗竹添花張尸曹，忽抛閒散事煎熬。東門春水無人釣，又長溪頭幾尺高。此詩當作於宏治三年。贈宗兄汝學使廣西還　匹馬行行西復東，一鞭騰破雪千重。寒梅初放一枝白，閒破江南無數紅。此此汝學之清也。按陳經綸字汝學，邑城瀧灣人，成化十九年解元，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纂修成化實録，以採訪事奉使廣西。詳新會志。此詩當作於宏治元年。偶得示江雲諸生　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涼夜一蓑搖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訪山家　清泉煮蕨愛山家，夜飲山巖

望月斜。澗底白雲留不住、半隨紅雨落天涯。

文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蔡虛齋先生清　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維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按、白沙本集附錄莊昶贈先生詩云

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州。

番禺志、卷十五　劉裕文、汀沙人、少貧、愛讀書。其妻陳氏最賢內助、事親稱克孝。聰敏知書、好白沙集。子達成方在抱、陳口授白沙此日不再得詩、并乞終養疏、達成耳熟之。人以

爲是母是子、後以子貴。按、此疏勝於李令伯、沈初明多矣。先生詩文亦以此爲最。陳氏先以此訓子、可謂知所本、能見其大者遠者、異矣哉其賢也。

字 按、字之有年月者已入年譜、無年月者附此。茅筆附。

甘泉文集卷二十二 跋何於逵鴻進士藏石翁眞蹟 此吾師石翁病革時筆以付水者也。失之於水、得之於水、於明翁傳子、子傳何子也、何子其慎之哉。齊人失之、楚人得之、乃失也。齊人失之、齊人得之、乃不失也。況斯文一脈者哉。字書模糊、目廢精存、神之所爲也。黄雲山人謂水也、梅月雪月、則吾豈敢。斬纏而歸、葫蘆無蔭矣。以江門爲歸、內我也。嗚呼、非夫子、吾

誰與歸。敬書於左方、以歸于逵、于逵其珍重之哉。

跋周氏家藏先師石翁初年墨蹟後

此吾師石翁初年墨蹟、而周生榮未所藏也。今時已得晉人筆意、而超然不拘拘於形似、善學晉者也。今觀其筆勢、如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及乎晚年、造詣自然、曰熙熙穆穆焉、則超聖入神、而手筆皆喪矣。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俱要人人神會耳。因書以歸周氏、使知因書入道、以得夫自然之學焉、不徒役耳目於翰墨之間而玩物喪志也。按廣東新語、白沙善書、後段蓋取此跋而沒原書之名、故舍彼錄此。

跋李味泉家藏石翁手帖

此數幅皆白沙先生真蹟也、其精神猶感人於千


載之下。其首一幅與何廷矩、所謂頂門鍼也。鍼下而不動、是無生理矣。何廷矩其天資悍鋭人也、予昔見之於番山。當其棄去舉業、不就文場、有脱屣名利之勢。白沙先生亦高之、而推之於聖賢之域、然而非其器矣。一日與林緝熙同坐函丈、緝熙聞言會意、翁喜之、好向之語。廷矩惆焉、謂翁之於緝熙、只多我一名舉耳、遂怨翁畔去、拜游方頭陀楊曉爲師。翁惡其害教、語番禺高知縣瑶、逐頭陀、廷矩益生怨。故其詩有曰、我在鑾盈禁錮中、言逐其邪師也。乃作詩謗翁、名曰存羊錄。按番禺志廷矩傳、謂翁空頭學問、言著存羊錄十卷。

徒有頭而無四肢、譬有體無用也。又謂顏、曾、冉、閔不得聖人之傳、而得眞傳由、求耳。黃進士若雨云、廷矩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知謀之末、乃敢大言非古賢哲、謂周程張朱宋諸生可誅、於是處士橫議之風起、此廷矩背師之實也。誠孝劉都閫大勳者、遂與之拜絕交焉。既而又以地理自雄。同門謝天錫苦節甘貧人也、然慫於廷矩之言、止田十畝易銀三十兩、與市地。地師云非吉、還之廷矩、不償。此廷矩賣友之一也。使矩也而稍靈、受此項門之鍼、豈至流之至此極哉。夫背師賣友之人、非聖從邪之學、不知者與

受人惑者，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冒置鄉賢祠。若遇高明君子處之，又不知當何如。記曰，惟仁人放流之，迸之四夷，不與同中國。況可污鄉賢之流哉。按番禺志學校，何廷矩未嘗入祀鄉賢，或後人因甘泉此言故誤出也。使背師之人不得與師同牢而血食也。予久娭之，因李味泉以所藏石翁手帖示予，首讀規何廷矩一帖，感慨於幽明之際，不能不爲之掩卷太息。因書所聞於後，以歸味泉，或待觀風者采焉。按明儒學案白沙弟子條下，自甘泉以下凡十二人，廷矩其一也。蓋黎洲未見此跋也。

廣東新語卷十三　白沙晚年用茅筆，奇氣千萬丈，削峭槎枒，

自成一家。其縛蒼作擘窠大書尤奇，諸石刻皆親視工爲之，故慈元廟、洛日亭、莊節婦諸碑，粵人以爲寶。按，本集有贈鐫者何侃及贈何侃如潮州刻三利溪記，俱七律，送米與何侃五絶，先生諸碑疑多是何侃鐫也。卷十六　白沙喜用茅筆，所居圭峯，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爲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爲茅君，又稱茅龍。今新會倣之，多用茅筆。按，石上何能生茅？茅處處有之，白沙在圭峯東南十五里，何必專取若此之遠。屈氏每附會妄語，往往類此。

附錄　格致鏡原，卷三十七　任末削荆爲筆，拾遺記　南史陶宏景以荻爲筆，孔六帖　于闐以木爲筆。按，以茅爲筆，實自白沙始，與荆、木、荻儷諸古而爲四矣。

鮚埼亭集、卷三十八跋慈元廟碑。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宏治中而布政劉公大夏始爲廟、陳先生獻章始爲之碑。先生書法最工、其所用爲江門茅筆、嘗稱爲茅龍。其書慈元碑尤加意、相傳上石時、先生親臨視刻工、故毫髮無遺憾。按、此言本廣東新語。昔予謁祠下、搨其碑、跋以詩曰、高曹向孟皆賢后、尙有芳魂殉落暉。一洗脩名臣妾辱、虞淵雙抱二龍歸。竊自以爲工、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

南海潘志、金石陳白沙忍字贊。在平洲堡、無年月。

畫訂訣

野獲編、卷二十八 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識。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本朝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手幾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

南牕閒筆、忘卷數 白沙善畫梅、求之者衆。白沙戲題座側曰、馬昔人又來。人不解、問之。白沙曰、白畫白畫。衆爲絶倒。

冰山錄、第二百二翻 陳憲章梅圖二軸。按、此是知不足齋翻本、原作憲。

欽定書畫譜、卷五十六引畫史會編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東人、隱白沙、講性命之學、徵授簡討②、善墨梅。

書畫緣、卷三陳錄字憲章、工畫梅。陳獻章字公甫、善墨梅。

按、愚於道光十年季冬寓　闕里、過訪孔廣文廣烈、廣文出其尊人松江太守雩谷傳榉。即隨園集所云雩谷親家者也。所藏諸畫目錄、中有陳憲章梅一幀、注云、宣德癸丑九月寫。子請一觀、廣文曰、畫藏吾兄滕縣家中。榕曰、是年白沙先生方六歲、疑贋本也。又數日、廣文謂榕曰、陳憲章號如隱、會稽人、畫梅與王牧之齊名、非白沙也。且出圖繪寶鑑續編相視、良然。蓋獻憲二字同音、故諸書或多混用。今明詩別裁於先生名獻混作憲、亦一證也。榕又誤信

野獲編詩書，而二人又頗同時，故益相混耳。且稽諸先生詩文與夫弟子同儔之記載，亦未嘗言及先生善畫梅，獻憲之誤也審矣。廣文號梅壑，父子皆工畫梅。又按游潛夢蕉詩話，陳獻章書法得之於心，隨意點畫，自成一家。按游君所云點畫，乃言書之點畫，非讀去聲，而畫史彙編引游君詩話，遂以爲白沙善畫矣。

琴

林聯桂見星廬稿集十九題書農二友居詩。自注：書農官南海時，得陳白沙琴，刻龍吟二字，號爲韻友。

曾賓谷燠賞雨茅屋詩集、卷十一橫琴圖爲鄭嘗坪作、江門片石苔土封。自注、白沙石琴遺在江門。按、先生嘗夢撫石琴事、見行狀。曾方伯乃以爲眞有石琴在江門、蓋其說本於廣東新語石琴今在江門云云也。斯眞癡人說夢矣。

號碧玉老人 玉臺居士 江門丈人 江門漁父 黃雲老人 紫水歸人 南海病夫

本集、病中碧玉老人天性直。山斗爲羅一峯作碧玉先生斂衽看。送張進士玉臺居士玉臺眠。度楚雲臺前橋江門丈人放腳牢。荅張梧州江門漁父卻能知。和陳晃黃雲道人飛雨腳。屈大均寄王蒲衣詩自注白沙嘗稱紫水歸人。本集、慈元廟碑自署南海病夫。按、張子延實作白沙祭田記、亦署南海病夫、毋乃與其師號相混。

白沙碧

袤六寸

方二寸

廣東新語云、上鋭下豐、誤。

㮛友何孝廉秋梧家匜一

玉、與白沙碧玉無異、第其

小倍之、其袤七寸半、横一



玉圖

叉六分

寸，此少異耳。秋梧叉云，邑孝廉黄舟山亦有此玉，形狀不殊，但色白耳。

碧玉說　　大雲山房續集　　武進惲敬子居

右碧玉搨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貽也。按，禮字聘三，庠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强，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横出五分强，下迤之以放於射。玉之質瀏確，類書稱紺青玉，色淡青而帶黄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國，按，倭奴國，唐改名日本。西產于闐，按五代史四夷錄，河源出至于闐，分爲三，東白玉河，西綠玉河，又西烏玉河，皆有玉。皆蒼綠色。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

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黄金勺青金外朱中、此言勺也。鼻寸、横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是則駔璋按周禮典瑞注、駔讀爲組。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繅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於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祼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

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記夢文在成化三年、按、夢記在成化六年庚寅、此云三年誤。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按、召在十八年、此云十九誤。云聘亦誤。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與。

樹於道光八年曾著聘玉辨矣、近從邑城張丈厓山處、又得惲大令碧玉說、益明流俗之妄、喜大令先得我心也。惜大令考之本集猶未盡詳、今謹附愚辨於後。

聘玉辨

白沙村有碧玉樓、卽白沙先生舊居也。其以碧玉名、蓋以藏碧玉故。今邑里之人與夫先生裔孫皆傳爲聘玉、不知擲之者何時、名之者何人。椿謹按先生本集年月核之、定其必非聘玉者、有數端焉。乞終養疏云、彭韶、朱英前後薦臣、吏部移文布政司等衙門、促令起程。 御撰綱目云、彭韶、朱英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吏部。是實召先生而非聘也明甚、況於玉乎。其非聘玉者一。其次南山賀碧玉樓成詩云、碧玉久亡今復見。蓋是玉本先人世寶、昔遺而今

得之、故以碧玉名樓。南山即光宇也、先生光宇行狀云、卒以辛卯十月。辛卯、成化七年也、下距應召時尚十二年。其非聘玉者二。吳川縣城記云、是役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冬始完、父老遣生員李凌雲走白沙謁文。時江梅始花、予登碧玉樓。云云。是成化十五年已有碧玉樓、其非聘玉者三。有此一端、已非聘玉、況復三耶。或云煌煌天賜、先生居嘗詩文甚衆、豈無一字及之、以彰君賜。此猶膚論耳。屈氏廣語亦以爲聘玉、蓋未嘗以本集核之、故皆耳食沿誤。袁太史枚且以爲宣德聘玉、則更奇聞。袁尚如此、又安問

悠悠流俗哉。或曰、其子孫相傳、膚虛耶。愚曰、子舍本集年月之足憑而捃拾不根、此非愚之所敢知也。夫爲人子孫、誰不欲尊榮其宗祖、夸耀夫千秋。噫、聘與不聘、於先生夫奚損益哉。且以無端妄語誣我先賢、於先生在天之靈又奚安焉。又集末附錄康熙丁亥雲間張恒詩有云、文孫攜玉邀我觀、質潤體潔一圭桓。更有綠溶頒大內、雙龍交舞雲靉靆。禮賢徵聘荷殊恩、豈容冒攘爲匿賴。固知神物不易藏、何時完璧歸祠堂。君不見、延津雙劍終復合、萬事如棋嘆滄桑。按詩云圭桓形、即見所藏者是也。又有頒大內

雙劍之語，似言此碧玉外尚有君賜者，爲人攘匿。無根之言，支離附會。蓋張君雖嘗謁白沙祠，實未深究白沙集，故有此繆語，誑惑後世。不稽者既疥之石，又贅之集末，而不知碧玉老人其齒冷於冥冥也亦已久矣。

附考　按，聘與徵，古人語或相連，而事實迥別。如史記儒林傳，天子使束帛加璧，迎申公。漢書公孫宏等傳贊，以蒲輪迎枚生。明史吳與弼傳，帝命加束帛，遣行人曹隆，特行徵聘。此聘也。漢書武帝紀，舉獨行君子，徵召行在。此徵也。故先生味月亭記云，予被徵過郡。瑞鵲序云，予薦徵入京。皆云徵，不云聘也。諸書有作聘先生者，皆未細考也。

六湖讀書臺辨

白沙先生聘玉之說固已誣妄，而猶不止此。愚嘗考邑中

前輩、多有先生六湖釣臺、玉壺讀書臺諸詩、而賈王二志亦不一稽先生集、顧漫載之、而不知此亦俗傳之浪詞、於本集茫無可據。蓋嘗稽諸本集、先生有雲潭記。一名龍潭、先生名曰聖池。其言曰、里生周鎬偕其季京謁予白沙、予與二子攜酒飲於西山之麓、班荊而坐、有雲起綠護屏。云云。西山者、不知所在、意者白沙村西之山與。所云麓者、其非在於雲潭也明甚。樒嘗遊雲潭凡四矣、一由圭峯循雲峯西上、復東北行、其路夷矣。然所經路有俗名牽綫過脈者、路雖正平、然左瞰危峯、右窺絕壑、徑二尺有咫。若是者八七百武、稍弗

兢悚、飛性命於鴻毛。一由圭峯南麓而東、平行六七里、復西北趨之、折溪谷間、此爲雲潭下流、俗名大林洞。賈志云洞有鐵佛寺、上林寺等古蹟、此其左右也。又西北上、峭徑削脣、艱我危趾、挫我胸爪、喘息汗溰、僅乃克達。若是者二百許步。噫、造物若固厄此以危俗客也者。白沙之往龍潭也、凡七八里、必由大林洞路。路若邇也、顧實巇險、雖至尊貴者、罵無肩輿理。愚聞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寗先生當太夫人在堂、又一生多病、乃弗顧孱軀、判性命、入險出險、肆業於深山窮谷、釣游於水石清泠之淵、以爲太夫人憂、其

誰信之。夫稽之詩文無一字、撿之情理無一可、準之以事勢無一合、其爲流俗之浪傳也、又奚疑乎。愚又嘗歷泝潭之上流、乃諸泉自萬山中來、委婉平流、溪澗間而已。求所謂湖者、蓋亦無之。蓋六湖、玉壺者、皆綠護之同音轉聲、若太和巷之轉爲雞鵝街耳。如彼泉流明明可據者、猶且虛飾若此、矧古蹟之莫可憑者乎。且古人事蹟、必有根據、乃可以信今而傳後。故榕於先生俗傳故址、非準諸情理、根據詩文、不敢妄乙雌黃、以汙丹素、僞飾前賢古蹟以欺罔乎後之人。

江門釣臺考

白沙先生遺事、故蹟、世俗不覩本集、浪傳臆說、如聘玉、讀書臺之類、亦頗多矣。松已辨之、殆無疑義。至今愚意介介者、尚有釣臺耳。蓋以先生素有釣臺詩故也。某生鄉里下愚、生於先生三百餘年之後、若直辨之曰無、是舍先生明明之詩、而流俗益得嘐嘐焉、曰異哉、阮氏之好爲辨說也。按先生江門釣臺與民澤收管詩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又江門釣臺詩云、何處江邊著釣臺。梅花詩云、漁父灣頭有釣臺。曰漁父、曰釣臺、此皆寓詞。故洪君

甘泉墓志云先生曰、江門釣臺亦病夫之衣鉢也、兹以付民澤。此皆釣臺之所由名也。愚以爲釣臺者、乃釣磯、釣瀨依於江干、可坐可飲者、凡爲石者均可名之、非必瓦木所築者、非眞當先生時湛子曾築臺也。況築春陽、楚雲二臺、建碧玉、嘉會兩樓、營尋樂齋、小廬書屋、圖新書舍、皆見於詩文及張子行狀、亦多有年月可考、胡爲釣臺獨無之考。雨村舊譜云、宏治五年、湛若水從游、築釣臺江門、從學十三年。此大誤也。按甘泉從學在宏治七年二月、從游僅六年、有洪氏墓志可稽、焉可誣也。互詳年譜考。秫坡漁隱序云、梁

彥明隱天臺山陽，時操竹竿坐釣臺。榕訪及臺址，梁茂才南先曰，此石臺耳。因指視之。榕乃始恍然悟曰，信夫信夫，先生之釣臺，亦此類夫。居嘗稽邑令王公椬修復釣臺記曰，余訪白沙子遺蹤，知江門故有釣臺，淪於荒煙蝕岸間久矣。其裔孫輩規復故蹟，可謂肯堂肯構。云云。是當乾隆五年以前尚未有臺，故云淪於荒煙蝕岸，不云瓦桷已頹也。嗟夫，坡公有言，後生小子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呂君伊曰，鄙俚不經，貽笑大方。噫，伏讀諸訓，使我忸忸焉閤觚而旁皇，怫怫焉顏赧而倀倀。謹据此以諗究古之君子蘄斠之，

顧何如也。按朱子文集卷八十四載趙兩峯題嚴公釣臺云、宋寘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此亦石釣臺之一證。

都會故居

本集、經故居詩到溪田作圃、環堵樹爲門。老憶先廬在、貧知草座温。三遷時已後、二紀恨空存。舊事無人話、斜陽滿故園。經黃道娘墳、誦元人黃子長圓明庄壁詩、懷舊遊、因次其韻吾廬直北到山隈、贏得兒童竹馬來。齋大炎忌作、舊居在道娘墳東道娘墳西近官路、朝朝暮暮行人多。世事百年渾不省、滿堂賓客竹枝歌。經都會故居臘月四日促歸葬、舴艋衝寒到石塘。忽見溪邊舊環堵、恨

隨流水繞村長。

按、都會在白沙西四里許、先生於此、乃鍾靈故地、宜先生每過之、躊躇躑躅、不能忘情也。考先生自都會遷白沙、不知何年。先生與黃叔仁父題東溪卷并引云、昔予大父渭川府君居此溪上、與黃氏故鄰也。去之六十年矣。閱此卷、有感而作。按先生卒年七十三、若此引作於七十歲、則遷白沙之年方十歲。若作於七十二三時、是年方十二三耳。今以此引考之、大底多遷在十歲以前也。先生年方二十二、渭川公方卒、是從白沙者乃渭川

公也。行狀云、祖居都會、至先生始徙白沙、誤也。或曰、祖耆、高會之通詞也。然楙考白沙家譜、高會原居外海、非都會也。又按移居詩云、長揖都會里、來趨白沙役。乃和陶十二首之二也。和陶有庚子九月穫稻詩、庚子、成化十六年也。是時先生年已五十三矣、則此詩乃追感移居而和陶、必非作於徙白沙之年也明矣。附錄子邑人傳都會村一里三賢、或曰三賢者、秫坡、白沙、黃道娘也。或曰象山、秫坡、白沙也。予曰尚有樂芸翁、是四賢矣。今考道娘墓碑、生於宋皇祐元年、八月初一日。卒於紹興元

年、五月十三日。年八十三。九年葬於故宅之右。云云。按此、則道娘本都會人、故墓碑云葬故宅之右。又先生題叔仁東溪卷有故鄰之語、又先生引元黃子長詩、子長當亦都會人、益知都會原有黃姓。今江門水南村丹井里居人多黃姓、或道娘族人自都會徙居、均未可知。俗傳丹井是道娘煉丹處、疑誤傳也。又聞都會人云、象山先生亦都會人、故今道娘墓之山號張山。賈志云、圓明庄在道娘墓東、紹興九年僧慈載創、祀黃道娘。其內曰聚寶菴、其田嘉靖十二年知縣張文鳳撥祀白沙。云云。子疑庄山以圓明

庄得名、蓋庄張音相近也。今都會無他姓、惟黎族而已。
榕嘗儗囑黎君紹南築廛外亭於山麓、以存名賢故蹟、
亦一邑勝概也。道娘墓側多梅林、冬月行人過此、古香
盈路。是築亭於斯也、於理趣尤宜。　又按、秫坡先生之
卒、不知何年、黎氏族譜、亦不載。考秫坡集、最後作寫眞
圖記云、乙未孟秋之望。乙未、永樂十三年也。是永樂乙
未、秫坡尚存。大底秫坡卒僅十年前後、而白沙先生生、
英賢之接芳躅於存沒比鄰之內、俯仰上下數十百年、
論世之君子、於是有遐思焉。

欲往衡山　夢游羅浮　嘗游西樵　圭峯　江門

墟

先生晚年欲終老衡山，故服闋後常常念之，見於詩文者多矣。新會賈志以欲往衡山爲寓言，蓋未之考耳。

先生未嘗到羅浮，但有卧游、夢游、約游詩耳。蓋先生一世母子相倚爲命，母非先生侍側，食不甘，寢不安。且一生多病多汗，故自五十五六以後，見朱公於蒼梧，承帝召於京師，自此之外，未嘗輕離膝下也。迨至六十八歲時，太夫人方卒，是時嘗欲往衡山，捐除晉接，調理孱軀，且避讒謗，而

老病侵尋，應酬益多，自此易寒暑而先生卒矣。與陳德雍書云：年來益爲虛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云云。是以衡山、羅浮、常常有志焉而終未逮也。故甘泉晚年築書院於衡山，承夙願也。

釋一靈羅母黃太君壽序：白沙一飲一食，不敢違其孀母，卽其心之所慕，近若羅浮、西樵，遠如匡廬、衡岳，未嘗一至。按先生輓番禺李德孚七律，自注云：西樵，南海山名，曩與伍光宇同游。後有西樵感舊詩，卽謂此也。是則曾遊西樵也，一靈偶未及考耳。

廣東新語卷三：圭峯在新會地北二里許，秀拔玉立。其頂四方，名玉臺，上有兩瀑布從肘腋間飛出，下注百仞。白沙詩

弄罷飛泉下玉臺、謂此。莊定山云、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靜而無欲、深知所謂潛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臺圖、以寄白沙山上。按本集七絶序云、沈石田作玉臺圖題詩其上見寄、次韻以復。按格家藏石田詩集、載題圭峯圖。又按、圭峯其絶頂處有窪、約廣二丈、此云其頂四方、非也。圭峯瀑布自山腹深林中委折而下、至山麓石厓懸溜紐滙處下注石池、高約二三丈詩。此云百仞、太誕矣。大底地理之屬、不經親歷、大半附會夸張、奚獨於圭峯之瀑布。

先生江門墟詩云、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店飯、過鳥避墟煙。日漾紅雲島、魚翻黃葉川。誰爲問津者、暮上趁墟船。此詩以本集編次考之、大約作於成化十五年前

後。觀此、則當是時江門之草捌荒落可想。今則舶艑麇至、闤闠鱗比、迥異疇昔矣。

講業諸處

先生平既負重望於天下、當道王公貴人猶想望風釆、虛左式廬、況井里之人乎。先生當日承朋儕撰杖於各鄉、偶爾相從學問、淹留旬日、事固有之。或云嘗設教河塘者、原屬附會。蓋其時諸容昆仲皆從先生游、故今容家祠多先生堂聯、爲此也。或卽指此爲設教之證、則刻舟求劍矣。今古井鄉有學堂嶺、鄉人云亦先生曾游地、故址猶存。椿

潭溪村後蕞林下有望遠樓故址，鄉老云樓額白沙設教時所書。榕嘗循山麓埽葉，以墨搨之，乃隆慶三年無名氏書。俗傳之妄不足信，多類此，是皆六湖讀書臺之類也。

諸友考按先生諸友之有年可考者已入年譜，其無者，本集之外見各書者，附錄於此。

龍　瑄　婁　諒俱江西　方太古浙江　曹　璘湖北

劉大夏湖南　陳眞晟　顧叔龍俱福建　鄒處士四川

陶　魯廣西

陳　晟　梁　經　鄺　宏　鄺　文俱南海

張　璝番禺　康　麟　羅子房　唐　璧

吳瑞卿順德俱　方俊　周郁東莞俱　雲谷廣府

梁伯鴻高要　何述開平　梁繼灝　謝胖

馬廣生　容慎　容恪新會俱

氏姓譜、卷六龍瑄字克温，宜春人。家世襲父職，遂居南京。遨遊四方，與邛仲深、羅彝正、陳公甫爲布衣交。重然諾，尚風義，朋游有急，揮金如土。苴江湖間，聲稱藉甚，曰：過金陵不識龍克温，猶徒行也。著作甚富，寓荆南，築室海子山，有鴻泥集，在金陵有燕居集。自號半閒，東江顧清有半閒居士傳，子霓，宏治癸丑進士。按克温與先生交，當在成化五年六月，時羅彝正適官南京。

稗史彙編、卷一百又九國琛集。敎諭婁諒、上饒人、企談道德、不屑功利。其爲學略傳注而事心融、尤嚴出處取與之際。乃求切磋陳白沙、莊定山、賀醫閭、羅一峯、胡敬齋、陳泉南、按郎剩夫家本泉州。張東白、書傳面訂、日裨益以成深造。

廣輿記、卷十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少受業章楓山、復走南海謁陳公甫、與沈啓南、文徵仲、孫太初結詩社、號一壺先生。太函副墨、卷十二方太古傳。母夢一兒乘雲起金華山、及舉太古、與夢符。能預知人姓名、遞呼不爽。始壯、周遊四方、東出吳會、南盡番禺、所嚴事者、南海陳太史、按卽白沙先生。於越王

文成公。

【附錄】楊園集、近古錄。王文成守仁養疴陽明洞、與布衣許璋朝夕、取其資益。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走南海訪陳白沙先生、其友王司輿名按、文轅陽明之友。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補】明儒學案許半圭傳。至楚見白沙門人李承箕、留大厓山者三時、質疑問難。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按學案許半圭先生傳、於訪白沙之下、原有至楚、至而返一段、是半圭未嘗至白沙。楊園於訪白沙之下刪去見李大厓一段、是以半圭曾見白沙矣。此實誤也。蓋半圭於先生是神交、非面交也。故補學案一段、以訂其誤。謹從雲谷、剩夫之例、附此以備考證。

明史稿、曾璘傳。璘字廷璋、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御史。孝宗卽位、疏請王恕爲内閣、置陳獻章、張元正、林俊於左右。已出按廣東、訪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阮通志、獻徵錄劉大夏傳。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獨與大夏善。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得也。常乘小艇訪獻章、問其學、曰、子存心之功九、致知之功十一。

本集、與陳剩夫書。宵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

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此奉手教、引領南閩、神爽飛去。

與胡提學書。陳剩夫不幸死矣。其人雖未面、然粗聞其學專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謹按、大清一統志、陳眞晟字剩夫、漳州府鎮海人。四庫提要、剩夫集、剩夫家泉州、以父隸鎮海衛戍籍、遂爲漳州人。榕村野穫編、天順二年、常州布衣陳眞晟獻程朱不報云云、是常字乃誤文也。

本集、祭顧勉菴別駕文。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往貳端陽、實惠一州。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於郡僚、督府之薦。又云、晚節不虧、浩然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按阮通志職官、顧叔龍、莆田人、宏治元年任廣州通判、凡三年。肇慶志職官、顧叔龍、肇慶同知、署德慶州。詳宦績。及檢宦績、無顧傳。考張子撰先生行狀云、顧

某爲同知知德慶州事，遭不測。先生毅然力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聞其子至乃已。某即叔龍也。考顧爲肇慶同知署德慶時，當在宏治四年以後，至宏治九年，先生與李白洲書，末有顧别駕送契來之語。又與張太守克修書，轉達顧勉菴世卿囑筆云云。是勉菴之卒在宏治九年以後無疑矣。今通志、府志俱缺其傳，故附志之，幸後之爲志傳者有考云。

明史、鄒智傳。智謫石城吏目，其父來視，怒其不以祿養，箠之。智泣受責。按：先生贈鄒處士還合州二絶有云：莫灑東風臨别淚，春光又滿老萊衣。即智之父也。

世烈錄、卷三劉大夏撰布政使司陶公魯行狀。白沙陳先生倡道東南，四方士多往從焉。公爲料理開荒鹹田數百畝，以爲待士之需。

參阮通志、南海志。陳晟字美宣，黄竹岐堡人。少孤貧，番禺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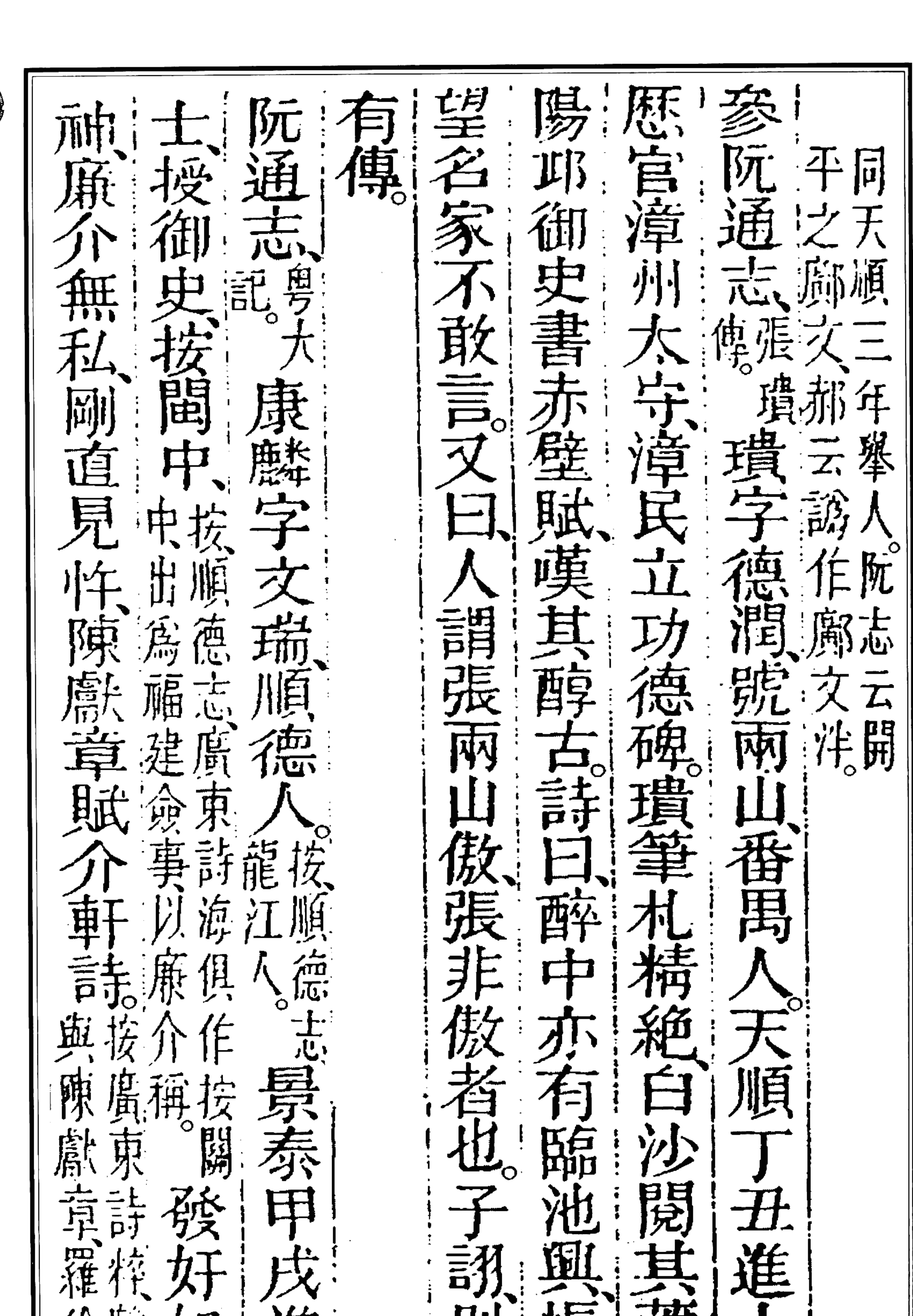
定育爲子。天順六年解元、成化二年進士。既貴、復姓。終臨安知府、民夷感泣、爭護其喪歸。妻黃氏、鍾之按、番禺志、作鍾族。義女也。登第時尚未娶、富室欲妻之、不可。比黃氏卒、作詩哀之云、怪殺夭桃勝人世、落花猶得再逢春。聞者墮淚。陳獻章甚重其爲人、稱爲詩人之冠。按、本集有臨安太守鍾美宣將赴任、過白沙言別、出示莊定山所贈詩次韻七律。本集、輓鍾太守美宣二絶之一。詩人自古例多貧、恨殺滇南金帶新。公與定山貧到老、已有陳黃一輩人。按此詩、則美宣之廉可知矣。民夷感泣、有以也。

佛山志、卷九文苑。梁經字用常、生而敏異、天順壬午鄉薦。常與

陳白沙論主敬之學、往來辨難、白沙亟爲首肯。總督韓襄毅征猺寇、咨經以兵略。寇平、全郡丞黎暹修順德志。未仕卒。阮通志、漳州志。

鄺文字載道、南海人。文宏善詩、與陳獻章賡和。淡於勢利。二子入官、其貧如舊。獻章以三代遺老稱之。文成化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按、本集有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來白沙不相値五古。又贈鄺載道之淮陽別駕前御史謫貴巖七絶。又按本集次鄺筠巢韻云、此老直於三代見、諸郎雖在一官貧。諸郎謂宏子文與才也。又次筠巢哭子云、入甸老眼爲誰枯。又云、正坐兩州消息好、不遺家訓逐貧夫。按、此詩疑哭文也。蓋文曾奉命盤查通州、又官漳州、弟才官嚴州同知、皆稱廉明。詳阮通志。按、筠巢、宏號也。

〔附録〕又本集有贈別鄺雲卿五絶。按、開平志藝文、鄺文字雲卿、潘村人、宜春知縣。按、雲卿與載道同姓名、且



同天順三年舉人。阮志云開平之鄺文、郝云諒作鄺文泮。

參阮通志、張璝傳。璝字德潤、號兩山、番禺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漳州太守、漳民立功德碑。璝筆札精絕、白沙閱其蕭陽邸御史書赤壁賦、嘆其醇古。詩曰、醉中亦有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又曰、人謂張兩山傲、張非傲者也。子詡、別有傳。

阮通志、粵大記。康麟字文瑞、順德人。按、順德志、龍江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御史、按閩中、按、順德志、廣東詩海俱作按閩中、出爲福建僉事、以廉介稱。發好如神、廉介無私、剛直見忤。陳獻章賦介軒詩。按、廣東詩粹、與陳獻章、羅倫

友善。

阮通志、羅司勛集。羅子房字宗傑、按大良人。成化十六年舉於鄉。築臥愚亭奉母、母卒、執喪盡禮。時古岡陳檢討、江浦莊行人、大良李孔修、皆與友善。

主一詩集、卷一。缺名主一詩序引嶺南志。孝子名璧、事母孝。時公卿欲薦之、以母老辭。與白沙先生契合、往來倡和。有司同其父豫竝祀鄉賢。

和新會陳獻文見贈并序、余潦倒林壑、碩人賢士共棄、不意吾子自古岡惠然肯顧、貺以珠玉、因依韻奉荅、并致意令弟云。詩名老去媿方干、林下誰能著

眼看。庭草生來根自淺，梅花開處雪偏寒。情懷只合盟鷗鷺，交采那知見孔鸞。令弟相逢又何日，五雲天上路漫漫。

又有和陳公甫見贈韻。按，主一，璧字也，順德平步人。詳順德志隱逸唐豫傳。

五山志林，卷五邑同知黎暹云，大艮吴瑞卿，韻士也。作園鳳山之麓，石齋題之曰采芳園。李世卿爲記，石齋跋其後，示出處之詳，獻臣吴明府作四言三章，味二公詩文，瑞卿高尚不仕，而二公以事王侯期之，蓋非肥遯者比也。

本集，題吴瑞卿采芳園記後。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取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隨時屈伸，與道翱翔，固吾儒

事也。與張廷實書。舶司昨遣吳瑞卿攜雲窩圖至白沙，衡山之興勃然矣。按此詩作於宏治十年。

阮通志、黃志。方俊字彥卿，東莞人。無書不讀，最喜朱程語錄，與名士新會蔣濬友善。景泰四年舉於鄉，令藤縣，廉能有聲。好面刺人過，白沙陳獻章皆受規諫，稱為三益。

阮通志、金志。周郁字尚文，號耿菴，東莞人，漳州訓導，培育漳士林啓等數十人，掇科第十有八九。歸里，與陳白沙唱和。有龍洲集。阮志案語：南海另有一周郁，景泰丙子舉人。

本集。與廷實書。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吾廷實，安知吾郡有一賢

士哉。雲谷已老、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所有者、吾安能得其眞耶。又周文都如省、訪渠一訖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亦未易謁也。按、此書作於成化二十二年夏。

秋興、寄東所兼呈雲谷老隱。

山人無外事、白首稱兒同。弄水溪堂背、爭棋紙局中。盆池秋見月、竹院夜呼風。觸事成唐句、狂歌向碧空。

按、先生識雲谷、子長、蓋在成化二十一年以後。雲谷與子長俱隱羊城、先生覩雲谷爲先輩、故與廷實云見雲谷丈人。考廣府各志及阮通志、俱佚其傳、故附之以補郡志之缺云。

肇慶志、舊吳府志。梁伯鴻字仲毛、高要人、歲貢、訓導溫州、解官、徜徉山水。陳公甫寄伯鴻詩、明朝擬泛羅浮棹、且向西風

訪楫師。其推重如此。有浮山集。按、此詩本集缺載、本集有與梁二教伯鴻書。

肇慶志、卷十八　何述字宗道、開平人、按、龍塘人、原隸新會。與陳獻章友善。天順壬午科鄉薦第二、教授栁州。分考江西、有以重金求入彀者、述斥之。獻章過訪、顏其堂曰斯文。按、本集訪教諭何宗道一絕、樹隱肩輿行款款、花催春鳥鬧關關。蘇公渡口雲連水、宗道廬前雨滿山。按、俗傳蘇東坡謫昌化經此、故名。考坡公謫海南、路由梧藤之間、不由新會、有東坡斜川集及卒、可考。此先生偶沿俗謁耳。檢訂王公新會志、嘗辨之。獻章爲文祭之。本集奠何教諭文云、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即宗道也。開平志、祀鄉賢。

新會王志、黃志。通梁繼灝、字行素、號澹齋、滘頭人。按、滘俗溝頭、即今江門皋頭也。本集、澹齋先生輓詩序。澹齋、秫坡先生門人也。吾鄉先達

以文行敎後進、百餘年間、秫坡一人而已。秫坡與予連里第、予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澹齋之子益遊、始拜澹齋、誨予以秫坡事縷縷、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澹齋以其學敎授羅山之下、按、羅山疑在皋頭、未詳何處。子弟有所矜式、益之子執饋於我雲也、今爲梁氏甥戚也。按、此序語甚分明、黃通志乃影撰云、澹齋嘗以書授白沙陳獻章、稱之曰吾邑以文行敎後進、秫坡一人而已云云、殊爲混贅。

謝胖字伯欽、號寬軒、城西沙隄人。同陳獻章往從學於吳康齋、道學源流錄稱胖與白沙同爲道統羽翼云。新會草志。

新會林志、卷六 馬廣生字元眞、潮連人、陳獻章之友。嘗作均

田法以嗣其兄之無嗣者，獻章書之曰：與不傷惠，處不失機。馬氏不替其世與。又曰：凡世以嗜利傷友于之情者，觀此可以少愧矣。知縣丁積稱馬氏處家有禮讓之風，均田一事可法於後世。本集。重約馬默齋外海看山。春風擬進赤泥舟，會約看山共此遊。落蕊忽過三月半，先生能復一來不？不堪老我癡猶在，且喜嬌兒病已瘳。想得渡頭楊柳樹，清陰閒弄釣魚舟。按，舟字複韻，考何本亦同，疑鉤字之誤。參容氏家譜。卷容愼字允恭，號琴月，河塘人。性穎悟，好學，詩文援筆立就。重白沙先生之學，命其子璘等往受業。嘗

謁白沙歸、嘆曰、學無眞傳、文未收斂、使吾早遇石翁、吾其止於是乎。自是往來白沙甚密。嘗病、白沙問以詩曰、阿咸送米小廬岡、問訊高眠向北牕。安得如前好筋力、與君馱醉蹇驢雙。按、此詩本集缺。築小山書屋於西頁。本集京師初歸荅容琴月詩、舊游風月未應忘、到手新詩喜欲狂。記得長安新雨夜、二人燈下說西頁。尤深於醫、惟白沙門中往請輒就。本集與琴月先生書、病者馮稅與求療於華扁門下、恐不得進、假僕爲先容。病重、爲詩曰、回首元關掩白雲、百年心事欲云云。憑誰寄語陳公雨、爲寫邛山碣石文。卒年七十。按、琴月墓碣、本集缺載、或不果爲也。恪字允敬、愼之弟、涵養淵純、孝慈天生、昆仲愛敬篤至。好讀、耽

志泉石、築室東昃山下、羅一峯先生作靜軒說。尤慕白沙之教、遣子珪、珽、璿、璣受業。既卒、白沙爲墓志。本集有處士容君墓誌銘。

議祀

明史、卷二百七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進士、卽以侍養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俊、俊率群子姪往學、自是王氏學盛行嶺南。嘉靖七年起故官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

二百二十二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隆慶元年進戶科給事中、十月、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

孔廟。

曲阜志、卷二十九嘉靖八年六月、行以司司正薛侃陳闕里孔廟七事。一、檢討陳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魚飛躍之趣。雖無著述、其論學等書已啟賢聖之扃。伏乞將獻章賜謚從祀、以彰我皇朝之盛。

阮通志、西樵游覽記。郭棐字篤周、南海人、師湛若水。穆宗卽位、疏陳薛瑄、陳獻章從祀孔庭。

欽定四庫提要、卷九十六大儒學粹。魏時亮編大旨、謂孔子之道顏以敏悟、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陽明、則顏子之入道可幾焉。

明史本傳稱其官給事中時，請薛、陳、王從祀文廟，猶是志也。卷一百七十。詹事講按，題名碑亦作事講，白沙集作九詹養貞集。仕講。又云，時臺臣與仕講議從祀白沙者，字明甫，江西樂安人，萬歷丁丑進士，直隸提尚有王學曾。學御史。事講從羅洪先游，傳姚江之學。陳獻章、王守仁從祀，實允事講之請，故集中以此疏爲冠。月鹿堂集卷四趙錦字元朴。江陵没，召爲左都御史。孔廟趙端肅公傳。從祀議起，公言白沙、陽明二先生當祀甚辨。疏入，議始定。按，通鑑輯略，最後議定於萬歷十二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一疏。

嫡裔

雁山文集、卷四府君行述先府君諱槐炳、別字植亭、嘉慶辛酉補新會教諭。癸亥、學使姚秋農先生飭各教官、查先儒嫡裔。於是新會陳氏認白沙先生嫡裔者日繼至、至以千金爲壽。書役皆有賂。府君佯諾之、間至白沙村、有四五人耕於隴者、府君勞之、因與言白沙公故事。且曰、公嫡派子孫、今何如矣。則皆歎息曰、微矣、祇阿禮一人讀書耳。曰、阿禮何如。曰、貧甚、歲以蒙館活耳。府君曰、聞學使訪先儒嫡裔、阿禮胡不陳於學官、秀才可得也。皆曰、固聞之、然知無益、故不如其已也。聞某某者以千金啖學官、則旣許之矣。府君

笑而去。他日召書役飲之酒、曰、我頗聞白沙公有嫡裔名禮者、果何如矣。皆應曰、誠然。然貧甚、歲以蒙館活耳。詰旦、陰使召陳禮至、年三十許、試以文、頗有條理。命以譜牒呈、果不謬、乃以陳禮名復於學使。而某某者既失望、則率十餘人、並譌③爲譜牒呈學使爭辨之。學使批其狀曰、本院查訪先儒嫡裔、以誌景仰、豈白沙子孫遂可邀幸耶。案既發、陳禮游於庠。

儒藏

白沙子全集碧玉樓本考誤

卷首　張詡像贊　鏡中鼻𪾶其難也　按，七旁从見，字書缺。

卷一　第一翻　乞終養疏　臣字不當旁書。

第二十二　送張廷實序　張詡廷實　廷實之下頁當有廷實二字。詳宏治二年年譜。

卷二　第十　跋崔公詞　萬里至家山　此條已見卷八，宜刪。蓋古人本無此例。

卷三　第三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　按，丙戌乃成化二年，戌字乃午字之誤也。

第六　與劉東山書　四十日　按，四字疑五字之誤。詳宏治十年年譜。

第九　與陶方伯　按，陶方伯即三廣公。此書與本卷復陶廉憲俱當移本卷七十七翻下，蓋同是

一人

也。

第二十八　與黄大參　移本卷六十八翻與黄太守之下。

第三十八　與林時表　按此書自緝熙以下是與緝熙書，當入與林郡博書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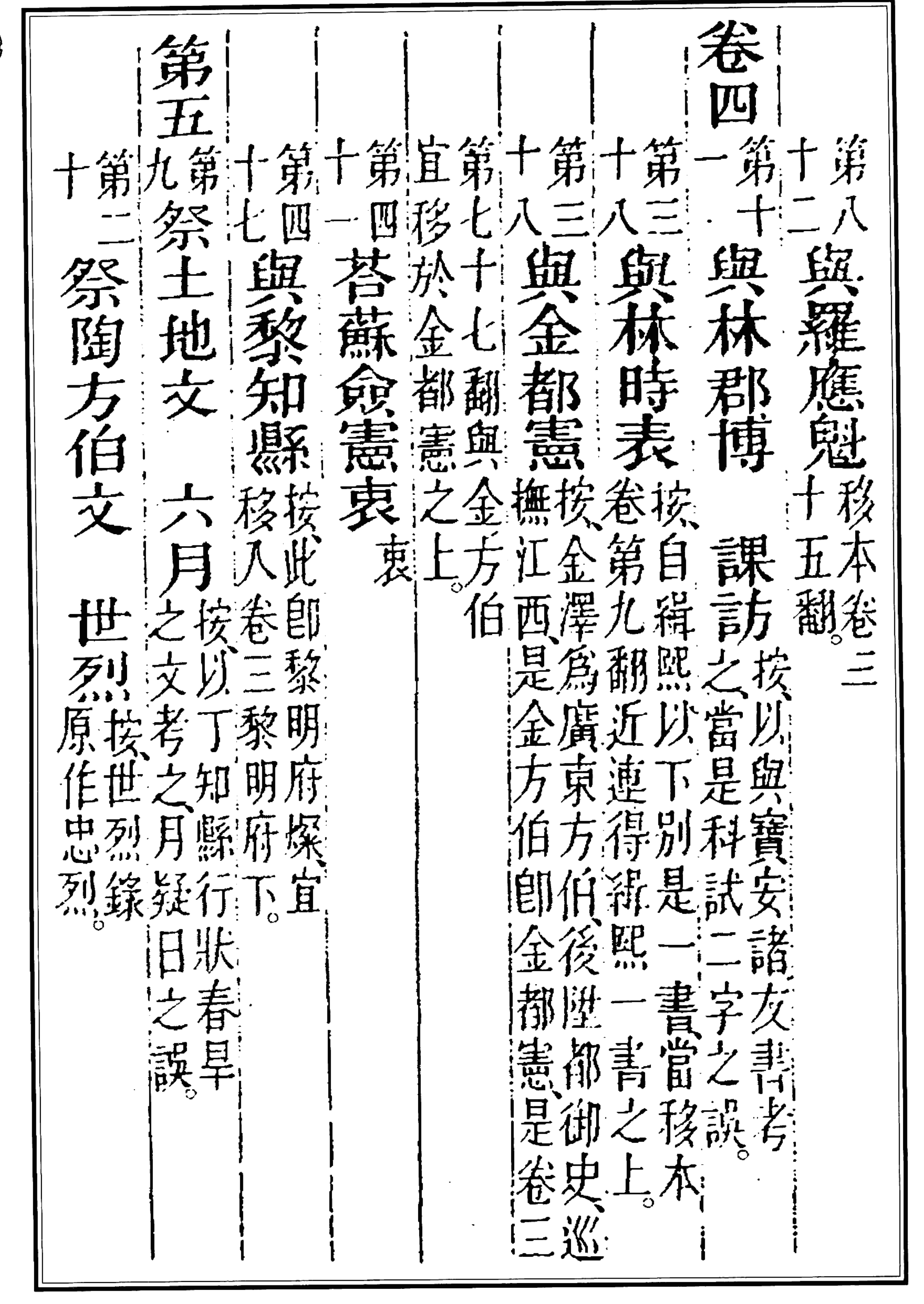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　與廷實　毋太澤　按澤是擇之誤。　誌稱④東海　按誌字下當補稱字。

第六十三　與湛民澤　之山　上誤作山。

第六十五　與袁進士　伏馬　伏乃仗之誤。

第七十三　與汪提舉　按何家本舉字下有宏治戊午月九日作八字。

第八十　與賀黄門　移上本卷第十二翻與賀黄門。



第八十二　與羅應魁　移本卷三十五翻。

卷四

第十一　與林郡博課訪　按以與寶安諸友書考之，當是科試二字之誤。

第三十八　與林時表　按自緝熙以下別是一書，當移本卷第九翻近連得緝熙一書之上。

第三十八　與金都憲　按金澤爲廣東方伯，後陞都御史，巡撫江西，是金方伯卽金都憲，是卷三第七十七翻與金方伯宜移於金都憲之上。

第四十一　荅蘇僉憲東　東

第四十七　與黎知縣　按此卽黎明府燦，宜移入卷三黎明府下。

第五

第九　祭土地文　六月　按以丁知縣行狀春旱之文考之，月疑日之誤。

第二十　祭陶方伯文　世烈　按世烈錄原作忠烈。

第二十一　李子高墓志銘　忠簡公英宗　按英字乃理字之誤。

第二十七　漁讀臺志　呫嗶　佔畢之誤。

第三十　馬甘泉墓志銘　衞公　衞乃魏之誤。魏公，張浚也。按新會王志馬特國傳，持國曾爲浚幕賓，故云。

卷六

第七　疎　當作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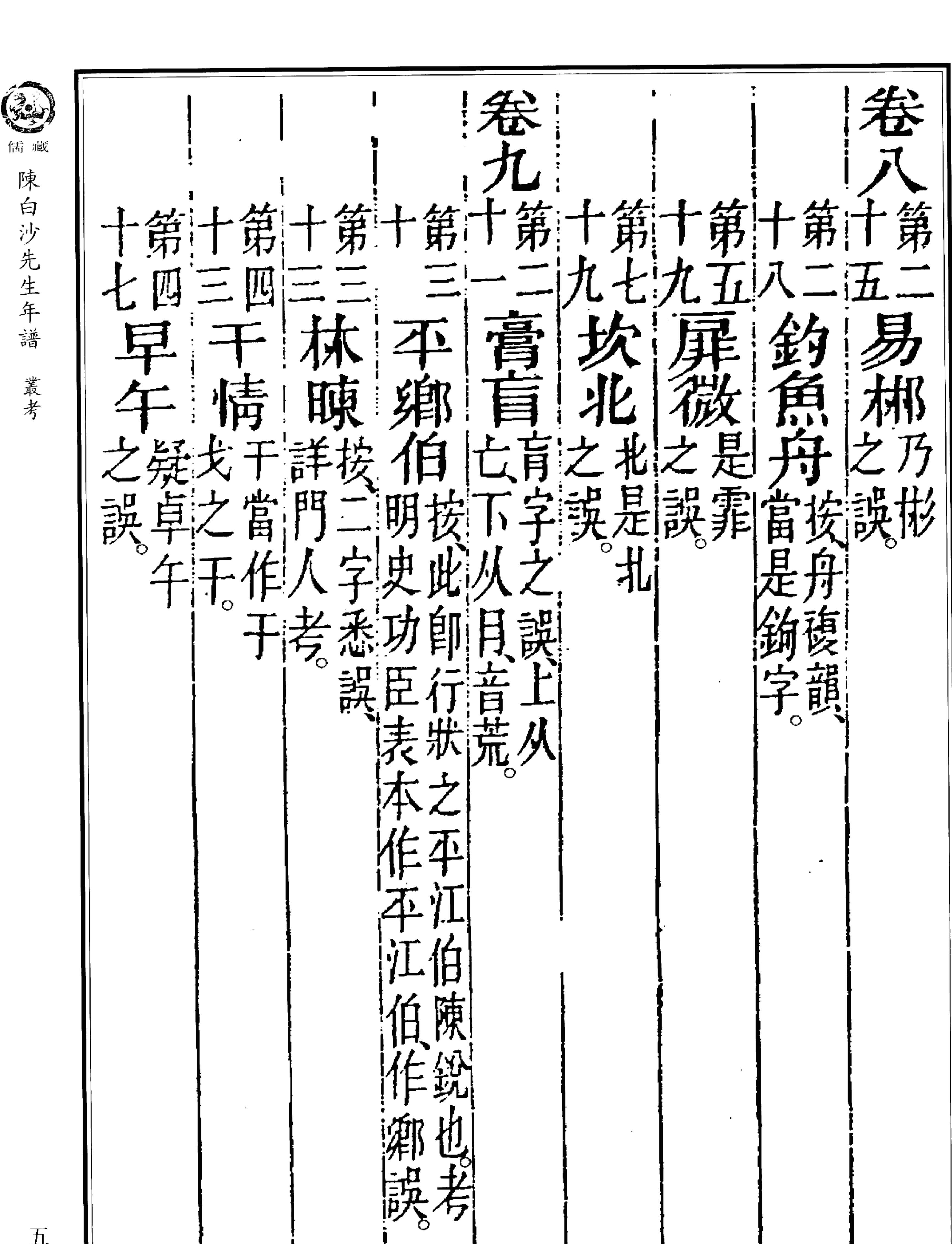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　針炙　乃灸之誤。上从久，下从火。

第三十五　鳴鳴　皆當作嗚呼之嗚。

卷七

第三十九　林暕　林字誤，詳門人考。

第七十六　聞緝熙平湖掌教　按自此詩以下，年次多倒錯。



卷八

第二十五　易郴　乃彬之誤。

第二十八　釣魚舟　按、舟復韻、當是鈎字。

第五十九　扉微　是霏之誤。

第七十九　坎北　北是北之誤。

卷九

第二十一　膏肓　肓字之誤、上从亡、下从月、音荒。

第三十　平鄉伯　按、此即行狀之平江伯陳鋭也。考明史功臣表本作平江伯、作鄉誤。

第三十三　林暕　按、二字悉誤、詳門人考。

第四十三　干情　干當作于戈之干。

第四十七　早午　疑卓午之誤。

儒藏

第六十四贈進士序。按何家本此詩題有小詳宏治二年年譜。

第七十問厚郭序。按何家本此詩題下尚有小詳成化十六年年譜。

卷十

第四送子長溟滓　按滓乃涬字之誤。溟涬見莊子在宥篇。　又按本卷下五十五同誤。

第十候方伯劉先生　按此首與卷第七十一翻同是一題而誤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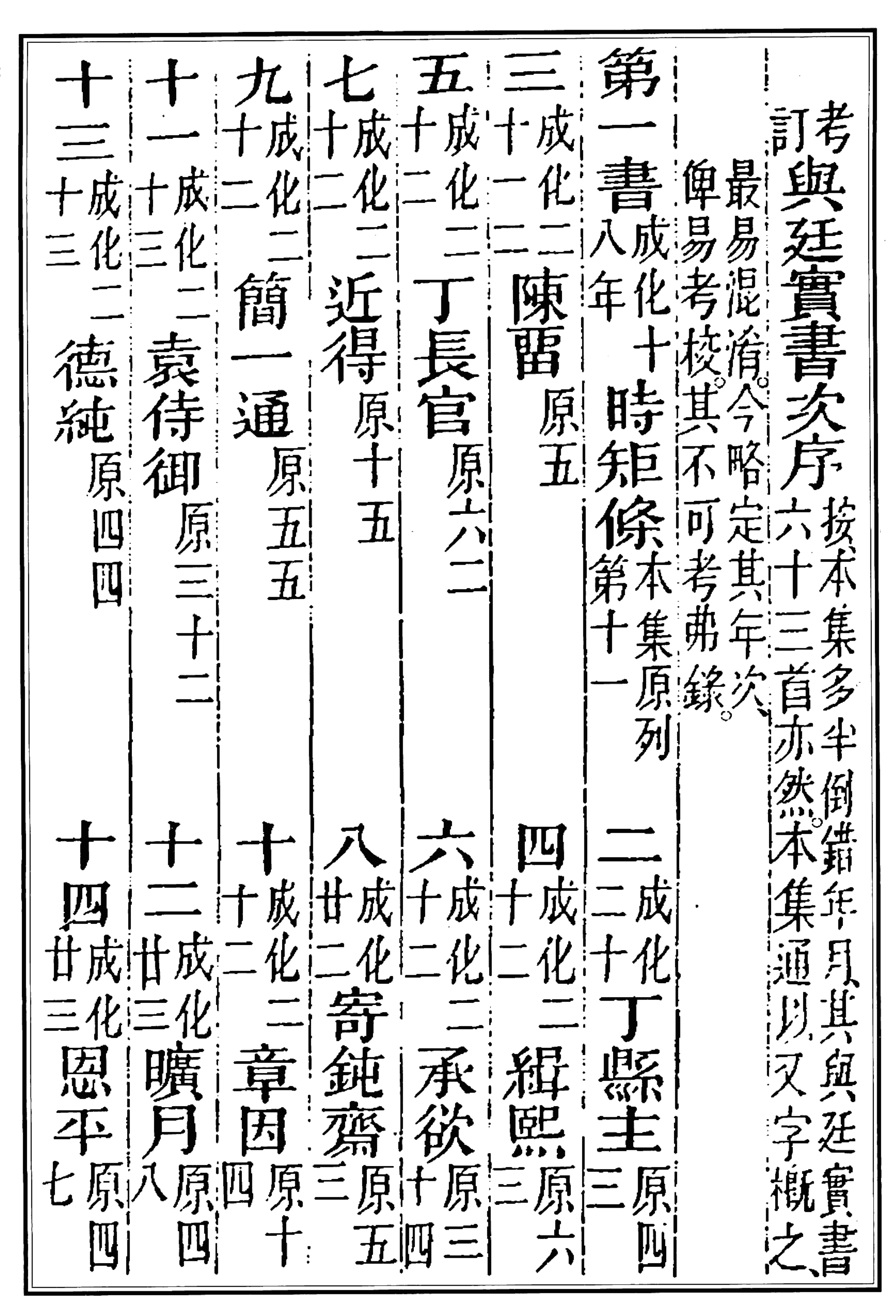
第四十金鼇閣　自此以下年次多倒錯。

第五十四秋江　按江重韻，何本原作缸。

卷末

第二贈別目錄　章懋　姚景二人重見。

第六十四張恆祭文酸心　按此文俱用眞寒等韻，不應忽雜入心韻，蓋是心酸倒置。



考訂與廷實書次序　按本集多半倒錯年月，其與廷實書六十三首亦然，本集通以又字概之、最易混淆。今略定其年次、俾易考校。其不可考弗錄。

第一書　成化十八年　時矩條　本集原列第十一
二　成化二十二　丁縣主　原四三
三　成化二十二　陳留　原五
四　成化二十二　緝熙　原六三
五　成化二十二　丁長官　原六二
六　成化二十二　承欲　原三十四
七　成化二十二　近得　原十五
八　成化廿二　寄鈍齋　原五三
九　成化二十二　簡一通　原五五
十　成化二十二　章因　原十四
十一　成化二十三　袁侍御　原三十二
十二　成化廿三　曠月　原四八
十三　成化二十三　德純　原四四
十四　成化廿三　恩平　原四七

十五 成化末或宏治元 近來 原十二

十六 宏治元 李世卿 原二十三

十七 宏治元 數句 原九

十八 宏治元 惠來薑酒 原四十

十九 宏治元 好子不育 原四十二

二十 宏治元 屢辱 原十七

廿一 宏治元 承十日 原四一

廿二 宏治二年春 承示楊柳 原廿八

廿三 宏治二 用人 原四五

廿四 宏治二 前後 原四六

廿五 宏治二 助金 原五二

廿六 宏治二年冬 廷實守道 原卅六

廿七 宏治三 兩山 原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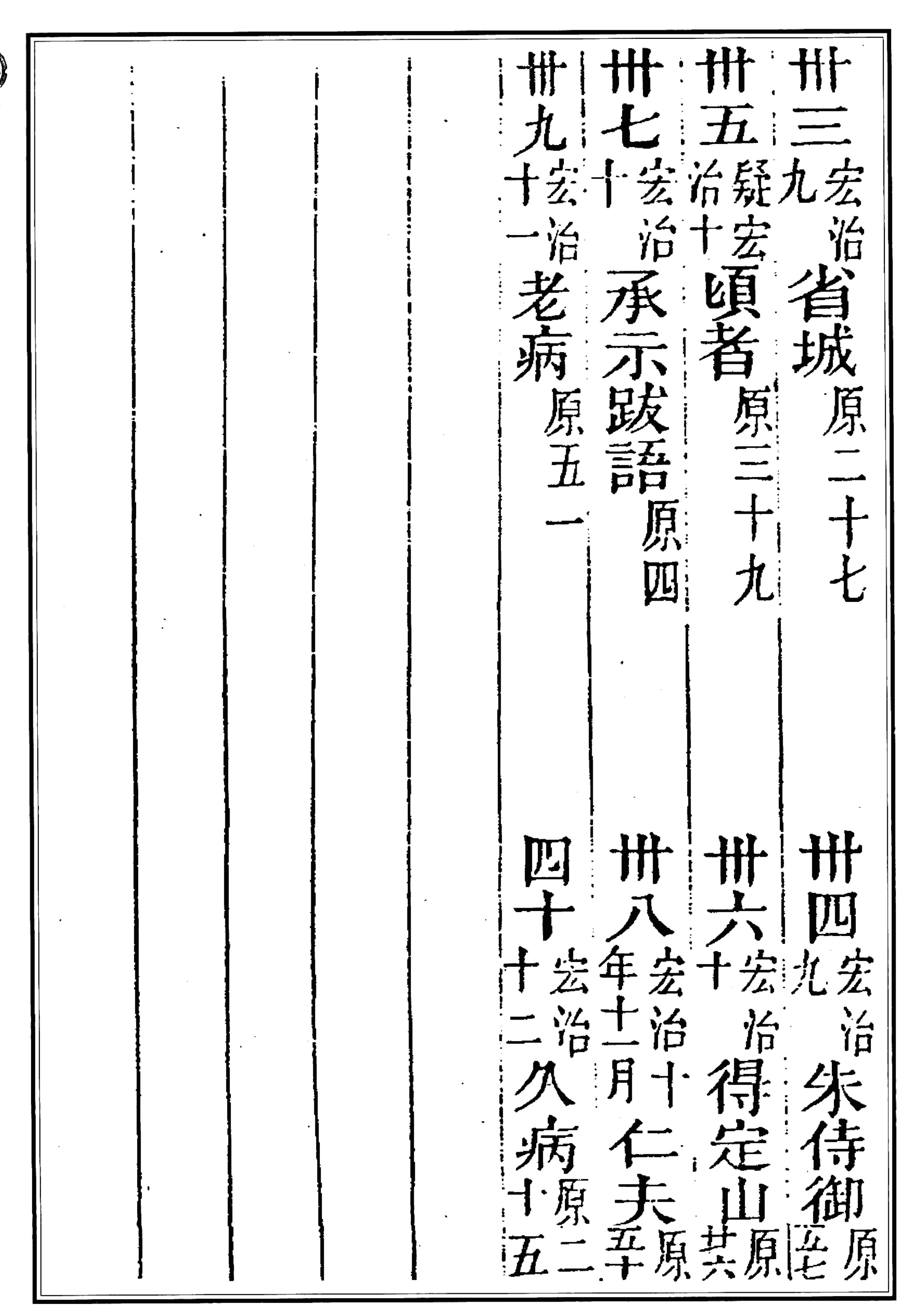
廿八 宏治四五 慈元 原四九

廿九 宏治五六 近作 原十九

三十 宏治五六 辟之 原八

卅一 宏治八 屢辱 原六十

卅二 宏治八九 盜走 原第



卅三宏治九省城原二十七

卅四宏治九朱侍御原廿七

卅五宏治十疑頃者原三十九

卅六宏治十得定山原卅六

卅七宏治十承示跋語原四

卅八宏治十年十一月仁夫原卅四

卅九宏治十一老病原五一

四十宏治十二久病原二十五

白沙先生詩文補遺

按、補遺詩凡有年月者入年譜、無年月者附此。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按、張子撰先生行狀云、先生詩文不下萬餘首。據此、是今所存集中者僅十之一二耳。

酉菊主飲

按易贊號菊主、見門人考。以下七首俱見鶴山志。

經冬三月不離牀、屋角梅花夜夜香。舫子藥隨春酒至、先生病愈故吾忘。直拌酩酊能留客、莫笑蹣跚嬾下堂。記得早秋同宿處、竹籬煙火白牛岡。

題易隱求齋

茅茨淸絶有蟾宮、水裏嬋娟竹裏風。高枕隔牀啼鳥靜、小

齋終日白雲蒙。江邊好景詩難道、世上閒愁酒可通。題作隱求爭未信、如君方許學屠龍。

贈公學按、易彬字公學、見門人考。

春城風雨濕詩囊、瘦馬朝馳抵路旁。世事偶逢車載鬼、書生眞有鐵爲腸。清風明月終還我、守義懷仁不負郎。行止非人乃天定、孟軻何必罪臧倉。鶴山志云、此詩意不可曉。白沙集有與陳秉常書云、蒙謗大矣、事始末問公學。詩當緣此作也。

送崑山省試按、李渭字長源、號崑山。新會、鶴山志俱有傳。

綠鬢來孤騎、清言費一燈。極言憐老病、無計逐飛騰。鳳鳥

當時至龍門何處登。經過五老下，問訊白蓮僧。

梅下憶長源

香似梅關馬上聞，江門晚樹曉氤氳。上林本是看花客，一見花開便憶君。

送李昪之京見鶴山志雜記，詩見門人考。訂誤

寄施以政

水上紅霞抹白雲，臺旁春色映溪分。風光不遣人描畫，描畫何人得似君。

讀秫坡集秫坡集附錄。

曾從父老問前因，說到才情迥絕倫。今日偶然文字外，分明文字一般春。直上遼陽訪管寧，至今此語聳人聽。當時英邁知何似，肯向泥塗險處行。筆端寫出自滔滔，人物當爲一世豪。欲識胸懷眞富有，長江萬里湧波濤。塵外亭南我舊居，自從丱角慕相如。他年倘有東阿眚，敬爲先生特筆書。

秋夕偶成明日揭榜

缺月不滿簾，南窗聊隱几。猶聞戶外春，斷續秋風裏。犬子初試筆，老妻浪驚起。滔滔終夜心，四海皆名利。

悼容彥昭俱列朝詩集。

淚盡西風草木間、遊雲晴逐薤歌殘。千秋只有無情月、遍照松楸處處山。

臥愚亭羅司勛集。

何處水邊堪此亭、偶從詩卷挹芳馨。小眠亭上眞何意、大夢人間肯未醒。難以智愚分巧拙、儘教描畫付丹青。老夫伏枕廬山下、頭白於今未與名。

闕題今歲道光二十二年、大艮談君子粲書來、云嘗見白沙懷人詩二首、是茅筆書、今十餘年矣、忘其姓名。紙約長三尺云。

浩浩江門水自流、懷人獨聽五更秋。風飄萬古雲無著、月上千山夢易幽。老去不堪杯酒別、詩成不覺始生愁。世間極樂惟君事、一曲琴聲韻欲浮。　年光想像似浮雲、夢冷長亭柳色新。記得出門時節好、自教寒食歲同春。煙分玉樹花明遠、露滿南山草半茵。塵路豈能忘此念、故來河畔理絲綸。

闕題　先君夢菊筆記云、余藏白沙眞跡草書五絶一首、掃卻云云、白沙集未載。今此幀尚藏榕家、係紙本、行書兩行、直四尺三寸許、橫一尺、無年月。

掃卻越臺塵、坐弄王孫草。舞雩日日詩、風光元不老。校老字下

有石齋圖章。

迴龍寺夜坐　本集書玉枕山詩話後。

水閣　明詩綜七律詩佚。

問容允恭　容氏家譜。詳諸友考。

遇雨　幷序　邑人張厓山丈鈔本。詳宏治六年年譜。

天容海闊賦　新會王志林超字彦昇，北到人。超正統鄉薦，授北流知縣，解組歸。陳獻章知其清白，爲作天容海闊賦。按，賦文今佚。

與易贊書　鶴山志。詳宏治十二年。

西江月二闋。　雙槐歲鈔，陳公甫嘗作西江月二闋，張學士元正和韻云云。按，詞今佚。

與張廷實書 從何家本補。

（第三十九）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尙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後、必有聞義而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第四十八）

患瘡想亦不爲甚害、但衰年易感、觸事多憂、顧又不能忘情耳。渡子回、乞示一字、以慰憧憧。某白。（第五十三）

改次韻東

所寄與第十首後二句云、與儂七尺青團蒲、今年換與張東所。因成四句録去、一笑。第五十六先夫人懿行、非外人所能悉、況已奉拙挽、又可贅乎。餘令小兒口稟章白廷實侍史。第五十七歐總戎近寄自造藥酒、奉寄一小尊表意。一事欲與吾廷實議、他人莫能與也、千萬一來。二十二曉起、碧玉樓秉燭力疾書、恕不謹。

楊氏白沙語錄訂誤

新寧孝廉陳交甫白沙語錄序曰、語錄一書、乃楊貞復宦南禮侍時所刻。竊不自忖、稍增一二。云云。榕謹按、此錄體例類多舛繆、蓋先生當日原無語錄、乃楊公取白沙集中删前汰後、全不注明原題、漫無端緒、名曰語錄。是以令後學讀之、茫茫然罔測原旨之所在。嘻、割裂若此、烏足爲先生重、適足爲識者廐歔耳。此爲前明隆、萬間陋習、或託名文懿、未可知也。今按孝廉所增者、亦未分别注明、遂使原委淩亂若此。夫前哲之爲一書也、間有舛漏、原祈後學之增

訂。嗚呼、此錄自萬歷以來、至於今二百餘載、若存若亡。世徒鶩其理學之書、故不敢訾謷焉。今謹訂其尤舛者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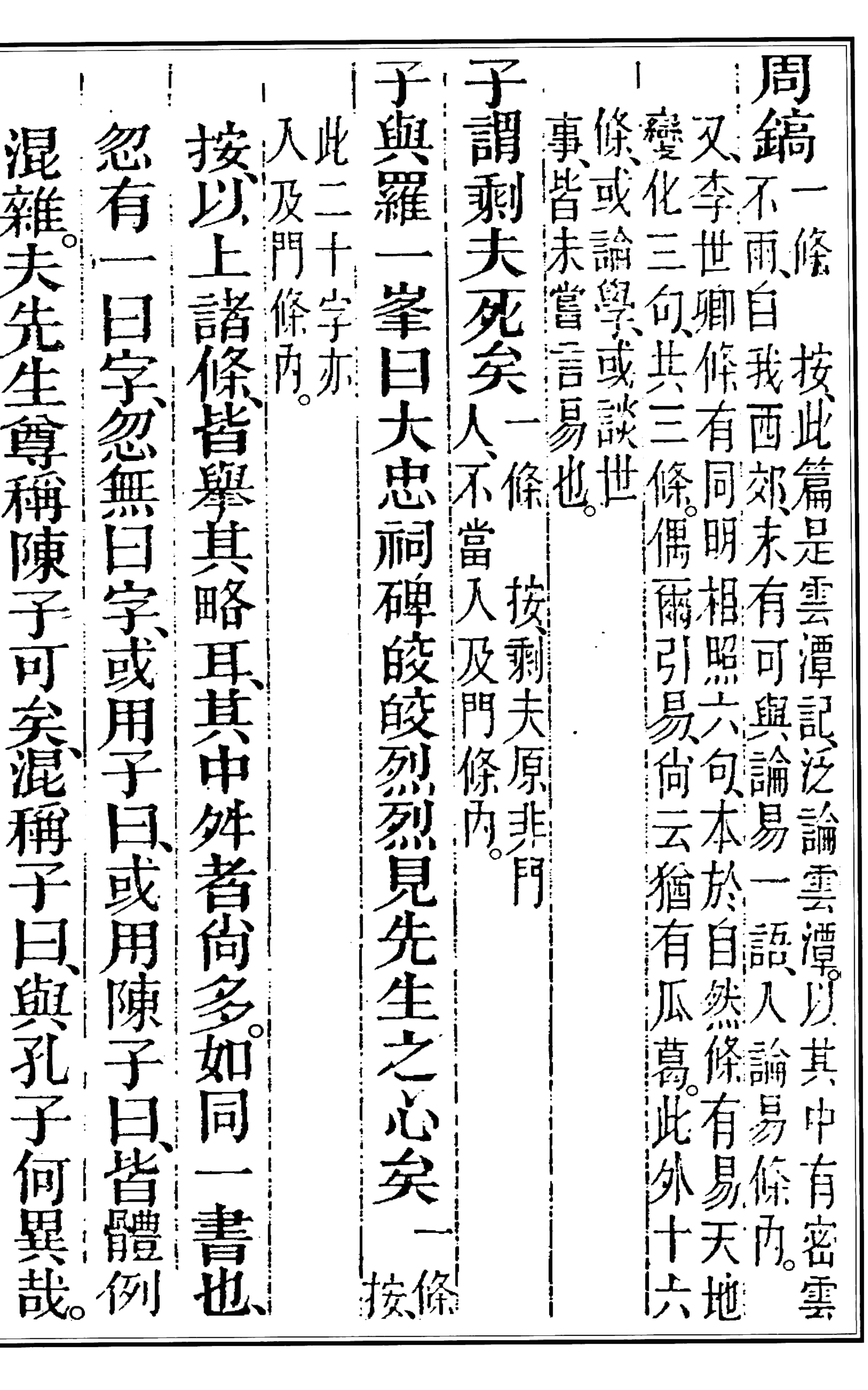
按、全錄原從本集割湊而出、惟錄後自羅一峯以下八條採自他書、亦自諱所出。

子謂李嘉魚志非不立也一條　按、此條本李處士墓志末段、忽突出銘曰有道於此云云、不知者必大疑惑。

陳子曰古之榮於進者一條　按、此篇本祭伍光宇文、忽云嗚呼光宇其、何可忘、不知者必且大怪。

李賢遭喪朝廷留之一條　按、此本羅一峯上疏被謫事、其論斷語亦未明言出自何人。

子曰省城之遷不決一條　按、此乃與廷實書、而起處亦未明言。



周鎬一條　按，此篇是雲潭記，泛論雲潭。以其中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未有可與論易一語，入論易條內。又李世卿條有同明相照六句，本於自然條有易天地變化三句，共三條。偶爾引易，尚云猶有瓜葛。此外十六條，或論學，或談世事，皆未嘗言易也。

子謂剩夫死矣一條　按，剩夫原非門人，不當入及門條內。

子與羅一峯曰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一條　按，此二十字亦入及門條內。

按，以上諸條，皆舉其略耳，其中舛者尚多。如同一書也，忽有一曰字，忽無曰字，或用子曰，或用陳子曰，皆體例混雜。夫先生尊稱陳子可矣，混稱子曰，與孔子何異哉。

此蓋欲推尊先生耳、不知適起後人指摘之端、以爲近於僭妄。嘗考文中子多有是稱、後人以僭聖議之、烏可復效其嚬耶。愚意欲儀型先生者、自有全集、原原委委、奚必取此駢枝割裂之本乎。顧亭林先生曰、孔門不過四科、宋以下之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愚也深有味乎亭林之言。然則爲聖爲賢、奚必人人有語錄乎。人人有語錄、遂可以爲賢爲聖乎。

又按、本集附錄東莞衛金章立組白沙要語補序曰、白沙要語一編、節錄白沙先生文集中語、不滿三十條、割裂參錯、不知出何人之手。於

先生講道所由，未見本末。愚懼執此以求先生，不惟無以見先生，反於先生滋惑耳。爰採全集補之，間附鄙見，急爲先生雪誣云爾。按此則訂誤斯録，非愚一人之私言也。今陳孝廉刊楊此録，實二百四十三條，不僅三十大要語一書，又從楊本割湊而出者，益不足辨矣。

應召録訂誤

萬歷間，邑先輩黄公鳴谷作應召録。既非作史志，又非對君上疏之詞，乃一起語即𥨸稱先生名，何不恭也。其後末篇乃稱石齋，此與録内所引朱疏、聖旨及陳氏通紀稱先

生名者、義例迥殊也。錄內又云、謝恩歸、先羅倫送之。云云下接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云云。榕按、羅之送先生、先在成化五年、雖錄有先字、顧忽雜入羅文與張公語、不知者以爲同時送之矣。此亦混誤。

各家輯白沙言行錄附目

欽定四庫提要、卷九十五存目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張詡撰。是編採白沙文集中語、仿南軒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以闡新會本旨。

魏南海志、何維柏傳。著陳子言行錄。阮通志、藝文白沙言行

錄十卷、附錄二卷、末見、見明志。按、疑此即何公言行錄。陳子至言十卷、湛若水撰。
末見。江門正脈。明龐一夔撰、末見、見廣府志。按、一夔嘉靖四十三年舉人、南海龐弼唐先生
嵩長子。弼唐、甘泉、陽明弟子。唐伯元傳著白沙文編。俱阮志。
岡州遺稾、卷六黃孚字容伯、號鳴鶴、弱冠補諸生、究心理
學、專慕白沙、斅館其鄉。萬歷初、以恩貢授昌化訓導、遷
福建德化教諭。告老歸、卒年七十三。著白沙遺事。一卷
按、前明專載先生遺事及傳於世者甚眾、鳴鶴名不
甚著、概計生後於先生者僅五六十年、其得諸故老
之傳聞與記載者必多。榕也甚惜此書之久佚也。榕

也。又後於先生者三百四十餘年，茲僅從吉光殘蝨之餘，捃遺於百一。又不幸生於寒門下里，往往顧影一燈，馳心萬卷，徒勞夢寐，寄慨於屋梁也。嗚呼。

白沙叢考終

姻弟方庭植石琴參訂

胞弟阮韭齡紫蒲校字

校記

①簡：當作「檢」。

②簡：當作「檢」，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六。

③譌：據文意當作「僞」。

④稱：據小注，當刪。

白沙門人考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例引

一、賈公雄英監修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然多率略。榕按廣東新語云，新會白沙弟子一百餘六人，以伍雲爲首。此所引者，疑黄公淳萬歷新會志。今考賈志，實以伍雲爲首，人數亦符。今黄志久佚，故以賈志爲據。

一、陳解元遇夫所輯者，榕家藏本原曰白沙陳子門人，今考阮通志，則曰陳遇夫白沙弟子補編。細核其文，與榕藏

本正同、但改陳子爲白沙、亦間有增汰一二者、此稍異耳。豈後人翻刻之而易其名耶。今榕此考引之、若但曰陳子門人、不類書名、故增一錄字、曰門人錄。

一、門人錄多從各志錄出、今以林光傳考之、實全錄黃公佐通志、而稍易三五字、遂沒原書之名。他傳類此。此販稗痼習。今是考所引、皆著原書之名。無可證者、姑從原錄。或原書有舛漏、不得不引之者、增刪數字、加一彖字以別之、蓋放呂子伯恭大事紀從某書修之例。

一、門人錄云少陳子幾歲、多據賈志弟子傳錄入、恐未可

盡信。今以首傳伍雲考之已大繆，況其他乎。夫伍光宇行狀明載本集，猶不能考，又況其他乎。史記所載孔子弟子少孔子幾歲，後人按之時事，常多繆舛，蓋摭拾遺聞，相距久遠，其錯迕也固宜。先生門人，非得家狀、墓志諸根本之文，未易參證。此考本擬删去幾歲云云，以其或有所本，亦可資考證，姑原之，以俟後之君子再參定之。

一、門人錄暨各志頗多簡略舛漏。是考引先生所贈門人詩有二例，一採其佳者，一雖未盡工，特存之以爲引證

者。又如趙員外善鳴無故實，則補之。梁文康公史志已詳，則略之。

一、是考略以郡縣之大小分先後，以新會殿之，且類同姓者歸一處。又訂其沿革，如賀黄門在前明泛屬遼東，今則分隸義州之類。又科第年次，悉改用數目，不用干支，謹遵明史舊例，蓋欲其易考也。

一、著述家於傳中稱名稱字，各有體例。謹按　欽定四庫提要，僅於周程張朱四賢稱子，餘俱稱名。按此則國史與各志稱名宜也。今考吾粤郡縣各志，於先生多不稱名，

而曰白沙，意蓋欲尊先生，而實非體例也。此與友甫門人錄全稱陳子體例固殊。今阮通志引門人傳，或曰陳子，或曰白沙，或稱名，皆据各原書採入，其例不得不然。若爲榕所敬述者，則均稱先生，白沙集曰本集，悉如年譜例。

一、賈志及門人錄，阮通志所載弟子人數多少參錯。今隨其原目，仍列於後傳有考云。三書之外，有榕所採入者，加補字以別之。

一、是考於史志外，採及家乘、墓志、行狀、金石文，謹倣宋李

公燾續通鑑、李公心傳繫年要錄之例。按家乘雖若一家私言，然其年月遺事，實多補遺正誤者。如於梁氏家乘得子長之逸詩，於天河譚譜證先生之動念皆孝，冲鶴族譜之潘見龍，及榕潭溪家譜載李世卿會三至白沙，皆是也。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其是之謂乎。

諸書門人傳目次　榕按：以下賈、陳、阮三書悉從原目次序。

新會縣志卷十二　知新會縣事渤海賈雒英

白沙弟子

伍雲　鍾淑　林棟　賀欽

謝文信　林光　楊敷　張瑛

麥岐　李鴻　李承箕　陳魁

陳邕　劉宗信　易元　周鎬

周京　周正　鄧球　黃在

李祥　梁儲　陳庸　張詡

黃元　何宗濂　陳冕　容珪

李孔修　黃佐　羅冕　袁暉

林敬　易彬　范規　龔日高

何宇新　姜麟　梁貞　林琰

崔楫　梁景孚　梁景行　譚以賢
譚以良　周儉　黄壽　謝祐
馬廣生　蕭立　黄昪　林紹光
李九淵　趙思仁　黄鶴年　馬龍
陳紹褎　容貫　容欽　胡旦
瑜　璠　胡岳　易龍
李由　李方　李同　吴鄉
余善　黄澤　陳頀　林時嘉
潘漢　葉先　鄧德昌　林驄

湛若水　黄忠　黄昊　李亨

黎潛　蕭倫　陳東淵　林高

湯霨　趙善鳴　張天祥　陳謙

曾確　黄子賢　陳瑞　黄球

陸蕐　黄彦　關中　康沛

鄧珙　張希載　梁大廈　林漳

施用　區越　戴球　戴恩

戴澤　戴參　戴昭　戴輯

戴弁

白沙陳子門人卷四　族後學遇夫交甫纂輯

賀欽　林光　陳庸

梁儲　李祥　張詡

鄒智　李承箕

姜麟　張鍈　何宇新

楊敷　李孔修　林體英　陳聰

謝祐　容貫　陳護　陳茂烈

湛若水　康沛　伍雲　鍾淑

林棟　李九淵　易元　周鎬

周京　容珪弟珽、球。　黄昊

陳冕　龔日高　梁貞　鄧德昌
鄧球　羅冕　崔楫　梁文冠
梁景行　梁景孚　林時嘉　趙善鳴
曾確　區越　陳魁　黃在
黃佐　麥岐　李鴻　黃壽
黃球　陳紹裘　譚以良　湯[illegible]
陳肅　李翰　陸之　范規
陳曉　劉瓛　何宗濂　黃澤
潘漢　馬龍　林琰　陳東淵

張天祥　黎　潛　蕭　倫　林　樟
梁大夏　易　彬　謝德明　馬國馨
潘　辰　林廷瓛　陳昊元　張璧光
梁　奎　楊　璵　李　亨　鄧　珙
張希載　戴　球子思澤、參及昆弟昭、韓、弁等。　何　瀞
林　高　陳　瑞　易　龍　周　正
黃　彥　闕　中　施　用　黃　元
趙思仁　尹　鳳　李　瑜　鄧　翹
廣東通志卷二百七十二　兩廣總督儀徵阮　元監修

廣州列傳七

按以下六十九人列陳先生獻章傳後。

林光　陳猷　陳庸　梁儲

張詡　周京　黃佐　林紹光

梁奎　譚以賢　譚以良　梁文冠子景行、景孚。

湛若水　陳昊元　陳護　黃澤

李翰　區越　梁貞　趙善鳴

張璧光　易龍　伍雲　李孔修

何廷矩　容貫　容珪球、珽、彥禮、彥昭、彥濳、彥貞、彥史。

易元　林時嘉玫敬　林時矩　馬廣生子國馨、姪貞。

湯霈（兄雲、弟霓。）　陸之　黃子賢　馮載

袁暉　陳冕　黃球（子子正）　黎潛

蕭倫　趙思仁　林暕　李瑜

陳魁　李輔　尹鳳　謝祐

陳瑞　張希載　鄧翹（珙）　陳謙

按以下七人散見各府志今補入

鄧球（韶州）　林廷瓛（高州）　何宇新　曾確（俱惠州）

余善　林巖（潮州）　鄧崇德（肇慶）

白沙門人考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目次　按補入者加補字別之。

賀欽盛京　陳肅江蘇　張鍈以下浙江

姜麟　潘辰　蘇章以下江西

楊敷　劉敔　李承箕以下湖北

朱伯驥　朱玭湖南　林體英以下福建

陳茂烈　陳聰　鄒智四川

甘思忠廣西　陳庸以下南海　謝佑

李祥　黎潛　羅冕
潘漢　崔楫　范規
馬龍　馮載　鄺珙
吳嚮　張詡（以下番禺。）　何瀞
何廷矩　陳昊元　陳護
林高　張天祥　容貫
葉先　李文　屈羣力
梁儲（以下順德）　梁文冠（子景行、景孚。）　梁奎
梁貞　黃澤　趙善鳴

胡旦（弟旻） 蕭倫 蕭立

鄧德昌 鄧翹 鄧珙

張希載 康沛 李瑜

李孔修 林光（以下東莞） 林時嘉

林時矩 林掞 林敬

袁暉（子金蟾） 祁順 陳猷（補疑） 劉栻（香山）

湛若水（以下增城） 劉瓛 陳暕

陳東淵 尹鳳 陳冕（以下三水）

陸之 林樟（新寧） 李輔（以下清遠）

楊憲臣　鄧崇德高要　馮殷開平

施用以下鶴山　易元　易鏞

易彬　易才　易贊

易龍　易允　梁玠以下新興

李傑　何宇新以下博羅　曾確

龔日高以下潮州　楊璵　余善

林巖　趙日新　鄧球樂昌

林廷瓛吳川　伍雲以下新會　容珪弟琁、璿、璣。

容璘弟球、族人欽。　鍾淑　陳容

陳魁　陳瑞　陳紹裘

陳謙　陳邕　潘松森

關中　黃佐　黃在

黃元　黃彥　黃壽

黃球　黃昊　黃子賢

黃忠　黃鶴年　梁衞

梁濳　梁大廈　湯霈

張[illegible]光　張不已　張栱

周鎬　周京　周正

周儉　周端　區越

林紹光　林棟存疑　譚以賢弟以良

譚有蓮　譚綬　李昇

李翰　李九淵　李鴻

馬國馨　馬貞　趙思仁

宋容重　戴球了思、澤參。　戴昭

戴輯　戴弁　戴敬

謝慈昱　謝文信　謝君章

鄧谷隱　鄧澹樂　陸葦

麥岐　聶元會　阮繕宗

附錄缺姓名、縣名者。

吳嚮　璠　瑜

李由　李方　李同

徐潘二生　顧勉齋

歐陽囘

附南海三峯記羅倫

或疑先生門人間有影附者、榕曰、固或有之。然愚於採掇之餘、毫不敢假借、且以理籌之。今下里孝廉進

士稍有令譽者，設帳半生，門徒尚有千百。況當是時，先生以道德傾動天下，海内聞風而願拜門下者，當時不知凡幾。按潘氏南海志，白沙起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但人或凡庸，書闕有間，故不見之詩文耳。然其遺佚者，固亦衆矣。是故有實爲弟子而湮沒者，有實本朋儕而混入者。今考名志傳中，如云以白沙講學，或云從白沙問學，此或賓朋相見講論之常耳，未必盡受門生之業，咸署弟子之名者也。蓋名實是非，須核其眞，乃可傳信於後世。若徒以此爲夸燿，則所見者隘矣，殊非聖賢篤

實之道。故愚於可疑者、雖名公巨卿有鴻名偉略著於史册者、僅加存疑二字、亦闕如之義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榕齡謹書。

白沙門人考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盛京

賀欽字克恭、先世浙江定海人、以戎籍隸遼東、今爲義州人。少讀近思錄有得。登成化二年進士、官給事中。因亢旱、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及見陳子於邸、遂辭官、執弟子禮。歸構小齋、參陳遇夫門人錄。刻白沙像於室而禮之、陸稼書年譜引理學宗傳。出告反面、有大事必白、張詡白沙行狀。隨事體認。宏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辭、薦陳獻章

學術醇正、稱爲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榕按、先生得克恭書詩、一封初展制中書、萬里遼天見起居。傷心入夜思賢毋、老眼當年識鳳雛。卽此時也。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聚衆劫掠、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之、急諭禍福、以身任之、亂遂定。欽學不務博、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躬實踐。謂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明史儒林傳。於家庭里閈、教以吉凶遵家禮、由是鄉人興於行誼。門人錄。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明儒學案。天啓初、謚恭定。明詩綜。欽學出白沙先生之門、與門人論侃侃。白沙曰、得毋鋒鋩太露乎、須令

深沈和平。按此語詳本集與賀黃門書。於是作書室於後圃、書深沈和平四字以自警。人譜類記。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尚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醫閭先生言行錄。欽之學出於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期於反身實踐、能補其師之所偏。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眞樸、非高談性命者比。而諸疏亦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中獨爲篤實純正。文章雖多信筆、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欽定四庫醫閭集提要。

子諮、志向類欽。陳子與欽書曰、一日千里、其

在諮耶。門人錄。

【訂誤】按本集與賀克恭書云、此歲得賢郎書、甚慰。有子如此足矣。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眾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諮之。今自謂稍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按、此茲字原是先生自謂、今門人錄列此書於諸傳下、改作諮、誤也。又按明史與欽定四庫提要及西河集賀欽傳、俱云欽未至母死、門人錄云以母老力辭、似誤。又按本集與克恭書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是先生嘗以篤實誨之者、而克恭克承師訓耳。提要云云、蓋偶誤也。

江蘇

陳肅、上海人、官順天治中。少陳子六歲。成化初、讀書國子監、見陳子、師事之。門人錄。

浙江

張鉄字聲遠，鄞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籍錦衣衛，家京師。少陳子十七歲，議論慷慨，陳子稱之。門人錄。

姜麟字仁夫，蘭谿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以使事使貴州，迂道如白沙，時宏治十年十月。按本集祭先妣文，仁夫之來，實在宏治十年十月望後。今補此七字。師事陳子，留八日而別，出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至京師，有問之者，稱爲活孟子。參門人錄。

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宏治六年，詔舉山林材德之隱者，府尹唐恂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奏，給事王綸、夏昂交薦，乃授翰林待詔。

久之、掌典籍事。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摘會典小疵、降典籍、俄還故官、擢編修。居九年、超太常少卿致仕、歸卒、特賜祭葬。辰居官勤慎、典制誥時、有以幣酬者、堅卻之。士大夫重其學行、稱南屏先生。自天順後、始漸拘資格、布衣無得入館閣者、而宏治間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異數焉。明史附陳濟傳。博極羣書、爲文力追秦漢、直內閣二十七年、誥敕多出其手。動遵繩墨、不以非義自汙。浙江通志引處州志。

本集、與張聲遠書。時用子然客帝京、忍寒餓二十年、爲毋家不去、誠亦可憫。按此書寄於宏治□□年、聲遠未領鄉薦以前、故有秋試捷否之問、時用忍餓

之與西涯李學士書。去秋得時用一書,深慰鄙懷。他人愛我,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張進士行,附此。按,此書寄於宏治二年張詡再官京師。時。按梁公儲鬱洲集正德十二年誥敕官疏云,編修潘辰今年過七十,累疏求退,擬陞秩以酬其勞云云。是辰陞太常少卿致仕,在正德十二三年也。

江西

補 蘇章字文簡,號雲厓,餘干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延平知府。初,章官兵部主事時,因星變事劾妖僧繼曉、方士李孜省,謫姚安通判。因裒其所作,故以滇南稿爲名。祭胡敬齋文一首,附錄一卷,則其行實及題跋與入祀鄉賢文卷

也。章少問學於陳獻章之門、嘗出胡居仁於獄、與吳與弼爲師友、蓋亦刻意講學者。欽定四庫滇南稿提要。按雲厓從游本集及各書欽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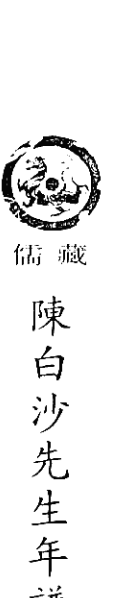
補　楊敷字榮夫、永豐人。操執不羣、初事羅倫、充然有得。後過白沙、與陳子唱和、留數月而返。以貢爲福建永安訓導、尋歸、日以二先生之道自樂。著癡菴集。門人錄。

按、本集有夢楊敷道定山事五律云、夢語者爲誰、湖西夢見之。聊寬野老意、未了定山癡。又贈劉進夫還永豐兼寄羅養明楊榮夫、七絶又元旦懷楊榮夫、夫敷二字互用。又寄羅養明、一首玉臺次楊敷韻、一首投壺、一首楊敷別後。二首

以上七首、或次韻、或相連、是知楊敷字榮夫、江西永豐人、此所懷贈詩卽同一人無疑矣。考張嗣衍廣府志、儒林楊憲臣初名敷、清遠人、以兄沒襲清遠衞指揮、從學陳獻章。白沙重之、贈詩云、笑倚長松咏晚臺、三三兩兩共無懷。人間紫府千回夢、我共黃雲一路來。鹿洞當年尋李渤、鵝湖今日想東萊。將軍夜半還能飲、欲引東溟入酒杯。又別後有懷春湖云云。按此二詩、卽本集贈別楊敷詩、當作於宏治四年。廣州志以敷爲清遠人、考阮通志關隘引大清一統志、云清遠衞在治東、洪武二十二年建。

又、建置洪武二十二年指揮李英。是前明清遠衞曾設指揮於此矣。蓋楊原永豐人、曾爲永安訓導、後因兄沒、襲兄職爲指揮、清遠疑後入籍也。考阮通志列傳及宦績、缺其名。　又按、先生於成化十八年十月過永豐、有寄楊榮夫、七絕則是年榮數尚未入廣也。

補　劉敔號鳳巢、泰和人。　劉公名魁、按、魁敔子、嘗弼棺以諫世宗。事詳明史本傳。吉之泰和人。薦節判、州牧、所到皆有惠政。嘗受學陽明、厥考鳳巢公亦從吾黨白沙先生遊、令永福、擢守賓州、祀名宦。蓋其家學有自云。黃佐揭陽釣鼇橋記、郝通志。　劉敔、雲南太和人。



正德七年永福知縣、罷府倉之運、免虛耗之征、民困以蘇。猺獞出沒、嚴立條伍、撫諭之、卒不敢爲亂。擢賓州知州。廣西通志引文載。　按明史地理志、江西太和縣、元太和州、洪武二年正月改泰和縣。按、劉公原吉安府泰和人、非雲南大理府之太和。廣西通志以泰太可通、故致此誤耳。鳳巢稿六卷。劉敔著。明史藝文志。　按、四庫書目缺載。

附本集題太和劉氏雲津書院、雲津杳何許、試向卷中錄尋。不觀六經教、空餘百代心。嵩陽思識面、白鹿向遺音。家有鴛鴦譜、何須更問針。

湖北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兄承芳、大理評事。門人錄。　叔父按、譜原作

伯父，誤，今從本集訂正。田副都御史。氏姓譜。從兄承勛，明史李承勛傳：字立卿，父田。按，原錄概以兄名之，今補從字。兵部尚書，謚康惠。承箕成化二十二年舉人，一試禮部，遂歸奉母。宏治元年，來從陳子遊。少陳子二十歲。陳子築楚雲臺居之。參門人錄。日與談論古今，獨無一語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辭歸。楚寶。及歸，贈詩十二章。既歸，不仕，築釣魚臺於黃公山下，學者稱大厓先生。門人錄。與兄承芳稱嘉魚二李。明史儒林傳。乙丑卒，年五十四。明儒學案。按，乙丑，宏治十八年，是少於先生二十四歲。門人錄云少陳子二十歲，不知何據。爲人寡言笑，終日端坐。爲詩文，下筆立就。工草書，人爭傳之。萬姓統譜。按，今白沙田心里額是世卿書。

撰大厓集二十卷。欽定四庫提要存目。

按楚寶附案語曰、承箕師事白沙、曰與縱談今古、無一語及道。此白沙之學純、非空談性命者比也。　又賈志、流寓承箕挈其子姪從白沙遊最久。此誤也。考世卿來白沙凡二次、不及二年。詳年譜。云子姪從遊、本集缺載、亦疑誤也。　又阮通志、流寓吳廷舉延李承箕修順德志、藝文云李承箕修順德志在宏治庚辰。按宏治無庚辰、庚辰乃丙辰之誤。李之來正在是年也。

補朱伯驥字千里、通山人。成化十九年舉人、任廣州推官。

儉於自奉，破衣疏食，人皆謂其苦於束縛。驥嘗謂僚吏曰，居官不儉則用必匱，匱則謀所以補，遂漸恣肆，不可復問。官之守廉，必自儉始。嘉謀錄。尤精聽斷，兩造咸服。從白沙陳獻章遊，浩然自得，遂棄官歸。粵大記。俱阮通志。

按，郝、阮志職官俱作諸伯驥，通山人，宏治二年任廣州推官。朱、諸二字必有一誤。又阮志、古蹟張詡撰彭烈女墓表，朱君伯驥修其墓。又湖北通志、選舉朱伯驥，通城人。按阮志與嘉謀錄作通山人，未知孰是。亦作朱。疑阮志沿郝志誤作諸也。

湖南

儒藏

補　朱玭、桂陽外沙人。其子、惟慶孫、太保英從孫。　本集朱惟慶墓志　君名惟慶、字汝善、太子太保誠菴英之弟子四、恆、益、巽、飭。孫十、玭、珸、璠、珂、琨、珦、琯、玠、璝、琚。按、玭爲英從孫、或從英宦游時爲先生弟子也。又惟慶四子、恆居長、十孫、玭齒又最長。疑玭或恆之子也。　又本集、中秋與甘節賞月兼寄其從子玭。天壤與君分楚越、中秋高坐白沙菴。又、外沙子弟通家舊、一一煩君語阿咸。　又本集附錄、桂陽朱玭哭石齋師云。不才門下曾叨蹟、讀罷遺詩痛剜深。

福建

林體英、莆田人。陳子與胡提學書曰、舊歲林舉人體英來

訪白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如也。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甚可憂也。門人錄。按，以與胡書考之，林君之來當在成化六年。

陳聰，莆田人。學於陳子，歸，贈詩曰：縕袍不妨學道，辟穀可以求仙。相府胡爲慢士，紙田自有豐年。門人錄。本集，與陳秋聽。風雨見莆陽子，皁帽青鞋去復回。眼底流年三十許，脚根行路幾千來。未知世事眞能忘，初得家書不肯開。若問江門何所見，兩厓春雨長青苔。按，此書[①]疑作於成化二十三年。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錄，謂顏之克己，曾

之日省學之法也。宏治八年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靜思錄。尋授吉安府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樸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乞（按門人錄有乞字今補入。）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親自操作。太守聞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淸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固未至是、而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

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明史儒林傳。陳子與書曰、時周平生履歷之艱與老朽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鍊金孝子也。門人錄。茂烈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俊曰、與時周語、沈痾頓去。其爲所重如此。明史。

四川

存疑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明史。居龍泉菴。遺愁集。焚木葉繼晷者三年、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明史。郡人聚觀、於馬上口占云、龍泉菴裏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遺愁集聰慧類。智慷慨

負奇。明史。孝宗嗣位、抗章劾宦豎、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郝通志。帝得疏、頷之。無何、安直相繼斥、而吉任如故。會劉概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明史。擬極刑、刑部尚書彭韶不判案、得免。門人錄。賴王端毅、何文肅、徐文靖諸公力持之。其獄中詩云、八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云、雲韶聲轉拜彤墀、轉覺嬋媛按楚詞哀郢云、心嬋媛而傷懷兮。欽定四庫提要、列朝詩集俱作嬋媛、尤佳。明詩綜作心驚、今校正。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疎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

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明詩綜。諭石城吏目。明史。抵任兩月、職事修舉、總督秦紘檄至省城修書。郝志。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明史。寓壯哉亭。按、亭在新會城大西門內勇敢祠後、即今三廣公祠。順德尹吳廷舉迎之、新會賈志流寓。建亭奉智、名曰謫仙。順德志流寓。廣府志古蹟、謫仙亭在鹿門。按、鹿門在大艮、古樓堡。汝愚道吾廣、有司酉館坡山。雙槐歲鈔。按、坡山即羊城五仙觀。陳子苔汝愚陽江道中詩云、遺我數篇風格別、思君一夜鬢毛疏。門人錄。宏治四年十月卒、年二十六。明史。按、郝、賈二志俱云智與白沙爲忘年交、白沙本集亦不云智爲門人。又、泊鄒厓在順德馬岸、鄒智嘗泊此、有寄吳廷舉詩、後人遂名其厓。廣府志古蹟。

廣西

補甘思忠字秉直、蒼梧人。續廣事類賦注。性至孝、母卒、廬墓三年。聞陳獻章講學、往從遊。都御史林廷選薦授藤縣丞。大清一統志。按阮通志職官、正德五年、林廷選任總督。

南海

陳庸字秉常、孝友力行、好古敦樸。成化十年舉人、聞江門之學、往師之、與張詡、李孔修友。詡初見獻章、庸爲介紹。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奧、羅倫、莊昶少許可、遇庸輒嘆賞。踰五十、親友强之仕、釋褐補

荆門同知。涖任五日，不能隨時俛仰，拂衣歸。隱居三十年，城市斷跡。督學王宏請見，竟謝不往。阮通志引郭棐通志。友人謝佑卒，罄囊助葬。病革，沐浴，設陳獻章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南海志。著東峯語錄、未見。東峯詩文一卷。存。阮通志藝文。羅倫南海三峯記：靚秀如靜姝，遠之可愛，近之不可狎者，東峯也。東峯在魁山之上，陳君秉常有之。按，記詳此卷後。本集，贈陳秉常。遠色靄初景，清風振遙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載，贈子瑤池音。

謝葵山名祐、字天錫、廣府庠生。按、門人錄、廣府志俱云南海人。郭棐粵大記增城人。棄去、從遊白沙先生。自林南川外、惟葵山獨得其指。曾從石翁遊古勞葵根山、石翁詩曰、手拍崑崙歌沆寥、虹橋月下拜相邀。謝生卜築葵根宅、纔到葵根怕路遥。天錫遂結廬、栽茗爲生、安貧樂道、糟糠不饜腹、布襪不掩脛。甘泉子詩曰、短褐度元冬。其貧如此。生甲寅六月初八日、終丙寅九月二十日。一子宗濂、被人謀絶。初、甘泉子不肯會試者將十二三年矣、天錫勸之駕、乃因母命赴禮闈、辱上第。天錫病、遺詩四首、中有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

生生、便見眞元處。甘泉子奉使安南爲正德八年十二月、親往葬之葵山。至嘉靖癸丑十月甘泉子致南京兵部尚書事、已十四年矣、遣守墓古眞福天祐代奠之。天祐者、少服侍白沙先生、七十以上不忘舊也。甘泉子既龕神位、與陳清江按、名護、詳番禺志。同祀於白雲尚友堂、侍食於師側。按、白雲山有尊師祠、塑白沙像、見嘉靖二十九年甘泉新創白雲書院記、詳嶺海名勝。今甘泉集不載。蓋二君皆無後也。甘泉文集逸士謝葵山先生墓碣銘。與李子長稱二高士。阮通志。本集。寄謝天錫。不了從兼病與貧、小廬峯裏白頭新。問誰肯我同精舍、垂老思君是故人。世事轉頭渾學夢、烟花過眼可憐

春。幾時來伴江門釣、閒與諸孫講舊聞。按鵝山志地理邑庠、蔡之枏再三至其地、三日夜徧訪祐墓不可得、蓋一望皆種茶樹、而墓已湮沒久矣。

李祥字元善、南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官至貴州布政。少陳子二十三歲。門人錄。雅有清操、一介不苟取。爲白沙先生高弟。南海志循吏附梁廷振傳。

黎潛、南海人。陳子與黎、蕭按名倫、順德人。二生書曰、某以衰疾執喪、氣息奄奄、賓客知舊往來記一忘十、獨於潛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可知矣。思之深、言之切、老朽何以荅二生之拳拳。送以詩曰、白髮孤燈坐、青春二妙來。若無天

地量、爭得聖胚胎。至樂終難說、眞知不著猜。濛濛烟雨裏、歸思若爲裁。門人録。羅冕字服周、南海人。晚年嘗館白沙陳子居喪、與書曰、比侍奉吉慶、徒以老朽旦夕往來於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周者乎。門人録。 本集、次韻羅冕 高笠短蓑吾不疑、白頭眞結兩生知。夜深自弄江門笛、驚起前灣白鷺飛。送羅服周解館。看花肯續春來約、莫待黃鸝辭碧梢。

潘漢、南海人。國學生。門人録。 本集、九日小廬山示諸友。草屋肯留潘上舍、玉臺還對古如來。贈潘上舍漢。 泛花箋小潘郎醉、五羊潘漢。擊

壤聲高葉子歌。南海葉宏。俱自注。按、二詩疑在宏治元二年間。

【附疑】本集、與潘徐二生書。去冬得二生書、半月置牀頭、日一展、展時一發嘆、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便三十四十、不自激昂、自鞭策、將來伎倆又似拙者模樣耳、柰何柰何。蕭先生書報潘生近聘岳家甥女、可喜。云云。按、潘、徐原缺其名、故附疑於此。

崔楫字希說、南海人、能詩。陳子與書曰、來喻不忘在學、幸甚。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希說勉之、歲月固不待人也。門人錄。

本集、與崔楫書。不意先府君傾逝、想孝履如宜。按前漢地理志伯益能儀百物注、儀與宜同。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

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教道之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願希說勉之。

范規字能用、南海人。陳子有贈能用詩。門人錄。本集、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遊、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樸茂、於人無怨惡。與范規書。定山先生偶得風痺之疾、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託。倘蒙金諾、乞至商量、切望。

馬龍字文祥、南海人、郡諸生。按本集陳君墓志、郡諸生馬龍、今補入。嘗從羅倫學。陳子有贈馬龍如湖西奠一峯先生云、而師羅一峯、幸覩我弟兄。又有悼馬龍詩與序。參門人錄。本集、與張廷實書。文

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墜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遊，頗見意趣。後爲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命也。馬肇文惠油酒，并示哭一峯詩。詩以三年報一峯，舒剛蓋有古人風。一詞亦到君親地，何處無天覆馬龍。悼馬龍。道南詩卷出湖西，悵失當年馬上攜。高枕何如一峯好，夕陽回首萬山低。按，末二句即以一峯借鑑，惜其以仕進累心也。語意高妙。

按，舒剛、肇文，皆與龍名義相應，疑其別字。

以上羅崔潘徐范馬六人，各志俱缺名。

馮截字克任，號埜庄，初名祥，南海人。弱冠補邑庠，廉憲辟公器之，委幣使於白沙，慨然有求道之志，遂棄舉業，講心

性之學。秋試期迫，辭諭以進引意，不顧，遂留受業。比歸，白沙贈詩稱之。自是語言寡默，學問精詣，湛甘泉稱爲能隱居以求其志者。謹孝祀，敬父兄，禮恭言確，以嚴教子，以義睦族，雖擬之陳太邱可也。子敎、徽同領正德庚午鄉試，徽官按察僉事。曾孫艮棟，乙酉鄉薦，敦重有大器。阮通志引粵大記。

補　鄺珙遊白沙之門，苦心篤學。年十四遊於庠，白沙最期許之。嘗病，白沙以詩問曰：「鄺生肺病今何如，獄歲初驚得手書。我有丹方欲傳與，小藜牀上半跏趺。」南海志。　本集與梁貞書：戒鄺珙之覆轍、念老朽之狂言。按書云覆轍、未詳何事。


儒藏

吳鄉人

番禺

張詡字廷實，按本集與廷實書云：張君席珍足下。疑一字席珍也。號東所，門人。南海籍番禺人，璜之子。南海潘志。居羊城。阮通志古蹟：看竹亭在郡城詩書街，左通政參議張詡所居。莆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南孤鳳也。黄佐通志。成化十年舉人，受業陳獻章，不與計偕者十年。制府檄赴春官。番禺志。二十年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司，從本集送廷實序補。疏乞歸養疾。歸，總督兩廣屠滽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郭志。授戶部主事，尋丁憂歸，隱居二十餘年。按，廷實於宏治三年夏聞父喪歸，至十四年僅

十一年而已、云二十餘年誤。巡按御史黃鎧按、南番志及郡阮志職官、俱作黃鎧。大淸一統志作賈鎧。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愼、杜門養高、不干時事。部下有司促駕、詡以疾辭不起。正德中、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學、爲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再辭。繼而吏部屢薦、不報。正德七年巡按御史周謨、八年高公韶、俱疏詡學有體用、有旨起用。焦竑獻徵錄。九年、召爲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明史。檄下、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獻徵錄。按以上四書俱本阮通志。一謁孝陵、即告歸。獻章謂其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卒年六十。

明史儒林傳。少陳子二十七歲。嘗語湛民澤曰、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門人錄。按以門人錄少陳子二十七歲考之、是即卒於正德九年矣。撰東所集二十三卷、南海雜咏十卷。欽定四庫提要存目。

附錄

東所先生授戶部主事、復謝病歸。按、起爲主事以父憂歸、非謝病歸也。闕所居爲小西湖、閉戶天游。佐爲諸生時、按阮志、黃佐正德五年解元。是佐見東所時、乃在正德五年以前也。嘗奉郡侯命往徵文、獲旅見焉。時傳聞前星已耀、先生獨向佐謂曰、昔張子厚聞皇子生便喜、見餓莩食便不美。子素績情、試言其由。佐對曰、橫渠學在西銘、德性所發、實能踐之。是心也、樂以天下、憂以

天下。先生欣然曰、得之矣。自是佐乃知聖學必自其性情始。及鄉試後罹先考難、遂不復見先生。會以薦起、即上疏辭歸、遂考終於家。先生天資峭直、人有不韙輒斥之、或以爲過於剛。當道詣廬致禮、未嘗報謁、或以爲過於靜。接見親賓、嚴威儼恪、語少涉私、不復與言、或以爲過於高。然嘗讀羅一峯剛峯記而見其不墮於柔、讀章楓山與徐方伯書而見其不謁公府、觀陳剩夫心學圖而見其不忘敬畏、誦莊定山直沽詩而見其隱居復出。四子者、皆賢傑也、先生之行實兼之。當白沙倡道東南、

先生首往從游，或又以爲吟風弄月，尋樂於黄雲紫水之間，非知先生者也。先是三峯高公部爲侍御，巡吾廣，首訪白沙，爲立祠，置田供祭，與先生最厚。其再起則三峯之薦也。佐不佞，嘗侍先生，默自得師，畀有言焉，不敢辭也。黄佐東所文集序。阮通志藝文。

何瀞，字宗濂，番禺志。番禺沙灣人，成化二十年來學。參門人錄。陳獻章嘗曰：吾門如宗濂者，不可多得也。番禺志。本集，何宗濂書來，推許太過，何地可攀文獻駕，平生願執菊坡鞭。按，門人錄分何瀞、何宗濂爲兩人，誤。

何廷矩。番禺志。按、廷矩謗師賣友、當從甘泉之言、不當復置弟子之列。事詳叢考字跋。

陳昊元字乾善、大嶺人。番禺志。受學陳獻章。宏治五年舉人、官陸川教諭。正德三年進士、知青田縣。一意高蹈、留心濂洛之學。廷臣交薦、以科道召、辭歸。阮通志引番禺舊志。弟昊賢、昊賢子其具俱舉人。兄弟父子雖仕、而安於恬退、俱早歸、化白沙之教也。番禺志。

陳護字宗湯、以學行稱、事父兄最恭謹。宏治五年舉人、爲賓州教授、擢清江知縣。後祀賓州清江名宦。番禺志。少陳子三十六歲。門人録。嘉靖二十九年、湛若水奉謝祐與護神位、

同配享於白雲山白沙祠，以二人皆無後也。南海名勝及湛若水謝葬山墓碣。　本集、答陳宗湯書。得宗湯書，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告我耳。

林高字伯喬，少從白沙學，得聞性命之旨。宏治八年解元，官知縣，有循聲。番禺志。　按阮志選舉有傳，列傳無。

張天祥字國卿，番禺人。陳子有答張天祥七律。門人錄。

容貫字一之，番禺人。門人錄。　陳獻章至貫宅，有敝衣寒露肘，破屋早知秋，家業憑觚翰，廚烟管去留之句，鄉里至今傳之。番禺志。　本集、贈一之歸番禺序。容生卓錐無地，從予遊者十有

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見勢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恥、吾不能以一日居。貫之志可謂篤矣。按一之跋先生莊節婦墓碑云、古岡容貫識。蓋一之原籍新會荷塘、家番禺者也。亦見荷塘家譜。葉先番禺人。賈志白沙弟子傳。

補　李文字彥博、一字鼇峯、波羅正心街人。時陳獻章倡道學文、慕之、乃與湛若水至江門訪之、因築西臺、講陳獻章講學。宏治十七年舉於鄉、試禮部得乙榜、例應官、不就、業太學。嘉靖間判泉州、清介自守。以直忤時、隱西臺不出。番禺

志。

【附錄】西臺在鹿步極扶胥之勝過客登臨多畱題別駕李文卜築於此。番禺志古蹟。

補屈羣力按、廣東新語作羣策。字子仁、號博翁、沙亭人。少從陳獻章游、晚築來薰書院講學。獻章嘗過其家、書背處從他冷笑、眼前任我清狂贈之。時湛若水在翰林、勸之出、羣力謝之以詩。郡有司三舉鄉賓、皆辭。子青野、亦高尚、嘗結社於水門鄉、東接虎門。獻章題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番禺志。按、鑿開二句、乃宋宋元憲庠許昌西湖詩、詳蔡條西清詩話。著交翠軒集。未見。阮通志藝文。

順德

梁儲字叔厚，號鬱洲，原號厚齋。倫以訓撰、梁文康公行狀。初字藏用，據本集詩注補。順德石硝人。按鬱洲稿嘉靖三年三月祭許世昌文、自稱石溪病叟。按、硝字字典無之、俗讀若硬。景泰二年生。其明年立縣治。參訂行狀。其先出宋丞相克家之後。有司庫公者，始遷南雄珠璣巷。某公者又遷南海縣之石硝。行狀。爲諸生時，提學胡榮選有異質者，門人錄。受業陳獻章。明史。儲與焉。成化十四年會元，授編修。門人錄。二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黃志。五月，丁內艱，繼丁外艱。宏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五年，主考順天。十一年五月，冊封安南，餽遺一無所視。十三年復命。行狀。久之，遷翰林學士。明史。十四年，又主

試順天。十六年三月、黃志。同修會典成、遷少詹、拜吏部右侍郎。明史。充冊封曾藩。黃志。正德改元、轉左、遷尚書、兼學士。行狀。三年、主會試。黃志。劉瑾摘②會典小疵、坐降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明史。瑾憾不已、九月、黃志。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明史本傳。尋晉太保、武英殿。明史宰輔表。十六年四月、帝王年表。上入繼大統、有定策功、親迎乘輿於藩邸。李時撰墓志銘。五月致仕、加左柱國。宰輔表。嘗降敕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藎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概而不久於朝。黃志。嘉靖六年丁亥、楊一清在內閣、參宰輔表。上命撰敕召

用、而訃音至矣。阮通志引黃志。三月二十五日卒、按、郝志編年作七年九月、誤。壽七十七。行狀。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己丑、葬番禺大觀山。楊一清撰神道碑。著鬱洲遺稿十卷。是集儲子次挹所編、後其孫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補入。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杌隉時、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集中奏疏如武宗自封鎮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牧地、則草敕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寢。又力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無非惓惓忠愛之忱。雖辭之華腴、而義存規諫、亦可云古之遺直矣。胡維霖墨池浪語乃引楊慎之言、謂明通紀一書乃儲

弟粱億撰、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敕歸之儀、其實爲威武敕者儲也。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文者姓名、何可誣也。云云。其說獨異。然稿簿果存、不應終明之世無一人見而言之。明史本傳亦無明文、置之不論可也。欽定四庫提要。

附錄　宸濠未反時、多內交士夫、凡所餽遺、皆有籍記。濠誅後、餽籍惟厚齋粱公、晉溪王公瓊。按名無受餽跡、世人猶指此疵二公。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六云、公歸日議建先祠、計匠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給也、盡少需。入往不能給、祠竟

不克建。按，此何匠一段，當有譌文。公在位日，王御史潦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上御極，言官劾公假宸濠兵衞。公不辯，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久之，知與宸濠衞兵者，實石齋楊公。按，名廷和。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制，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迹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公惟引罪，連三上疏乞致仕，無片言自辨，然後知公之大也。難能也已，足法也已。鬱洲集附霍韜梁厚齋公傳。

又附白沙集有示藏用七律十首，詩注：藏用，梁文康初字，

先生門人。又查鬱洲集與行狀、俱未說從學白沙、此本係顧汪客重修、必有所本。且初字藏用、別本亦不多見。觀此詩、先生傾倒於文康亦至矣。（五山志林。按、先生代客珪作丁知縣行狀幷張子白沙行狀、俱云梁儲先生門人、羅偶未考全集幷明史、故有是疑也。又按、藏用與儲名相應、又東莞門人袁暉亦字藏用。）

梁文冠字華卿、鼎新人。（順德志隱逸。）最先從陳獻章游、因卒其二子景行、景孚學焉。（阮通志引粵大記。）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始乎靜、終於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溫兄弟從之、翁館先生於家訓其諸孫。（按、本集有戲贈館賓梁文冠、原注云、嘗館白沙。）翁居碧玉樓、嘗與先生

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李世卿、吳獻臣厚善、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曰雨三章。不嗜酒、武人强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號古谷。洹詞梁古谷先生墓志銘。著鶴山集。未見。阮通志藝文。　景行字宗烈、宏治二年舉人、知崇明、多善政。門人錄。　棄晉江令、返壺山。吳公疏薦於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其族子留者干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按順德志作壽王府。長史。洹詞三仕集附見吳尚書廷舉傳。　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減一

等罪、不聽。大清一統志。湛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介紹。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白沙之緒延哉。順德志。著壺山集十卷。未見。阮通志藝文。

景孚字宗正、陳子有和景孚遊山詩。門人錄。景孚聘妻、獻章助穀三十斛。順德志。

梁奎字文燦、大良人。弱冠補諸生、從陳白沙遊、沈毅醇謹、白沙雅重之。居家以孝友聞、趙督學扁其堂曰愛日。宏治二年舉人、通判袁州、闔郡稱其廉平。中丞、部使者交移檄勞之。値桃源洞賊數十萬薄城、武將悉皆怯伏、奎獨拔劍

斫案誓曰、不與此賊俱生。遂上馬率衆出戰、大敗之、俘獲甚衆。益轉戰深入、矢竭援絶、遂遇害。賊亦大創遁去、不敢復向袁州。郡人謂徽奎以死拒之、則城不保矣。事聞、特旨晉秩二級、祀名宦、蔭子世衡八品官。參順德志。

梁貞字惟正、據本集補。南海人。以父贅室桂洲、因家順德。少遊郡庠、師事陳獻章、篤志向學。參順德志。居父喪、哀毀踰禮。服除、不入寢所。廣州志儒林傳。宏治二年舉人。陳子負貞文云、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而没、蓋亦希矣。門人錄。

黄澤字曰雨、按阮志字若雨。順德石硝人。宏治五年解元、六年進

士。陳子有聞澤發解詩。門人錄。澤性豪舉、博學工詩、善眞草書。初計偕、同舉人何欽按阮志、欽番禺人、澤同榜舉人、官教諭。病疫、僮僕盡死、澤獨負欽至省治、踰旬而愈、人義之。順德志。

趙善鳴字元默、廣東詩粹。順德碧江人。謝山存稿。每誦陳子詩、輒向慕。宏治十二年、拜門下。十四年舉人、仕至南京戶部員外郎。門人錄。雲南曲靖知府。詩粹。性豪舉、博學工詩、善眞草書。順德志。爲世珍寶、稱丹山先生。西樵遊覽記。著朱鳥洞集。未見。阮通志藝文。

甘泉集、別後與趙元默言懷。桃李默不言、流鶯語春風。語默各有性、此理誰能窮。羈靮不由人、聖人有天工。豈無神化術、能

使蛇爲龍。西雲梅花盛開用元默西雲韻。梅花淸太極、雪月與通靈。老樹從心折、春花就手迎。

附錄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白沙門、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以戶部員外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辨論爲惠、始得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豫章漫鈔。按明史七卿表嘉靖十三年甲午、許讚爲戶部尚書。

胡旦賈志弟子傳。字達明、補號養蒙、順德白藤人。南海籍歲貢。性純篤、與弟曼同胎生、俱遊白沙之門。有次馬默齋送白沙先生應召詩。曼字子纓、號養源、皆以文行高尚、爲時所稱。胡氏家乘。

蕭倫詳南海黎澹傳。 蕭立貢志弟子傳。

鄧德昌字順之，水藤人。從南海潘志金石補。按，順之，順德水藤人，非南海鹽步之水藤。貢生，官應天訓導。門人錄 居西樵，築鐵泉精舍，讀書其中。湛若水極相推重。晚年以其學授傳明應，稱貢齋先生。西樵遊覽記。讀書鹿洞，復授史惺堂桂芳。桂芳，番陽人。按，原錄誤作番禺人，今改正。官兩浙鹽運使，得白沙之傳。參門人錄。

附錄 宏治己未秋，予與張傳之、鄧順之、趙景鳳按，景鳳疑丹山初字。約遊西樵，而五羊李子長者聞之，偕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面，賦詩而去。甘泉集遊西樵記。南海倫以諒遊鐵泉精舍贈鄧順之詩：我

愛鐵泉子、迂疎不作家。尊空方乞酒、鼎瀹旋沽茶。藜貯春山藥、樓深石徑花。時攜九節杖、天外挂名霞。遠志樓在鐵泉精舍中、嘉靖間鄧德昌建。俱西樵遊覽記。

按、白璜西江志、吳與弼傳案語云、甘泉、東所、惺堂受業於白沙之門。按、此語誤也。蓋白志見明儒學案惺堂與東所所附於白沙條下、故遂誤以爲門人耳。此猶周蕙、薛敬之皆薛河東再傳三傳門人、故學案俱附於河東係下、同一例也。又按、本集有與鄧勝之書、未詳邑里、豈即順之昆從耶。

附錄

望沙臺鄧德昌治甘學書刻在西樵望沙臺南石壁。德昌、水藤人。潘南海志金石。

按望沙者、望白沙也、猶汪提舉之懷沙亭也。

欽定四庫提要惺堂文集、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嘉靖癸丑進士。其語錄稱陳獻章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閒隱几、十千川遶又山迴之句、謂數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想。

鄧翹字孟林、順德龍江人。善畫竹。以正德歲貢教諭浮梁、

陳子有荅鄧翹送晚菊詩。門人錄。

鄧珙賈志弟子傳。按，阮通志案語以明新會志弟子傳鄧珙有鄧珙無鄧翹，順德志有鄧翹無鄧珙，疑珙即翹，榕以爲非也。各志缺漏者多矣，庸獨二人哉。

張希載字惇之，號栢山，順德龍山人。宏治五年，同鄧珙從游陳子，誨之曰：君子之心，常存恐懼，於善未遷，過未改，恐生懈怠。於靜曰惺惺，於動曰惺惺，恐生冥醉。湛若水曰：昔遊白沙，惟栢山學有端緒。正德間，以貢生教諭攸縣。參門人錄。性和靄而不肯詭隨，士薰其德，不嚴自化。湖南通志。

附錄 甘泉居西樵，東所、栢山諸人往來於大科、烟霞、雲谷間，迭主講席。西樵遊覽記。

玉泉涓涓流，恍如仙篴弄。道人掬泉飲，

驚起蛟龍夢。　栢山張希載。　右刻在西樵噴玉岩。張希載，白沙弟子。詩無年月，順德志稱栢山與湛甘泉處西樵，霍文敏樵雲出峪送栢山序，稱栢山衝雲出樵，甘泉子送之。南海潘志金石。　張在璦字蘧庋，順德人，希載元孫，有祖風。學宗白沙，足跡半天下。鼎革後不出。有綠樹山房集，侍兒青郎、香奴均能詩。粵東詩海。

康沛，順德人。按順德志，龍江、龍山、甘竹俱有康姓，沛疑亦龍江康僉事麟之族。　陳子喜康沛至，詩曰：三年念遊侶，奄至盧江曲。覞睆枝上鶯，相呼入幽谷。平生眞淡意，至老方恥獨。沛之言曰：先生之教也，文章、性道，因人而傳，未嘗言易，亦不語難。沛遊門下，十有四年，教我靜坐。靜而匪禪，日用之間，要見鳶魚寂然之中，天機常動。如洪鐘在縣，不叩而鳴，未嘗或〔補〕息。此乃先生之

教之全也。門人錄。

李瑜字伯溫，鼎新人。年二十進邑庠，補廩，從學白沙，篤志有爲，改過不吝。雖淡泊自甘，而志切濟人。白沙推重之，特以吳康齋所書雪竹贊贈之。與湛甘泉友善，同處上游庄凡十年。年八十二卒，甘泉臨墓致祭，有輓詩，藏於家。大司農張泰、少司成周賢宣，各有表銘，刻於石。順德志隱逸。附按：疑洹詞梁古谷墓志云，李伯溫兄弟從石翁游。考賈志弟子傳有李由、李方、李同三人，俱缺爵里，不知何人爲伯溫兄弟也。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僑寓廣州高第街。順德志隱逸。按順德佘

語山錫純跋嚴大昌過花基訪李子長故居詩後云、志稱子長僑寓廣州、幾忘其爲順邑之大良人矣。邑城東南曰花基、李氏多聚族於此。謁其祠、子長主在焉。 按、今順德古粉村亦有李子長祠。白沙本集云、偕順德李子長遊李村山。 大清一統志云南海人、誤。

大明高士抱眞李子子長先生之墓、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南海霍韜渭厓撰。鄉進士南海陳中誠元白書丹。 禮部儒士番禺甘學於槃題篆。 甘學曰、世道日下、勢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眞李子孔修子長、少從白沙遊、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戚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爲一家。

或觀眺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近二十年足不越城闉、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遠近瓌觀、以爲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乂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先生子庸、少參王先生崇教聞學之言、皆高李子之風、遺貲之經治之葬。謹案、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撫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歿、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之產。縣官繫鞫之、子長無言。

抑迫之輸供、按鈔本有供字、南海志及西樵遊覽記俱脫去。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眞。縣官疑之、爲之覆覈、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請子長曰癡漢云。子長少年輸糧於縣官、縣官按前海志脫去縣官二字、今據西樵記補。異其容止、詢姓名、不荅、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蓋實錄也。子長少遊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眞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佑、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尊酒、花影船頭

落釣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二十年，恐子長有子長崇。」按：鈔本及西樵記俱無此句云。謝佑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後洞，古松南海志缺。攜鶴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按：鶴山志、葵山詩集今無傳。此是葵山歸山詩。其起結云：「春風春雨入山時，便借清流浣舊衣。蹤跡往來無捉摸，此中疑有白雲知。」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眞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於東所、葵山爲久要云。又曰：「白沙流風之遠，東所、葵山、子長不失其眞」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於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

爲知言云。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爲之銘曰，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逖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逖矣子長，後世於何藏。古貌子長，古心子長，逖矣子長，後世於何彷。按，廣東文獻作仿。嘉靖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按，碑原作十一月，南海志作十月，漏一字也。右碑在西樵雲路峯。潘尚楫南海志金石。按，阮通志所引順德志、郭志李孔修傳，皆刪改霍氏此表者。榕慮後世不究其原，故破傳志體例，全錄之。道光二十年春，予仲弟非齡持鈔本霍公子長墓碑歸潭溪，云古粉重建子長祠，友人某請爲祠碑。予疑鈔本有譌文。是年十月八日，適與方君石琴、梁君棧山遊西樵，得謁李子長墓。墓在翠林中，故碑未殘泐，茲因取南海志與鈔本校訂，各有譌異，乃悟此一鈔本與一游覽，皆奇緣也。

本集次韻李子長抵江門。江門之水流千里，玉臺之山多白雲。此山

若解留人住，此水應須與客分。雲谷丈人終不老，舞雩童子又成羣。去時若問來時路，尋樂齋前對此君。送子長還五羊。

津頭看水坐成癡，天地閒人我卻知。此日江山初見子，向來風韻更因誰。春波浩蕩舟難繫，曉樹啼鶯枕欲攲。江上明朝空引望，白雲何處久支頤。俱與張廷實書。

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一賢哉。得手書，喜而不寐。雲谷已老，將不可得見，獨孔修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儻一他日往來之便，庶幾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善取友也。

子長病小愈，曾見之否？子長食黄柏不

死、且以黃柏為有功、諸君為子長憂黃柏也。九月十三日。按子長與廷實俱居羊城、故書問子長必於廷實。此書疑在成化二十二年。子長在館已半月、梁貢士告行、奉此。按、宏治二年春、廷實入都。是年秋、先生門人梁景行、梁貞、梁奎皆領鄉薦、因其入都、故告之。子長懷集之行、恐未免內顧之憂、能照之否。與崔楫書。子長落水羅漢、吾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送子長往懷集取道謁張梧州五絕二首。按此行在宏治五六年、詳年譜。寄子長五古。、仙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覓栗兒時無郭元振。題李子長畫二絕之一。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徑微。偶出洞門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扉。

附錄 白沙字、李子長書、皆粵東之

所貴也。廣東新語。

金竹集、題李子長先生騎驢圖眞蹟。傳神問爲誰、亦復向何之。應是白沙路、獨尋黃葉時。低頭斜點點、輕策下遲遲。感激導先在、將思窮相追。自注、東坡譬用劣筆作字如窮相騎驢。賞心方一笑、滿眼足悲辛。畫主印文在、詩家筆跡眞。自注、畫爲伍亘駒家藏、上有高望公陳元孝題詩。無非前日友、誰是此時人。堅久不如紙、悲哉七尺身。石緣詩鈔、香山茂才陳官題抱眞子自題小影。抱得天眞樂可尋、春光澹蕩墨痕深。還將有象徵無象、想見先生太古心。

附湛若水祭李抱眞文。維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二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友人前南京兵部尚書湛某、謹

以庶羞果酒之奠、昭告於故友李抱眞之靈曰、嗟乎抱眞、少游江門、亙四十年。人曰學聖、笑而不言。嗟乎抱眞、渾淳自居、美質天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慕富貴、不厭賤貧。上漏下濕、歌聲徹鄰。不離城市、氣凌烟雲。混迹塵世、行希古人。詩畫寄傲、梅雪精神。時出別調、林逋其倫。託體雲路、巖巖高墳。敬奠一杯、表此平生。尚饗。甘泉文集。　按張子自沙行狀、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先生之識子長、實由於張子。先生與張子諸書可考也。考子長之來遊白沙、大抵在宏治元年、是則子長之從遊僅十餘年而已、而甘泉云亙四十年、與行狀及白沙集迥異。若自子長從遊之年計至子長之卒、四十四年矣。　又按阮通志職官、按察李中、嘉靖十年任。參議王洙、嘉靖九年、凡二年。是子長卒於嘉靖十年、故李王二公爲之治葬無疑也。　又廣東新語云、子長年九十餘卒。按此、則子長當生於宣德初、與先生年相若。今考先生與廷實書云、獨子長妙年。又云、定山豈可輒寄以詩、子長後生、當存謙退云云。當宏治初稱爲後生、妙年、況霍表又兩言少從白沙遊、是子長卒於嘉靖十年、年僅七十而已。廣語所云、頗多無據、故所載與甘

泉從遊之年、俱未考本集、故有此誤也。

陳文甫門人錄、子長畫之失傳、無論已。乃詩句流傳、亦竟無一語。今市坊僞刻鄙俚、謬爲子長詩、此不待辨。至生平亦無可考。流俗誣云、以事詣縣、拱手無言、爲所笞、致有癡騃之目。此種無稽、眞是可恨。異日續修粵志、當改正此傳、毋令英豪受誣地下也。按、陳解元僻處海隅、故於霍表及子長眞詩、未能遍考、故有是言。又嘉慶間、順德羅君學鵬錄市坊所售子長貧居百詠、刊入廣東文獻、以爲子長眞詩。鄙俚殊甚、誠有如文甫所云者。卽知其眞、猶當選錄、況未必眞耶。其中句如眼中怪怪奇奇事、都讓他人做出來、等閑更唱無腔曲、醉臥門前亂草堆、竟似詩中無賴子。如此類、屢見疊出。羅君凡例乃曰、子長百詠約道德爲詩、不纖不腐、理確情眞。此等品題、誤人殊甚。且子長善畫、有霍表可按。胡爲百詠中無一字言及畫者。羅君此刻、殊非闕疑之道。當亟刪之、毋令嗤大雅於千秋。

附子長詩　順德文學李孔修春日遊西樵。扶病涉江還上嶺、寄情飛躍有

高深。翠靄烟樹微通路、紅亂花枝正滿林。禪語本無生處像、聖功流出靜中心。暮春全好風壇在、明月堪來屬杖尋。嶺海名勝。遊西樵。奇花不盡留春久、宿雨纔收月色新。閣外淩雲高去鳥、山中問道遠邀人。廣東詩粹。臥愚亭。帶雨尋公到日西、野塘風景對君迷。便安亭下供吟咏、且愛花陰得杖藜。樂地焉知無洞府、淡心我亦任招提。百年意緒癡迷在、也未乾坤放眼低。廣東文獻三集。按、亭在大良、詳諸友考。成化丁未、爹南公壽自北歸、遂堅志不仕。友人李子長贈詩云、華陽昔日誇宏景、少室當年羨李公。山腹霧深藏錦豹、潭心春暖臥驪

龍。藪金澼銑封候重、三尺侏儒寵澤隆。蘆月渚烟能子北、一竿誰識紫溪翁。古岡梁氏家乘。按、此詩當作於宏治元年以後。梁公、詳門人考。

送湛甘泉迎侍。大孝古來兒傍母、一官今日母趨兒。八千里路波濤險、飯是胡麻亦可悲。按、此詩以甘泉傳考之、當作於正德元年。

詠龍眼。封皮釀蜜水晶寒、入口香生露未乾。本與荔枝同一味、當時何不進長安。

雜詩。竹屋三間隱薜蘿、紅塵絕少白雲多。客嫌巷陋慳來駕、燕爲門低懶結窩。年老漸休題鳳字、更深猶放飯牛歌。人問雪月風花景、休問狂夫占幾何。子長詩多不畱稿、故流傳甚少。俱五朝詩選。按、此首即貧居百咏之第三十九、最穩雅者。蓋黃氏從他書販稗而出。不然既見百咏、何以

云流傳甚少也。題老女橋。四百年來事可尋、石橋遺跡古猶今。秋宵惟有龍江月、照見當年老女心。西樵遊覽志。按、老女橋在龍江龍山交界、湛若水有宋貞女吳妙靜墓表、見甘泉集、順德志、龍山志。

王中秘文集有與李伊令書云、吾鄉李子長先生、醇謹端慤。聞其亦有妻、每食必舉案齊眉、按、原本缺齊眉二字、不可通、今補入。酷肖伯鸞之爲人。吾因輯其詩歌、以繼五噫。按、中秘所輯者今罕傳。雷更愛子長當家③無事時、天子三年一舉、士之賢者皆得試之有司、坐大門左、諸生頭伏足綠行、被髮纓冠聽點。子長年少、奮然曰、朝廷至大、士至小、至以不肖相視耶。即棄硯去。

後有司聞其賢、乃於貢院旁築擲硯亭。按擲硯事或有、築亭事疑虛傳、俟考。令伊令子長曾孫也、行端慤、有祖風。時天步艱難、已弃儒冠不仕。僕去年春交伊令、因懷子長、約遊黃山三十六峯、結茅其上。天尺曰、吾鄉皆傳子長先生無妻、今閱中秘書、乃有伊令聞孫、其非無後人可知。又曰、子長嘗從白沙先生講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按明史阮通志、朱英前爲廣東右參議、後爲總督、未嘗爲廣東布政。爲參議時、子長尚未生、此或彭韶之誤。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匜之屬、才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遇空輒畫貓賣之、毛骨如生、

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絶、人皆寶重、然皆不肯多畫。平居人希見其面、間出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曰、前路豈無雨耶。人皆笑之。晚於道深造、年九十餘、無疾卒。今西樵祭社以子長配、爲社師云。五山志林。按先生寄子長云、家有覓栗兒、可證其有子矣。然霍表又云無子、蓋有子而夭也。中祕所交伊令者、別支入繼耳。又榕昔甯大艮、諗諸李友人雲山、雲山云今亦無嗣矣。是伊令之後又絶矣。

抱眞先生李子長墓在雲路峯前、霍文敏公爲設祭田以附祀於社、樵人祭社、每戶祝焉。有像在社學、山中童子入學、必先謁之。水旱厲疫、禱之輒應。嘗有奸民夜斬墳木一

株、雞狗皆鳴、自後無敢在墳前樵采者、其靈異如此。何夢瑤謁子長墓詩、九原容我尋高士、三疾如公是古民。處士壟成王失貴、先生墳在社長存。西樵遊覽記。

東莞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爲諸生、讀吳澄論學諸書、感悟、建得趣亭、讀書其中。阮通志引黃志。成化元年舉人。阮志選舉。五年會試、拜陳子於神樂觀、從歸江門、曰吾得師矣。已而築室欖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按緝熙於成化五年從歸江門、十五年丁外艱、適十年矣。先生有林彥愈墓志可考、此云二十年、誤。丁外艱、服闋、母强之出。二十年、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勉學者反身修行、士習丕變。二十二年、主考福

储藏

建。宏治二年、主考湖廣。五年、同考順天試、陞兖州教諭。黃志。丁內艱、起復嚴州府教授。門人錄。陞國子監博士、三載乞致仕、不允。陞襄府長史致仕、竟日危坐、手不釋卷。陳子曰、從吾遊得此道而能踐履者、惟緝熙耳。湛若水亦曰、白沙夫子崛起南方、得其門者、南川一人而已。少陳子十三歲。黃志。白沙之門見道清澈、尤以林先生光爲最。光所上白沙書、得力過於甘泉。廣東新語。年八十一卒。黃志。著南川集十卷。存。阮通志藝文。子時衷、嘉靖七年鄉薦、仕鎮南知府、有廉惠聲。阮志引東莞志。

林時嘉字子逢、光族子。嘗從光遊白沙門、自律甚嚴、入邑

庠，規行矩步，不習流俗。提學魏校嘗選爲西隅社學師。初聘妻李，未娶而瞽，母欲改聘，時嘉堅執不可，竟娶之，相敬終其身不衰，時高其義。阮通志引粵大記。　本集，紫菊吟寄林時嘉。　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盎中金，南飈伴幽獨。送林時嘉。　南川夢裏舊青湖，何處青燈一榻孤。留取幽禽守花月，隔林還與盡情呼。

林時矩，東莞人。本集注云先生門人。　本集，與時矩書。　禪家初看亦甚可喜，然實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擇之貴精也。與張廷實書。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

儒藏

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按、此書作於成化十八年。與林友書。時矩可與共話、吾兄但降心氣受之則有益。按、時矩疑亦光姪輩。林挍、或曰光族、字秉之。光之族、阮通志。諸生。據本集補。本集、悼林挍七律二首。扶胥早寄坐中身、晚入黌宮忽四春。又聞道平湖歸漸近、相逢空有淚沾巾。按、此詩意是秉之進庠四年而卒、卒之歲當在成化二十二年、時光爲平湖教諭也。寄袁曄林敬。歲首詩緘寄早梅、路旁先倩秉之開。而今兩眼西風淚、誰解傳聲到夜臺。按、本集林彥愈墓志、生二子、明光弟也。又伍氏族譜序、林光謂其弟挍云、是挍或光從弟也。

林敬字子翼、東莞人。阮通志。　本集、寄袁暉林敬。頗憶江湖林子翼、小齋留飯更袁暉。按以上四人東莞志缺載。

袁暉字藏用、十歲喪父、時往墓下號泣。家貧、業香櫃以養母、夜則讀書。陳獻章過訪、大稱許焉。暉遂遊於其門。其學務力行、不事章句。新會令丁積見之、歎曰、不意布衣貧窶卓立如是。獻章嘗曰、林緝熙稱袁暉決非泛泛者。伍光宇從余遊、余甚愛之、亦以其不泛泛也。伍光宇死、鄉曲未有如光宇者。暉其光宇之儔與。後辭歸、終身不求仕、以孝友仁讓教鄉閭、時俗爲變。年七十三卒。東莞志。　本集七絕擬於精舍旁結小菴

以處袁暉。

按、東莞志始稱袁暉者、林光也。稱光宇從遊今光宇死者、先生稱伍光宇也。原是兩人。考黃通志、林光少陳子十三歲、年八十一卒、是光卒於正德十六年、卒在先生之後。廣府志儒林傳改云昔光從余遊、今光死云云、誤甚。

〔附錄〕袁金蟾、陳白沙門人袁暉倖子。少好學仙、終身不娶、獨坐臥一室中、髮結成毬、生平不盥洗。嘗宗白沙詩有夜深山色靜明月滿西川之句。年八十四卒、後有人見之增城山中。廣府志。

〔補遺〕祁順字致和、東莞人。阮通志引黃志。名儒陳獻章高弟。石阡府志。天順四年進士。成化十一年建儲、賜一品服、使朝鮮、凡輿馬金繒聲伎之奉、一切麾卻。三韓君臣駭異、爲築卻金亭。未幾、陞江西左參政、以詿誤。阮志引黃志。十九年、知石阡知府。石阡

府志。其地僻陋、至則謹斥堠、開屯田、廣儲蓄、流散日復。士人素不知學、自開郡來無貢舉。乃集儒生、親爲講授、數載而擢科者數人。宏治六年、陞山西右參政、八年、陞福建右布政、尋轉江西左布政。按撫交章特薦。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内閣邱濬、劉健、皆欲薦順、順辭甚力。其生平邃學問、持大體、用公帑一毫不妄費。在江西、積金數千。將易簀、聞人言可私爲歸計者、即戒妻子曰、若私此金、吾目必不瞑。寧歸而餓死也。乃悉歸於公。卒年六十四。著石阡志十卷。阮志引黃志。

巽川集十六卷、末附張元正所作墓志、賈宏所作

墓表各爲一卷。欽定四庫提要。按、賈字疑費字之誤。寶安雜詠一卷、皇華集二卷。存。阮通志藝文。按、巽川爲先生弟子、僅見石阡志、各書未載。

補疑陳猷字公遠、東莞人。少卽厲志、動循矩矱。領成化戊子鄉薦、讀書太學、僑居神樂觀。猷從講學、終日澄心靜坐、充然有得。廣府志。

補劉拭字君範、香山縣人。有篤行、樂推解。嘗及白沙先生門、與李子長、楊淑廉友善、有劉楊唱和集、築室馬頭山、吟嘯自適。編輯族譜、鄉里稱賢。卒年九十三。香山志耆壽引劉氏家乘。

增城

湛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始祖諱、改爲雨、後定今名。其先莆田人、元有諱露者、爲德慶路總管府治中、卜居甘泉都沙貝村。先是成化二年丙戌、中星明越之分野、先生適以是年十月十三日巳時生。參羅洪先甘泉墓表。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年十四、始入小學。十六學爲文、遊府庠。撫臺視學、教官肅諸生以跪迎、先生執不可。宏治五年壬子、秋闈中式。甲寅二月、往學江門。參洪垣甘泉墓志銘。陳子稱之曰、民澤遠到器也。日用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按、日用以下二十字、見本集與民澤書。書與李承箕曰、楚雲臺自湛雨來、始放膽居之、冷焰迸出雲臺之上。晚

景得渠眞有益。門人錄。十二年己未，贈江門釣臺詩云：皇王帝伯終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按本集江門釣瀨與民澤七絶三首。曰：江門釣臺病夫衣鉢也，玆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祝。庚申，白沙沒，爲之服衰。甲子，僉憲徐君紘勸駕，按阮通志引黃志，於勸駕之下云：過南昌，謁莊定山。考宏治甲子，定山沒已五年矣。甘泉集有祭定山文曰：癸丑，謁先生於定山。此語可證。南京又誤作南昌，故刪之。乃入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試晬面盎背，論奇之。黃志。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正、楊廷和爲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此。置第二，授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按俞璘陽明先生年譜，宏治十八年，先生三十

洄歲是時爲兵部主事。湛若水爲庶常、一見定交、共以倡明道學爲事。門人始進。明史王守仁傳。始授刑部主事、後補兵部。至此湛傳又作吏部、誤也。講學與若水相應和。明史儒林傳。正德七年壬申、墓志出使冊封安南國王、餽金、卻不受、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黃志。按明史安南國傳、正德七年、明受封。疑甘泉往安南在七年、歸在八年。十年、丁母憂、廬於墓側。墓志。三年、明史產瑞瓜、九實相連、人以爲孝感所致。粵大記。十二年、服闋。墓志。築西樵精舍、士子來學者、明史日給餼米。開禮舍、必齋三日、黃志。先令習禮、然後聽講。嘉靖元年壬寅、陞侍講。三年、陞南京祭酒。七年、陞南京吏部侍郎。八年、轉禮部侍郎。十年、轉吏部侍郎。十二年、陞南京

禮部尚書。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十八年，南京兵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庄田，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縣西有甘泉山，立甘泉書院，由是書院遍於天南。獻徵錄。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明史。禁火葬，毀淫祠。獻徵錄。十九年庚子，疏請致仕。墓志。年七十五，取道錢塘，遊武夷，構精舍於羅浮朱明洞，建書院青霞谷。李默撰傳。二十三年九月，登祝融峯。十一月朔，作白沙先生新祠祝文。甘泉集嶽遊紀。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自其祖江以來，田連阡陌，世爲土豪。若水盡增田宅，歲入數千，而性好食宿肉沙飯，

儒藏

居漂搖危樓、營建歲無虛日、人皆異之。黃志。年九十、按廣東新語作九十二三遊南嶽、甘泉集未載、俟考。猶為南嶽之遊、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盡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明史。三十九年、甘泉集。庚申四月念二日戌時、一星如斗、其光燭天、聲如雷、舉城皆驚、殞於文院、按黃通志有大星隕於廣州河南、卒於所居小禺洞。卽終於正寢。墓志。年九十五。墓志。按廣語云卒年九十六、皇華紀聞云卒年九十九、皆誤。閭城奔哭者以萬計。墓表。訃聞、賜祭葬。黃志。隆慶初、贈太子少保。粵大記。謚文簡。大清一統志。撰甘泉文集三十二卷。欽定四庫提要。按洪垣墓志、著述凡二十餘種。長子東之、次子東

之、按墓志、長子東之、原作東西之東。次東之、作東帖之東。二字最易混、故阮志引粵大記混稱。今考甘泉集、則白之。蔭翔府。三淶之、生遺腹子恭先、墓志。最賢、生八子、儆學競爽、盛德之後必昌云。粵大記。

明興、白沙起、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南海潘志雜錄。相從士三千九百餘人。墓志。其門人最著者有永豐李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歸安唐樞、明史。呂柟、蔣信。郝通志。按明儒學案、涇野呂修撰在南都、與甘泉共主講席。是從遊者與之遊處講學耳、非弟子也。又學案云、常德蔣僉憲兩次從遊、皆在甘泉遊南嶽時。時王守仁倡道東南、若水與之並鶩、四方名士翕然宗之。賈志弟子傳。

附錄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以給家人弟子、

僑藏

小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廣東新語。相從士三千九百餘、於其鄉有甘泉、獨岡、蓮洞。館轂、增城龍門有明誠、龍潭。館轂、於羊城有天關、小禺、白雲上塘、蒲澗。館轂、於西樵有大科、雲谷、天階。館轂、羅浮有朱明、青霞、天華。館轂、南都有新泉、同人、惠化。館轂、溧陽有張公、洞口、甘泉。館轂、揚州有城外行窩、甘泉山。館轂、池州有九華山、中華。館轂、徽州有福山、斗山。館轂、武夷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轂。先生以興學養賢爲己任、所至咸有精舍、贍田以館轂來學。故所造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羅洪先甘泉墓表。孟氏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爲樂、如先生者、可得其樂也已。吾人爲孔

孟之徒、貫而有位者、當以先生爲法。廣東新語。

劉曒字宗信、增城人、門人錄。太學生。本集劉氏祠堂記。　本集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五絕二首、送劉宗信還增城五絕四首。

陳曒按、阮志引粵大記作林曒、日旁从東西之東、誤。字子覺、增城仙村人。少倜儻、讀書南海廟、大書於門曰、白浪起時浪花拍天山骨折、呼吸雷風。黑雲去後雲芽拂渚海懷開吐吞日月。御史見而奇之、欲召見曒。請士相見禮。御史重其才、竟禮之。御史後謁白沙、語及曒、歎曰、斯人諸葛儔也。陳子憶舊遊南海祠懷陳曒詩云、子覺饒英氣、攜書話此宮。濤詞無厲鬼、大水

有眞龍。過客愧諸葛、論詩病長公。往來三十載、美惡迸成空。門人錄。　按、陳暕、林楝、姓名字形相似、故本集及通志門人錄皆相混。本集碧玉樓本卷九。悼林楝从日从東西之東。云、一日之雅亦爲哀、鍾淑相隨入夜臺。按、淑新會人、詳下。此生未了男兒事、也向扶胥打坐來。扶胥打坐、即此增城陳暕字子覺寓南海廟事。按、先生有扶胥口借浴日亭韻詩、是扶胥即南海廟之證。又考暕、日部九畫、從東帖之東。明也、與陳暕字子覺、覺與暕名義相應。日旁从東西之東、字典無之、蓋寫刻者微誤耳。是陳暕、暕字音簡、字子覺、增城人。林楝楝梁之楝。蓋即陳暕之誤。決知其同

一人者以其同用扶胥事也。又先生詩云、辭賓子覺剛、

卽謂陳暕寓南海廟辭御史事也。

陳東淵、增城仙村人。門人錄。本集處士陳君墓志銘。郡諸生馬龍

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處士忍菴之墓。處士孫東淵承

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

既朝夕侍我側、略無一言及於銘予益重之。處士於予、初

無一臂之交、予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

在白沙館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於厥祖有光耶。

按、事見宏治元年年譜。戀戀不忍別。予遊厓山、請執杖屨以從。東淵

尹鳳字舜儀、增城人。性孝友、連喪二親、泣血六年、腰絰不去身。遇所生日、不御酒肉、閉門悲思輒逾日。阮志引增城志。行古道、有古人風。與湛若水同遊陳子門、築萬竹臺於九龍巖、西樵。按巖在相與講學、屢賓於鄉。卒年八十二、門人錄。湛若水表其墓。增城志。按墓表甘泉集缺。附錄竹石元來不必分、竹精神是石精神、若教萬竹論封爵、可配當年萬石君。甘泉集。萬竹尹先生爲人孝謹、有似萬石君建、故詩表之。

三水

陳冕字子文、三水白泥人、生員。雅負氣節、陳子甚重之。參補

本集并門人錄。本集、至陳冕家五律。贈陳冕七古。次韻陳冕西遊笠頂是青天、每愛前村酒處眠。秋雨閉門人不見、依稀猶記下江年。按、先生於成化十八年往梧州、經白泥、至陳冕家、疑即此時。日下江者、自梧州回也。陳冕墓銘。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爲子、顯於千春。按本集城隍廟記、宏治癸丑冬、郡守命生員陳冕來徵記、疑同一人。

陸之、三水清塘人、陸宣弟。按肇慶志、宣天順六年舉人。澄心理學、嘗應弟子試、已入選、督學欲易名爲宜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辭不願充、歸從陳子遊、陳子雅重之。門人錄。阮志云、本高要籍、嘉靖五年始割置三水。

新寧

林樟字挺之、新寧人、按、原隸新會。新寧志選舉、文章人、人物傳缺載。雲南蒙化府經歷。陳子有送樟入京七絕。參門人錄。

清遠

補李輔字芝松、清遠人、陳獻章高弟、品甚高、一時臺省咸重之。廣府志儒林傳。是時陳獻章倡道東南、從遊者最盛、皆樂恬退、故門人李輔、子長多以隱終。番禺志張詡傳附。著芝松詩集、未見。阮通志藝文。按、芝松贈先生赴召詩、見成化十八年年譜。又按、阮通志李輔傳案語云、白沙集有贈李司訓詩、按是五律。清遠志選舉稱李輔爲正德十年歲貢、任浦城訓導。榕考此詩題是當先生時已爲訓導。若清

遠志選舉之李輔，其歲貢在正德十年，時先生卒已十五年矣。阮志以爲即白沙集之李司訓，即白沙門人，前後矛盾。蓋白沙集之贈李司訓別是一人，或正德二字乃成化、宏治等字之誤，均未可知。

補　楊憲臣初名敷，清遠人，以兄沒襲清遠衛指揮，從學陳獻章。廣府志。詳江西條。　辨

高要

補　鄧崇德字子修，由鄉舉。按肇慶志，正德十一年舉人。授沙縣知縣。俗狡詐難治，崇德作十事諭民。嘗決疑獄，活一家死罪者三，民稱神明。未幾卒，百姓如哭其私。高要志。嘗游陳獻章門，卒，私謚古廉先生。阮通志引高要舊志。

開平

補馮殷字質夫，開平人。宏治二年鄉薦，游白沙之門，究心濂洛，得其大旨。嘗與李江、羅素讀書薛公巖。肇慶志引舊府志。

鶴山

施用字以政，竹蓢人，遺腹子也。少嗜學，太母惜之，則藏其燈，候太母寢，乃默誦。嘗游白沙先生門。宏治五年舉人，知太平縣，著廉能聲。有兄弟爭訟者，賦詩示之，感泣而去。以不得郡守意，議左遷，百姓遮留泣別。家蕭條，猶好施，友人林揵之貧，月給資糧。既卒，猶餽不絶。卒年七十五。第五子

應岳拔貢。鶴山志。

易元字德元、號南峯、玉橋人。鶴山志。爲郡學生、有文名、嘗與陳庸、容珽謁羅倫於永豐。倫贈三峯記。參賈志弟子傳。風骨巉巖、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敬者、南峯也。易君德元有之。羅倫南海三峯記。

補　易鏞字用之、按先生與易贊書亦作庸。庸、用也、故字用之。庸鏞古通、詩曰鏞鼓有斁是也。玉橋人。少從白沙游、慕古學、以禮自守、不屑治家產。邑令徐乾請赴賓筵、謝以詩。曠情逸致、山川自娛。年六十卒。鶴山志。

易彬字公學、玉橋人、與弟才游白沙門。易氏族譜。　本集、易彬計至

乞書銘旌羣賢半逐春雲散、老淚還隨暮雨飛。〔附錄〕梁儲與易公學書、父不奉誨言。李長源回、曾致一書、亮達左右。春來起居何如。其慶下惟[4]讀書、全有多福。儲居此、託庇無恙、惟元氣未充、精力未覺强健。故自此日加保護、以爲後圖。人事苦煩、莫得如願、亦不敢忽忘也。餘無可爲吾兄道者。企以時爲師門珍重。丁大尹名積、字彥誠、贛州寧都人。蓋欲勵清操而愛民者、數以新會事之宜理見問。儲曰、余無所知識。無已、其惟得人咨訪乎。友人易公學清和有識、倘得而商確之、當有以稱盛意者、但恐其不易致耳。丁曰、當不忘公言。瀕行、遂求書道意。僅具說如此、惟吾兄裁之。不具。公學兄執事辱知。梁儲再拜。鶴山志。按、丁梁二公成化十四年進士同年、此書當作於十四五年丁公初任新會時、例當錄附新會名宦丁公傳下、一以資考鏡、一以存公臣佚事。

補　易才、彬弟、與兄彬游白沙之門。易氏族譜。

補易贊字翼之，别字菊主，玉橋人。白沙先生門人。女適白沙孫貢生晥。白沙有留菊主飲酒詩、題菊主詩卷文一篇。鶴山志雜記。按，詩見補遺文，詳宏治十二年年譜。

易龍字體乾，按，阮志云新會人，今隸新寧，誤。坡山人。博學强記，性端潔。歲貢，爲郴州訓導。其教人必先明義利，嚴課程，而徐講古禮以維之。州人郎中何孟春曰：吾黨弟子不知根本工夫，未仕而行已治家可觀，君之敎也。艱歸，喪祭盡禮。率其族建祠堂，作家訓，立宗子以統祭祀。常曰：宗子不能修身，庶子不敬宗子，皆爲不孝。服闋，補汀州府訓導。按，門人録作江州，誤。從子

逵、登科年少、事之最謹。新會王志。按鶴山志龍一字宜秋、區越其門人也。湛若水、方獻夫區越皆有贈汀州廣文易宜秋詩。

補　易允字秉信、號隱求、坡山人、庠生。易氏族譜。本集書易隱求銘旌後感作七絕三首之一

半雨半晴鶯亂啼、溪邊丈人還杖藜。不見舊時遊走伴、白頭衝雨更衝泥。荅易隱求書。

新興

補　梁玠、新興人。由貢入太學、授衡州府訓導、陞永福教授、未至任卒。性孝友、早遊白沙先生門。冠昏悉從家禮、居喪不事浮屠。捐俸置田、遺石鼓書院、還家橐無餘貲。肇慶志引新興

志。

補　李元傑、新興人、性樸實、爻直、舉人。按、肇府志選舉舊志、人、今屬鶴山。按、鶴山志西園人、誤作戊午科。眞作直、正統甲子舉。旣喪、按、喪下當有元傑二字、今補入。元傑服闋、慕白沙先生、往請作墓志、按、墓志本集缺載。遂師事焉。先生嘉其誠、號之曰習隱。平生口不道虛言、足不履公門、壽八十二、知縣胡堯時旌曰處士。肇慶志。

博羅

何宇新字子完、博羅人。性至孝、爻滔早卒、每忌日輒泣不食。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獨居中門外、不盥櫛、不爐扇。

阮通志引戴璟通志。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爭賻之。發引致奠，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隨在輒晴，雨若爲廷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曰：罪惡之人，孤哀薦死，盍早食我。穴壁窺之，二虎也。旦去，夜輒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疾，鄉人舁歸。其家在城，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又來。家畜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宇新有所需，即書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還。有旨旌其門。後宇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宏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綾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

云。宇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憑天地閉秋冬之句、惜其自暴也。雙槐歲鈔。嘗遊陳獻章之門、獻章書卓行二字、并遺詩曰、遶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蔕、冬竹又生孫。耿耿天公識、明明國典存。千秋何孝子、不愧史官言。宏治二年舉人、仕至宗人府經歷。請告展省墓、卒於家。阮志引黃志。

附錄 總督阮元撰贈監察御史何涇衡墓志銘、君五世祖宇新、明舉人、旌表孝子。君以父子南鈺貴、阮志冢墓。按本集有與尤祿何子完書、不知署正、抑與簿也。又按本集何孝子廬墓詩卷七律、春夏誰開發育功、直憑天地閉秋冬。本無惜其自暴之意、歲鈔恐誤會詩意。又阮志引歲鈔、亦多倒錯、故檢歲鈔移補之。又考子完來從學、當在成化二十一年。詳年譜。

曾確字子魯、博羅人。宏治十七年舉人、正德間知尤溪。俗佞鬼、確毀淫祠、黜浮屠、建義倉十七所。寇犯境、擒其渠率。福建通志。陞湖州府通判致仕、以薦爲南京刑部主事。卒年八十。嘗受學白沙。博羅志、阮通志。俱

仕工部員外郎、陳子贈確還博羅詩、風袂飄飄過五羊、五仙遊道問行藏。廬山莫道無分付、領得春風古桂香。門人錄。

潮州

龔日高字志明、潮州人。陳子有曉枕示湛雨、龔日高詩。門人錄。

楊璵字景瑞、海陽人、師事陳子、與王守仁善。正德三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按江南、全活冤獄百餘人。病歸、族有規、鄉有約、化行於鄉。潮人苦堤隤、具奏建築、潮人賴之。入祀鄉賢、海、揭二邑皆有專祠。參門人錄。按、阮志缺傳、選舉表云潮陽人、揭陽學。

補余善、潮陽人、師事白沙。賈志弟子傳。由歲貢爲橫州訓導。母老、乞歸家居、倡明四禮、邑中號道學先生。附父余貞傳。阮通志引潮陽志。

附鶴山志、易準字淑衡、坡山人。邑令羅僑敦請爲都

錄遺老書云、前治丁大尹、鄉賢則有陳白沙相行四禮、

民淳俗化。　本集撰丁知縣行狀云、民窮於役且僭侈

爲申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使民有所

據守節鄉擇老成者主之。按此四禮能行、亦富教之一助。贊此以志存羊之概云。

補

林巖、揭陽人。今隸澄海。嘗從白沙講道江門、居家有禮、恤孤周貧、積善行義、不替父風。附父林希蔭傳。阮通志引黃志。

補

趙日新、潮陽人。宏治五年舉人、羅城教諭。成化五年舉人趙相子。阮通志選舉。　本集、與趙日新、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默默、無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然問之者甚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賓

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餘不具。贈趙日新還潮州。考德每勞依講席、臨流親爲濿椒漿。按、日新本門人、各書俱缺載。

樂昌

鄧球字俊圭、號東川、樂昌人。父容按、阮志選舉誤作子容、蓋倒錯。死難、謚忠毅。兄瑗、舉人、官僉事。從阮志補。按先生慰鄧俊圭喪兄云、碧玉三年空枕塊。是詩作宏治十年、時先生亦丁艱也。球成化十年舉人、從陳子遊、贈詩云、忠臣有子堪傳後、古道無人僅見君。李世卿還楚、陳子擬邀球共遊衡山、不果。少陳子二十二歲。參門人錄。方伯吳公東湖按阮志職官、正德十年至十二年、吳廷舉爲左右布政司。稱以冰雪肝腸。及卒、補吳公建祠

祀之。阮通志引欒昌志。

吳川

林廷獻字公器、吳川人、受業白沙。宏治三年進士、令永嘉、遷建昌同知、以廉明著。未幾、以兩艱去、尋補蘇州同知。參黃志。禁絕陋例、大蘇民困。郝通志。生平篤志理學、功名富貴淡如也。高州志俱阮通志。按蘇州府志引王志堅府志稿云、由永嘉知縣陞蘇州同知、勤敏有才、奉身廉約、甫三載、以憂去。與黃志異。

新會

存疑伍雲、南山人。本集、伍光宇行狀。君諱雲、字光宇、自少軒整、

有志於世。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己。己所欲爲、必欲强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予。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置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皓魄當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予。君賦詩、予亦扣舷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君以夙疾未除、其爲學也、不能無日暮之憂、便杜門危坐竟日。別於白沙、築草廬三間、號尋樂齋。自成化庚寅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於家廟。吾疾作、須扶吾乃歸。小健吾當返、恒無以家事累我。學主力行、前此惟務

意氣勝人、至是痛自懲艾。嘗厲聲曰、雲不自樹立、不如死。君篤於事死之禮、月旦十五日、君以夜半起、衣冠拱立祠下以俟、尊卑男女咸來、無敢不虔。辛卯秋爲祠、語人曰、吾息奄奄、惟是祖考所棲未有定處、吾雖存、一日不敢息。語未畢、痰出不絕、卒。前數夕、焚香燭、招予與訣云、雲薄命負先生。數日遂卒、年四十七、實辛卯十月十八日也。無子、以兄裕子秉中爲後云。按、先生作光宇行狀、在成化七年、先生年四十四。伍子卒於是年、年四十七、是長於先生三歲。賈、玉二志俱云少於先生七歲、誤也。先生懷亡友光宇云、先生英骨葬蓬萊。以先生稱之、本在朋儕之列、況長於先生也。且考先生於諸門人、曷嘗以先生稱之。或伍子以師禮事先生、所謂有道德者、不問其年、而先生退

讓自謙。此可以理推也。昔蔡西山先生以師禮事朱子，朱子與之語，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廣東新語云：甘泉講學天關，時有簡翁年百又三歲，來執弟子禮。甘泉弗受，延翁南向，謂翁所養純一，吾當師之。是伍子之於先生也，不必弟子，不必不弟子也。

容珪字彥禮，號到軒，荷塘人。父恪，詳諸友考。命珪與弟珽、瓚、璣俱從遊白沙。年五十五卒。白沙輓珪詩曰：四雛一母乳，按珪、珽、瓊、璣皆母阮氏出，故云。見先生容處士墓志。衎衎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母哀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別，悄然傷我心。蕭蕭暮色起，脈脈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雍門琴。按此輓珪詩，第二首。又曰：容氏多兄弟，西良此白眉。第三首。又有祭彥禮文。

斑字彥昭，號雨峯。成化十一年夏，白沙命斑與陳庸、易元謌羅倫於永豐，爲五古贈別曰，遠行會離索，四顧仍低迷。羨子意氣豪，別我無一悽。至永豐，倫贈三峯記曰，蹯踞廣博，意氣端重，如赬玉者，雨峯也。雨峯在東艮，彥昭有之。

年四十一卒，白沙有奠彥昭文。　璿字彥潛，號淸軒。白沙與珪書，某小恙不足慮，旦夕耿耿，正爲璿耳。無何，璿卒，有奠彥潛文，感彥潛卒詩。七律二首。　璣字彥貞，號半溪。　彥禮

來，諸弟同在館下，彥昭、彥禮、彥貞、彥潛相繼卒，感作云，水光山色兩依然，不見當年載酒船。老我交遊疎後進，君家

儒藏

兄弟散朝烟。兩峯脚蹟今安在、自注、兩峯嘗謂一峯定山。彥禮碑詩久未鐫。自注、某欲爲彥禮墓志未刻。莫道江門空識我、千秋遺話及璣璿。

容璘字彥文、號虛白、父慎。詳諸友考。白沙有與彥文書、荅彥文見訪詩。

球字彥輝、號北溪、珪從弟。白沙有北溪容球來訪、七律二首。有云、看君迴出諸容右、問我何如十載前。俱容氏家譜及本集。容欽賈志弟子傳。按、欽未詳、疑亦珪族也。按、一門昆從從遊見於先生詩文者、以容家爲最。今以拘於篇幅、不能多錄。阮通志但沿門人錄諸書於諸容多混且畧。今據容氏家譜分列之。

鍾淑、陳獻章嘗曰、所居之旁、伍雲、鍾淑、陳暻、此其人皆可

信藏

以共遊。新會林志。悼暕詩云、一日之雅亦爲哀、鍾淑相隨入夜臺。門人錄。

按潭嫠族譜、鍾玠字廷重、號宜勉。生景泰六年四月初十日、終正德六年、年五十七。從遊白沙先生、先生曰、伍雲、鍾淑、其人可以共遊。後曹郡長辟爲都埠長。按、郝阮通志職官、宦績、俱云曹琚正德三年知廣州、巡行七邑、徵鴨埠以充軍餉。林侯造廬勸駕、固辭弗就。又云、嘉慶六年、宋知縣淮入忠孝祠。榕按、鍾譜以淑卽玠、考先生悼陳暕詩云、鍾淑相隨入夜臺。是淑亡在先生之前明矣。今按白沙集與鍾譜、淑與玠分明兩

人、新會林志誤據草志混爲一人、以未嘗考鍾譜之故。鍾譜以淑卽玠、又以未考白沙集之故。

補陳容、正統三年舉人、長沙教諭。附見小岡梁氏家乘梁潛傳。按、陳名上從禺下從頁、今敬避廟諱、改作容。按、畧以容年三十鄉舉之年計之、是時先生年才十一、是先生約少於容二十許年矣。

陳魁、事陳子最久。賈志弟子傳。本集、與舊生陳魁書。生仰給於鉛槧、輒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刼、士一窮至是哉。昨望見生、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瘢頓與石翁異者幾希。

陳瑞字德貞、豪邁不羈。善寫山水、成化中有名藝圃、授直仁智殿、錦衣衛鎮撫。師事白沙、力於學。嘗以非其罪罣名縲紲、白沙救釋之。後於逆旅樓中客有議白沙之學者、遂力辨之、大呼、墜樓折肱、其篤信如此。阮通志引粵大記。本集與陳德貞書。聞近被繫郡獄、計今當道多明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且安心順命、善調攝爲禱。

陳紹裘字仲治、外海人。宏治八年舉人、仕浙江布政司都事。陳子有寄仲治金臺詩。門人錄。

陳謙。按先生復李世卿書、昨陳伯謙過白沙。疑伯謙即謙字也。張詡曰、先生精神嘗與

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云。阮通志引弟子傳。按此事見何家本白沙集張子撰先生行狀、碧玉樓本缺。按新會林志古蹟、白雲書樓在石頭雲廈里、明宏治間陳伯謙建。伯謙號白雲、有李世卿碑記。陳獻章撰楹帖云、半畝宮成堪老白雲居士。一瓢酒熟時來紫府神仙。疑即在外海有異人來見同一事、但與石頭異地耳。豈伯謙初家外海、後徙石頭耶。世卿碑今尚完好在雲廈里、塔嘗請陳氏子孫拓此碑。碑高二尺八寸、題曰陳氏承先裕後堂記、末署宏治庚申九月壬戌李承箕書。書法亦倣白沙。

陳邕字君敬。賈志弟子傳。

潘松森字季亨、潮連坦邊人。性孝友、從陳獻章遊。少獻章五歲、事之如父。病革、獻章親送之歸。及沒、親臨哭之。新會草志。

本集、代簡潘季亨。四野狠烟一夕消、歸葬已度白雲橋。江門忽值攜琴使、寄語閒來話寂寥。誄潘季亨詩序。季亨之交於予十六載、意篤而業不光、一旦棄我而死、不塞望矣、吾所以不能不爲之慟而追憾於平日也。嗚呼季亨、尚能聞此言否。季亨死、有子才五歲、四女皆幼、揭而委之一寡妻、是可哀也。詩曰、毅卿希大雖傾謝、此外寧無二子眞。一傍江山埋汝骨、幾同天地哭吾人。其生癸丑、卒於成化庚寅六月、年三十八。屬纊之秋、適林緝熙來白沙、覽予詩而哀、故亦同作。

附林光詩、西席頻年畱老眼、北邙何日遂深期。平生未浪垂雙淚、惜汝還能賦此詩。一死合畱終不死、

他時料理及今時。野烟殘照離離在、誰把從前與論思。　明年某月日、葬某所、馬廣生請勒諸石爲墓銘。按、賈志弟子傳以季亨爲姓李、門人錄因之、俱誤。又按、先生與緝熙詩幷序今幷存墓上。考潘氏家譜、今潮連潘氏近千人、季亨所出者十之九。自明以來至今、登科者亦皆季亨公出云。

關中字時中、談雅人、官岳州沅江訓導。參闕氏家譜、門人錄。宏治十八年貢生、少遊白沙之門。凡持身教人、一以端嚴爲宗。由湖廣宜章訓導至按察副使。肇慶志。按、肇志以爲開平人、或其祖籍也。

黃佐字希顏、工詩文。成化十九年舉人、官廣西太平府推官。陳子有贈希顏春試詩。五律。

黃在字子祭、成化二十二年舉人、官蓬州學正。陳子有喜

黄在登科詩。七絶。俱參門人録。

黄元字克仁，按，元當是字克仁，詳宏治八年年譜。宏治五年舉人，陳獻章門人。龍巖知縣，改江南武德經歷。新會王志選舉。

黄彥、杜阮人。正德五年舉人。宜黄知縣。陳獻章門人。新會王志選舉。

黄壽字叔仁。陳子感事示叔仁詩，親老需甘輭，家貧乏困倉。黄文應不免爲恨故難忘。揮俗黄生激，辭賓子覺剛。爾曹雖得罷，無媿在門牆。門人録。按，子覺陳暕字，詳上增城。

黄球字元海，邑城人。從白沙陂頭以就學。子子正字梅所，

俱從學。子正性仁厚，年九十卒。參門人錄。

黃昊，一作昪。字公覆。陳子示昊詩云：「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按賈志分黃昊、黃昪爲兩人，誤。昪，古昊字。

黃子賢，永南人。以孝致甘露之祥，潔行好吟，無媿陳子之門。

黃忠字景臣。

黃鶴年，字一彭，俱賈志弟子傳。紫泥人，邑庠。採訪刪。本集，同周文都宿黃鶴年宅。看山從我不齎糧，聞說葳蕤滿道旁。草閣塘邊邀飲罷，青燈同宿有周郎。

補

梁衞字國鎮、一字豸南、小岡人。成化二十二年舉人、明年南旋、遂堅志不仕。同門李孔修贈詩云、蘆月渚烟能子北、一竿誰識紫溪翁。（梁氏家乘。）本集、（送梁國鎮。）蓋有藏器人、我病原非果。徘徊思遠道、欲往悲足跛。梁生千里駒、東西無不可。飛轡入長安、垂楊春婀娜。

補

梁潛字永崎、小岡人、貢生。穎悟博學、與戴敬、陳容同受學白沙。一日誦程明道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老是豪雄句、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容致仕歸、語潛曰、以子之才、乃不赴考、何也。答曰、斯道也使得抱眞信如漆雕、此是

貞祿、奚以名爲。遂絕意科舉，號橋東釣者。梁氏家譜。

梁大夏，邦冲人。瀧水梁氏世譜。宏治十一年舉人，官豐城教諭。嘗言先生經世之心、始終欲行，作聖之功、垂老不息，但修下學之常、誰覺上達之力。夏與教中所見者，飲水曲肱之樂、溫厲恭安之容，自然語默之敘、宛然孔子之風。若夫規圓矩方而有光風霽月之趣、天挺人豪而諧渾然天成之匾，初非一長之詣，是又先生之餘。門人錄。

湯霭，北到人。與兄雲、弟霓皆從陳獻章遊。霭字民悅，號九山。嘗延獻章至其鄉八仙井山中，從學。與湛若水友善，年

七十，尚以詩寄區越，自悔進德之遲。正德末，與若水改葬獻章，若水因留竇家，爲竇兄弟置田百畝而去。參新會賈志。

甘泉集、贈湯子九山還古岡。聖人訓三益，直諒與多聞。予友九山子，何詎非其倫。同業因伯氏，識君弱冠前。古心稱古服，言動夙馴馴。亦同江門遊，亦釣楚臺春。予昨歸沙堤，訪我鐵江濱。今秋攜公孫，自注，陳畬。即白沙先生孫。按，來浴新泉雲。何以養其直，絲毫了不存。何以養其諒，心口無間然。何以養多聞，蓄德歸淵泉。行矣各努力，相約朱明天。霍韜贈詩次甘泉韻，云云。西樵遊覽記。

附錄 竇與若水同處西樵廣朗洞樂堯庄，

張璧光字純卿，淩涌人。嘗從陳獻章遊。宏治十七年舉人。母黄氏年至九十二，每食必親供，自少至老無怠容。初知慈谿，俗多溺女，璧光立保甲嚴禁之，所活甚衆。再知懷集，歸，年八十一卒。新會王志。

補張不已，水南人，庠生。父友梅與白沙先生友善，命不已從學。先生有不已赴秋闈七絕。先生卒，建白沙祠，置祭田，諸事多不已經理之。張氏家乘。

補張栱字子材，中樂塘溪人。少時業舉，屢弗售，遂謝去，折節力學，以白沙賢而師事之。生成化二十二年，終隆慶四

年、壽八十七。門人馮萬經撰子材墓志銘。按此志、子材生成化二十二年、是當先生卒之年、子材年才十五耳、疑十許歲卽從遊矣。此碑羅孝廉芳攜以覩梓者、惜其事蹟稍畧耳。

周鎬字文邦、麻園人。陳子嘗與鎬爲雲潭之遊、作雲潭記。及卒、悼以詩曰、何人擺脫浮生事、得似周郎易簀時。門人錄。本集、悼周鎬。一雙玉樹出東溟、豈意先隨曉露傾。三十六年惟一女、老夫垂淚寫銘旌。里巷三年六七墳、老年無淚哭交親。數聲願借遼陽鶴、喚醒人間未死人。

周京字文都、鎬弟。幼孤、事母兄以孝聞。成化十三年舉人、以母老藏修十餘年、築曝日臺、習靜其上。參新會王志。從學白

沙先生、先生三贈文都詩云、小住江門五十年、按、京本成化十三年鄉舉、先生時年適五十。今本集作四十、四字誤、阮志作五是也。隔坡相應荷相憐。窗開四面容通刺、酒覆三杯月到船。身上紫袍知有相、畫中碧眼亦真傳。明朝庾嶺高回首、萬里晴波正接天。據本集。正德三年、銓應天府通判、廉明公慎、吏畏民懷。擢治中、未聞命卒。子必誠白沙有贈童子久住侍父入京七律。後登正德十一年鄉試、仕至衡府長史。參新會王志。按、本集有過東涌周貢士、抱乳兒久住出訝七絕、久住、必誠乳名。

周正字天統、宏治十四年舉人、順天通判、寶坻教諭。門人錄。

周儉字用中。賈志弟子傳。 本集與周用中兄弟書。

補周端、麻園人、白沙門人。周氏世譜。

區越字文廣、潮連人。八歲喪母、哀慕切至、事繼母以孝聞。從遊白沙、宏治十八年進士、知嘉善縣、陞主事、郎中、歷知建寧、皆以廉慎稱。丁艱、服闋、補寧國府。前府喜峻法、故人人罪、越悉爲申理。嘗夜寢覺寒太重、亟索衣出、脫荷枷者。曰、罪止小懲、倘凍死其若之何。遷浙江副使、江西參政、分守湖東平積年逋寇、以老致仕。新會王志。著西屏集六卷。阮通志藝文。 本集、慈母石爲門人區越作。 慈孝相感激、天機謝人力。誰來石

下歌、見母不見石。

林紹光字一榮、沙岡人。少從陳獻章遊、博通羣籍、得獻章律吕之學。成化間舉明經、邑御史鄧文憲少貧、資而訓之。士出其門者甚衆、皆有白沙之風。督學林廷玉雅重之。今稱學行志古之士、必曰林一榮。祀鄉賢。新會王志。　按王志選舉、湯紹光、成

化七年歲貢、江南泰興訓導。考列傳作林紹光。學校鄉賢條云、庠生林紹光。　又按甘泉集正德丙子新會縣重修子城記、諸生林紹光等進曰云云。椓考正德丙子距成化七年已四十許年矣、未知是同一人否。今沙岡僅林姓、無湯姓、豈昔有今無耶。

存疑　林楝本集作暕、詳增城。

譚以賢字希聖，瑤步涌人。陳獻章門人。立志行己，不媿古人。貢生。會同訓導。嘗註陳子律詩。按阮通志藝文，陳子九三卷，原注未見。日下盧山示詩云：瘦藤扶上小盧山，東望何州靚面難。哀蠶插花秋意思，浩歌揮琖酒波瀾。山中雲氣方迷晝，草際蟲聲漸逼寒。知我倚松長嘯罷，江門水月正宜觀。志，賈著玉峯集二卷。佚。阮通志藝文。

以艮字士直，以賢弟。宏治二年舉人。定省溫凊，有古人風。以親老不赴春官。遊陳獻章門，學先主敬，行敦本實。凡邑中孝子節婦，亟爲表之。當時同門李世卿、顧勉齋、李子長、湛民澤，咸推重之。新會王志拜選舉。

及卒，

白沙負之曰、於乎士直、遽至於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咎耶。彼碌碌者老而無聞、又何貴於年耶。據本集負譚士直文

著玉樓稿二卷。未見。阮通志藝文。

補譚有蓮、天河禮村人。從白沙先生遊、嘗爲白沙孫田擇昏、見白沙集。爲人樸誠好學、先生嘗書楹帖於其祖祠曰、千秋俎豆將誠地。書未畢、先生得家書報母病、遂輟筆去。此可以見先生之孝矣。譚氏族譜。

譚緩、庠生、遊白沙之門。壽九十三。新會王志耆壽。

補李昇字廣輝、阮通志選舉。石步人、陳獻章門人。成化元年舉

人不仕。新會王志選舉。

訂誤 陳獻章送李昇之京詩：歌聲誰放曉江干，萬里舟航眼界寬。短棹已隨烟浦外，此溪遙接白雲端。行藏手上惟三尺，名利場中總一官。爽徑鶯花春未老，爲君傳送到平安。鶴山志雜記。又鶴山志選舉，李昇，古蠶人，宏治十四年舉人，石埭知縣。按，既云宏治十四年舉人，時先生已沒，焉有送之京事。考新會王志，李昇，石步人，是此詩送石步之李昇，非古蠶之李昇，鶴山志誤也。此詩本集缺載。

李翰字文卿，潮連人。宏治五年舉人，六年會試副榜第一，官懷集上海教諭，轉國子監學錄，陞山西道御史，未任卒。少陳子三十五歲。陳肅謂操心律行，風韻瀟灑，似吾白沙夫子云。參門人錄。

李九淵字深之。門人錄。 本集寄李九淵：嗟我與君同甲子，鏡中

誰讓長霜毛。問李深之病。竹林花埭酒旗風、秋賞春遊事事同。伏枕六旬猶未起、相思紅日滿簾櫳。弔李九淵。夜臺無起日、春草自流年。

李鴻字從正。陳子有尋梅飲李鴻宅五律。參門人錄。

馬國馨、潮連人。父默齋。國馨童子時、受知於陳子。門人錄。

本集飲馬氏園贈童子馬國馨七絶二首。

馬貞字伯榦、馨從弟。門人錄。　本集、與馬貞書。貞父不幸蚤世、貞卒成立、貞有母也。又云、伯榦病至此、當爲一場大休置。甘泉墓銘。　按、甘泉、貞別號。

補 趙思仁字壽卿、號厓山、三江人。祖安郡王必迎、勤王厓山。思仁樂善好施、嘗遊白沙之門。趙氏家譜。 本集與廷實書。頃者東山劉先生至厓山、慨然欲表慈元之義、又不欲下諸有司。乃有里後進趙壽卿、願出二百千、可謂義舉。與馬元眞書。壽卿助建丁明府祠、又舍田十二畝。

補 宋容重字子敬、潮連社邊人。成化二十二年舉人、賀縣知縣。白沙門人。宋氏族譜。

戴球字汝強、號息齋。長子恩、次子澤、俱庠生。三子參、字君惠。俱陳子門人。陳子弔球詩、開元一日雅、來往到如今。若

問斯文、契湘江、恨未深。門人錄。按、本集有戴惠書、惠卽參也。

戴昭、庠生。　戴輯。　戴弁、字仲儼。俱貢志弟子傳。陳獻章門人、由陽春學歲貢爲山東禹城教諭。新會王志選舉。

補　戴敬、白沙門人。梁氏族譜梁潛傳附。按諸戴俱天臺人。

謝慈昱字德明、號半江、城西沙堤人。陳子半江十詠、爲謝德明賦。與張廷實書、謝德明居邑之南郭、疇昔有桓温、少年之習、嘉其勇於改革、閉戶不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半江十詠示接引意、求東所爲作一跋。參門人錄。　按、先生云忠於門下、當是門人、草志云先生之友。

謝文信字伯倚、會讓田於叔。賈志弟子傳。按、本集有謝伯倚得孫送薑酒詩云、七十一年雲水中、半江老隱舊知儂。一杯引滿爲君壽、伯倚今朝又作翁。伯倚或半江兒姪與。

補謝君章、丹竈人、白沙門人。採訪冊。

補鄧谷隱、　鄧濬樂、新會林志。二人缺名、俱新昌人、二號皆從遊白沙時、白沙所贈。參鄧氏世譜。

補陸薽、陳獻章門人、江西萍鄉縣丞。新會王志選舉。

麥岐字秀夫。門人錄。　本集、秀夫於城南小渚中結茅居之、容一之、馬伯幹取酒共醉桃花下各賦詩爲樂、秀夫請予同作、附其韻十首。　我夢桃花何處尋、水清蘋白一籬金。美人家住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

補聶元會，字時嘉，號淇波，荷塘人。聶氏家譜。陶魯第五女壻。世烈錄、宋端儀三廣公墓志。本集附錄何維柏改創白沙祠碑。白沙先生門人。

補阮繕宗，字世緒，號雪島，潭岡人，容琴月壻，與內兄弟容璘、球輩從游白沙先生之門。阮氏族譜。篤好古道，白沙是師，有前哲風。番禺通政司李鷟雪島祭田碑。

附闕姓名及縣錄名者列後。

璠

瑜　按名瑜者，疑即順德李瑜，詳上。

李由　李方　李同　俱賈志弟子傳。

徐、潘二生　本集與徐潘二書，以生稱之，似皆門人。按考南海門人有潘漢，已見上。徐生未詳。

補顧勉齋　按王新會志譚以良傳：當時同門李世卿、顧勉齋咸推重焉。按，勉齋疑即顧勉菴。

拔。先生之門，名臣、廉吏、隱逸、篤實之士固多，又有孝子十二人，曰何宇新、陳茂烈、甘思忠、湛若水、梁貞、袁暉、尹鳳、黄子賢、周京、區越、張璧光、譚以良。忠烈一人，曰梁奎。嗚呼，德化之感孚者遠矣哉。

附 南海三峯記 鶴山志易元傳

南海之濱，有三峯焉。蟠踞廣博，意氣端重，如藾玉者，西峯也。風骨巉巖，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僊，使人望而敬者，南峯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近而不可狎者，東峯也。煙銷霞斂，風清日明，薰溶和暢，萬景嫵媚，眺此一段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霧欻起，雷電晦明，則神沒鬼出，駭目驚心，倏忽萬狀。此三峯之所同也。西峯在東

良、容君彥昭有之。南峯在玉臺之西、按易君鶴山玉橋人。地在新會縣東北、西字誤。易君德元有之。東峯在魁山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峯之外、在番禺者何氏有矩峯、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峯。三峯齊之白雲⑤、九曜、石鼓、大奚諸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峯脈脊皆發崑崙、按皆字下疑漏發崑崙三字。今補入。崑崙在白沙南、按崑崙在白沙西稍北六十里、記云在白沙南尤誤。世傳潁川公南⑥白龍所宮、天下文明則見。南海諸山、崑崙最高、蒙泉潤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羣峯列岫、層巒疊巘、凡出崑崙者、皆磊落奇詭、特異衆觀。雖跨州越邑、橫河絕海、而端嚴環

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按朱子文集卷八十三跋劉叔通詩卷、自署雲谷晦菴老人、此類甚多。蔡氏有九峯、胡氏有五峯、誠二山之偉觀。此五峯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子知南海之崑崙矣、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高蔽日月、閬風之苑、元圃之墟、宮天帝而館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恆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杯五湖、皆崑崙之支脈。爲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偕往。三峯主人同應曰、善。吾將由南海之崑崙、泝西海之崑崙矣。遂杖劍長歌、

浩然向往。

成化十一年乙未七月後二日，永豐羅倫書。

訂誤

何維柏

欽定四庫提要卷一百七十七天山存稿，何維柏撰。維柏嘗從陳獻

章游。

榕按，何公創白沙祠碑云，得私淑而終身服膺。此碑

後署萬歷十二年，自稱後學，計是年距先生之卒已

八十四年矣。粤大記云何端恪卒年七十七，是先生

卒後而端恪乃生明矣。阮通志亦引提要此語，皆偶誤也。阮志何維柏傳，嘉靖十年舉於鄉，不第，復入西樵，日讀白沙集，發明白沙宗旨。後編陳子言行錄。

周瑛

欽定四庫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翠渠摘稿。周瑛撰。張詡作陳獻章行狀，稱瑛為獻章門人，其八世孫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暌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明史儒林傳，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歷

官布政使，尤鳳清節。與陳獻章友善，獻章主静，瑛謂當以居敬爲主。明儒學案 翠渠與白沙、醫閭爲友。明詩綜 周瑛咏古送白沙歸南海云：東都事矯激，西晉尚清虚。一時意自適，社稷隨邱墟。譬彼門户開，轉運由其樞。大勢一傾倒，力救將何如？君子閲世多，立說慎其初。擇中而守固，孔氏有遺書。

本集與邱蘇州書。 承諭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黄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按此次韻詩本集缺。本集卷十有次荅周太守瑛七絶二首，其韻異，其時亦異。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而竊喜周侯之有爲。又與邱書。梁石、克恭皆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與林

春官閣下以六品居部官、天下共責望。周先生爲廣德、書。

得人□心稍稍。前此邱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德步月閒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遂成拙詩。梁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因。給事按、謂賀黃門。易爲清靜退、山人按、先生自謂。眞脱羅網愁。如何皁蓋不歸去、應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見之、當發一笑。又與林蒙菴書。梁石時可之憂、在己者而亦爲人。按、蒙菴名雍、時爲禮部主事、故曰春官。蘇州府志、邱霽字時雍、鄱陽人、成化八年

以刑部主事任、十一年罷去。按賀欽成化二年進士、周瑛成化五年進士、先生所贈賀黃門仙客之作與廣德步月東此成化二年五年間、先生皆在京也。按略考以上諸詩文、則始合終睽之説似非。且以先生稱之乃謂爲門人益非矣。

潘見龍

鶴山志、地理。潘見龍字翔甫、號檜峯、順德沖鶴人。爲白沙弟子。萬歷間、廣東提學張邦翼採其詩入嶺南文獻。墓在雲堆村後茶山。　沖鶴潘氏族譜、九世見龍字翔甫、號檜峯、義官。生正德三年戊辰四月初四日戌時、墓在新會茶山。按今隸鶴山。　按潘譜詳明如此、是先生卒後七八年而檜峯乃生、則非弟子明矣。

歐陽回

篁莊歐陽氏族譜、回、白沙門人、自號溪南釣叟。篁莊遺稿、歐陽建著。贈溪南七絕、溪南老大興何如、散誕琴書樂海涯。多病幾時堪策馬、風花吟偏始還家。篁濱子傳、歐陽希周撰。溪南者、白沙弟子隱處篁溪之南、無仕進志、嗜酒耽詩、識高今古而若愚、行敦孝友而不羈。謂篁濱子曰、松而死、何如櫟之生。子聰明太露、又好直言、吾懼匠人其斧斤爾矣。

歐陽小韓孝廉贈篁莊遺稿一帙、內載溪南爲白沙門

人。因晤小韓，詢其事跡，復出歐陽氏族譜，篁濱子傳，相
質證。余得其詳，編入白沙門人考之末。夫發潛闡幽，吾
先兄志也，安盡爲搜羅，以繼兄志哉。戊午孟秋，𦬉齡誌。

白沙門人考終

胞弟阮𦬉齡紫薌校字



校記

①此書：當作「此詩」，詩見《四庫全書》本《陳白沙集》卷八。

②謫：當作「摘」，見《明史》卷一九〇《梁儲傳》。

③「家」字之上，據文意當有「國」字。

④惟：據文意當作「帷」。

⑤齊之白雲：按羅倫《一峰文集》卷二《送三峰歸南海序》作「高之白雲」，《明文海》卷二八九同文作「高出白雲」。此處所録《南海三峰記》實即羅倫此文。

⑥公甫：右引二書無此二字。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

明·阮鶚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間永康胡氏退補齋刊本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一卷，明阮鶚編撰。清光緒間永康胡氏退補齋刊《金華叢書》本《楓山章先生集》附。

章懋（一四三六—一五二一），字德懋，號闇然子，晚年别號瀔濱遺老，明蘭谿（今屬浙江）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後歷外任，政績頗著。年四十一即致仕，讀書講學於楓木山，人稱楓山先生。後復起用，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正德十六年卒，享年八十六，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講學恪守前賢，不踰尺寸，不屑爲浮夸之談，在明代諸儒中尤爲淳實。生平不輕著述，今所存者《楓山語録》、《楓山集》數種而已。《明史》卷一七九有傳。

本譜爲明人阮鶚所撰。鶚字應薦，號函峯，桐城人，官至福建巡撫。嘉靖乙巳（一五四五），與章懋之子接同官南京刑部，受其委託，撰著此譜，歷時五載始成。至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始付梓刊行。本譜之資料以章沛《日紀》爲主，佔全書大半，其餘則爲行狀、本集之屬。章沛或是章懋族人，《年譜》卷首方太古序中所稱之「天澤」當即其字。其所撰《日紀》實爲最早的章懋年譜，蓋付梓未成，後阮鶚乃本之撰爲此譜（參方太古序與章接跋）。譜中所述章懋爲學次第、歷官行事、交遊往還甚詳，記録詩文、奏疏、聖諭亦頗多，往往有本集及正史所無者，甚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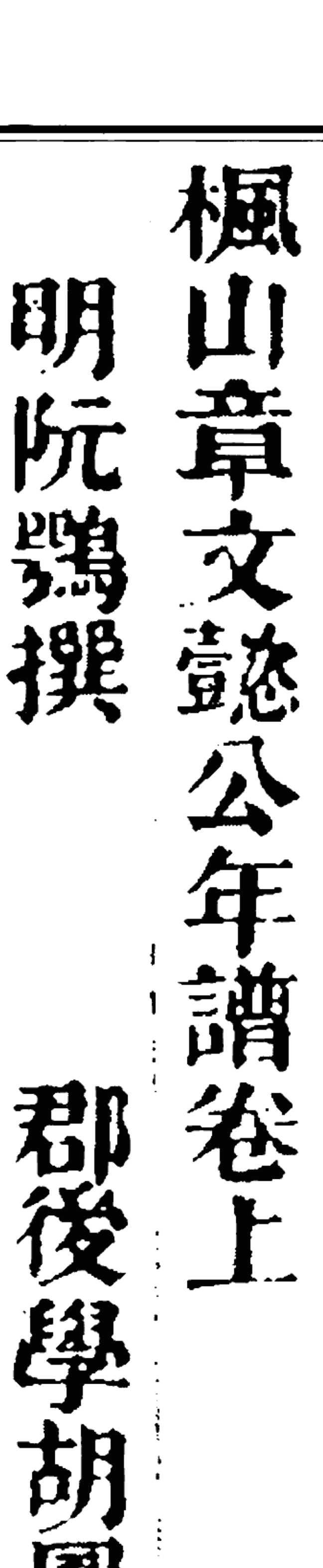
章文懿公年譜敘

門人方太古撰

大哉、先師之成德也、可謂難矣。夫自幼而壯、壯而老、終始一致、無少瑕疵、可謂難者矣。或曰、公著述少而名彰。嘗聞之曰、著述外物也、吾之學周程張朱而已矣。既明且備、心得之、奚事乎疵。或曰、公仕日少而秩崇。嘗聞之曰、仕吾志也、唯其時耳。出處顯晦不在我、天也、吾從天。嗚呼、壽考令終、名完節全、海內諸公如先師者可數。嗚呼、哲人萎矣、前輩典刑不可得而見矣。

龍亡虎逝，山川寂寥，載撫年譜，愴焉我心。謹序。旹
嘉靖癸巳春王正月十有三日。

歲壬午八月十六日，歸自歙祭
翁墓。天澤攜年譜稿至墓下請正，兼致以道之意，
徵敘于予。閱畢，諾之。今十年矣。客歲以道南歸，冬
十月，燕予楓木禪院，而天澤在座，復申前請。曰：向
者年譜授梓毗陵，尚未迄工，願終前諾，以道又從
而趣之。予茫然不能對，蓋懶惰弗自鞭策故也。今
幸具稿以俟，俟以道質之。十四日，太古記。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卷上

明阮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統元年丙辰冬十有二月乙丑、先生生。

按章子沛曰、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而瀫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門人又以其講道楓木山、稱楓山先生。先世居福建之浦城、相傳出宋丞相郇文簡公之後。南渡時、始家于蘭谿之純孝鄉。曾祖叔夏。祖邦和。父中甫、號松坡居士。母吳氏、鄉之南槙名族女。林公俊狀曰、公父質厚有鑒識、吳

母無擅遂無獨成。乙丑夕、松坡夢神以星貺、公喜躍、獻諸祖、覺而先生生焉。

四年己未秋八月、先生弟悫生。

七年壬戌、先生始入小學。

按唐公龍狀曰、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卽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

八年癸亥八月、先生弟懋生。

九年甲子、先生通四書大義。

十年乙丑、先生年十歲、能文。

十三年戊辰、先生究心五經。

十四年己巳、先生通歷代史。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補邑庠弟子員。

按日紀曰、時汀州守黄公理、御史郭公仲初俱有時名、先生與之友、問難較藝、間有弗逮。黄期之曰、文學已追唐李賀、功名擬效宋王曾。

秋八月、祖邦和公卒。

按日紀曰、先生佐松坡治喪、一以文公家禮。或有勸作佛事者、先生諫止之。

二年辛未春、受易于凌公宗政。
三年壬申春、省試第一。
按日紀曰、劉公克彥試先生、批其卷云、博洽經史、通貫古今。他日成一代大儒、以嗣續千古絶學者、必吾子也。
冬十二月、先生娶郭公彌之女。
五年甲戌冬十月、女順生。
六年乙亥、先生二十歲。
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子振生。

三年己卯秋九月、子擴生。

六年壬午秋八月、舉于鄉。

按日紀曰、是年春、僉事劉公以先生學行試第一。御史孫公覆試之、嘆曰、眞儒也。八月、魁多士、梓其文以式後學者。

七年癸未春正月、次子捷生。

二月、會試、文場火。秋八月再試、不第。

九月、入太學。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歲。

二年丙戌春二月、會試第一。

按日紀曰、時學士劉公定之主試事、得先生文喜曰、有德者之言也、非但以其文而已。

三月、登進士第。

按日紀曰、先生中羅公倫榜第十七、文學行誼、一時並稱。科目得人、以爲莫盛於此云。

閏三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日紀曰、是年秋八月、内閣試先生以中秋賞月賦、先生寓對景憂時之意。太史公亦愀然不樂、曰、

先生眞以天下爲己任者矣。
三年丁亥冬十月、授翰林院編修。十二月、諫止煙火。
調臨武縣知縣。
四年戊子春正月、改南京大理寺評事。
按日紀曰、先生調臨武時、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具
疏乞留、故有是改。
夏四月、之南京大理寺任。
按日紀曰、先生履任、取庫中所藏百餘年案牘繙
閱之。始覘其原發事由、次及移文推勘、而終於問

斷發落。其參駮詳允、具見得失。閱數十卷、一二月間、凡民情吏事、無不通曉。軍民經其讞議者、悉悅服、稱爲天平章。

五年己丑夏四月、陳白沙東歸、先生作詩勉之。

按日紀曰、白沙東歸、道經南都、先生偕黃公仲昭、莊公昶往見之。臨岐、詒以詩、其略曰、洙泗逈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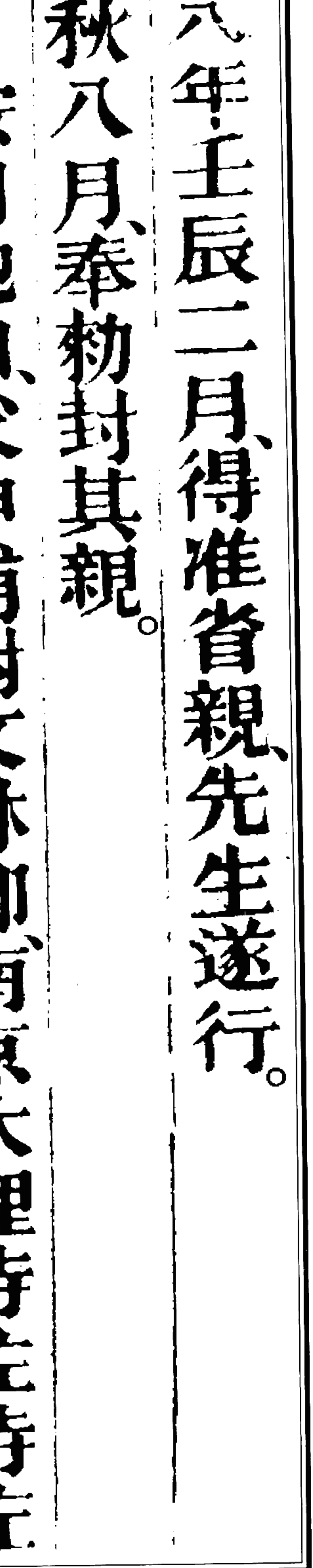
羅浮仙、遺編自採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尚友千載人、宛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修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今中流石。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前修未應沒。何當謝塵紛、雲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叩先天易。白沙作而謝曰、命之矣。

六年庚寅春三月、劉公玉還京師、乞言自勗。

按曰紀曰、成化丙戌、循故事選庶吉士、與先生同選者二十有四人。居歲餘、或夭或謫或去。時劉公

來、先生追感疇昔、與之語。其略曰、事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去就、升沉離合、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其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詳見文集。

七年辛卯夏六月、三載考績、乞歸省。



八年壬辰二月、得准省親、先生遂行。
秋八月、奉勑封其親。
按日紀曰、父申甫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母吳氏及妻郭氏俱封孺人。
九年癸巳夏五月、陞福建按察司僉事。
冬十月、清理軍伍。
十年甲午春正月、議處番貨事宜。
按日紀曰、福州海外琉球諸國、每歲除正貢方物、其附餘許番人貨賣、時未有明例、一有買者、輒以

通番罪罪之、沒其貨于官。先生憫其苦、白巡撫張公逭曰、法許番人貨賣、乃不許商人受買、既不能禁絶其交易、徒使其利歸于勢要及巡捕之人、則非惟無益於國、而反罔民於罪、猶水之開決上流而塞其下、豈能無泛溢之患乎。況今民窮財盡、而官府之用度日煩、與其科之於民、孰若取之於此。張公從之。先生遂十一而税焉、以足公用。其民間一切科派之擾、廓然爲之一清、民到于今咸便之。

三月、議處福安縣銀坑事宜。

按日紀曰、先是福建諸縣舊有銀坑、歲辦銀課、入內庫供國用。其有礦脉微絕、納課不敷者、則均派民田、計畝科納、以補其缺。至是人知福安山多銀礦、群盜四起、爭採之、遂相鬭殺、不能禁。乃調集軍民收捕防守、民甚病焉。先生曰、利之所在、人必爭之。賊去而防守、有月糧之費。賊至而調集、又有行糧犒賞之煩。計其一歲之費、已倍於銀課之入、所得不償所失、何所益乎。莫若置之不守、而榜示于外、令民皆採取、選差廉幹官一員、在於坑口監

臨。但入坑者、皆報姓名、俟其出坑、計其每日所得、十分取一、收貯在官、以補諸縣舊課之缺。有復爭者、治罪。若取盡銀坑、人自不至、不必守矣。當事者是其言、乃聞于上、從之、而其患遂息、民是以蘇。

夏四月、巡泉州、以疾乞休、不允。

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歲。春正月、巡視鹽法。

按日紀曰、兩浙兩淮皆煮海爲鹽、閩人就海濱治地爲田、海潮至、水溢而滷積、日曬之則滷結而鹽成。下四府産鹽、値陰雨則失利。上四府行鹽、則山

高路險，不能遠出。先生嘗謂鹽利雖國用所資，而主其事者必須以義爲利，使亭户之輸鹽者不至流亡，商人之鬻鹽者願出其途，民户之食鹽者各得其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近年内臣鎮守專意謀利，興販之徒皆其私人，雖憲臣亦不得行其志。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竭力盡心，而其利終歸於權豪，國與民皆無所益，是豈以義爲利之道哉。于是下令郡邑察其奸，鹽法始疏。

三月，巡建寧道，至邵武，行救荒政。

按日紀曰、三時不雨、斗米千錢、軍民告飢、而府庫空乏、人心洶洶、互相爲亂、當事者莫知所措。先生行部、謂其軍曰、丙年難以取盈、本折宜月各半支。又謂其民曰、稅糧未徵、吾與爾免之。又謂民無稅糧而飢餓者曰、吾活汝。遂下令免差役、停徵軍需。移文布政司、借支官銀五千兩、及勸諭富民量出穀粟以助賑濟、驗口給穀。由是軍民各得其所。

夏四月、泰寧盜蕭實貫等平。

按日紀曰、是時羣盜劫掠、撫按三司議調官軍捕

之。先生曰、此輩迫於飢寒、不過欲全旦夕①之命耳。若勞以大兵、則逃入山海、出沒攻刼、爲患滋大。今宜緩以治之、當不攻自破矣。遂示郡縣、加意撫恤、由是蕭貫貴等五十二人自縛來歸、逾月而餘黨悉解、人情大悅。

六月、巡建寧、行糶糴法。

按日紀曰、時新穀未登、石米銀九錢、民艱食。官廩尙有積、先生令發倉減價六錢糶之、以甦民困。待其豐也、止用錢五錢②糴米還官、而餘銀一錢糴穀

以備賑濟。由是公私稱便。

七月、巡延平、諸盜平。

按日紀曰、沙、尤等縣奸豪蘇七生等、扇惑饑民爲亂、先生令同知王祺統率民兵、授以方略、勦平之。

十二年丙申春正月、斷問寃獄。

按日紀曰、長樂縣有民林甲者、財力雄于鄉、以讐誣林乙等五人死、獄久不決。先生覈其寃、一朝釋之、而誣者讋服曰、非神明何以至此也。

夏五月、議鄉約。

按日紀曰、羅公倫欲行所立鄉約、先生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乃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阻而不得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

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以必人之從己、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者、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狗偷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

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加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者乎、又況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愈於殺乎。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

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之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盗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吕之鄉約庶可行矣。

十三年丁酉春正月，三載考績。

儒藏

按《日紀》曰：是時按察使唐公彬與諸公送先生于河，酌酒爲別。先生留別詩云：三年憲府同懷抱，此日離亭惜解携。回首建溪溪上路，春山隨處鷓鴣啼。蓋是時已有歸志矣。

冬十月，上疏乞歸田里。

按《日紀》曰：先生奏稱：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任非其能，罪當罷黜。時冢宰尹公旻慰留之，先生辭益力。尹公語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答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

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貧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公憮然驚嘆、然亦知其意之决也、覆奏准致仕。

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提學副使胡公榮爲建書院、先生辭止。

十五年己亥冬十月、先生弟憋之子拯生。

十六年庚子夏五月、鄱陽處士胡敬齋來訪。

按日紀曰、胡公居仁、康齋吳先生門人、潛心理學、不樂仕進。至是聞先生來訪焉。先生與論、甚敬重

儒藏

之信宿而别。既而又悔其别之速也、追之河上、弗及矣。

十七年辛丑冬十二月、先生長子擴娶潘氏。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生訪友人吾景端于開化之文山。

十九年癸卯春正月、講學于楓木山。

按日紀曰、先生既歸、四方士從游者日衆、門墻不能容、俾棲止於楓木山、相與論難。　論爲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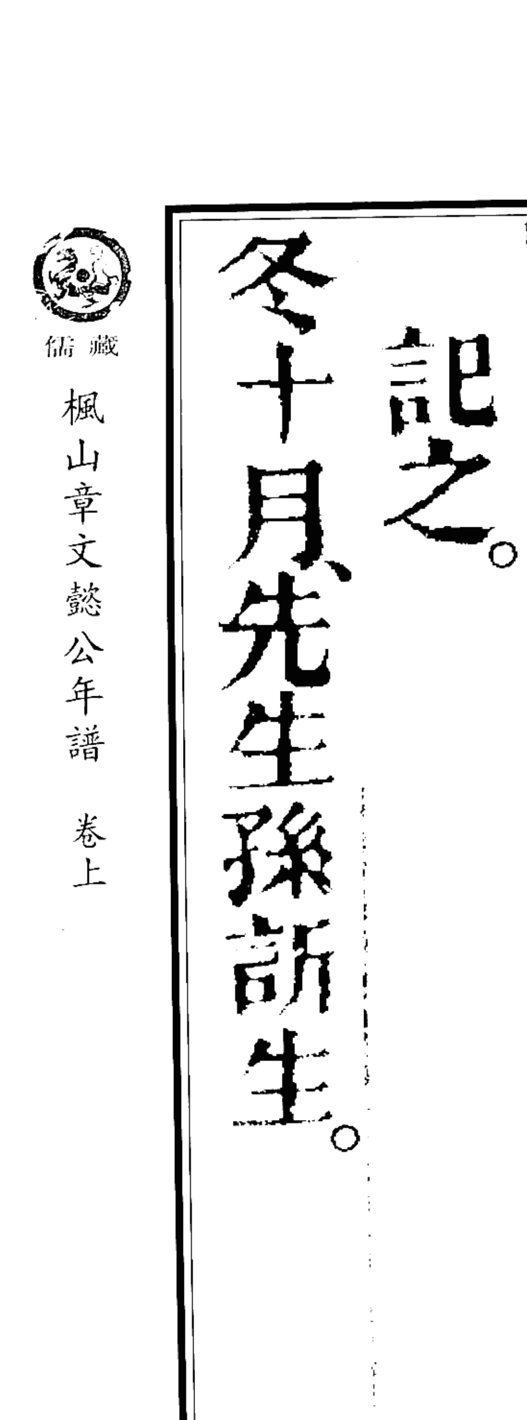
差。　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俱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如文王小心翼翼，始得。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論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治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也。　論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

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　論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直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　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物都厭厭不振、少氣節、甚至芝之蘭亦變蕭艾矣。　論士

習、謝疊山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之治、富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聖賢之學、華麗其言而已矣。　論法家、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又曰、吾婺有三巨擘。自東萊、何、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擘。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業無人擘。自吳、黄、柳、宋後、文章無人擘。後學可加

勉也。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凡有不一而足，諸生若張子旲、董子遵、陸子震、姜子麟、姜子芳、鄭子緒、黄子傳③、俞子滂、唐子仁、唐子龍、黄子廸、董篤信先生，每有所聞，輒私記之。

冬十月，先生孫訢生。



儒藏

二十年甲辰秋八月、講易義。

按日紀曰、先生次子捷娶敘州知州陸公淵之女、就姻敘州。先生送至常山、時子婿趙儆、門人董遵、賀位、祝昊輩從行。舟中講乾坤二卦、反覆辨明、殆無餘蘊焉。

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歲。夏五月、子捷以其婦陸氏歸自敘州。

二十二年丙午夏六月、廣東林子緝熙來訪。

按日紀曰、林子、白沙老友也。教授平湖、主福建試、

儒藏

訪先生於山中、請益而去。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廷論薦先生。

按日紀曰、是時朝廷新政、求賢圖治、主事林公沂、御史姜公洪、楊公鼐、王公鑑之等交章薦先生、而王公奏章云、先生德足以表人、文足以華國、乞要催督該部授任。

秋八月、復鄭賀二公書。

按日紀曰、御史鄭公紀、給事賀公欽者、遼東人。是年春、各有書來、至是答之。其略云、曩者克恭書來、

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顔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脱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爲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爲未遂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顔子在陋巷而顔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况以婚嫁爲

崇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以絕人逃世爲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畢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眞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又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

曰、他只是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

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精理讀書、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得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待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辨若是者、豈誦白沙

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眞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謂天理爲人人有之則可、謂眞樂爲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有生、均禀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智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智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地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愚不肖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

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其眞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而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顔樂處、則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爲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眞樂、其有得耶、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毎令二程尋孔顔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其有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不敢遠以爲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其言、而豈後學之可以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臆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如僕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眞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亦數百年矣、得其

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眞樂之徒爲話說久矣、亦豈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唯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爲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

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顔所樂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

倩藏

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爲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因所優爲。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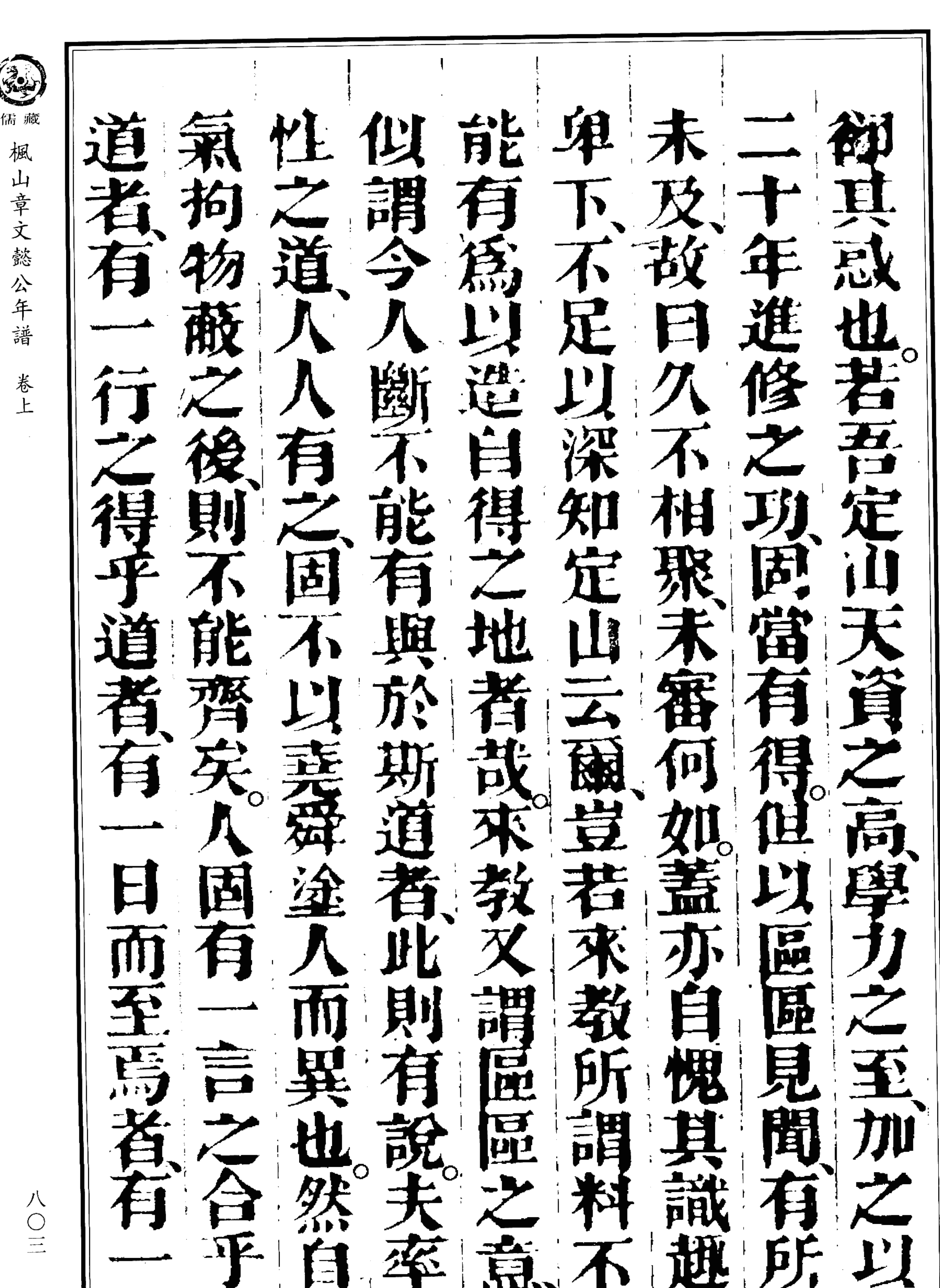
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幸甚。答賀書云：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

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日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顏

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唯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將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遊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

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雷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敢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能無

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其年高德劭之後。伊川稱明道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之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單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爲之訂其訛而



御其感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以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日久不相聚、未審何如。蓋亦自愧其識趣卑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於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

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得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竊嘗竊晉見之意，其將以得道之一隅者，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爲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顔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載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横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

儒藏

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才尤衆，而得其傳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

嘗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恆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兄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己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二年己酉春三月、黄巖謝公鐸來訪。

按日紀曰、是時謝以纂修實錄起、踰嶺來訪、乞先生文以別。

四年辛亥夏四月、南京工部侍郎黄公孔昭論薦。

按日紀曰、時有令旨、大臣各舉所知。黄公奏略云、臣推舉得某養病日久、安於靜退。但念聖明之世、有材如是、棄而不用、誠可惜也云云。

五年壬子、時南京大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紀曰、時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奏稱、某志行高潔、識見精明、有古人之風、安於恬退、不求人知。

使之爲政、必能拯貪殘之吏弊。以之設教、必能變澆薄之士風。豈可聽其老於巖穴、終身不用哉。繼而南京僉都御史虞公瑶咨稱、某清修雅望、引身去位、恬退可嘉、應合舉用。於是吏部移文所司查勘回報。先生聞之、即以書與憲長于公大節云、向者先生欽承簡命、總憲浙臺、六轡之來、道經敝邑、而某也獲覩光霽、甚慰平生翹企之懷。且自幸其養痾田里之間、得與黄童白叟共覩澄清之政、何其快也。不意近者聞有臺檄、明揚側陋、及於不肖、

儲藏

此區區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某本心非不欲仕、第以才力弗堪、竊祿有愧、加之疾病侵凌、遂乃力求休致、初非他有意外之望也。歸田一十五年、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蒲柳之質、多病早衰、精神凋耗、心志健忘。且父母老疾、甘旨湯藥之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西山之景、人子之情、一喜一懼。若復貪榮求仕、非惟得罪名教、抑且有違法律、將何自立於世。先生亦豈忍使某喪其平生而至於是耶。今有司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未衰堪用

誕慢囘文。萬一據其成案、則有施行、使之進退維谷、豈不重爲不肖之累。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乞將前項公文寢罷、使之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感戴知己之恩、非淺淺矣。餘非所敢望也。

六年癸丑、先生修蘭谿縣誌。

冬十月、先生母太孺人吳氏卒。

七年甲寅春正月、與門人黃子傳書。

按日紀曰、傳時宰江陰、先生與書略云、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

事爲已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爲者、姑置勿論。

八年乙卯、先生年六十歲。

九年丙辰春三月、答費公宏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略曰、來敎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數象之外、某非其人、何足以辱

來教、敢請所聞、以求正焉。蓋自圖書出、人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爲卜筮之用。若舍是、則無以爲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源、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舍象數而求理、則未免論④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

倩藏

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者之贊、與程子序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也。

冬十月、與參議吳公紀書。

按日紀曰、參議吳公以金華多名賢、請先生校定

其德業問望之最者爲誌，立祠郡中，以風勵後學。先生與書云：昨承以鄉賢祠誌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不肖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兹因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學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爲追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爲遺文。分爲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爲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勳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

儲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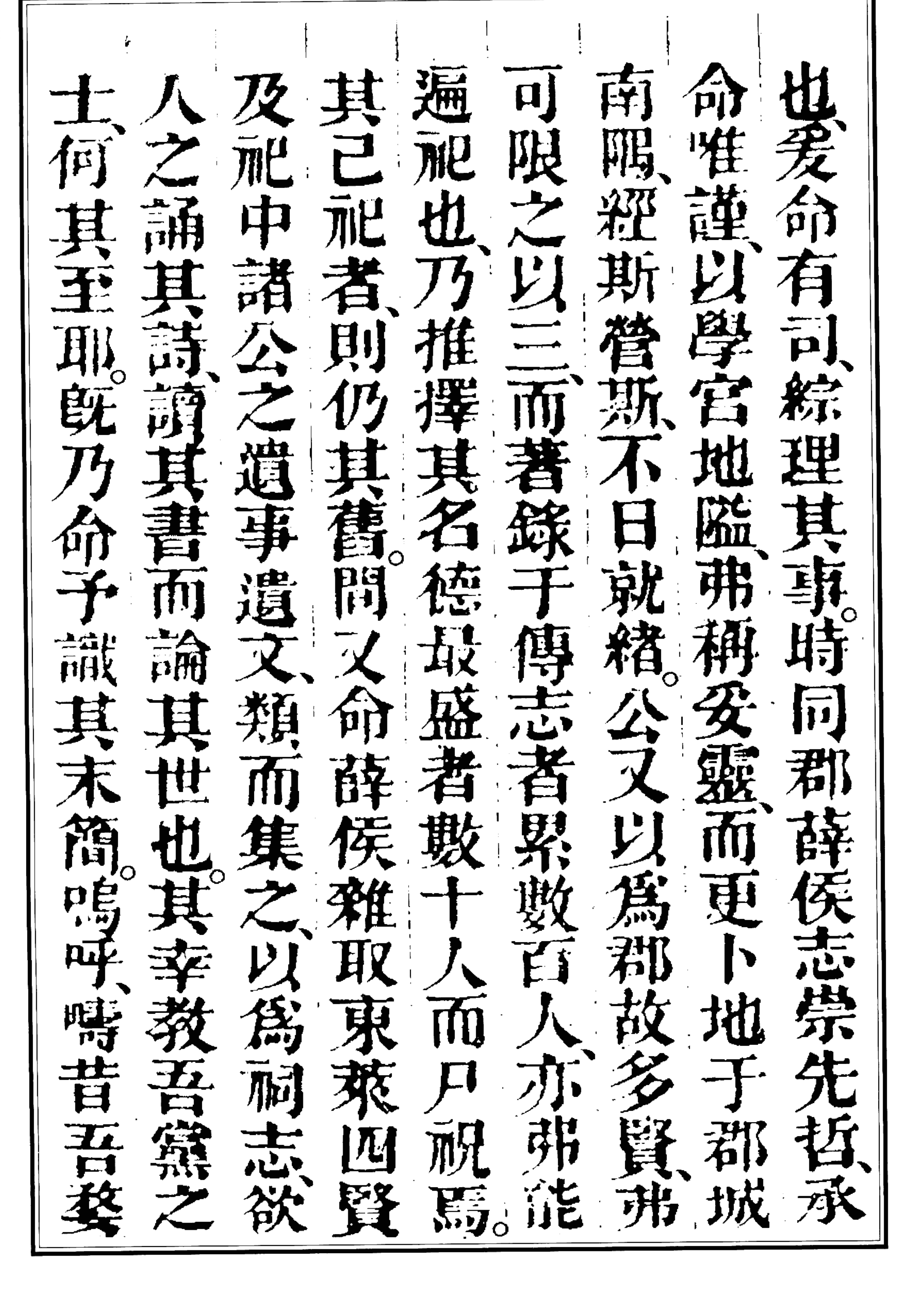
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又曰、登諸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方可耳。

十年丁巳春二月、鄉賢祠志成。

按日紀曰、先生論鄉賢云、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久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賢于學宮、祀東萊呂成公于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羣

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事辛公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亞參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績用熙、乃考方志、修故典、謂茲文獻大郡、碩儒鉅公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舉其廢者。乃請于巡按侍御東廣吳公。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靡所不至、而謂此舉有補風教、弗可緩

倩藏



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時同郡薛侯志崇先哲、承命惟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更卜地于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爲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于傳志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問又命薛侯雜取東萊四賢及祀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何其至耶。既乃命予識其末簡。嗚呼、嚮昔吾婺

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夫何前修既没，微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兹百年矣。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亦豈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盧陵有四忠一節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歆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公與侍御公之所以

汲汲于是也。後之人進而瞻于祠像、退而考諸祠志、退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于中、不能自己、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有爲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尚其勉哉、尚亦無負天之所啓、無負諸公之所望哉。

十二年己未、授學于家。

按日紀曰、先生自成化末艱於步履、不能往來撫山、門人後進者卒于家庭受學四書、以重訂大成爲主。自朱子以後、諸儒之說合於集註者錄之、名爲集說。周易一依古易彖象及文言、繫辭、說卦、序卦等傳、各自爲一卷。

十三年庚申春、廷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紀曰、時大臣交章論薦、及巡按浙江御史鄒公璋奏、稱先生博通古今、淹貫經史、直節足以正風化、介行足以勵貪靡、久著聲華、允協士論。乞要

起取赴京、量加陞遷。於是吏部移文推勘。先生具狀力辭之、其略曰、某自少時應舉覓官、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飱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深、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换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云云。

夏四月、刑部主事潘公府疏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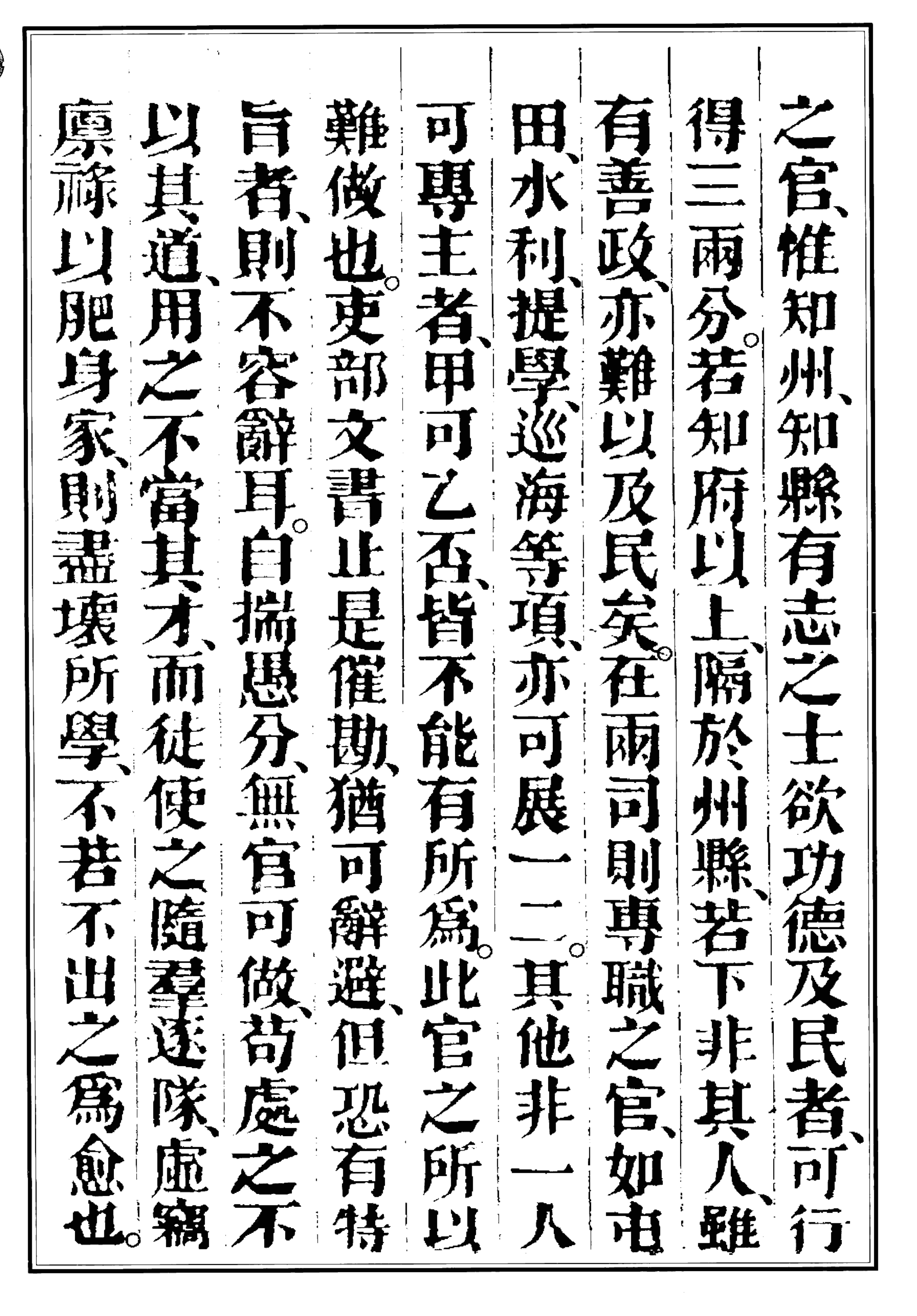
按曰、是時北虜犯邊、潘公進禦戎要策、乞博訪天下豪傑、苟有賢達重望、經濟奇略如浙江老臣章某者、特加聘擢、親賜問對。又奏救時十要云、王懇、章某咸有老成宿望、宜亟起之、以備咨謀。

秋八月、與門人董子遵書。

按曰紀曰、遵時在京、先生書云、區區出處之事、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也。過承許責門孫文選、潘秋官謬加推薦、幸吾友代言、以伸謝私。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爲深知故也。古人壯而仕、老而休、理之

常也。區區四十二而歸休、今年六十有四、而復欲求出、事之倒行逆施、莫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天下乎。繡衣尚未到、若其來有所强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爲羝羊之觸藩矣、須使諸公爲之解圍而後可也。不然、則諸公之愛之者、適所以苦之也。外間近有邊患、雖爲廟廊之憂、亦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知其詳、不知此時已安靜否。又云、區區之事、盡在曲折、試爲吾友商之。世俗不知、往往以爲果於忘世、如晨門荷蕢之流者、非也。君臣之義、無所

解於心、吾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敢若彼之果哉。又或疑其詭隱自媒而索高價、希望美官、若終南之捷徑者、尤非也。位至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從少時隨羣逐隊、積累至今三十餘年、亦可得美官、又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當初爲學、嘗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左牽右掣、不得一如所志、是以量能度分、自知不可有爲、不得已而去、以求免素飡之愧耳。設使略得展其四體、雖抱關擊柝、亦甘心爲之、豈計官職之大小哉。今日



之官、惟知州、知縣有志之士欲功德及民者、可行得三兩分。若知府以上、隔於州縣、若下非其人、雖有善政、亦難以及民矣。在兩司則專職之官、如屯田水利、提學、巡海等項、亦可展一二。其他非一人可專主者、甲可乙否、皆不能有所爲。此官之所以難做也。吏部文書止是催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者、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苟處之不以其道、用之不當其才、而徒使之隨羣逐隊、虛竊廩祿以肥身家、則盡壞所學、不若不出之爲愈也。

又云，北虜之患，自古以來無歲無之。但須觀其所爲。若專以搶擄爲事，志在金帛子女，則滿其囊橐，必自退去，終不能爲大患，不過邊民被其騷擾，不得安生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若有豪傑生於其間，如趙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必先併合諸部，以壯其勢，不爲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爲久住之計，則中國之憂方大。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爲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褲子弟，素不知兵，一

聞寇至則望敵先懼、便求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師、是以平時備邊將卒皆不可用、而有待於京軍也。若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往返數四、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或有他寇相挺而起、其爲患可勝言哉。宋時任福敗於西夏、其勢甚危、未聞京中命將出師、惟任韓范在彼措置、卒於無患。此其已然之明驗也。爲今之計、莫若慎擇將帥、必以材選、不由賄得、而厚其爵賞、使其練習士卒、敵至則戰、敵去

則守、隨機應變、有失律者、必正典刑、則不煩京軍
遣出而邊備自固矣。愚見如此、吾友試與諸公論
之、不知以爲何如。

十四年辛酉春二月、松坡先生卒。

按日紀曰、松坡以是月四日終於正寢。其治喪
遵松坡先生年所定儒人吳氏喪禮、不敢少有違焉。

及葬、先生自誌其壙。

秋八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按日紀曰、南京缺祭酒、吏部題云、章某係節該科



道等官奏要起用、近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陳銓查勘、本官病已痊可、見丁父憂。具題、節奉欽依、待有相應員缺來説、欽此。今若可用、候⑤有成命之日、另行本官、令其服闋赴任。本月初六日、奉旨、章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是月、姪拯舉于鄉。

冬十一月、先生奏辭免新任。

按日紀曰、章公拯時赴京會試、先生因附奏焉。疏具集中。

復東陽御史盧公格書。

按日記曰、格、同年楷之弟也。書議朱子、先生云、如論四書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愚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及中庸輯略等書、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皆有或問以辨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又論孔子贊易無一語及於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爲非。愚論伏羲畫卦、

儒藏

文王、周公繫辭，本爲教民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斷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無非即卜筮以發明義理，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可見矣。觀其所引春秋傳子服惠伯、穆姜之言，皆本義理以論卜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岐而二之。朱子固未嘗有戾於孔子也。若專談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

必爲巫史之妄談禍福、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論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王、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爲朱子之失。愚竊以爲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其君。聖筆予奪、固有深意。綱目書莽、書王、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若充、素

與勳、林甫、皆無狀小人、而雄好古道、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於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三條、特舉此以爲兆耳。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弟懋卒。

三月、姪拯登進士第。是月、拯以辭免新任疏進、不允。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備云、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某奏稱、歷臣南京國子監祭酒、遭值父喪、例應守制。又兼筋力衰憊、老病侵尋、乞要追寢成命、別

推可用實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四月初二日、奉旨、尊懋不准辭、待服滿、着到任管事。

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吏部催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行文催促、本官服滿之後、作急赴任管事。

三月、具奏懇辭、不允。

夏四月、差官守候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略云、齊某學行俱優、士望所歸、難准辭免。合無本部行移浙江布政司、差官賚

文前去守候本官作急赴任、以慰人望、以副盛典。
四月二十六日、奉旨、祭酒重任、正要得人。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不准辭、着上緊赴任管事。
秋八月、先生赴任。
按日紀曰、先生教人爲學、每以躬行實踐爲先、講學作文次之。其班錢膳夫倉庫等銀之弊、一時革之殆盡、士心翕然。
九月、試諸生。
按日紀曰、先生云、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

不修，惟算撥歷之日月。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羣爭短差之甜苦，欺誑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兢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時諸生閧之，爭相洗滌。

十七年甲子二月，妻孺人郭氏卒。

按日紀曰：孺人以是月十四日卒，子捷扶柩歸葬。先生誌其壙。後二年，嘗恩追贈恭人。以正德丙子冬遷葬于長山岡先塋之右焉。

三月、上修舉學政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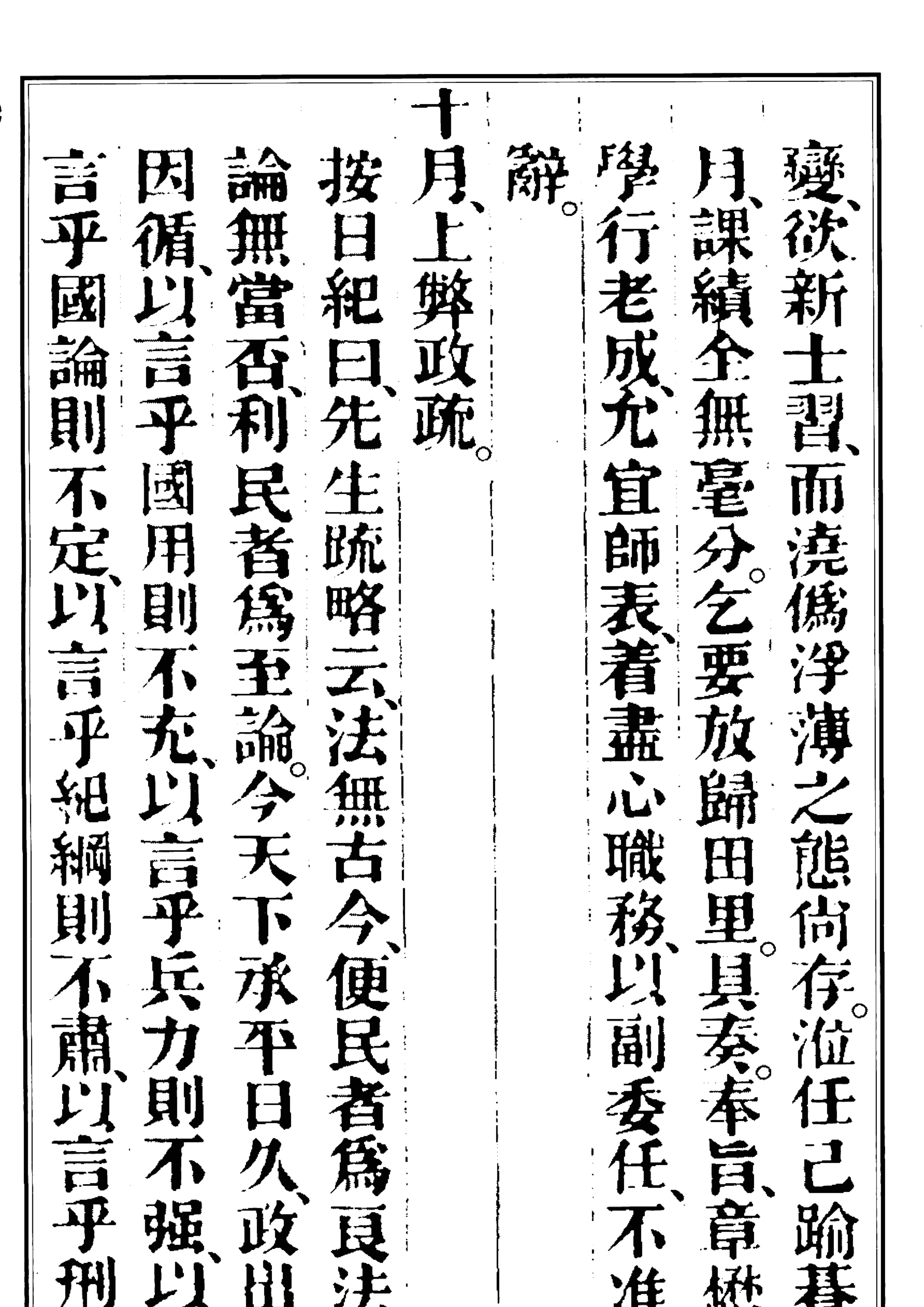
按日紀曰、先生具奏、其畧云、乞於常貢之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要以坐堂之實。一年

之上方准起送會試。如係復監八數、須令實坐堂二年之上方准再送會試。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鋭可進之資。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分積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効、而臣少追尸素之愆也云云。

秋

九月、奏乞放歸田里、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謂欲淑士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



變、欲新士習、而澆僞浮薄之態尚存。涖任己踰朞月、課績全無毫分。乞要放歸田里。具奏。奉旨、章懋學行老成、允宜師表、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辭。

十月、上弊政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略云、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爲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政出因循、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强、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

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澆僞日滋、而閭閻窮困、奸宄竊發、而邊鄙失寧。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所及者而論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爲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後掛選。通計前後五六十年、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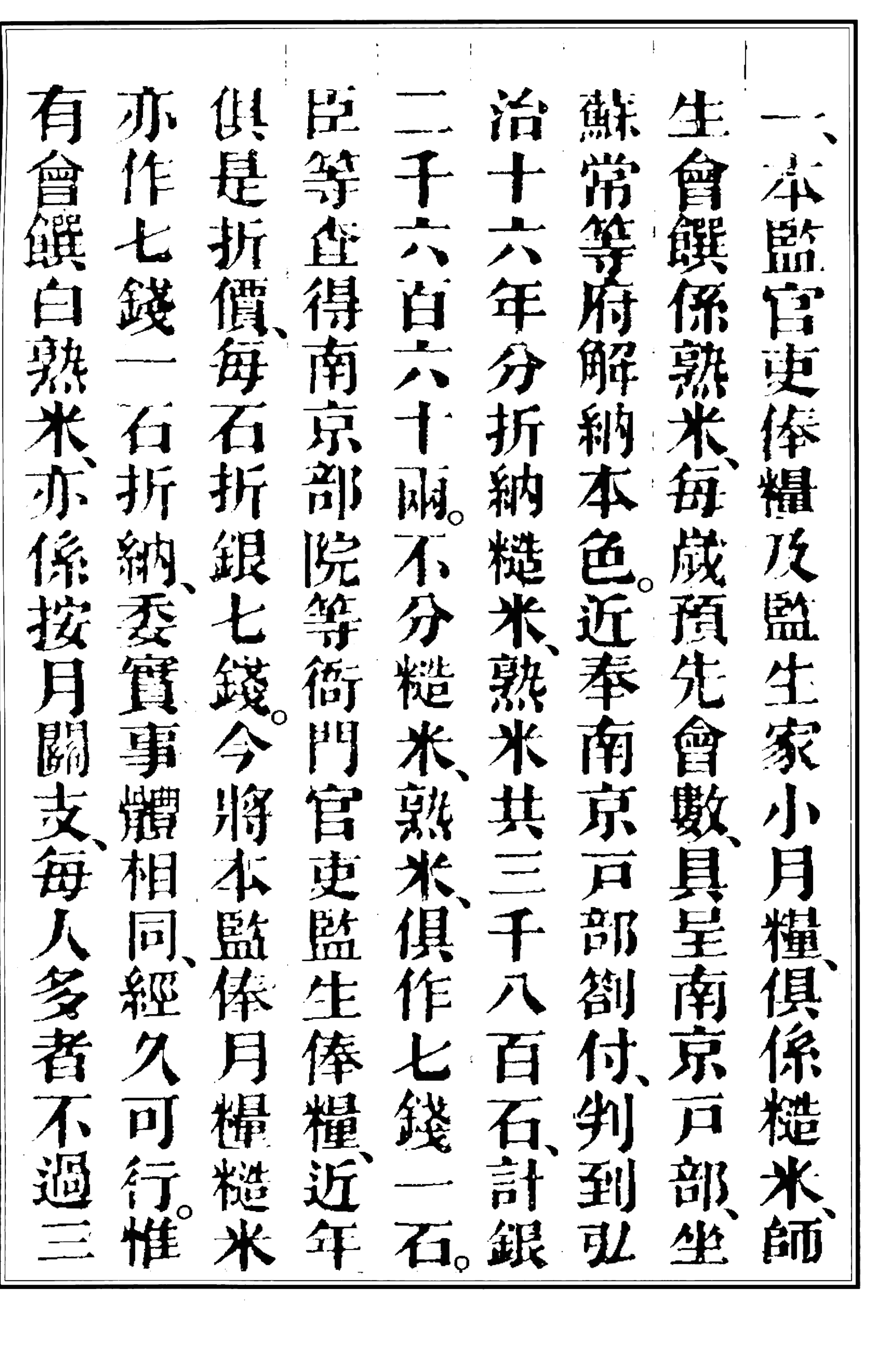
老、多不堪用、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考試、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撥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

於家。而行令各處巡按、巡撫、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事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册奏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卽行取選。年老無材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

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虚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廪禄、所役之皂隷、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虚矣。臣等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

成效。又恐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蒙乞勑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畧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員缺、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戸部、坐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戸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等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折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

斗、少者不過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之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貴時熟米一石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等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擅難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爲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

生俸糧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賫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審均傜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年、該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

洒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内府浣衣局、浣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贏餘，奏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比照北監先行事例，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録、典簿、掌饌、職事各官員各一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共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於六堂監生，俱有

儒藏

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卻照舊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來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

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例、⑥乃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犯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驟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顧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脩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爲定制、以便遵守、而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

倩藏

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

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納辦。猪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月、則臭腐潰爛、化爲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內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補買不便、收受則食用不堪、彼此皆以爲

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內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嘗施行。臣等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日每人乾肉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內亦係折肉⑦。如蒙乞勑該部從長計議、即今在庫廢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

偆藏

腐潰[8]之患。其饌內自每年四月初至八月終暑月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該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湖[9]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溼、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撥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

人多嘗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换、猶以為苦。臣等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又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歷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十八年乙丑、先生年七十歲。夏五月、疏乞去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奏云、臣本庸流、濫膺簡命、位重而

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褒嘉、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恩踧踖、感極涕零、罔知攸措。因思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具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簽書、頭眩而憚於動作。雖力疾而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爲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動言是

効、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爲不負上之委任焉。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泣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以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躋老耄、猶欲挨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爲師者、老不知休、病猶

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我其然。不正其本、易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臣旣他無所能、輒欲以身爲敎、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防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所覥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風敎、卽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縻祿不去、則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敎大矣。望察臣衷誠、俯賜矜憐、使得養病林下、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

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云云。奉旨、章懋不准休致、着用心照舊辦事。

校記

①旦夕：當作「旦夕」。

②錢五錢：據前後文，當作「銀五錢」。

③傳：當作「傳」。下同。黄傳字夢弼，蘭溪人，見《明儒言行録》卷五。

④論：當作「淪」，見《楓山集》卷二。

⑤侯：當作「候」。

⑥乃：當作「及」，見《楓山集》卷一。

⑦肉：當作「納」，見右引書。

⑧潰：當作「壞」，見右引書。

⑨「湖」上脱一「後」字，見右引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8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9
页数=859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84
SS号=12365585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17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8.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